# 宋史紀事本末

[illegible]

# 宋紀事本末

南皮張之萬署

子青

光緒戊子春月
上海書業公所
崇德堂校鑄板

895
C441
v.4

宋元紀事本末序

讀史至宋踰平傷之代侔 漢唐而文出蒙古其書闒冗不足述也莆田柯氏新史肇輿遼金二國降列載
記規模反正卷帙微省而取材未廣闕如生恨薛王通鑑出入陳氏旁摭曲證自謂功高而參觀前史漏
萬非一余嘗欲取脫脫一書翦截繁陋別韓老同傳之非去琬炎濫收之謬然後大宋遺文博蒐典故斷
以己意成一制作而家鮮倉乘畋漁無術訪求幾載國野並存大者五六小者十數巽巖眞本尚歎未見
其他殘失皓首何窮元史速成衆思寡集卷末論贊俱從姑舍豈　晁旟當付不議抑方之房魏詮晉
謙讓多矣夫全史定則通鑑成通鑑行則本末出宋元之際苟有作者三書兼舉旦暮可遇乃積久無聞
縣書不立北海高安勉因舊文分代次事題目博設意在便覽非求必傳余聊從二家寄以論難彌綸目
前綱紀有待不敢卽爲建安續也宋治儒弱文繁實少元臣識之隆替略備顧法高前代亦復有四曰禮
臣下崇道學后妃仁賢宗室柔睦內治旣修兼以外攘天保宋薇宜克永世而駐蹕一南國祚竟覆論者
咸懼熙甯變法宣和極亂然周室東遷平王絕望莫高宗構若也汴京失守中原雖沒而建炎紹興勢最
可爲岳韓劉吳百戰百克假令有一中主如晉孝武唐肅代者爲之南面任使不疑擴清天步六合版圖
將大於建隆豈特謝安捷淝水郭李收兩京哉孰意構旣無良檜尤凶醜君臣魚水專戮干城大將旣盡
不復生神州旣棄不復還孝宗有志而湯思退主和甯宗無能而韓侂胄主戰馴至理宗政由史賈桑柔
板蕩繼以草黃大運竭矣胡元主夏草昧不甯英宗之弒泰定之篡明甯之殂順帝之立國皆可亡必緩



296446

及至正勝廣始起秦皇厭勝唐明祝天　眞人將降適有期乎蒙古色目班高漢南西僧帝師道尊孔子明堂配天風猶冒頓固知百年數窮無俟紂惡之孰也間居尙論紀志表傳各有竊取未幾散去感同雲煙嘗念神器褫褫雖鼠難竊胡歡漢悲憾深曷喪逆取順守道固多途大抵開闢之憂勤不敵季朝之燕逸羣賢之勞藎莫救一夫之頑譏古今盡然不獨兩代也藝祖法慕成周而禍夷於石晉鞀韃地廣秦隋而歷短於拓張中國之所以失卽　之所以得　之所以失卽中國之所以得也周書戒王殷監不遠漢臣進規引秦爲喻人君善監者必自近始卽宗元未竟之編亦何不可資金鏡禦不若乎

婁東張溥題

# 宋史紀事本末目錄


第一卷
太祖代周
第二卷
收兵權
第三卷
平荊湖
第四卷
平蜀
第五卷
平南漢
第六卷
平江南
第七卷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第八卷
禮樂議
第九卷
治河
第十卷
金匱之盟
第十一卷
吳越歸地陳洪進附
第十二卷
平北漢
第十三卷
契丹和戰
第十四卷
西夏叛服繼遷德明
第十五卷

交州之變
第十六卷
蜀盜之平
第十七卷
太宗致治
第十八卷
營田之議
第十九卷
至道建儲
第二十卷
咸平諸臣言時務
第二十一卷
契丹盟好
第二十二卷
天書封祀

第二十三卷

丁謂之姦

第二十四卷

明肅莊懿之事

第二十五卷

郭后之廢 温成事附

第二十六卷

天聖災議

第二十七卷

茶鹽榷罷

第二十八卷

正雅樂

第二十九卷

慶歷黨議

第三十卷

夏元昊拒命
第三十一卷
儂智高
第三十二卷
貝州卒亂王則
第三十三卷
浚六塔二股河
第三十四卷
英宗之立
第三十五卷
刺義勇
第三十六卷
濮議
第三十七卷
王安石變法

第三十八卷
學校科舉之制
第三十九卷
元豐官制
第四十卷
西夏用兵
第四十一卷
熙河之役
第四十二卷
瀘夷
第四十三卷
元祐更化
第四十四卷
宣仁之誣
第四十五卷

洛蜀黨議
第四十六卷
紹述
第四十七卷
孟后廢復
第四十八卷
建中初政
第四十九卷
蔡京擅國
第五十卷
花石綱之役
第五十一卷
道教之祟
第五十二卷
金滅遼

第五十三卷

復燕雲

第五十四卷

方臘之亂、宋江附

第五十五卷

羣姦之竄

第五十六卷

金人入寇

第五十七卷

二帝北狩

第五十八卷

張邦昌僭逆

第五十九卷

高宗嗣統

第六十卷

李綱輔政
第六十一卷
宗澤守汴
第六十二卷
兩河中原之陷
第六十三卷
南遷定都
第六十四卷
金人渡江南侵
第六十五卷
苗劉之變
第六十六卷
平羣盜
第六十七卷
金人立劉豫

第六十八卷
張浚經略關陝
第六十九卷
吳玠兄弟保蜀
第七十卷
岳飛恢復中原 秦檜害飛附
第七十一卷
順昌柘皐之捷
第七十二卷
秦檜主和 檜死附
第七十三卷
金亮之惡
第七十四卷
金亮南侵 金人殺亮立雍附
第七十五卷

建炎紹興諸政 朝臣實事附
第七十六卷
孝宗之立
第七十七卷
隆興和議
第七十八卷
孝宗朝廷議
第七十九卷
陳亮恢復之議
第八十卷
道學崇詘
第八十一卷
兩朝內禪 孝宗光宗甯宗朝議內禪
第八十二卷
韓侂胄專政

第八十三卷
北伐更盟
第八十四卷
吳曦之叛
第八十五卷
蒙古侵金
第八十六卷
金好之絕
第八十七卷
李全之亂
第八十八卷
史彌遠廢立
第八十九卷
金河北山東之沒
第九十卷

蒙古取汴
第九十一卷
會蒙古兵滅金
第九十二卷
三京之復
第九十三卷
蒙古連兵
第九十四卷
余玠守蜀
第九十五卷
眞魏諸賢用罷
第九十六卷
史嵩之起復
第九十七卷
董宋臣丁大全之姦

第九十八卷
公田之置
第九十九卷
蒙古諸帝之立 太宗定宗 憲宗世祖
第一百卷
蒙古立國之制
第一百一卷
北方諸儒之學
第一百二卷
蒙古南侵
第一百三卷
郝經之留
第一百四卷
李璮之叛
第一百五卷

賈似道要君
第一百六卷
蒙古陷襄陽
第一百七卷
元伯顏入臨安
第一百八卷
二王之立
第一百九卷
文謝之死

宋史紀事本末目錄終

趙匡胤率兵禦契丹至陳橋而將士立爲天子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太祖代周

宋太祖建隆元年周恭帝宗訓元年也先是周顯德六年十一月鎭定二州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至是年正月辛丑朔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校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下讙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吾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贇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欠伸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立我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貸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　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

韓通帥兵舉義王彥昇害之

王溥范質拜趙匡胤陶穀出禪詔于袖中即帝位

宋太祖贈韓通中書令



未能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禁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就廷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卽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乙巳大赦改元以所鎭歸德軍在宋州國號宋遣使遍告郡國藩鎭加官進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尙赤臘用戌帝涿郡人四世祖朓唐幽都令生珽歷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宏殷周撿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宏殷娶杜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屋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撿乃命代之卒用代周華山隱士陳摶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鎭州報北漢兵引還　戊申詔贈周馬步親軍副都指揮韓通爲中書令以禮收葬以旌其忠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貰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辛亥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爲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爲殿前副都點撿張令鐸爲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爲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爲馬軍都指揮使趙

李筠起兵拒宋守節泣諫不聽

筠不從閭邱仲卿之策而敗

北漢盧贊與筠謀不協

彥徽爲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鎭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眞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侍衛都指揮使　乙卯帝以其弟匡義爲殿前都虞侯改名光義趙普爲樞密直學士　立四親廟尊高祖朓爲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爲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爲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爲皇后考宏殷爲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夏四月癸巳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初帝卽位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起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爲皇城使遣歸諷筠曰我未爲天子時任汝自爲之我既爲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閭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於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讎不悅其言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險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六月辛未帝自帥大

帝親征筠殺盧贊筠赴火死

衛融請死帝釋以爲卿

李仲進據揚州起兵帝使翟守珣爲間以緩其謀

趙普勸帝親征重進盡室自焚

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帝親督戰、列柵圍之、大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請死、帝怒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大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　秋七月帝自潞州還、以大梁爲東京、洛陽爲西京、　己未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據揚州起兵、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鎭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以聞、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　冬十月帝發汴、十一月丁未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放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揚州平、

史臣曰、韓通死于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三年冬十月遷鄭王宗訓於房州、王後以開寶六年春殂、謚曰恭帝、

張溥曰。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爲周室而死。以義言之。其殷之三仁乎。通子橐駝兒多智略。知藝祖人望。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聽。黃袍既加。謀集弓矢。其時晚矣。李筠鎭昭義。中書命至。涕泣舉義。李重進鎭淮南。亦據揚州起兵。一以四月死。一以十一月死。不量己力。起蹈湯火。徒死何益。然武王伐紂。義士非之。多士多方二篇之書。于頑民不敢斥也。呼之曰士夫。五季道喪。君臣義絕。朝唐夕晉。視爲故常。大宋之興。應天順人。舉朝同聲。連袂稽顙。猶有三人爲周而死。神農虞夏。庶不沒乎。君子且爲宋賀。其何誅焉。筠初起義。閭邱仲卿說其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筠違其言。徒恃儋珪槍撥汗馬以敗。重進使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帝令之遊說。緩其謀。使當日二人謀定後發。一時並舉。腹背皆敵。宋之爲宋未可知也。楊堅篡逆。尉遲迥入討。四方響合。敗于韋孝寬而死。天方授楚。未可與爭。烏論成敗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終

高安陳邦瞻德遴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收兵權

太祖建隆二年閏三月以慕容延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先是帝受禪延釗握重兵屯眞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指揮使至是延釗自眞定來朝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爲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撿不復除授　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初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因喟然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兵革不息生民塗炭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節鎭太重唯稍奪其權則天下自安矣帝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

太祖杯酒釋兵權

罷陝帥符彥卿典禁兵

初以文臣知州事

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以守信爲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鎭甯節度使趙彥徽爲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鎭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復委以兵柄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久之王彥超及諸藩鎭入朝帝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鎭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卽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邱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閥閱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鎭奉朝請

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鎭收兵權之道旣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鎭於是宿衛藩鎭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彊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鎭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尙有不奉詔者帝卽位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以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

詔設通判於諸州節度使之權始輕

初置諸路轉運使財利盡歸于上

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詔諸州決大辟付刑部詳覆

趙普薦辛仲甫爲四川兵馬都監

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彊幹者往涖之自是遂著爲令

三年三月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領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八月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帝復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爲四川兵馬都監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

帝注意命將

用恩結李漢超盡邊[illegible]

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帝既定計盡收諸宿將兵柄而削藩鎮權尤注意命將分部守邊具得要領以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狄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賜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為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為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荊湖川廣吳楚之地　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彊娶己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帝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

去。雷雹隨之。是何祥也。帝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帝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尙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再拜。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待罪請死。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帝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環夏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

陳邦瞻曰。宋祖君臣懲五季尾大之禍。盡收節帥兵柄。然後征伐自天子出。可謂識時勢。善斷割。英主之雄略矣。然觀其任將如此。此豈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後世子孫不深惟此意。徒以杯酒釋兵權爲美談。至南渡後。奸臣猶託前議。罷三大帥兵。以與讐敵連和。豈太祖趙普之謀誤之耶。然當時務強主勢。矯枉過直。兵材盡聚京師。藩籬日削。故主勢強。而國勢反弱矣。亦不可謂非其遺孽也。

張溥曰。收兵之謀。發于趙普。普固文吏。利損將權。抑當藩鎮積強。華山桃林。窮而必變。其道莫易也。杯酒論心。大將解印。不賞而勸。術則何居。漢高殘賊。夷戮功臣。光武反之。曲務保全。俾遠吏事。藝祖赤心。既同蕭王。石守信等。復恃蕭曹故人之雅。不爲韓彭跋扈。時會適逢。投戈爲快。豈必盡說辭力哉。咸平年間。王禹偁言江淮諸郡毀城隍。銷兵甲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蕩然無備。賈昌朝于仁宗朝言將屢易。士不練。病在削方鎮太過。二臣去太祖世未遠。蒿目若此。豈開基聖主。當日不爲子孫計乎。觀其文臣典州。老將禦邊。久任責成。戰守並用。萬年景福。何嘗去兵。末世處堂。祖功有咎。赫赫

文武。嘗爲東遷旼德哉南渡賊檜爲金人反間。納范同之策。召三大將入朝。盡收兵權。謬附前說。則又開門揖盜者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終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平荊湖

周保權立張文表殺廖簡據潭州保權求援于宋

太祖建隆元年六月，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初，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於帝，授以節度使。

三年冬十月，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十一。　十一月，荊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保融子繼冲嗣。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略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向事小兒乎。十二月，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中，簡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來求援。先是，帝遣盧懷忠使荊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帝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荊渚，因而平之，萬全策也。

太祖命慕容延釗假

乾德元年春正月庚申，乃命慕容延釗為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道繼冲，討文表。

遣于高繼冲以討文表文表先爲楊師璠所誅李處耘卽諭繼冲來降

延釗克朗州殺張從富遂擒保權湖南悉平

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於平津亭。執文表臠而食之。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使繼冲諭意、孫光憲因言於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荊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爲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候保寅還。遽聞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王師已分據要衝。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六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於帝。帝受之、以王仁贍爲荊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荊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光憲爲黃州刺史。三月戊寅、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於朗、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爲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爲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克入。帝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於澧江。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皆啗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黥者入城、言被擒者爲宋師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帝釋其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王師擊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帝以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

湖南辰州在唐、分爲錦溪巫敘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抄。帝既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鎭撫之。辰州猺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略、蠻黨畏服。帝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爲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兵士得三千人。皆能

披甲渡水。歷山飛塹。如猨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荊湖無復邊患。

張溥曰。湖南周行逢。荊南高保融。地勢相倚。猶脣齒也。行逢卒。子保權年僅十一。張文表自衡州舉兵據潭州。將取朗陵。滅周氏。保權乞師朝廷。是時北觀荊渚。高氏世土。安若泰山。豈知王師假道。其國先亡哉。保融、保勗、皆高從誨子。兄終弟及。廢政不治。及保勗死。繼冲立。叢脞成矣。文表之亂。須臾即殄。不資宋力。然大兵壓境。先集荊南。繼冲無能開門納土。直掇拾耳。荊南既亡。湖南安能獨立。保權惑於張從富等抗命不下。身為俘虜。固其宜也。春秋魯僖公二年。書虞師晉師滅夏陽。五年。書晉人執虞公。夏陽。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虞虢舉矣。藝祖取荊湖。猶是術也。然晉師狡。宋師直。君子無譏焉。行逢疾亟時。慮文表必亂。戒其子舉族歸朝。高保寅於保勗之世。即勸之首率諸國附宋。善爲國家宗族謀者。未有不審順逆者也。李觀象、孫光憲之徒。可謂能讀班彪王命論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平蜀

譏昶不聽母言而使王昭遠韓保正主兵

李昊請蜀主通職貢于宋昭遠止之

昭遠聽張廷偉言約北漢舉兵帝乃命王全斌等分道伐蜀

太祖乾德二年十二月命王全斌伐蜀蜀主孟昶自襲位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昶母太后李氏本唐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嘗謂昶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荊湖蜀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良策也蜀主欲通使昭遠固止之乃率兵屯峽路增置水軍帝聞之遂謀伐蜀以張暉爲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帝大悅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幷州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帝笑曰西討有名矣帝乃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爲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具備詔全斌諭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爲都統趙崇韜爲都監

帝先定水陸伐蜀之策以授光義

劉高彥儔敗自焚死光義以禮葬之

韓保正爲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於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　十二月王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圌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延德與保正李進等戰於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奪其橋、蜀人退保入漫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焚梁、退保劍門、　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初夔州有鏁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指鏁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卽以戰艦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鏁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創、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投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

三年春正月王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彊、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彊、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栗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克蜀之兵惟曹彬秋毫無犯

蜀主命李昊草表降宋

全斌等縱兵掠蜀彬屢請旋師不從

全師雄憤朱光緒而叛高彥儔戰死

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　劉光義曹彬進克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　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趨劍門以禦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攜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乙酉、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帝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氈帳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不從、既而帝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擾之、蜀兵忿怨思亂、三月、蜀兵行至綿州、遂作亂、刦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全斌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師雄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

蜀主昶至汴封公尋卒母李氏亦不食斃

帝碎昶寶裝溺器

曹翰襲破呂翰

師雄敗走潰死賊衆悉平

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翰擊之、復不利、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守綿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　六月蜀主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帝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玄喆爲泰寧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昶尋卒、帝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昶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帝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帝有北征意、聞其言甚喜、及昶卒、不肯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耳、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爲、不食數日亦死、帝聞而傷之、帝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　十二月帝聞兩川兵起、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於郫、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於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爲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賊衆悉平、西南諸夷多來請附、

乾德五年春正月甲寅、徵王全斌等還、帝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

宋兵還全斌等責降彬賞特優

沈義倫入蜀却珍帝用爲樞密副使

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狀黷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後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且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濟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帝曰卿有茂功又不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 二月以沈義倫爲樞密副使義倫爲四川都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帝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帝嘉之故有此命

張溥曰劉裕之克長安也欲久留屯經畧西北急於內禪倉卒東還輕以關中授孺子遂有沈田子王鎭惡之變夏王勃勃乘之終晉迄陳棄非中國有也宋藝祖命王全斌等伐蜀孟昶出降兩川克定猥以淫暴剽殺全師雄因衆怒復叛高彥暉戰死曹翰曹彬等分道夾擊始就殲滅師不以律雖勝亦敗王者所以貴持盈也昶爲知祥愛子奢縱失國餘慶長春詞有先識玄喆童稚妄握大師文繡旌旗適資衆笑李昊之勸降雖不若高彥儔之死義然盱衡國勢主猶劉禪臣非姜維北地之哭不聞廟門羅隱之詩空嗟雕面欲無修降表其可得乎昶母李氏唐莊宗舊嬪也誨昶任彥儔疏王昭遠輩昶不從而敗及其卒也母憤不泣以酒瀝地嗟彼偷生竟不食死國破家亡悲歌大義僅一老婦人傷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終

劉鋹委政于龔澄樞盧瓊仙
陳延壽勸鋹殺諸王
南漢許彥眞族誅
鋹納李託二女委以國政
潘美尹崇珂克南漢郴州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平南漢

太祖乾德二年春正月、南漢侵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却之、　時南漢主劉鋹性昏懦、委政宦者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鋹日與宮人波斯女等游戲宮中、宦者至七千餘、有爲三師三公者、宦者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羣弟故也、勸鋹除去諸王、鋹以爲然、遂殺其弟桂王璇興、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壞、　內侍監許彥眞復譖殺尚書右丞鍾允章、與龔澄樞並用事、爭權不協、會有告彥眞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按之、彥眞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眞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復以李託爲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託長女爲貴妃、次女爲美人、至是詔國政皆稟託而後行、　九月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琄言於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於宋、南漢主憒然莫以爲慮、至是始懼、以廷琄爲招討使、屯洸口、帝既克郴、得南漢內侍余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鬭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內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爲課戶、供宴

鋹賜廷琄死

帝令南唐主書諭鋹稱臣鋹不遜帝伐之

潘美擒斬伍彥柔潘崇徹擁衆自保

美大敗李承渥

犒之費帝聞其奢酷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三年六月南漢招討使邵廷琄屯洸口以待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琄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琄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祠之 開寶三年九月鋹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鋹肆爲殘暴數出寇邊請南發帝令南唐主爲書諭鋹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鋹囚唐使而驛書荅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帝乃以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爲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搆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壁濠隍多飾爲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晝守禦策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潘美遂圍賀州南漢諸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鋹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而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爲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州鋹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 十一月鋹以李承渥爲都統將兵十餘萬陣於蓮花峯下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杖凡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墮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鋹聞韶破窮蹙不知爲計始令塹廣州東壕願請將

崇徹降

植廷曉郭崇岳戰死

鋹出降

無可使者宮媼梁鸞眞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主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軍六萬屯馬逕以禦王師崇岳無謀勇唯日禱於鬼神而已

四年二月潘美克南漢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衆降美進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営於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舶船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衞兵千餘盜舶船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漼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漼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扞禦之備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戰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痍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死於陣崇岳奔還其栅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栅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栅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龔澄樞李托相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明日鋹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送汴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豢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三月丙申詔廣南有買人男女爲奴婢轉傭利者並放免僞政有害於民者悉以聞除之

鋹至汴帝遣呂餘慶問鋹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日有司以帛繫鋹及其官僚獻於廟社帝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曰臣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

帝釋鋹罪而斬澄樞託

得寡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帝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於午門外釋鋹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疏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勒鞍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帝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毒臣下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以巵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鋹後於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卒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於禁中鋹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僞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長帝大笑

張溥曰劉隱據南海傳國弟陟再改名龔術者言其不祥又改玢後劉鋹竟任龔澄樞以亡國異哉劉玢無道爲弟洪杲所弑晟復殺洪杲而自立淫逆好殺其世種也鋹能粹盡撫柔越閩北距五嶺南負重溟猶足自支而不仁更甚昆弟大臣次第翦屠婦寺盈朝太阿倒執尉佗寶屋其可久乎邵廷琯忠於國計請飭兵備通宋使竟遭讒誅南唐主承藝祖之命遺書敎勸情深三諫反執行人犯天怒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鋹之謂也潘美進師象陣奔北組頸闕下溯浩山河彼暴同孫皓愆猶叔寶羊頭諸應酣舞降王五十五年豈盡天數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終

南唐臣杜著薛良獻平南策帝斬著配良

唐主景疾卒子煜即位于建康



高安陳邦瞻德遴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平江南

太祖建隆元年南唐主李景以御服錦綺金帛來賀即位十一月帝平李重進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景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於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來奔獻平南策帝方惡其不忠斬著下獄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

二年二月唐遷都於豫章初唐主景之襲父位也屬中國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鹽魚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覦中原之志及淮甸入於周寖以衰弱帝既平揚州雖戮其亡叛景終不自甯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　八月甲辰唐主景方議東遷以疾卒於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奉父遺表於帝願追尊帝號帝許之煜乃謚景爲文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詩畫明音律

三年六月詔唐主煜應朝廷橫海飛江水鬭懷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令渡江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喜慶之事必遣使犒使修貢其大慶更以貢宴爲名別獻珍玩　秋七月南唐遣其臣翟如璧貢金銀錦綺千萬是月放南唐降卒弱者數千人歸國　十一月賜唐建隆四年歷　唐主酷信浮居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爲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

煜好浮屠法而忘治國守邊

唐相韓熙載

煜先幸周氏後立爲后

煜寵任陳喬張洎徐鉉徐遊

煜遣弟從善朝貢遂去國號貶制度

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

開寶元年五月唐以韓熙載爲中書侍郎熙載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帝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爲相以帷薄不修而止至是復用　唐主立周氏故后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於唐主后卒遂册立之唐主頗留意聲色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其聲調唐主常欲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賜教坊袁承進御史張憲上疏力諫不聽初唐宰相嚴續盡忠不貳與執政議多不同求罷政事唐主許之於是百司政事皆歸於樞密院樞密副使陳喬柔懦畏怯猾吏潛結權幸多爲非法紀綱並壞而張洎方以文學得幸特授淸輝殿學士與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保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機務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楀等宣行之中書密院俱同散地

四年十一月唐主遣其弟從善來朝奉方物入貢帝以從善爲泰甯軍節度賜第留京師唐主手疏求遣從善歸國優詔不許時唐主事中國雖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因上表乞去國號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唐國印爲江南國主印且請賜詔呼名帝許之唐主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禮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之偉度

林仁肇請復江北盧絳請取吳越煜皆不聽　帝行間計煜鴆殺仁肇　煜求從善歸國帝不許　張洎阻煜入朝　帝命曹彬等伐江南戒勿暴掠

五年二月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於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讎也他日必爲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

七年春正月江南主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疏求弟從善歸國帝不許江南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來使被留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　九月癸亥遣曹彬等將兵伐江南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洎掌樞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宗祀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帝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荅迥還帝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帝誡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

樊若水上言江南可取狀帝遂造浮梁潘美等用以渡江

美敗鄭彥華杜眞

南唐李雄父子八人死義

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愼勿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荊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市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於銅陵進次采石磯　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來歸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還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使往荊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荊渚而下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爲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爲嚮導既克池州即用爲知州十一月若水請試舟乃先試於石牌口移至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率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數十人江南主以鎭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眞領步軍萬人同逆王師將行江南主誡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泝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眞以所部步軍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爲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八年二月曹彬連破江南兵於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於陣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於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

江南兵敗煜殺皇甫繼勳
煜遣徐鉉來求緩師帝不許
彬令王明等擒朱令贇

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侯李漢瓊率所部攻巨艦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攻其城南水寨又攻關城守陣者爭道溺死千計　初陳喬張洎爲江南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遂弗爲慮自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瑀等莫得通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政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强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戰者繼勳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立栅旌旗滿野知爲左右所蔽始驚懼收繼勳付獄殺之遣使召神衛軍都虞侯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　冬十月江南都虞侯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於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辯不已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江南　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櫂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犄角襲之令贇乘其大航建大將旗鼓至浣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贇勢促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贇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蹙曹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爲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某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

金陵城陷陳喬自經鍾蒨舉族死之

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彬即稱愈又明日城陷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於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軍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

煜與湯悅等赴汴

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邮之

彬兵不血刃

九年春正月乙亥曹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勸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爲然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爲太子中允

封煜爲違命侯

二月庚戌以曹彬爲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

曹翰殺謂
則屠江州

生何必使相、好官無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貲財、而屠其民 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壬辰、隴西公李煜卒、

張溥曰、江南李景困於四戰。稟周正朔。宋初入貢。號爲順臣、子煜繼立、貶損制名、小心益謹。明天子在上可以憐而赦矣。亟鼓朝氣務盪平者、時當一統地處必爭也。李景之世、杜著薛良奔宋、獻平江南策。藝祖戮辱境上。王者無私。二心之臣其知懼乎。洒樊若水懷憤不第、詣汴上書、圖造浮梁、帝復延之廟堂。遇以國士。謀吳之心又何嘗一日忘也。煜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兼信浮屠法。度其才能、亦梁簡文陳後主類爾、林仁肇忠謀被間、皇甫繼勳驕貴握兵、用舍乖方、噬臍何悔。李牧誅而趙亡、范增死而楚滅、彊大且然、況闇弱哉。五代風靡、置君如奕。太祖平荆楚、取巴蜀。俘劉鋹。太宗削吳越、伐太原、其臣死事者寥寥也。南唐之亡、李雄父子戰死。鍾蒨舉族畢命。陳喬善柔、亦憤而自經。疾風勁草。吳猶有人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八終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太祖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卯遣使分鎮諸州　是月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于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視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太祖欲盡令武臣讀書）

帝嘗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貨產眞宰相也是日以質及王溥魏仁浦同輔政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疏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庚寅賜貢士楊礪等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自是歲貢舉

（范質等相坐論之禮遂廢）

二年春正月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勸恤小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令又置義倉官所收貳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夏四月詔郡國置前代帝王賢臣陵冢戶

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百官每五日內殿起居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不時上章無以觸諱爲懼　己亥詔曰王者禁人爲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世屬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恥格則濟之以寬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甚非愛人之旨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

（詔許不時上章）

帝幸武成王廟去白起配享

乾德元年秋七月帝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廡指白起像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二年春正月行四時參選法詔陶穀等四十七人各於見任幕職京官中舉堪為郡守副佐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舉主姓名如謬舉致職事乖方者並連坐　夏四月丁未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取博州判官潁贄宋初取士有三科一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曰經術優深可為師法一曰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內外職官布衣草澤皆得充舉並諸州解送吏部試論三道廷試策一道應制科者自贄始

以三科取士

置封樁庫以備兵荒

三年八月置封樁庫帝平荊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畜滿四五百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我以二十匹絹購一胡人首彼精兵不過十萬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

四年三月甲辰詔翰林學士常參官於幕職州縣及京官內各舉堪任常參官者一人不當者連坐

命中書覆試陶邴

開寶元年三月初覆試貢士是科擢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第命中書覆試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省減吏員

三年秋七月己巳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帝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受禪初頗好微

帝悔誤決一事

帝戒永康公主衣貼繡鋪翠襦

帝減刑罰獨不貸贓吏

行、或諫其輕出、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嘗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爲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傚、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嘗貰、

張溥曰、藝祖受禪之元年、即遣賑諸州、躬幸太學、君道立矣、至開寶九年崩、帝在位凡十七年、仁聲善政、史不勝書、惟信史珪石漢卿而殺張瓊、與鄭起楊徽之有私憾、而出爲縣令、高明柔克、未或盡善、帝亦旋悔之、無傷令德也、唐自安史之亂、政出方鎮、歷五代不解、專兵則好爭、專利則繁賦、專殺則苦刑、帝知其弊痛改革之、先收兵權、然後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漸取其柄、天下勢一、號令迺行、防亂之嚴、未有密於此時者也、然歷觀行事、帝皆以仁者之意施之、非獨聖政有聖心焉、散禁兵而功臣無雲夢之疑、更法制而郡縣無商君之惑、知帝之志在於安天下、不在於私天下也、周官雖善、必本諸關雎麟趾、其是謂乎、初政取士、務絕徼倖、陶穀之子、不假以官、張齊賢有宰相才、遺留晉王、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宜後世賢

人君子於宋獨多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終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禮樂議

太祖建隆三年夏四月，太常寺博士聶崇義上三禮圖。先是周世宗時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玆後以五年爲禘，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祫，其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世宗詔參定郊廟祭玉，崇義因考正三禮，至是表上之。帝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寖歷年祀，寗免差違。聶崇義與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奬。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爲商確。　尹拙駁正三禮，聶從義復引經釋之，下禮部尚書竇儀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寖遠，圖繪缺然，踳駁彌深，丹靑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

拙崇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張昭等爲定議

及聶崇義荅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爲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敕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毋君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爲二卷其阮士信即諶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諶之紕謬兼三卷禮圖刪爲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爲之說安得便入周圖如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爲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爲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作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傚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

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爲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挺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亦爲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爲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圜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鎭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祼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郊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祼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祼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爲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爲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爲釜詩云維錡及釜又云溉之釜鬵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爲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

乾德元年二月太常竇儼上言曰三五之典禮樂不相沿襲洪惟聖宋肇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

竇儼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

陶穀等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

毀孟昶僞宮縣

和峴請求泗濱石以充磬材

令有司復二舞十二案之制

章因當易以新詞式遵舊典從之因詔儼專其事儼乃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爲高安祭地爲靜安宗廟爲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爲嘉安皇帝臨軒爲隆安王公出入爲正安皇帝食飲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爲順安皇太子軒縣出入爲良安正冬朝會爲永安郊廟俎豆入爲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爲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奏大甯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奉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幣用慶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獻用崇安飲福用廣安亞獻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來樂工未具是歲秋行郊享之禮詔選開封府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習鼓吹四年春遣拾遺孫吉取成都孟昶僞宮縣至京師太常官屬閱視考其樂器不協音律命毀棄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峴言大樂署舊制宮縣三十六虡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上望詔有司別造仍令徐州求泗濱石以充磬材許之先是晉開運末禮樂之器淪陷至是始令有司復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視教坊開封樂籍選樂工子弟以備其列冠服準舊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設氈牀十二爲熊羆騰倚之狀以承其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十月峴又言樂器中有叉手笛樂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呂才歌白雪之琴馬滄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宮縣之籍況此笛足以協十二旋相爲宮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

峴創新尺定律呂

峴請郊廟殿庭先奏文舞

雅笛而小長九寸與黃鍾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
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幷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可太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
又念王朴竇儼素名知樂皆以淪沒因詔和峴討論其理峴言以朴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
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別創新尺以定律呂自此雅音和暢事具律歷志自國初
已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宮縣次御別殿羣臣上壽舉教坊樂是歲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畢羣臣詣大明
殿行上壽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
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
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庭所用文舞爲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
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爲八行行十六人皆著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二人各
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聊坮更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內即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
而天下大定請改爲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
旗其舞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荊湖歸復五變象邛蜀納款
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鐃鐸雅相金錞鼗鼓幷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樂令而文德武
功之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雁天馬之義加景雲河
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荊南進甘露京兆東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

詔峴作四瑞樂章以備登歌陳誥撰采茨曲

黃州進白兎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兎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六年峴又言漢朝獲天馬赤雁神鼎白麟之瑞並爲郊歌國朝合州進瑞木成文馴象由遠方自至秦州獲白烏黃州獲白雀並合播在筦絃薦於郊廟詔峴作瑞文馴象玉烏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歌雍熙峴復言按開元禮郊祀車駕還宮入嘉德門奏采茨之樂入太極門奏太和之樂今郊祀禮畢登樓肆赦然後還宮宮縣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伏詳禮意隆安之樂自內而出采茨之樂自外而入若不並用有失舊典今太樂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別撰其辭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御樓禮畢還宮卽奏隆安之樂並從之

張溥曰禮樂之難與也創業之主猶嗛嗛焉漢高祖禱枌楡祀蚩尤興師滅秦不好儒學祠官女巫雜置無統叔孫通因時節文野習綿蕞漢儀雖修尊君抑臣與古不當樂章罕聞惟傳制氏沛宮大風一歌非惠時立原廟令歌兒曹習吹相和房中之樂亦皆楚聲唐興武德四親廟建祖孝孫張文收考古音作大唐雅樂旋宮之義久亡而復宋藝祖受禪右文命竇儀定三禮和峴正雅樂二代修明視漢爲優顧於周官制作之原未有睹也雖然三代損益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禮之尙因也久矣漢因者秦唐因者隋宋因者五代亡國禮樂存焉者寡責豈獨在後王哉周室文備暴秦蕩滅六代韶武五行壽人皆非始皇所悅焚詩書者李斯廢古樂者趙高胡亥之世雅音盡矣沛公謾罵制襲秦舊雖有前王遺則委棄弗道也元魏興禮史稱可觀隋幷天下文參南北至牛宏何妥新樂旣成

專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恐學家訾議恐毀前代金石樂器破散煬帝繼之倡優雜糅身弒國覆唐高鼎革未遑改創太常樂府所用多舊文爾唐季五代衰亂相仍儀文不備周世宗臨觀殿懸歎樂陵遲命竇儼王朴詳定律管其聲頗高藝祖因而立尺寸審中和十二律皆作詩禮樂之盛而忽亡也朝廷惡之而草野不敢議其亡而欲興也草野議之而朝廷不能斷漢初之不議猶秦唐宋之初不斷猶隋周是以越千有餘歲而莫定也然盛德之主言禮樂禮樂之作本人倫漢高祖侮慢太公分羹擁篲任呂后而殺功臣寵戚姬而搖太子幾危社稷唐高祖悅晉陽宮人太宗納巢刺王妃卒胎武韋之禍禮崩樂壞孰大於此安能與天地同和節哉宋代嚴家法尊理學則庶幾近之矣學者謂宋法周而失於弱非虛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終

太祖議築古堤不果

詔發畿甸丁夫繕築河堤歲以爲常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治河

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黃河治古堤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詔民治遙堤以禦衝決之患

三年秋大霖雨河決陽武梁澶鄆亦決詔發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堤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

五年春正月帝以河堤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爲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賓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堤使

開寶五年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爲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漸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討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

田告纂禹元經十二

太宗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堤

使者奏治遙堤不如分水勢

詔發卒代民治河

梁睿請于迎陽鑿渠引水

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奬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邱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

三年春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堤以備水患

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詔發丁夫塞之堤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遙堤舊址使回條奏以爲治遙堤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堤防唯滑與澶最爲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爲斗門啓閉隨時務乎均濟通舟運溉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

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

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堤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

淳化四年冬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脈疏岸善隤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

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任中正等罷其煩費遂寢

之。

五年春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五十餘里、復合於河、以分水勢。

眞宗大中祥符三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洺、如夏書過洚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堤、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於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堤、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西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入於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於海、然後于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爲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

垂又言疏河利害議不竟行

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邱之暴衝則濫兗泛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刼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也一日侯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爲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爲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爲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爲煩費其議遂寢

天禧三年六月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於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即遣使賦諸州薪石楗橛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之

四年三月河塞羣臣入賀上親爲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爲河水所經不無爲害今者決河而南爲害既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汚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爲難若決河而北爲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甯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

陳堯佐作木龍以護岸

云因此搖動邊郚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爲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釃爲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于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　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與葺之及西南隄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卽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卹而番休之

五年春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疊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獎說者以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爲水勢之名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甚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麥壟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

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礬腥併流於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菼亂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爲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谼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隤謂之淪捲水浸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徑窔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略渟勢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爲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葉謂之梢辮竹糾芟爲索以竹爲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爲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閡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蹙水勢護隄焉凡緣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凡七埽（舊有七里曲埽後廢）通利軍有齊賈蘇村凡二埽澶州有

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横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陳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東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關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渦二埽濱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聶家梭堤鋸牙陽成四埽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

張溥曰漢唐建都關中漢漕仰山東唐漕仰江淮運道所經止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之地漕運分四路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爲最重然則宋初治河視二代尤急哉神禹治河自大伾而北釃爲二大陸而北播爲九主於分勢順導周定王時河徙而南漢則大決瓠子武帝君臣負薪宣房哀傷作歌屢徙屢決歟世不定東京訖唐河水與穀渭伊汝間溢爲敗無大横决者以河自漢末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水有所洩爲力分偶合於禹功也天子郎威武水官郎四出大略循禹故道則安逆禹故道則決三代以來未嘗改也漢武憂河移徙親沈璧馬用事諸臣爭言水利瓠子既歌穿汾陰通褒斜鑿龍山浚六輔歲興大役無功輒止大不得已惟有因其自然勿加隄塞而已宋初河決濮陽陽武藝祖詔云詳究經瀆但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圩岸至哉王言賈讓三策蔑加也厥後河再北徙禹跡可復而大臣喜功務強使東注水逆行能無困乎然唐都冀方三面距河轉漕利寬害沿濟以達河徐揚浮淮泗以入河荆逾洛豫浮洛以達河雍梁咸會渭以亂河以底河爲至而總銍秸服粟米畢賦於帝畿百官食采兵寓封非無府事漕漢高祖都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天下粟入京師給中都官者歲不過數

十萬唐都仍西漢本沃野饒多出粟高祖太宗時用物節而易贍漕東南之粟歲不過二十餘萬石宋則仰食四方寄命江淮漕亟而河患殷矣汴亡而河遂委之於金然則欲治河者盍慮先省漕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終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金匱之盟

太祖爲天子杜太后戒以可憂

太祖建隆元年二月乙亥尊母杜氏爲皇太后太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胤光義光美匡贊匡濟匡贊早亡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帝拜於殿上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太后遺命立長君帝藏誓書于金匱

二年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太后疾帝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崩謚曰昭憲　秋七月以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爲開元尹

乾德二年六月以皇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故事皇子出閤即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三年六月加弟光義中書令光美同平章事子德昭貴州團練使

趙普罷相上表訴顧命事以爲

開寶六年八月趙普罷相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

帝崩光義即位有燭影斧聲之疑

太宗自將伐漢呂端勸齊王廷美請行武功王德昭觸帝怒自殺

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刱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與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之金匱 九月封弟光義爲晉王班宰相上又以弟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九年三月以子德芳爲貴州團練使 九月帝幸晉王光義第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帝有疾壬午夜大雪帝召晉王光義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俄而帝崩時漏下四鼓矣宋皇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晉王光義即皇帝位改名炅號宋后爲開寶皇后遷之西宮以弟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爲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元尹廷美即光美也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帝自將伐漢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于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弟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未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謚曰懿 冬十月論平漢功進封齊王廷美爲秦王

德芳卒

普請備樞軸以察奸變

王遹等以告廷美進官陳從龍等以親廷美流貶

廷美不自安柴禹錫告變趙普出之遂得罪

六年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諡曰康惠　時盧多遜專政趙普奉朝請累年多遜益毀之譖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為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詔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九月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七年三月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為亂遂罷廷美開封尹為西京留守賜襲衣犀帶錢千萬緡綵各萬匹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詔樞密使曹彬餞廷美於瓊林苑以太常博士王遹判河南府事開封府判官閻矩判留守事進柴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閤門使賞其告廷美陰謀功也貶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龍為左衛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為右衛將軍弓箭庫使惠延眞為商州長史禁軍列校皇甫繼明為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定人王榮為濮州教練使皆坐交通廷美及受其燕犒也或告王榮嘗與廷美親吏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坐削籍流海島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殀沒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趙普復相盧多遜心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守兵部尙書越二日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堂官趙白秦府孔目

普密奏盧多遜交通廷美決流崖州并斬趙白等

廷美勒歸私第閻矩孫嶼皆貶

普諷李符奏遷廷美又誣符罪流之春州

廷美憂悸疾卒帝佯流涕

官閻密小吏王繼勳等命翰林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雜治之多遜具伏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且曰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弓矢多遜受之閻密恣橫不法言多指斥王繼勳嘗爲求訪聲妓怙勢贓汚皆伏罪獄上帝詔文武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怨望詛呪大逆不道宜行誅戮以正刑章趙白等處斬詔削奪多遜官流崖州幷徙其家屬期親於遠裔趙白樊德明閻密王繼勳等悉斬於都門外籍其家財廷美勒歸私第其男女等復正名稱德恭等仍爲皇姪皇姪女適韓崇業去公主駙馬之號並發遣西京就廷美居止貶閻矩爲涪州司戶參軍孫嶼爲融州司戶參軍皆廷美官屬坐輔導無狀也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妻楚國夫人張氏削國封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洩乃坐符他事流之春州歲餘卒

八年冬十月趙普罷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雍熙元年春正月卒於房州年三十八帝聞之嗚咽流涕謂宰相宋琪李昉等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兇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寘之於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因悲泣感動左右詔追封爲涪王諡曰悼爲發哀成服以其子德恭德隆爲刺史廷美之得罪趙普爲之也眞宗即位追復爲秦王妻張氏爲楚國夫人仁宗贈太師尚書令徽宗改封魏王　初普以佐命功代范質等爲相帝傾心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帝不

普剛果忌刻

奚嶼希普意奏流雷德驤雷有隣陳寃帝疑普罷不復召

許明日復奏不許明日又奏帝大怒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不許普堅以爲請帝怒曰朕固不與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允其剛果類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普獨相且十年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檝以贓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簾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爾書生耳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多冒稱普市貨都下三司使趙玭以聞帝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爲救解得止而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普滋不悅先是開寶初判大理寺雷德驤以寺官屬附會普增損刑名憤懣見帝面白其事辭氣俱厲帝怒曳出之貶商州司戸參軍久之知商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德驤子有隣擊登聞鼓陳寃并訴中書吏他不法事帝爲下御史獄鞫實帝愈疑普遂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以分其權普竟罷終帝世不復召久之鬱鬱不得志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遂因上變事得召爲司徒侍中而秦王廷美之獄竟成於普八年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明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因詩以道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

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効犬馬力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張溥曰燭斧之疑事所必無然君子姑存者惡太宗之忍也昭憲升遐金匱定誓太祖手挈天下以與弟皇天后土實式臨之曾幾何時德昭廷美死俱非所慈母拳拳先慟地下鄭莊怨姜氏未聞此酷也又何有於兄弟哉開寶中趙普罷出河陽私表自訟名為拱護皇弟而志存推刃太祖不察寳同金滕仁人之心甯過於厚盧多遜專政與普積釁普心傾之發端秦王告變之徒如柴禹錫者蝟毛而起淮南霧露一朝遠殞天子猶恨恨不已普益得售其奸誅流滿朝痛塡骨肉萬世首惡非二人誰歸乎太祖寵隆周室竊器孤雛有子不享或云天道然太宗虎視大物不避之名推兄居之徐取納懷直忘久假哲人世繼南渡始絕獲天過厚當塗典午死不服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終

吳越王錢俶歲朝貢

俶受宋命攻江南沈虎子諫不聽

俶與妻子入朝留兩月遣還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吳越歸地 陳洪進附

太祖建隆元年三月，吳越王錢俶遣使來賀卽位，自是歲朝貢。

開寶七年冬十月，伐江南，詔加吳越王俶爲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俶遣判官黃夷簡入貢，帝謂之曰：汝歸語元帥，江南倔彊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師期，遂有是命。

八年夏四月，吳越王俶既受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攻其關城，又敗其軍於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荅，以書上帝。優詔褒之。

九年二月，吳越王俶來朝。先是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卽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

俶入朝崔仁冀勸其納土遂不得還

漢[illegible]卒 留從效卒陳洪進廢其子紹鎡而立張漢思後知其欲殺己復遷之而自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己酉吳越國王俶來朝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并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俶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丁亥詔封俶爲淮海國王授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仁冀並爲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俶緦麻已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文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文上言俶在國日籍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八年十二月俶改封漢南國王罷天下兵馬大元帥

端拱元年八月戊寅俶生辰帝賜燕是夕暴卒

陳洪進者故清源節度使留從效牙將也建隆三年三月從效卒子紹鎡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鎡夜召與燕洪進誣紹鎡謀附吳越執送於唐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而自爲副使已而漢思患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爲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直兵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門而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爲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遂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莅事衆皆賀即日遷漢思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於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

洪進來朝獻漳泉

且請制命

乾德二年二月、改清源爲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洪進歲貢、多厚斂於民、二州甚苦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　洪進後從平太原、封岐公、雍熙三年卒、

張溥曰、河西竇融、吳越錢俶、異世並美、非以其知幾善順哉、俶初受宋命、同伐江南、沈虎子抗辭阻聽、比之草表伏闕、鸞刀茅旌、差稱慷慨、然天下既定、一隅何爲、忘虞寄之忠、而效王元之妄、多見其不知量也、漳泉陳洪進、初助留從效、殺黃紹頗、繼同張漢思、劫從效、未幾又取漢思而代之、鷹鸇翻覆、非宋莫歸、叙傾國入朝、西楚長淮、盡地居守、可以世世、而暴亡於太宗之賜宴、流星雖墜、疑非考終、洪進黠武、一門萬石、年登上壽、公侯歸命、各有幸不幸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終

荊罕儒攻北漢汾州戰死

北漢段常諫劉鈞立郭氏爲妃後遭譖殺

郭進卻北漢契丹兵

鈞以國事委郭無爲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平北漢

太祖建隆元年夏四月，北漢王劉鈞自將兵至潞州，赴李筠。筠兵敗，北漢主懼，引師歸。　八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衆。晉州鈐轄荊罕儒復率衆攻汾州，爲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帝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

三年二月，北漢侵潞、晉，守將擊走之。

乾德元年秋七月，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巒等謀逆伏誅，辭連其樞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爲汾州刺史，尋縊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豎僧之女也。僧與鄰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爲妃。常以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譖殺之。死非其罪，國人憐之。　八月，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爲平晉軍。契丹救之，不及。　九月，北漢以契丹攻平晉軍。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郭進救卻之。進御下嚴毅，帝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遂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帝從之。　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爲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爲及五臺山僧繼顒參

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爲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爲獨相、機事悉以委之、　契丹主以書貽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劫李鍔、殺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爲子隱謝之、初北漢與契丹歲使不絕、自是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留、羣臣悉以使北爲懼、北漢主乃命從子侍衛親軍使繼文請命、亦被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有氣局、沈毅寡言、契丹主亦厚禮之、

二年二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初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帝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於遼城下、北漢遼城刺史杜延韜危璧籍部下兵三千人降於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　三月北漢耀州團練使周審王等來降、

四年北漢復取遼州、

五年北漢將閻章樊暉各以砦來降、

開寶元年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初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爲子、鈞嘗謂郭無爲曰、繼恩異軟、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爲不對、至是病篤、召無爲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怨無爲初不助己、且患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疏之、八月戊辰、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初帝嘗因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謂諜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世不

侯霸榮弑繼恩無爲殺之張昭敏議迎立繼文不從遂立繼元

無爲勸鈞納款不從

繼元殺范超戮孝和郭后世祖諸子皆幽死

魏仁溥諫親征太原不聽

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峯等領軍扼團北谷、峯至銅鍋河、李繼勳前鋒將何繼鈞擊破之、斬首三十餘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

九月北漢主欲逐郭無爲、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寢次、見之驚起、繞屏還走、霸榮以刃揕其背、殺之、無爲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幷人疑無爲授意於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爲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宗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爲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 十一月北漢主遣使告即位於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撻烈將諸道兵救之、帝亦遣使賫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爲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爲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帝使諜者惠璘僞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爲知其詐、使爲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即奔赴至嵐谷、侯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爲鞫之、無爲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姦狀、上告、無爲怒、幷超斬之以絕口、李繼勳等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晉絳二州、 北漢主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爲孝和后郭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於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罹逼辱、無復嫌間、世祖十子、鎬鍇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二年三月、帝以李繼勳等師還無功、謀再舉、以問魏仁溥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溥曰、欲速則不達、惟

無爲勸繼元降宋不從

契丹兵救北漢韓重贇何繼筠擊敗之

李光贊請帝班師

繼元殺無爲

陛下重之、帝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爲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帝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爲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爲痛哭於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動衆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　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帝度其必由鎭定救太原、使韓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略、繼筠遇契丹兵於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先陣於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餘人、帝命以所獲契丹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　閏五月壬子、帝班師、時契丹主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帝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將開壁門、將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諜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引北漢、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侯趙廷翰請先登、帝壯之、俾率衆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時帝師頓於甘草池、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屯鎭潞、徙北漢民萬餘戶於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　太原之圍、南城爲汾水所陷、郭無爲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付無爲、自登乜夏門送之、無爲行至北橋、值

請高勳譏契丹主遣還北漢使

僧繼顒獻首飾于繼元遂爲中書

繼元殺弟繼欽又殺張崇訓等

帝令党進等五道攻太原

趙普譏勿先下太原致帝至成

風晦冥而止至是閻八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爲獻地之謀縱跡屢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徇

三年春正月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勳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爲平章事李弼爲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爲代州刺史李弼爲嵐州刺史　是年北漢主以僧繼顒爲太師兼中書令繼顒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見地有寶氣乃於團柏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四繼顒自督所獲即倍於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顒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六年十二月北漢主殺其弟劉繼欽初北漢主爲大內都檢點父鈞以其幼弱命劉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爲我盡力耶乃黜居交城尋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帝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計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儔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九年八月帝令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師還

先是帝嘗微行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

帝年三攻下輒退師

太宗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不可曹彬力贊之

郭進大敗契丹敵烈等皆死

進爲田欽祚棱侮遂縊死

潘美等屢敗漢兵

繼元出降宋

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以爲然故雖連年攻伐至城下輒退師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庚寅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爲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　二月甲子帝自將伐漢三月己未漢求救於契丹契丹遣耶律沙爲都統敵烈爲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都部署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爲姦利進不能禁屢形於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凌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至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　夏四月帝發鎭州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軍使解暉折彥贇等先發兵圍之繼遣尹勳往城遂陷　庚午帝次太原時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於前躬甲冑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　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猶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甲申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勳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詔授特進檢校

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劉保勛知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揮以下官有差、詔毀太原舊城、改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幷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陳邦瞻曰、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薊、其不能取燕薊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與周世宗謀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後乃及太原、蓋燕定則太原直置中兎耳、將安往哉、太祖趙普雪夜之言、亦朴遺意也、太宗一日忘其本謀、急於伐漢、盡銳堅城之下、僅能克之、師已老矣、復議攻燕、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一敗而沒世不振、再舉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勢、倒行求前、以致顚蹶也、

張溥曰、劉崇以漢祖知遠之弟、偏棲太原、與周世讐、子鈞纘羨、倔强不下、藝祖龍興、哀辭求存、赦而弗討、雖王者恤小量務兼容、抑地勢非中國所急也、鈞殂無子、劉氏嫡孫、有繼文在、迎自契丹、使正君統、繫人心、結虜援、莫善於此、舍此不立、反王薛釗兒、匆匆遇弑、失策甚矣、張昭敏正論、復格不行、繼元何氏子、儼然弟及、攘位無恙、即使賢明善守、不虧國步、漢家宗廟已久絕食、重以昏殘、本支破滅、老成誅夷、時日害喪、其誰忍之、藝祖惡繼元之抗六飛、屢駕懲于李光贊趙普之言、揚師輒還、留爲邊藩、太宗獨斷、盤渦翦除、牽于契丹、勝負犄見、以彈丸之區、萃中國之銳、卒之太原雖下、而燕薊不復、帝謂文王、詢爾仇方、豈老謀猶有未審者耶、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二終

契丹主賢請通好

契丹遣使會葬太祖辛仲甫報謝不辱命

太宗伐北漢契丹和好中絕崔翰贊帝取幽薊

契丹劉宇等多以城降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契丹和戰

太祖開寶八年三月，契丹主賢命其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許之。契丹乃使克沙骨慎思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　秋七月，遣閤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呂端使契丹報聘。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耶律敵會葬太祖山陵，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眞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不可奪，厚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人如此，朕何患也。」

四年春正月，帝伐北漢，契丹遣撻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自是和好中絕。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五月庚子，遂發太原。　六月丁卯，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劉厚德亦以城降。庚午，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於城北，帝率衆擊走之。壬申，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

耶律沙戰敗於高梁河休哥斜軫兵至帝遂大敗

劉廷翰等大破契丹韓匡嗣遁走

楊業大敗契丹兵殺蕭咄李時號楊無敵

李昉止帝伐幽州

府事契丹將多降　秋七月契丹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恐力備禦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癸未帝督諸軍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於高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甲申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眞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

乙巳帝至自范陽　九月丙午契丹寇鎭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是時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鎭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

五年三月契丹兵十萬寇雁門代州刺史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至雁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業本北漢節度使劉繼業爲漢主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素聞其勇欲招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慰撫之復姓楊氏止名業拜代州刺史時以業善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契丹主賢入寇圍瓦橋關官軍陣于水南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　十一月己酉帝自將禦契丹戊午次大名會契丹主引去帝欲復伐幽州李昉力陳

其未可、帝以劉遇曹翰爲幽州部署、遂還京、　時廷臣多迎帝意、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粟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愼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馭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甯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甯、邊鄙甯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陛下以德懷遠、以惠勤民、內治旣成、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帝嘉納之、

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也、特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



契丹主還國、以耶律休哥爲于越、于越、契丹至貴之職也、休哥智畧宏遠、善料敵、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

帝約渤海高麗伐契丹皆不應

契丹主賢卒遺詔立隆緒

帝聽賀令圖言遣曹彬等伐契丹

彬等敗契丹



卒樂爲之用

六年春正月癸卯置平塞靜戎二軍辛亥易州破契丹數千衆復改靜戎軍爲安靜軍　秋七月遣使如渤海渤海本高麗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爲東丹府時帝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竟無至者帝後復遣使如高麗諭令發兵西會高麗亦不能應

七年九月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韓德讓耶律斜軫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既嗣位謚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爲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后以德讓爲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哥爲南面行軍都統

雍熙三年春正月庚寅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於是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以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　三月癸酉曹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其將賀斯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於新城東北丁丑田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衆來拒重進陣於東命部將荊嗣出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

田重進再破契丹

趙普請班師不聽

彬等乘勝速進遼帝持重緩行之誘遂敗於岐溝關

從崖而下殺獲甚衆挑戰數日敵勢頗張時譚延美屯小沼嗣令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鬬契丹兵見旗幟綿亘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大鵬翼飛狐靈邱皆降　丁亥潘美自西陘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　夏四月己酉田重進戰飛狐北再破之殺其二將趙普上疏曰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屢更已及初夏尙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鬬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茍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漸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於此際或誤指蹤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寇不報　五月庚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哥戰於岐溝敗績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兵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畧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卻

潘美敗於飛狐王侁等逼楊業進戰又失陳家谷口之約業遂被擒不屈死麾下百餘人皆從之

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駝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歧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爨、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棄戈甲如邱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死之、休哥請乘勝畧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爲宋國王、丙子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契丹耶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安、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於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斜軫戰於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斜軫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既敗于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爲畏懦、欲從雁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趺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尙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於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覽伏兵於路、業至、斜軫擁衆爲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

曹彬等貶官獨李繼隆田重進以不敗進職

張齊賢請行代州

劉廷讓等與休哥戰於君子館一軍盡沒

賀令圖被執

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佖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卽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撫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獨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皆棄城走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佖名初議興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悔謂樞使張齊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秋七月庚午以曹彬等違詔失律各貶官有差初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爲馬步軍都虞侯繼隆知定州　丁亥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事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十一月壬寅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以耶律休哥爲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哥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於君子館天方盛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爲後援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哥諜給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

齊賢大敗契丹

李維淸李昉等諫罷八丁取一丁

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哥擲胡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鬬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簞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閫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且貽中國之害　壬子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幷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幷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將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幷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官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

四年春正月丙戌詔行營將士戰敗潰散並釋不問緣邊城堡備禦有勞者具以名聞錄死事文武官子孫蠲河北雍熙三年以前逋租敵所蹂踐者給復三年軍所過二年餘一年　二月繕治河北諸州軍城隍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淸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鬭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爲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端拱元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攻涿州城破遂進攻長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畧盡　十一

郭守文敗契丹
王禹偁獻禦戎十策

月契丹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己丑郭守文破契丹于唐河　時北部騷動帝憂之訪羣臣以邊事右拾遺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畧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帝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爲强盛侯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耶蓋文景當軍臣强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係於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契丹即强盛至如撓邊侵塞豈有侯騎至雍火照甘泉之事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耳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下詔感厲邊人使知取幽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禁遊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

張洎請於沿邊建三大鎭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癸巳詔議北伐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爲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鎭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於此矣

宋琪等請修好息戰

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至安祖寨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攻燕之路下視壘渙何必克山後八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爲言帝納之　八月尹繼倫大破契丹兵於徐河時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貞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

尹繼倫大敗契丹兵於徐河

折御卿擊敗韓德威於子河汊何承矩誠知契丹

御卿卒於師

趨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伺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至道元年二月。契丹大將韓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折御卿邀擊。敗之於子河汊。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合利等。德威僅以身免　夏四月。契丹寇雄州。何承矩條子河汊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諜知愧忿。將襲取承矩以雪恥。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走。帝聞。謂承矩輕佻生事。罷之　十二月。契丹韓德威諜知折御卿有疾。遂帥衆犯邊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明日卒于師。契丹兵亦退。

張溥曰。太宗初即位。平北漢。伐契丹。皆自將有功。幽州之圍。虜師多降。指盼燕薊。將爲我有。忽敗于

高粱河。脫身走免。後雖劉廷翰等追北遂城、楊業斬將雁門、而瓦橋關一役、僅能抵捍。終耶律賢之世、宋未有加也。賢死隆緒立、蕭燕燕以一婦人擁十二歲兒專決國政、勢若可乘而北伐議起。時帝當陽。又數年矣。用兵以來、所向必克。曹彬捷于涿州。潘美捷于環朔。田重進捷于飛狐蔚州。勝勢在我、無慚弔伐、而帥違節制。敗績岐溝。自是陳家谷君子館輿尸屢告。自夏迄冬、王師三衄。帝遂厭兵。無志燕薊。論者謂張齊賢議撫馭。趙普請班師。老成謀國、不啻金湯。然山前後十六州。久淪左衽。汴京藩籬。勢在必爭。太宗進取未聞失策。且開國太師戮力中原。仁義若曹彬、驍勇若楊業、如熊如羆、何遽、不衛霍若、而軍既次涿、反迎雄援糧、一敗不支、諸路並喪、街亭之辱、武侯同貶、意者其天耶。建隆以來、契丹主兀律殺其叔李胡、後畋懷州、爲近侍所弒。賢以世宗次子代立、身嬰風疾、委國蕭氏、乘亂而圖、或在斯時。藝祖以經營方夏、力有未遑。太宗鼓銳太原而復謀疏河朔、大梁安枕又何日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終

李繼筠遣將略太原

李繼捧入朝獻地

李繼捧叛走地斤澤

尹憲等襲破繼遷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西夏叛服 繼遷德明

太祖建隆元年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入貢李氏自思恭歷唐末五代世有夏州周顯德中封彝興西平王至是加太尉

乾德五年李彝興卒子克睿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李克睿卒子繼筠立

四年王師伐漢繼筠遣其將李光遠光憲率蕃漢兵渡河略太原境以張軍勢

五年李繼筠卒弟繼捧立

七年五月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地繼捧自陳願居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緦麻以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併官其昆弟克信等十二人有差遂出敕夏州管內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 六月李繼遷叛走地斤澤繼遷繼捧族弟也時爲管內都知蕃落使居銀州聞朝使至遣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

八年知夏州尹憲都巡檢曹光實襲繼遷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獲其母與妻繼遷遁去

雍熙二年二月繼遷陷銀州先是繼遷既敗轉徙無常處復連娶豪族漸以強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

繼遷與滔沖等殺曹光實遂據銀州
田仁朗謀擒繼遷爲所譖而下獄
郭守文等擊降諸蕃
繼遷降于契丹妻義成公主

德往往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日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衆曰諾遂與弟繼冲赴夏州詐降誘殺曹光實于葭蘆川因襲據銀州復破會州焚城郭而去事聞朝廷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之　五月徵田仁朗還副將王侁擊繼遷走之初繼遷旣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將折遇乜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旋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甯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强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暇縱酒樗蒱侁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爲詞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爲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黨折羅遇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舉所部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乜遁去時詔郭守文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蕃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

三年繼遷請降于契丹契丹冊封爲夏國王以義成公主妻之　夏四月夏州安守忠以衆三萬與繼遷戰于王亭鎭敗績繼遷追至城門而還

端拱元年五月復以李繼捧爲定難節度使遣之鎭帝嘗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

令繼捧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
繼遷請降賜姓名趙保吉
繼遷復叛
詔李繼隆討繼遷
繼遷襲繼捧繼捧出走繼隆執之送汴
呂蒙正請墮夏州城

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會有言繼遷恐知朝廷事，疑繼捧洩之，乃出繼捧爲崇信軍節度。至是繼遷侵擾日甚，諸將用兵無功，帝從趙普計，復命繼捧鎭夏州，賜姓名趙保忠，厚賜而遣之，以招繼遷。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先是繼捧至夏州數月，卽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繼捧戰于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繼捧乞濟師，乃遣翟守素出兵援之。守素至，繼遷納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爲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未幾，繼遷復叛。

五年春正月，詔以李繼隆爲河西都部署，討李繼遷。先是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繼遷遂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爲所敗。久之，繼遷欲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高文岯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繼遷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朝廷乃命繼隆討之。 三月乙亥，李繼隆將兵入夏州。時繼捧聞繼隆且至，先挈其母妻子女壁于野外，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繼遷因襲繼捧營，欲併其衆。繼捧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之，送汴。繼遷遁去。繼捧至京，赦之，封宥罪侯。 夏四月甲申，墮夏州城。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宰相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每爲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于銀、綏。是年，繼遷復遣使貢馬謝罪。

至道元年六月，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園，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

繼遷不受節度之命

帝令繼隆等五路討繼遷

呂端請勿斬繼遷母

王德用年十七戰却賊兵

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巨人則已遁矣况敢敵乎帝留浦京師遣使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秋七月李繼遷寇清遠軍守將張延擊敗之

二年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初帝命白守榮等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爲所奪帝怒命繼隆爲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燦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圍靈武城中告急使爲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出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自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卽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保安軍奏獲繼遷母帝用寇準議且斬之呂端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斬之徒樹仇怨益堅其叛不若置延州善養視之以繫繼遷心帝從之　八月李繼隆率諸將進軍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巳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范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賊鋭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爲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賊見其師整不敢逼廷召等大小數十戰互有勝負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破賊

三年二月李繼遷遣使納款且求藩任會帝崩太子初卽位方在諒陰許之授繼遷充定難節度使且割

李至張齊賢[illegible]州

李沆請部分靈武軍民歸帝不從城遂陷

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繼遷尋遣弟琛詣闕謝未幾復抄邊

眞宗咸平五年三月李繼遷大合蕃部攻陷靈州繼遷改靈州爲西平府居之先是帝以靈武事訪李至至言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今靈州不可不棄若移朔方軍於環州保固邊境亦一時之權也帝不決時繼遷抄掠益甚帝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畧使禦之齊賢亦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徙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無益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舍之則戎狄之利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戎狄合而爲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惟資西域西域既分爲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爲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如舍靈武復合爲一夏賊桀黠俾諸戎不得貨馬未知戰馬何從來三患也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域之外不築此二城爲唇齒與捨靈武無異帝覽奏復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上疏引漢棄朱崖爲喻請棄靈武守環慶與李至前議合輔臣復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繼遷不死靈武終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會繼遷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繼遷繼遷勢益張復攻定州懷遠曹燦以蕃兵邀擊之稍稍斬獲而王超所將大軍卒不能進靈州遂陷知州事裴濟死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六年六月李繼遷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知州事衛居實出奇兵突戰繼遷拔營遁去　十月

潘羅支射死繼遷
契丹封李德明爲西平王
曹瑋請擒德明不報
德明奉表歸款
德明求粟于朝王旦以詔令京師來取乃慚而止

李繼遷轉攻西蕃取西涼府都首領潘羅支僞降集六谷蕃部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死子德明立契丹封德明爲西平王時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慰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强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景德三年九月李德明奉表歸款復遣劉仁勗進誓表十月授德明充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因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自是德明歲朝貢不絕

大中祥符三年夏州饑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慙曰朝廷有人遂止

九年德明表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漸乖盟約詔荅之

乾興二年德明以兵攻麟州柔遠砦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瑋爲環慶秦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備禦之是年德明城懷遠鎭爲興州

仁宗天聖九年十月德明死子元昊立事見後

張溥曰西夏之役廷臣洶議請棄靈州者李至楊億也請築浦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糧道者何亮也請部分軍民空壘而歸者李沆也夫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唐藉以中興非西漢朱崖比倡言可棄者非矣拓跋夏者故党項部羌種也貞觀中歸唐賜姓李唐末拓跋思恭鎭夏州統銀夏綏宥

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四傳至繼捧、當宋太宗時、以家難入朝。撫綏拓清、百世一日也。繼遷奔叛、設慕離黨。可以計滅、帝誤聽王侁。徵還田仁朗。賊勢漸縱。又用趙普策。使繼捧入夏招懷。夫繼捧懦而不制。繼遷狡而得衆。彼惟爲昆弟諸父所怨。祈留京師。反令其歸招繼遷。無論繼遷不肯下矣。反一繼捧矣。繼捧再獲。無益中國。而繼遷坐有五州。莫敢難也。田仁朗欲厚啗酋長。令圖折首。張齊賢議招致蕃部。分地聲援。二說可行。復歸築舍靈州。忽啗夏酉。日是繼遷中流矢死。德明初立。曾瑋願假精兵。乘其國危子弱。擒送闕下。帝猶豫不報。至元昊習兵。而宋重困矣。但慕春秋不伐喪。而不知臥榻鼾睡。太祖有明戒也。識宋亡者云。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於夏事已見之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終

交州丁璉入貢封交阯郡王

丁璉及其父死黎桓幽璿而領其衆侯仁寶請討之

黎桓誘殺仁寶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交州之變

太祖開寶六年五月交州丁璉入貢。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攻承美。執之。置交州節度。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將吳處玶爭立。驩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玶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爲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既亡。璉入貢。授璉靜海軍節度。封交阯郡王。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七月交州丁璉及其父部領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璿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爲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爲然。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張濬崔亮劉澄賈湜王僎並爲部署。將兵討之。全興濬亮由邕州。澄湜僎由廉州進。桓聞之。乃遣使爲丁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六年三月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兵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黎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爲所害。會炎瘴。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下獄。尋棄市。

黎桓上丁璉謚表

桓求領節鎮許之丁氏遂滅

黎桓死子龍廷殺兄自立凌策等請討之帝不許賜名至忠

李公蘊弑至忠而自立帝仍封之

李乾德三道入寇沈起劉彝皆貶

八年春，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來貢，併上丁璿讓表，帝賜桓詔曰，朕且欲璿爲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若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奕世承襲，載綿星紀，一朝舍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其遣璿母子盡室入朝，卽降制授卿節旄，凡兹兩途，爾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

雍熙三年，以黎桓爲靜海軍節度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不欲用兵，許之，丁氏由此遂滅，

四年，復封桓爲交阯郡王，

眞宗景德三年五月，交州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知廣州凌策等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貢，不欲伐喪，令緣海安撫使諭曉之，龍廷復入貢，後賜名至忠，

大中祥符三年春，交州大校李公蘊弑其主至忠，自立爲留後，遣使入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效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遂用桓故事，封公蘊爲交阯郡王，交州自公蘊後，世修職貢不絕，然數盜邊，至其王乾德，遂大舉入寇，神宗熙甯八年也，時朝廷方議開邊，知桂州沈起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爲保伍，又於融州强置城寨，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爲言，罷起，以知州劉彝代之，彝至，奏罷廣南所屯北兵，而用槍杖手分戍，復聽偏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盡遏絕，表疏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土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除彝名，

邕州城陷蘇緘死之城中無一從賊者

郭逵趙卨敗交人殺李洪眞乾德納款

神宗熙甯九年春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屍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諡忠勇　二月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時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時相怒乃以天章閣待制趙卨爲招討使將兵討之卨言逵老於邊事願以爲使而已副之故有是命　冬十月郭逵敗交人兵于富良江初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卨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眞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桄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治沈起劉彝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

陳邦瞻曰交州在宋世凡再叛初以侯仁寶後以沈起仁寶死起竄足爲邊臣不務安輯而生事者之戒雖然交州小醜再勤王師卒無成功宋之不振甚矣

張溥曰花步之敗侯仁寶首禍邕州之屠難發沈起二臣喜事開釁論罪交州皆可斬也然太平興國中黎桓囚丁璿代總國衆不臣跡著討非無名獨惜仁寶獻策僅爲身計謀之不詳盧多遜復倉猝用兵未成廟算遂使開國天威衰於跕鳶一隅後雖戮將罷師詔書羈縻桓對王使夷歌勸酒亦貌恭而已豈能若士燮化越俗尉佗稟漢令哉黎桓既死龍廷殺兄張海方亂勢可摧枯眞宗姑息

不討。及李公蘊弑黎至忠。稱留後。復充耳置之。反行封賞。王靈頓矣。馴致熙甯李氏。繼襲世已三傳。坤厚含宏。爲日蓋久。沈起逢迎安石。搆怨交阯。與王韶洮河之役。一時並興。空死蘇緘。重爲國辱。眞宗可伐而不伐。神宗不可伐而伐之。違時致敗。起釁無恕。重於仁寶矣。宋鎬等至交州。言其土風。茅竹編屋。海汶娛賓。摽魚弄虎。隔絕天朝。服而舍之。由來已然。奈何大宋獨與爭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五終

王小波作亂殺齊元振

小波殺張玘衆亦創死其衆推李順爲帥

李順攻成都趙昌言請急討

上官正以孤軍破賊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蜀盜之平

太宗淳化四年春蜀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喜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幷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爾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以其平日愛錢故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　十二月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于江原玘射中小波已而爲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陷邛州永康軍衆至數十萬

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順攻陷漢州復陷彭州遂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遣兵急討無致滋蔓帝從之遣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安使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爲陝路轉運使　二月乙未李順分遣楊廣數萬衆寇劍門上官正爲劍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衆斬馘幾盡餘衆三百奔還成都順怒其黨衆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爲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　李順圍梓州初

張雍悉力禦賊

宰相欲除王繼恩宣徽使帝深責之

張詠知益州欲化賊爲民

知梓州張雍因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强勇、爲城守計、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至是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纔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顒來援、賊乃潰去、　己亥王繼恩師至綿州、賊潰走、追殺其衆、遂復綿州、遣曹習破賊于老溪、復閬巴蓬劒等州、　五月王師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　辛未降成都府爲益州、　八月甲午以王繼恩爲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　辛丑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飮博、其下恣横剽掠、餘寇時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蕩平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計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誠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三人皆有學行、爲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士由是知勸、民有諜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數語以示之、蜀人刻爲戒民習風俗、爲之敦厚、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餘月得米數

上官正等大敗張餘

帝以蜀寇漸平下詔罪己

宿翰獲張餘

趙延順等八人爲亂殺符昭壽欲奉劉紹榮不從卽

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了吾無憂矣　癸卯以參知政事趙昌言爲川峽都部署時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卽前畫攻守之策帝喜命昌言帥蜀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既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衆兵尋罷知鳳翔府　上官正復雲安軍先是張餘賊衆攻夔州白繼贇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正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爲知州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於雲安軍復其城

至道元年二月丙午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先是西川行營衞紹欽楊瓊屢破賊衆復蜀卭等州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己畧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爲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爲功擾我蒸民起爲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永鑒前非庶無二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爲軍士所獲　是年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爲四川招安使蜀寇悉平後數年復有王均之變

眞宗咸平三年春正月甲午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爲首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至是兵馬鈐轄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于東郊蜀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敝不等均衆由是懟憤而昭壽亦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是月朔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爲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賀正日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檢

擁王均爲主

楊懷忠敗賊黨

王均開城殺官軍

雷有終等復益州均縊死

使劉紹榮冒刃格鬬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爲亂盍往招安之叛卒見均即擁之爲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鍇爲謀主均帥衆攻陷漢州進攻綿州不克直趨劍州爲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州帝時幸河朔將發大名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爲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爲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隸焉　時知蜀州楊懷忠聞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懷忠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利而退復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南十五里砦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門自固

二月癸亥雷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張思鈞已克漢州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　丁卯王均開城門僞遁雷有終等帥兵入城號令不肅官軍競剽掠賊閉關發伏布牀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爲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爲賊黨追殺或囚縶之支解族誅以恐衆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爲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　冬十月甲辰雷有終復益州初賊由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王均單騎走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有終命爲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氈秉燧以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砦鼓

復以張詠知益州

王禹偁言江淮諸州三大患

誤攻之有終潛分土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與其黨二萬人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入縱火城中明日執嘗受僞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寃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己丑有終遣楊懷忠追均至富順及之大敗其衆遂入城均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僭僞法物降其黨六千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

四年十二月丁未詔蜀賊既平除追捕亡命餘詿誤之民並釋不問訛言動衆者有司斬以聞

六年冬十月復以張詠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下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帝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是時內地亦多寇盜濮州賊夜入城掠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家王禹偁時守黃州上疏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輓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圮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彀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自修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黃州城池器械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備禦何以支吾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維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

州大患有三城池頹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神斷許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提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按禹偁此疏深切時弊故附見于此

張溥曰王小波李順亂于淳化王均亂于咸平不數年間蜀凡再變小波起閭閻椎埋烏合身死而順繼之順死張餘又繼之猶東晉大盜孫恩之後有盧循循之後有徐道覆也王均領神衛卒戍益州縱下剽暴軍士嘯呼脇爲戎首其唐龐勛乎西蜀地狹民稠若禁私市編戶羣騁一旦有司彈治之足矣委柄宦官將驕士惰雖獲小勝終敗道也王均迫于亂卒人心不固鋤而去之易于李順王繼恩四年而成功雷有終一載而奏績書畏兆民有以哉張詠蒞蜀先作士氣化賊爲民止亂之方莫長于此太宗好生下詔罪己聞者感泣禹湯之興勃焉豈德宗奉天比乎繼恩掖庭斷役謬任檀車賊敗復颺功不補罪乃明主方惜繁纓而執政欲書帶礪何多諂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終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太宗致治

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己未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

富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羣臣論事欲面奏者即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尙拘常例況他事乎

太宗欲用張齊賢一榜盡賜及第

二年春正月戊辰帝親試禮部舉人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爾爲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誤寘下第帝覽之故一榜盡賜進士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及諸科並賜出身召邢昺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帝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又九經七人不中格特賜同三傳出身帝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

擢邢昺九經及第

辛未詔曰虞書考績爰及三年漢官奏課聿分九等應諸道州府曹掾及縣令簿尉先是吏部南曹給印紙歷子俾州縣長吏書其績用過愆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斯舊章也執事者其申明之毋或蔽欺以紊經制

立崇文院

三年二月丙辰立崇文院凡古今書籍盡貯之　六月癸未詔職官贓罪雖會赦不得敍著爲令

五年二月定差役法初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

六年二月詔曰朝廷申勸懲之道立經久之規應羣臣掌事外州悉給御前印紙所貴善惡無隱殿最必書俾因秩滿之時用行考績之典邇聞官吏頗紊綱條朋黨比周迭相容蔽米鹽細碎妄有指言蓋有巨而不彰勞雖微而必錄宜行戒諭用儆因循自今應出使臣僚在任日勞績非尤異者不得批書曾有殿犯不得引匿其餘經常事不在批書之限　九月左拾遺田錫上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其一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爲要機而大體之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紀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其三言尚書省諸曹苟簡非太平之制度宜修省寺以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獄具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爲枷也昔唐太祖觀明堂圖見五臟皆麗於背遂禁鞭背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　置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中書堂選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員闕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雍熙元年六月詔求直言知睦州田錫上疏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

帝聞李昉誦白居易七德舞詞自媿不如唐宗
親耕藉田
詔置書籍于三館
張佖建議置左右史
起居注進御自梁周翰始
趙普請誅侯莫陳利用

臨御九年四方雖甯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
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
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宜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
賢當信而用之非賢當擇而任之奈何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帝韙其論　帝嘗語侍臣曰朕何
如唐太宗參知政事李昉微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遽起曰
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二年秋七月詔諸道轉運使及長吏乘豐儲廩以防水旱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　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
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邪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
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每與同官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
皆預焉　虞部郎中張佖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梁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
自今御朝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依舊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
月終送史館自餘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送以備編錄乃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
爲起居注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　內侍侯莫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趙普按
其罪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

寇準言旱蝗之災繇用刑不平

帝嘉準直比爲魏徵

王禹偁請禁宰相樞密見客謝泌駁之帝即追還前詔

哉帝不得已命誅之

淳化元年十二月詔中外所上書疏及面奏制可者並下中書樞密三司中覆頒行帝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呂蒙正進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夫狂夫言而聖人擇焉亦古訓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何憂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存此心則刑清訟息矣

二年帝以旱蝗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寇準獨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贓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可大用遂自樞密直學士拜樞密副使準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時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庶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接見將以杜私請詔從之左正言謝泌疏駁曰伏覩明詔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疏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眞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煩陛下以聰明寄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庶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幸今世道清明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寡姑息之臣奈何疑

帝從梁鼎言置審官院

執政爲衰世之事乎帝覽奏即追還前詔仍以淡所上章付史館　八月己卯置審刑院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深刻乃置審刑院於禁中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四年二月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梁鼎上言曰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代以還率由此道唐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勵績效著聞五代兵革相繼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畧蔑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禮寖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薦臻獄訟塡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望陛下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於是改磨勘院爲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張溥曰三代而下得正統者稱漢唐宋高祖反暴秦之跡呂后專政劉氏幾危太宗削平宇內推位讓父猶啓建成元吉之變藝祖受禪雖不正幸兄弟友愛賢聖序及人倫極盛而涪陵貶死武功自殺開寶宋后崩不成喪議者不能爲晉王恕也史稱帝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卻女樂戒畋游絕遠物抑符瑞閔農考績講學勸諫彬彬至治成康文景亦曷尙茲獨天顯內鬩貽譏大德假令堯數帝摯之後舜臨丹朱於死尙書二典不作久矣又謹帝好直言鯁士滿朝若田錫王禹偁者流鋪陳治道何以獨缺五倫秦王之獄趙普進而盧多遜竄帝所傷心路人知之羣工左右宜默默也天下

大物與子大經德昭縱存豈容再誤惜不得其死耳若青齊父老詠歌神聖願率子弟清路封禪泰山設武功南面又安能致此一統諸君往往業盛於開基而禍生於家室豈殺運相仍當時百六猶有未盡者乎甚哉純乾之難處泰之不易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終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營田之議

何承矩請北邊屯田

太宗拱端二年春以陳恕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又詔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皆罷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軼俟期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闐即播爲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彊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無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銳去其冗謬夫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帝嘉納之屬霖雨爲災典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魏至唐屯田故事以折衆論務在必行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

黃懋奏引水溉田之法

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

陳堯叟等請大開屯田

既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潁暨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虫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矣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按視經度然不果行

陳靖請勸民墾田皇甫選何亮詔之

至道二年直史館陳靖復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爲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夐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二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及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里胥用以償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閒曠之田廣募遊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

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戶定徵、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餱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之、喜、詔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田授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乏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爲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爲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埆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既埆瘠復患於水旱者爲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爲限、若寬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稅、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

張溥曰。陳靖墾田之議。即後魏李安世均田之策。皆官取閑田以授民也。安世之制。頗彷井田。審經

術準分藝露田立還受之法買賣合均給之數公田非强奪爭田以年斷逋行差便靖則開曠之田有授無還官給牛種廣募遊惰五年以後收租責償費多難行馬端臨氏論之詳矣然嘗遭劉石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亂魏定燕趙遂荒九服地大綱潰鼎建勢易安世因無制之民量入盡疇不耕之土邑地相參桑田無擾露田必均邱墟瘠鹵盡成良疇無王莽王田之害有趙過代田之利上下安之未有起而與爭者也宋承唐五季之餘太祖削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稻粱桑枲務盡地力再傳以後法令密而議論多因循易而改作難是以引水溉田黃懋言之何承矩任之屯田省運陳堯叟等言之太宗嘉之勸民墾田陳靖言之陳恕等贊之廟議舉行公私便益而皇甫選何亮片言排沮踰時立罷惜小費而亡大利國家興革其可庸人度量哉農田不修而後有方田方田作俑而後有公田端拱至道之間既失于聽言之不斷熙甯元豐之際又失于任人之太專宋所以富強無策而日就削弱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終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楚王元佐以哀救廷美發狂被廢

馮拯等請立太子斥之嶺南

寇準請決定儲貳

詔立壽王元侃爲皇

## 至道建儲

太宗雍熙二年九月辛亥廢楚王元佐爲庶人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梃刃傷侍人疾少間帝爲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爲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于南宮

淳化五年九月壬申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初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至是寇準自青州召爲左諫議大夫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爲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太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言足爲萬世法也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詔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

太子

詔太子以師傅禮事李至李沆

帝崩王繼恩等謀立元佐賴呂端而後定

貶繼恩等

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善將勖以謙沖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帝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者動皆由禮則宜贊勛事未有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諭也

三年二月辛丑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三月癸巳帝崩年五十九時皇后令王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初帝欲以端爲相或曰端爲人餬塗帝曰端小事餬塗大事不餬塗決意用之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 五月甲戌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李昌齡爲忠武行軍司馬降王繼恩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潯州

張溥曰太宗九子元佐居長聰警善射狀貌類父竟以狂廢然推本心疾由痛秦王罪非戾園仁同漢惠舉世哀之帝崩王繼恩李昌齡等謀立元佐換以立長亦非逆節但壽王元侃久正東宮一朝

動搖亂不可長也寇準論建太子勿謀他人片言決議神器有歸無定策之名安社稷之本陳善竇武悔謝弗如呂端持重善處大事初佐秦王勸其屈從河東釋太宗之惑決嫌疑定猶豫所素斷也迨閉寺人于閤中觀眞王于殿上元老垂紳百官屏息謂之顧命周公其人涪陵之禍元佐力救豈曰下愚發疾焚宮貶就臣列歷事眞仁倮然不怨名爲清狂終獲壽考縱不得帝幸無不孝弟名此太宗所見而流汗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終

宋史紀事本末

[illegible]

王禹偁疏言五事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高安陳邦瞻德遴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咸平諸臣言時務

眞宗咸平元年春正月翰林學士王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爲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邊臣俾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爲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强其義安在由所畜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畜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來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

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君子學行修于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此道隋唐始設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以下謂之旨授官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縑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如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

柳開上言立法

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洎爲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襪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爲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　冬十月知代州柳開上言曰國家創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幷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節羣小畏服又西鄙今雖歸朝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爲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兇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爲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懸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戎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

孫何請復三部使額還之六卿

必賞偏裨，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已成長，但令佚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獎交武忠直之士，爲左右贊翊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三千戶以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不和，伺隙則致于傾危，爲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卽斷，合行卽行，愛惜忠直之臣，黜斥姦諛之黨。臣久塵著位，濫荷恩寵，辭狂理拙，唯聖明恕之。

二年春正月，舉入閤故事。右司諫孫何上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六柄也。有吏部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主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

何獻五議

禹偁請預防饑疏

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綱在綱、唐之盛時、亦不聞分別利權、翔使額而軍須取足、及玄宗侈心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搆禍階、至于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迫于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卒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今國家二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慎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進無搭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先是何嘗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畧者統兵、其二請世祿之家肄業太學、寒儁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贄自媒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禮、其五請以能授官、勿以恩慶例遷、上覽而嘉之

三年冬十月知黃州王禹偁上疏曰、臣際會昌辰、忝冒通籍、凡有見聞、皆合論奏、然而言關災異、事涉機宜、苟非不諱之朝、即恐犯時之忌、今者不避逆耳、用明匪躬、臣本州去年十一月城南長圻村、兩虎夜鬬、一虎死、食之殆半、當時卽欲密奏、値鑾駕北征、既非吉祥、難聞行在、臣但只隄防盜賊、撫恤軍民而已、又今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夜羣雞忽鳴、至今時復夜鳴未止、又十月十三日雷聲自西北起、與盛夏無殊、臣伏讀洪範五行傳、及春秋災異、史記天官書、兩漢五行天文志、以此詳校、虎者毛蟲屬金、金失其性、則

有毛蟲之妖、又云虎相食者、其歲當大饑、雞者羽蟲屬火、火失其性則有羽蟲之妖、又云雞夜鳴、主兵革、昔人聞雞夜舞是矣、雷者震也、屬木、木失其性、則有冬雷之妖、又云發雷之地饑饉、此皆得於儒學、不在禁書、然事有數年而後應者、亦有終不應者、要在臣下無隱、帝王盡知、或修德以答天心、或設備以防時難、故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只如咸平元年、彗星出、呂端等請臣作避位表、臣具言星見虛危齊分、請於青齊間設備以應天戒、端等俱以爲然、不知自後作何措置、臣緣不在司言之地、不敢侵官、去年胡虜犯邊、果入齊地、是天以文象告人、人不自知備也、端雖物故、李沆以下皆見臣言、今黃州有此災祥、不能依前寢默、雖妖不勝德、終無累於聖明、而遇事敢言、亦粗由於忠鯁、今年不小稔、臣下無虞、然恐應在宅時、卽合先有制置、伏望陛下恕臣拙直、察臣愚衷、令淮甸之間、防饑荒之事、假令災祥不驗、猶勝臨事無備矣、臣又念古之循吏、政感神靈、宋均猛虎渡江、臣則有虎相食昭、魯恭雉馴桑下、臣則有羣雞夜鳴、百里嵩甘雨隨車、臣則有冬雷暴作、此皆臣化人無狀、布政失和、合寘常刑、亦當自劾、又慮他人陳奏、臣則有昧蔽之愆、上爲之憮然

張溥曰、稱宋治者以咸平景德間爲極盛。時天下一統。已四十餘年。君臣恭和。百官奉職。吏無殘賊。風俗樸素。四方有敗。天子畢聞。遣視災傷。屢詔賑貸。庶幾哉與西漢文景比烈矣。未幾天書見封禪興、改元大中祥符、妖自上作、帝德闕焉。伊尹復辟、告歸陳戒、作咸有一德之書、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賢君尙終、尤懍懍乎。何眞宗之不思也。然咸景之際、趙保吉陷靈州、

而裴濟死王均亂益州而劉紹榮死契丹隆緒大舉入寇而康保裔死王繼忠執數年以來干戈數勤廟堂旰食下求賢之詔決親征之師用雷有終以平亂卒用潘羅支以敗西夏用寇準以定契丹憂深計遠未嘗敢一日暇豫稱觴賜酺也澶淵功成侈大即彰玉清昭應會靈景靈土木繁起朝元寶符延恩天安神怪恍惚五鬼握柄方士接朝民訛天變大業幾喪豈外患反福內甯反禍哉唐憲宗厲精元和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鎭冀討吳元濟而淮蔡安平李師道而淄青靖剛明果斷可望中興而晚節稍隳遽罹賊弒後唐莊宗龍躍虎步問鼎燕梁三矢灑恨大事立成而荒佚盤遊忽遭郭門高之變憂患者生安樂者死有國家者之大致也眞宗治臻于虜寇而志惰于和盟鮮終之憾亦以此耳咸平諸臣應詔直言五事五議猶然政聞李沆爲相日奏艱難止邪未萌則誠大臣格心先務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終

契丹入寇傅潛范廷召遁康保裔死之

何承矩請止緣邊市易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契丹盟好

眞宗咸平二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時鎮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間道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恚詬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鈐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爲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遇虜于瀛州會暮約明日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毋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死之契丹乘勝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之子也集衆登陴固守以俟援兵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倏忽爲冰堅滑不能登契丹兵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　詔聽邊民越拒馬河塞北市易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緣邊戰櫂司自淘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宗置砦一十六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姦詐則緩急之備大爲要害今聽公私貿市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砦鋪皆爲虛設矣疏奏即停前詔　十二月帝親禦契丹以李沆爲東京留守甲寅駕發京師次陳橋戊午駐蹕澶州辛酉宴從臣于行宮以王超等督先鋒示以陣圖俾識部分壬戌賜近臣甲冑弓劍幸浮橋登臨河亭賜澶州父老錦袍茶帛甲子次大名錢若水上疏曰

錢若水言禦敵安邊之術

孫何言擇將帥防邊閉合救援運輓糧

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御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强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契丹入寇契丹遣其將楊袞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鎭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孫何上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分閫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

流傅潛于房州

若水言備

卒爲心賊遺君父爲恥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違成算遂使腥膻得計蛇豕肆行焚刼我郡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摅人神之憤怒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淵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鎭定道路已通而德棣烽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閼隣境不相救援糗糧須候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恤人民邊奏者何謾塞之臣因循守位城池焚刼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參錯如輔車唇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候輦輸者何敵騎往還焱馳鳥逝贏糧景從萬兩方行迨乎我來寇已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壅閼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廷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糗糧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趨捷今大駕既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薦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愼且蜂蠆有毒豺狼無厭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獸窮則搏物不可輕餘孽尙或稽誅奔突亦宜預備大河津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可待帝覽而嘉之及傅潛逗撓無功何又請斬潛以徇　丁卯召見大名父老勞賜之閏康保裔死優詔賻恤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召傅潛還流之房州

三年春正月己卯朔駐蹕大名府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于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庚子帝至自大名　帝時出手詔諭錢若水備禦北虜之術若水上疏曰臣讀前史論匈奴者多矣若漢婁敬樊噲季布賈誼晁錯主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

禦翦滅之術



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徵溫彥博郭正一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晉桑維翰不背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息民恐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禦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爾兵戎固不衆於今日而胡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爲北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末度長河漢初復擾邊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絕其寇中山窺上黨今御札諭備禦翦滅之術臣以爲不得幽州未可翦滅也後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蓋先有萬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今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爲部曲而官爲廩給之又募民爲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賦彼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必勝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閫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既無擧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擧在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患戍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令古語有之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又曰功不勸謂之止善罪不懲謂之縱惡昔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小衄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進之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帝善其議　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契丹輕而不整貪而不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以馳騁爲容儀以弋獵爲耕釣櫛風

何承矩上言邊事

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行不以爲苦復恃騎戰之利故頻年犯塞臣聞兵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綿亘滄海從有敵騎安能折衝昨者契丹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卽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纔百里縱有邱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因而廣之制爲塘埭自可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不悅詩書不習禮樂不可守疆界制御無方動誤國家雖提貔虎之師莫遏犬羊之衆臣按兵法凡用兵之道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强士卒孰練賞罰孰明此料敵制勝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否則必敗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伏望愼擇良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爲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闢田疇勸農耕畜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保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按堵矣臣又聞古之民王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齊桓晉文皆募兵以服鄰敵故强國之君必料其民有膽勇者聚爲一卒樂進戰效力以顯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赴遠輕足善鬬者聚爲一卒此三者兵之練銳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況小大異形强弱異勢險易異備卑身以事强小國之形也以蠻夷伐蠻夷中國之形也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邊鄙甯且聚膽勇樂戰輕生之徒古稱良策請試行之且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僞知山川之形勝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品度人才止求少壯有武藝者萬人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將統而用之必獲成

王顯敗契丹

王繼忠敗降契丹帝謂其已死優詔贈官

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

契丹大舉入寇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寇準請親征

功乃中國之長算也、又如榷場之設、蓋先朝從權立制以惠契丹、縱其渝信犯盟、亦不之廢、似全大體、今緣邊榷場、因其犯塞、尋卽停罷、去歲以臣上計、於雄州置場賣茶、雖貲貨並行、而邊氓未有所濟、乞延訪大臣、議其可否、或文武中有抗執獨議、是必別有良謀、請委之邊任、使施方畧、責以成功、苟空陳浮議、上惑聖聽、祇如靈州足爲證驗、況茲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

四年冬十月、契丹入寇、以王顯爲鎮定三路都部署、禦之、是月、顯與契丹戰于遂城、敗之、斬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

六年夏四月、契丹耶律奴瓜蕭撻凜寇定州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奴瓜戰、繼忠陣東偏、爲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傍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于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

景德元年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初士安旣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殉國、秉道嫉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中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而北戎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帝曰、然、故有是命、

九月、契丹大舉入寇、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召羣臣問方畧、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不知誰爲陛下畫此二策、帝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入也、準曰、臣欲得獻策

以欽若判天雄軍

契丹從王繼忠言遣書議和畢士安請羈縻之

曹利用力拒蕭太后求關南地帝念臣下皆寒却貂

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意乃決因問準曰今虜騎馳突而天雄軍實爲重鎭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孰可爲守準以王欽若薦且曰宜速召面諭授敕俾行欽若至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欽若驚懼不敢辭　閏月乙亥以參知政事王欽若判天雄軍兼都部署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遣其統軍順國王蕭撻覽攻威虜順安軍三路都部署擊敗之斬偏將獲其輜重又攻北平砦及保州復爲州砦兵所敗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合衆攻定州宋兵拒于唐河擊其游騎契丹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鬬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時故將王繼忠爲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爲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于朝朝臣莫敢知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又耻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入之於是詔諭繼忠曰朕豈欲窮兵唯思息戰如許通和卽當遣使己卯高繼祖率兵擊敗契丹於岢嵐軍李延渥又敗之于瀛州　冬十月遣曹利用詣契丹軍時契丹數戰不利復令王繼忠附奏議和帝遣利用利用至軍蕭太后欲求關南地利用力拒之　庚午帝親征車駕發京師以李繼隆石保吉爲駕前排陣使是日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癸酉駐蹕常城縣甲戌寒甚左右進貂帽

犒毳裘

張環射殺
蕭撻覽

魏能楊延
朗善守人
目爲銅梁
門鐵遂成

王旦直入
禁中下令
甚嚴

帝至澶州
準與高瓊
固請渡河
契丹引去

毳裘犒之曰、臣下皆苦寒、朕安用此、　壬申契丹兵直犯前軍而陣、未接戰、蕭撻覽出按視地形、李繼隆部將張環守牀子弩射殺之、撻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既死、虜大挫衄、時王欽若在天雄軍、閉門束手無策、但修齋誦經而已、唯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及賊退出境、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敗衄、故時人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成、蓋由二將善守也、　以王旦爲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丙子帝次澶州、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寇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卽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發、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鎭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召諸將撫慰、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會鄆州得契丹諜者、縛至、斬之、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

契丹遣使請盟準欲不許遇譖而許成

歡譟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十二月庚辰契丹使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時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畀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 癸未帝幸李繼隆營命從官將校飲犒賜諸軍有差詔以將班師諭兩京 甲申契丹使姚東之來獻御衣食物乙酉帝御行營南樓觀河遂宴從官及契丹使 丙戌遣李繼昌使契丹定和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 甲午車駕發澶州 乙未契丹使丁振以誓書來以兄禮事帝 丁酉契丹兵出塞 戊戌帝至自澶州辛丑錄契丹誓書頒兩河諸州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 壬子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合鎭定兩路爲

士安選馬知節等悉當其才

王曾議國號不當對稱南北不聽

蕭太后與韓德讓通後乃同葬

契丹主隆緒伐高麗[illegible]敗

一省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又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鎭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是時以契丹修好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　二月癸卯遣太子中允孫僅如契丹賀其太后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不聽　秋七月歸幣于契丹自是歲以爲常　冬十月遣職方郎中韓國華如契丹賀正旦　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　十二月契丹使來賀明年正旦自是皆歲以爲常

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帝以問宰相王旦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荅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二年十二月甲辰契丹太后蕭氏卒蕭氏有機謀善馭大臣得其死力每入寇親被甲督戰及通好亦出其謀然性殘忍多殺戮與韓德讓通賜姓名耶律隆運拜大丞相封晉王未幾德讓亦死陪葬陵旁

三年五月契丹伐回鶻破肅州　六月契丹饑來市糴詔雄州糴粟二萬石賑之　冬十月契丹使耶律甯來告伐高麗先是高麗康肇弒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之契丹主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弒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蕭敵烈以年荒未可隆緒不聽十一月契丹軍渡鴨綠江肇戰敗退保

真宗崩契丹主舉哀

契丹大閱張知白止仁宗練兵

契丹詳穩大延琳反蕭孝穆討平之

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眞立母蕭耨斤自立爲太后遂弑齊天后

隆緒遭母喪不肯以日易月

銅州契丹進兵擒之遂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契丹焚開京宮室府庫而還自是用兵連歲始罷

乾興元年二月帝崩契丹主隆緒集蕃漢大臣舉哀遣耶律僧隱等來弔祭置帝御筵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命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帝諱者悉改之

仁宗天聖二年十二月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二府衆請練兵以備不虞張知白曰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耶若終以爲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爲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

七年八月契丹詳穩大延琳據遼陽反初遼東自神冊附契丹無榷酤鹽麴之征馮延休韓紹勳相繼爲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薦饑戶部副使王嘉獻計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險艱多至覆沒鞭扑榜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因之爲變遂囚留守蕭孝先殺韓紹勳王嘉等以快衆情僭號興遼契丹主聞亂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討平之

九年六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眞立宗眞宮人蕭耨斤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己出至是立焉耨斤自立爲皇太后聽政宗眞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宗初隆緒遭母喪哀毀骨立羣臣請改元隆緒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請以日易月以法古制曰吾契丹帝也寧違古制不爲不孝之人至是疾革屬子宗眞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命汝爲嗣我死汝母子切勿殺之且曰宋朝信誓當守而勿失及卒左右希耨斤旨誣齊天后弟謀逆耨斤令鞫治連及齊天后宗眞聞之曰皇后

契丹禮重孔道輔

耨斤欲立少子宗眞遷之慶州

契丹求關南地呂夷簡薦富弼報聘

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耨斤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宗眞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爲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後竟弒之、　秋七月丙午朔、契丹來告哀、帝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艴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爲、至是益加禮重、

景祐元年五月、契丹太后蕭耨斤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謀白于契丹主宗眞、宗眞遂收太后符璽、遷之慶州七括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爲皇太弟、

慶歷二年三月己巳、契丹來求關南之地、時契丹主漸長、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反、中國旰食、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彊弱、聖慮所悉、況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末至、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

弼不肯以使受爵

夷簡請建都大名以伐契丹之謀

王德用教士卒習戰

弼折契丹割地結婚之請

眞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　夏四月富弼如契丹　五月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河北京東皆爲邊備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戊午建大名府爲北京即眞宗駐蹕之所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虜中始懼　富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眞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當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

弼徃契丹啓視國書以折政府邪謀

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爾弼曰結婚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賫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癸亥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九月富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

弼爭歲幣獻納二字晏殊竟以納字許契丹

弼再辭爵

契丹主爲

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李燾曰、時契丹實憎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呂夷簡等乃許與過厚、遂爲無窮之害、

十一月以富弼爲翰林學士、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敢受賞乎、

四年五月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契丹遂伐夏、遣使來告師期、　冬十月契丹主宗眞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爲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

夏元昊所敗
契丹蕭惠伐夏而敗
契丹獲夏主諒祚之母
宗眞卒子洪基立
劉敞出使契丹服其博雅

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
友砦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十一
月契丹以雲州爲西京雲州即雲中也契丹建爲西京大同府於是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
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十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皇祐元年三月己未契丹遣使來告伐夏　九月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
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
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敝耳契丹主旣還惠師尙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
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冬十月契丹復伐夏獲夏主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
五年契丹及夏平
至和二年夏四月己亥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持本國三世畫像來求御容　八月契丹主宗眞卒廟號興
宗子洪基立以大弟重元爲太叔遣使來告哀宗眞性佻侻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
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勳勞宜序進之宗眞怫然怒
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享社稷之福邪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絕其言　遣知制誥劉敞使契
丹契丹導之行自古北至柳河回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
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

胡宿奉御容如契丹

神宗與遼事韓琦議宜遣報使

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爲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

嘉祐二年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初契丹主宗眞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諭使更致新乇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爲順、況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

八年六月、契丹太叔重元反、兵敗自殺、

英宗治平二年六月、詔遣官與契丹定疆界、

三年春正月癸酉、契丹復改國號曰遼、

神宗熙甯七年三月、遼主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遣太常少卿劉忱等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臣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奏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强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徧

遼蕭禧爭黃嵬山沈括辯屈之

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刱團保甲、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故疆、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令農怨於畎畝、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弼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爲憂、故深指時事云、

八年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劉忱等與蕭素會于大黃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壟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壟、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延爲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謂括曰、兩府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

張方平言祖宗御戎之策

王安石勸帝割新疆與地七百

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厖人情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　帝問張方平以祖宗禦戎之策孰長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詳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幷又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眞宗之初趙德用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上問虜意安在方平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實不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知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上曰朕以慶歷講和之後中國不爲善後之備欲修輯爲應兵耳方平曰應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于未成善之善者也　秋七月戊子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分水嶺爲界蕭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

皇

遼耶律乙辛誣殺蕭后并及太子濬

遼主黜乙辛而封延禧

洪基卒孫延禧立

兵之端。十二月遼主洪基殺其后蕭氏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遂族誅惟一而賜后自盡

十年十一月遼主洪基殺其太子濬濬蕭后之子也乙辛既譖殺蕭后謀搆濬以罪除令護衛耶律查剌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剌及忽古等謀廢洪基而立濬遼主信之誅撒剌等廢濬爲庶人徙于上京乙辛夜遣力士殺濬以卒聞

元豐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乙辛于興中府乙辛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魏王和魯斡之子淳可爲儲嗣羣臣畏乙辛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兀納夷離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會獵于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始惡其專遂改乙辛知南院大王事乙辛入謝遼主即日出之興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爲梁王設旗鼓拽剌六人以護衛之時延禧生六年矣

建中靖國元年遼主洪基卒孫延禧立是爲天祚帝事見後

張溥曰澶淵親征寇準決策王欽若謂以天子爲孤注夫咸平景德之際契丹數寇外張虛聲輕中國南面之君不能出國門一步恣其恫喝準力請渡河軍心始壯强將勁旅左右夾輔全而後動豈僥倖人主哉蕭撻覽射死魏能楊延朗戰勝虜勢漸衰黃盔嵩呼請和使至卷旆還國軒革晏如視彼閉門天雄者何啻棘門灞上乎晉孝武時苻堅入寇謝安端坐淝水大捷準才有爲過安親征之謀謬云一擲彼譖人者誠罔極矣宗眞繼位弱于隆緒其母耨斤才智又不如蕭太后乃妄請關南

地可啗嗟勿聽而仁宗厭兵亟勉受之富弼忠直口折羣夷力爭獻納又爲晏殊所阻增幣成盟夫澶淵之行乞和自虜欽若猶以城下相譏今胡爲乎不法唐宗之擒頡利而爲呂后之容冒頓太平師濟徒虛語爾神宗御極洪基稍微漢過不先臥鼓自若王安石忽唱取與許割分水棄地七百里遂開兵端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殆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終

寇準爲相不次用人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天書封祀

眞宗景德三年二月、罷寇準平章事、出知陝州、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淵之盟爲辱、嘗怏怏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鎭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既而

欽若謀造天書帝以美珠賂王旦遂無異議

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附欽若

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沈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喩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爲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尙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遂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自是不敢有異議至是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卽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至是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卽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眘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堯叟讀之有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淸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爲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侍使有大禮卽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三月詔議封禪宰相王

孫奭言天豈有書

欽若等獻芝草

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先是西北用兵帝傾殿延訪多至旰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宰相李沆曰強敵外患足爲儆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爲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至是其言果驗　夏四月乙未以王欽若參知政事丙申以王旦爲封禪大禮使王欽若等爲經度制置使馮拯陳堯叟爲分掌禮儀使丁謂等計度財用謂時權三司使遂著景德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校優詔奬之　六月乙未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卽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卽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之授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未幾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稱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以天書告於太廟　乙酉親習封禪儀於崇德殿　作玉淸昭應宮奉天書

王曾張文諫作玉淸宮不聽

孫籍請謙盈成周起請勿恃告成

王捷以丹術神劍蒙寵遇

也知制誥王曾都虞侯張文皆上疏諫不聽　冬十月辛卯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鹵簿儀衛列於山下享昊天上帝於圜臺陳天書於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羣臣享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符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於石𥕍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𥕍帝登圜臺閱視訖還御幄宰相率從官稱賀明日禪祭皇地祇於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御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舉人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爲奉符縣大宴穆淸殿又宴泰山父老於殿門　十一月戊午帝過曲阜縣謁孔子廟酌獻再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以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又追謚齊太公望爲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旦爲文憲王太公立廟靑州周公立廟曲阜尋復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爲兗國公閔損曾參及漢儒左邱明以下爲郡公侯伯　丁丑帝自泰山奉天書還宮羣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謙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逸安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爲恃　十二月辛卯帝御朝元殿受尊號宰相王旦等各進秩有差

二年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爲左武衛將軍先是汀州人王捷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鐶神劍蓋司命眞君也是爲聖祖宦者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聖祖號爲司命天

崔立獨言災異

孫奭疏祀汾陰不可者十

尊授中正左武衛將軍恩遇甚厚 十二月辛丑權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於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不省

三年六月河中府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請祀后土於汾陰 八月丁未詔明年春有事於汾陰戊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爲祀汾陰經度制置使以王旦爲大禮使王欽若爲禮儀使 冬十月庚申丁謂上大中祥符封禪記 十二月陝州言黃河清集賢校理晏殊獻河清頌帝作奉天庇民述示宰相

四年春正月辛巳以將祀汾陰詔執事懈怠者罪勿原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愼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

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荅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甯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診、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爲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危、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甯、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鎭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雜至、甯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役、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畧、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洊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蹶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爲

奭論祥瑞之妄

魏野辭召

可戒誣下罔上爲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時羣臣爭奏祥瑞奭又上言方今野鵰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帝知其忠而不能從乙酉帝習祀后土儀丙申詔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爲天貺節丁酉奉天書發京師　二月壬子車駕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癸丑次河中府丁巳至寶鼎縣辛酉祀后土地祇壬戌大赦賜天下酺三日作汾陰配饗銘河瀆四海贊　召草澤李瀆劉巽瀆以足疾辭再拜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瀆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舍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巽至授大理評事　乙巳次華州召見隱士鄭隱李甯賜茶果粟帛辛亥次閿鄉召見道士柴又玄問以無爲之要　三月甲戌次陝州遣陝令王希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上言麋鹿之性頓纓則狂望回過聽許令愚守詔長吏常加存撫命工圖其所居觀之野居陝之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以清苦聞於時嘗以詩諷寇準王旦乞休帝故不强其出己卯次西京丙申謁諸陵夏四月甲辰朔帝至自汾陰宰相親王以下進秩有差　九月辛卯以向敏中等爲五嶽奉册使加上五嶽帝號帝御朝元殿發册

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號五鬼且嘆李沆先識時人目欽若爲癭相馬知節獨非祥瑞

五年八月作會靈觀奉祀五嶽、 戊子以王欽若陳堯叟並爲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爲樞密副使、時天下乂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竟講墜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爲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祕、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癭相、性傾巧、敢爲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冬十月戊午、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令再見汝、明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卽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復降、祖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卽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天下避聖祖諱玄爲元、朗爲明、凡載籍偏犯者、各缺其點畫、尋以玄元聲相近、改玄爲眞、玄武爲眞武、己未大赦、 閏十月己巳、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羣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眞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戊寅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邱、以奉聖祖聖母、且詔天下天慶觀並增建聖祖殿、辛巳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尋以丁謂爲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宮、以王旦爲刻玉使、王欽若與丁謂副之、

奭諫謁太清宮

帝作解疑論

戊子御製配享樂章并二舞名文曰發祥流慶武曰隆眞觀德　十一月丙申帝親祀玉皇於朝元殿甲辰加王旦門下侍郎向敏中中書侍郎內外官加恩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爲之丁未作汴水發願文

十二月戊辰作景靈宮于京師奉聖祖也

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司天監言五星同色　六月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詣闕請謁太清宮　八月庚申詔來春親謁太清宮庚午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孫奭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於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且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己之言覺悟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悟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爲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爲非也秦爲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奭樸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

七年春正月帝將如亳州謁老子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　壬寅奉天書發京師丙午次奉元宮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冊寶己酉謁老子於太清宮升亳州爲集慶軍節度減歲賦十之三太史言含譽星見庚戌賜酺三日　二月辛酉

令七年而成玉清昭應宮

詠遺表乞斬丁謂帝嘆其忠

王曾不受兼會靈觀使

欽若譖罷曾

帝至自亳州、壬申祀天地大赦、 十一月乙酉玉清昭應宮成、初議營宮料工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宮、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閣、以帝容立侍其側、還御崇德殿受賀、赦天下。非十惡枉法贓咸除之、帝製誓文刻石、寘於寶符閣下、又製欽承寶訓述以示中外、 九月知陳州張詠卒、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嘆其忠、

九年春正月、丙辰置會靈觀使、以丁謂爲之、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詣玉清昭應宮、薦獻、上玉皇大天帝寶冊袞服、壬寅上聖祖寶冊、己酉上太廟謚冊、辛亥謝天地於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冊號、乙卯作欽承寶訓述示羣臣、 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九月癸卯王曾罷、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入异土置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怫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懾、且始

王旦臨終自恨不諫天書

任布陳建祥源館

王曙與周懷政善勸準以朱能天書上聞準遂得召用

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踧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己酉王旦卒、旦自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節爲過莫贖、我死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歛、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議者謂旦得君言聽計從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

二年夏、皇城司言保聖營之西南營卒有見龜蛇者、因就建眞武祠、今泉湧祠側、疫癘者飲之多愈、詔即其地建祥源觀、任布上疏、言不宜以神怪衒愚俗、不報、

三年六月甲午、王欽若罷判杭州、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先是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降于乾祐山、時寇準判永興、準壻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遂以上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上疏曰、朱能者、姦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蕩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

欽若坐與譙文易出入而罷相準門生勸發乾祐天書之詐準不懌

眞宗崩以天書殉葬

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甯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皆不聽寇準由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罷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大喪平生矣準不懌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　冬十月葬永定陵以天書殉

史臣曰眞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爲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鴇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天聖七年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應宮災詔繫守衞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

玉清昭應宮災范雍王曾呂夷簡王曙范諷請勿復修治

故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王曾呂夷簡又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天變來警願除其地罷諸禱祀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實天變不當置獄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下詔不復修治以二殿爲萬壽觀罷諸宮觀使

張溥曰漢武帝好神仙舉朝卷舌唯東方大夫譎諫善諫帝笑而不罪也眞宗天書上下同狂孫奭苦諫不避煩數崔立孫籍周起等謇諤蓋苟包容豈天子鑿空心實知非無庸震電耶王欽若搆害寇準謂澶淵辱國當以封禪洗之棄人事崇鬼魅其說不經帝亦徬徨朝宁私畏大臣迨王旦納美珠奉天冊事遂速成唐高立武后非李勣不決旦失類是後悔奚贖哉準固社稷臣受惑王曙奏朱能僞書得喪交懷大賢易慮不學無術此其大者後因以坐貶身沒雷州蚩建霍光之忠晚負新垣之誚五鬼可誅一眚難蓋恐當年先爲癭相笑矣陝州魏野草堂作詩諷曰準乞休言外遠致似以茂陵封禪爲病惜兩君子不悟耳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終

寇準薦丁謂李沆言其不可使在人上準笑謂拂鬚遂成仇隙

眞宗得疾準請太子監國既而漏言謂遂譖罷準

周懷政謀傳位太子丁謂楊崇勳等告其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丁謂之姦

眞宗天禧三年六月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先是準與謂善嘗薦其才於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謂誠才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準終不以爲然謂既因準稱譽漸致通顯雖同列而事準最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仇隙

四年六月丙申寇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爲憂一日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古之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爲太子太傅　七月丙寅以李迪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　庚午以丁謂馮拯並同平章事　癸酉入內都知宦者周懷政伏誅丁丑貶寇準知相州初帝得疾自疑不起嘗臥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疏斥之使不得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卽微服夜乘犢車挾

譏帝誅之
貶準相州

朱能拒捕
而叛衆潰
自殺

李迪斥謂
帝令並罷

崇勳詣曾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曾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
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為太常卿、知相州，
而罷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
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爭忿始此。　八月乙酉，以任中正、王曾並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
　壬寅，貶寇準為道州司馬。時遣使捕朱能，能拒殺中使，擁衆叛，未幾衆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初，帝欲
謫準江淮間，謂竟除道州，同僚莫敢言。王曾獨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嘗以第舍
假準也。　九月，帝疾愈。丙辰，始御崇德殿視事。治朱能黨，死流者數十人。壬戌，給事朱巽、郎中梅詢坐不
察朱能姦，謫官。　十一月戊辰，李迪、丁謂罷。時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
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邪。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
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
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
官屬不當增，制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
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曾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
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詈臣耳，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
復入中書視事。時翰林學士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

王曾語錢惟演請皇后加恩太子

之筠自院出遇殊于樞密院南門殊惶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廣州　庚午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以丁謂兼太子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

陳邦瞻曰當國家危疑之勢定社稷安人主此天下之所謂大忠也然而非智不濟夫轉戶者係樞智者於安危之際亦能得其樞而轉之耳方宋眞宗之寢疾也事皆決于劉后而太子非后出丁謂以奸邪亂政錢惟演復以后戚佐之一有搖動則宋事去矣當時寇準李迪皆忠臣其計皆在逐謂與演而后乃可制后可制而太子乃可安也夫此策而濟已非善處人母子之間且慮無以善其後此策而不濟則禍豈可測哉周懷政之死太子得不廢者特天幸也夫當時不難逐謂而難于安后之心后心不安則呂武之事且復見奸人之欲爲謂者皆是也可盡逐哉后心安則去謂如孤豚腐鼠耳善乎王曾之告惟演也曰太子幼非東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夫后直懼劉氏之不安耳非有則天改姓易命之志也彼曉然知太子安而已安豈忍復爲邪謀也哉蓋自是而小人僥倖之計始不得入則曾之一言有以深動其心也然是言也非由惟演進則后不信是又曾之所以爲智也萊公號爲能斷大事然於此不如沂公遠矣

李垂獨不謁謂罷知亳州

帝問寇準羣臣畏謂莫敢言

眞宗崩遺詔皇后聽政謂欲去權字王曾不可乃止

謂結雷允恭權傾中外

謂誣準迪爲朋黨貶者甚衆

五年十一月丁謂加司空馮拯加左僕射曹利用加右僕射時謂威權日盛朝臣多附之起居注李垂獨不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視若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

乾興元年二月庚子大赦癸卯羣臣上尊號甲辰封丁謂爲晉國公馮拯爲魏國公曹利用爲韓國公

甲辰帝不豫增劇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言　戊午帝崩遺詔太子受益柩前即位更名禎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太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庚申命丁謂爲山陵使　戊辰貶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先是先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己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尚有言乎恐亦未免耳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權此震驚遂致沈劇且使入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

謂欲以中使偪準自裁準不爲動

蔡齊不附謂

允恭治山陵改穿上穴王曾覆視奏謂等罪太后怒欲誅謂馮拯救免乃止誅允恭

任中正與謂同罷

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詣準就賜以錦囊貯劍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丁謂欲邀蔡齊附己許以知制誥齊退而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遂拒不往　己酉命參知政事王曾按視山陵　六月庚申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罷時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於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有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丁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諠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丁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內使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曾利用等就丁謂第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丁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少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

胡則以附謂貶

謂與劉德妙爲妖誕事發貶謂崖州

準杜家僮殺謂

謂爲責己感君書以計使劉燁上聞得近徙

蔡齊明準忠義

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丁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尙可議邪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幷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初謂舉進士客許田胡則厚遇之及謂貴顯則驟進用至是謂罷則亦出爲西京轉運使改命馮拯爲山陵使　七月辛未以王曾同平章事　丙子以錢惟演爲樞密使　辛卯貶丁謂爲崖州司戶參軍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鞫問之德妙具言丁謂嘗教之曰汝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卽謂家設神像夜醮於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眞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上卽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丁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讎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俟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爲書自克責敘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至於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卽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　十一月丁卯錢惟演罷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燻灼因附之與爲婚姻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曰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於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爲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己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

溥按惡惟演反覆請太后罷之鞠詠論逐惟演

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侍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於勳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奬勵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蓋切切求入中書爲時議所鄙

張溥曰丁謂善文章與孫何齊名王禹偁稱其韓柳以下經畫夔州功刋石柱楊劉爭渡斬囚濟師其才豈王欽若等哉乃陰賊發心始附寇準旋而背之遂謀亂國或云謂任術數準能包荒使爲我役欽若之黨可孤天書封祀可不成也然陰陽內外道不相謀謂必圖準李沆先知之準自不覺耳周懷政之獄朱能之叛準皆可死幸而得全者聖朝寬大公論尚明也以謂之心何日忘殺準哉山陵穿穴雷允恭恃寵自專謂與附和不道無將或未敢出然賊臣權宦牢固宮府不乘太后之怒正兩觀之誅檮杌變罔必復晝嘯此去邪勿疑王曾所以獨稱大臣也劉德妙出入謂家與丁玘通造說龜蛇老君極誕小人干進多假巫師中貴入力究以此獲敗欽若似裴度丁謂類贊皇異人之言又何足信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終

李司寢誕仁宗劉德妃攘爲己子

郭后崩立劉氏爲后李迪諫不聽

劉氏以龔美爲兄改姓劉

楊億不肯草立劉后詔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明肅莊懿之事

眞宗景德四年四月皇后郭氏崩謚曰莊穆

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甲戌皇子受益生後宮李氏所誕也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德妃莊重寡言帝命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如故已而果舉子劉德妃攘爲己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知

五年十二月丁亥立德妃劉氏爲皇后初后父通爲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於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攜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卽位自美入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竟立爲后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爲兄改其姓爲劉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初帝欲立劉后使丁謂諭楊億草制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之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太子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　三月庚寅帝初御崇德殿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　八月乙巳太后同帝御承明殿垂簾聽政

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魯宗道正言止之太后左右憚宗道

范仲淹再疏請太后還政

仁宗天聖元年五月庚寅議皇太后儀衞制同乘輿
三年春正月辛卯長甯節近臣及契丹使上太后壽於崇政殿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羣臣朝太后於會慶殿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太后嘗問參知政事魯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說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自是后左右用事者多憚宗道目爲魚頭參政
七年十一月癸亥冬至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甯殿遂同御太安殿以受朝祕閣校理范仲淹先期上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爲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爲河中府通判
八年二月范仲淹疏請太后復辟其畧云陛下擁護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紀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眞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

李宸妃卒呂夷簡奏請厚葬

薛奎諫太后服袞冕

劉太后崩

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太后擲于

明道元年二月丁卯眞宗宸妃李氏卒李氏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及卒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對曰太后不欲全劉氏乎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司天希旨言歲月未利夷簡祕其說請發哀成服且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后悟乃以一品禮殮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言鑿垣非喪禮宜自西華門出太后從之殯於洪福院

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衮衣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丁未帝祀先農於東郊躬耕藉田命宰相張士遜撰謝太廟及躬耕籍田記檢討宋郊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藉田記　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乾興以來貶死者復官謫者內徙　甲午皇太后崩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釦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於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

[illegible]

太后遺詔太妃稱制蔡齊非之龐籍盡焚垂簾儀制

帝追尊李宸妃啟視梓宮待劉氏加厚

帝始親政召宋綬范仲淹黜羅崇勳等

仲淹請勿追詆太后

作奉慈廟以奉劉李二太后神主

因獻羨餘進戕晩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于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殮、諡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諡、稱制加四諡、自此始、太后遺詔、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退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　夏四月、壬寅、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諡莊懿、幸洪福院、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嘆曰、人言豈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壬子、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以范仲淹爲右司諫、仲淹聞遺詔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删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　初太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始終無毫髮間隙、至是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上言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過、以全大節、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冬十月、丁酉、塟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於永定陵、詔定祔廟禮、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坤儀廟故事、請別築宮、遂作奉慈廟、以奉二神主、

張溥曰劉德妃雖所出微其明智英斷亦宋一賢后也眞宗初欲立后李迪難之丁謂獨諂附要楊億草制後日垂簾即黨謂不恕女主初政先誅四凶海內肅然又任王曾呂夷簡爲相魯宗道薛奎等輔以讜論虛懷無忤至斥程琳之獻圖却劉綽之進羨帝王大度邈乎唐德憲以上矣李宸妃后之侍兒玉釵發兆元良誕生后取而子之慈愛同己出宸妃畏威退處羣嬪猶愈於成皐薄姬不獲近高祖也妃薨夷簡力請厚葬涼薄生前崇高身後后即少仁亦善補過者哉間覽東漢后妃明德馬后養肅宗賈氏不顯章德竇后養和帝梁氏憂死宮房嫉忌婦人所不免也兒女彼此情尤極難劉后素剛賢章德遠甚宸妃後宮等夷度不過如南陽賈貴人耳宜乎千秋以後外戚無梁嫕之訟天子篤敬陵之孝也眞宗不豫時皇后決政王曾進加恩太子之言夷簡請一品禮歛宸妃劉氏用安宮庭母子間以善全爲本此尤三公大臣職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終

帝罷張耆等因郭后言并罷呂夷簡

后誤批帝頸夷簡修據因請廢之孔道輔等力諫不聽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郭后之廢 溫成事附

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乙巳立皇后郭氏后平盧軍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明道二年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先是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勸帝語甚切帝因與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爲然帝退語於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閻文應詗之乃知事由郭后也由是深憾於后

八月戊午復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十一月美人張氏卒追冊爲皇后 十二月乙卯廢皇后郭氏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素與皇后爭忿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以前憾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司不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沖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煥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

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爲通道輔扣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趣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道輔仲淹貶外富弼請還之不聽

景祐元年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　九月甲辰詔立曹氏爲皇后彬之女孫也初郭后廢帝命宋綬作詔云當求德閥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詔戾乎王曾入對又論奏之乃罷陳氏而立曹氏御史裏行孫沔請終莊獻喪制而後行禮書丞余靖亦以爲言不報

帝欲立陳氏女爲后因宋綬王曾論奏乃立曹氏

二年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暴卒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詞甚悽惋帝益憐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閻文應以常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憫之以禮斂葬而停諡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於道

帝追思郭后遣閻文應視疾后暴崩仲淹劾奏其罪竄死

三年春正月壬辰追復郭氏爲皇后丁酉葬皇后郭氏

曹后諫止張燈復定顏秀等亂

夏竦曲庇楊懷敏丁度爭之不得

張美人以扈蹕功進貴妃

張堯佐驟除四使唐介等力爭之

堯佐復除宣徽使唐介御前切

慶歷八年帝以閏正月望夕將張燈曹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于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賊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翦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於帝前帝從竦議出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十二月丁卯册美人張氏爲貴妃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本起皇后閤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爲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皇祐二年十一月己未詔外戚毋得任二府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三年冬十月復除張堯佐宣徽使知河陽侍御史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諭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爲首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奄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

責文彥博遂坐貶

帝命中使護介

張貴妃卒追册爲溫成皇后孫沔不肯讀册陳執中擧行惟謹

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于譴、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爾、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介猶力爭、帝聲色俱厲、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乞賜寬貸、遂貶介春州別駕、王擧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罷彥博知許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天下稱眞御史者、必曰唐子方云、

至和元年春正月癸酉、貴妃張氏卒、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爲郡王、伯父堯佐至太師、姻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貴妃雖專寵特異、終不得柰政、及卒、帝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册爲溫成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陰與內使石全斌附會務以非禮導帝、欲令孫沔讀册、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册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册則不可、因力求罷、時陳執中爲首相、奉行溫成喪事唯謹、且引王洙爲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張溥曰、光武之陰后。仁宗之曹后。皆繼廢后得立。垂美史書。此適會天幸。盛德之君。終不忍言也。東漢郭后。豪家貴種。光武擊王郎。至眞定納之。有寵。後以怨廢。立陰貴人。詔羣臣無上壽稱慶。仁宗於郭后。旣廢。居瑤華。猶遣使存問。賜以樂府。二君明聖。一時惑溺。變易後宮。谷風之刺。慙愧積心。豈如

漢武唐高好色迷復乎。明肅垂簾。呂夷簡秉政。善和中外。獨於仁宗廢后。身爲唱導。夫人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以無罪謫母。子不能諫則已甚矣。又助之攻陷。父不義大逆當死。才識如夷簡。甯獨不聞。乃感明肅則進安劉之策。憾郭后則主長甯之議。前爲順子。後爲逆賊。怨涓滴而罪江河。萬世而下。與李義府許敬宗同蒙惡聲。莫非功名一念深爲累也。范仲淹事明肅則請還政。事仁宗則諫廢后。子道臣道無不克盡。夷簡獨怒而出之。嗚呼。綱常名教天下後世所同也。百爾執事私喜怒於其間。又何爲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終

謂緣因水旱言時事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天聖災議

仁宗天聖四年六月庚寅、大雨、京師平地水數尺、壞屋溺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

五年六月、京師大旱、通判常州謝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爲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顓事者如誅罰絕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隔、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己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羣言以導壅、斥近幸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時、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卽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昔兩漢日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

蘇舜欽言
玉清宮災
宜罷再造

莫解蟲蝗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塈願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讜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天惠洽乎下豈有時事之艱哉

帝嘉納之

七年六月丁未夜大雨震雹玉清昭應宮災中丞王曙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爲天以臺榭宮室爲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榮陽縣尉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臣覩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害者幾於十九臣以爲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
陛下而大臣歸咎于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獄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雹雨雜下烈熖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
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可以變災爲祐浹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竊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

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卽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徵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于內、百姓勞于下、內耗下勞、何以爲國、況天災之已譴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爲陛下計、莫若來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徵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己。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災降于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獨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尙降詔四方以求己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敘、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下、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

張溥曰、眞宗崇奉天書。司天監每奏日食不應。羣臣表賀。迨仁宗卽位。其風未改也。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范雍王曙等始獻直言。羣臣諂諛。亦少變矣。原是宮之興。自大中祥符元年至七年而後成。丁謂竭蹶智力。夜以繼日。雕墻峻宇。遠過漢帝栢梁武后明堂。一炬焦土。內庭震驚。然眞宗好怪。符瑞踵來。野鵰山鹿。秋旱冬雷。莫不拜表公朝。一握爲笑。因循二十餘年。穹宮爲天。昭彰失德。後嗣

欲誅牛腹之書俾改先人之志火烈具揚須臾蕩滌豈天所以善成仁聖也成周宣榭講武之堂桓僖二公魯之近祖忽然爲火說春秋者列戒不一況無名之祀不制之宮哉諸臣因變救過以燔爲幸董生經義異於姚璹媚竈矣然王曾正色由此罷相西漢災異策免三公反累賢者舉朝拱默於論諫又何取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終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茶鹽榷罷

仁宗納俞獻卿言立計置司李諮等議榷茶與罷三稅而行貼射見錢法

仁宗天聖元年春正月癸未命三司節浮費遂立計置司罷榷茶鹽行貼射通商法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救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榷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估謂之三稅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偫不受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其後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茶法大壞至是上命諮等較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稅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

孫奭論罷貼射法茶法復壞

盛度王隨言解鹽通商五利

李諮請復行貼射法

復榷鹽法

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鹻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池入中邊芻粟、上皆從之、

三年十一月、復榷茶鹽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入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蠭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

八年八月、復解鹽通商法、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于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因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輦用民兵、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罹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腿、今皆得食直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鏹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入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課耗矣、

景祐三年三月、罷榷茶、復行貼射法、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稅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慶歷二年春正月丁巳、復榷鹽法、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

范祥畫解鹽通商之法包拯言其便

爲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榷

皇祐四年九月以范祥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自復榷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嘗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倘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藉藉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因況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爲轉運使於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投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榷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嘉祐四年二月罷榷茶自茶爲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歲報刑辟不可勝計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其禁帝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顧經費尙廣未能弛禁耳既而葉清臣請令通商收稅以免輦運之勞弭刑辟之濫又茶與鹽均爲人用宜以口定賦三司議以爲

不可行於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於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于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下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淸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峻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懽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省刑其意良善然茶戶先時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受罪先時商賈爲國遷貿而州郡收其稅今商賈以利薄不行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主是說請除前令帝不聽

神宗熙甯二年三月以薛向爲江浙荆淮發運使時范祥卒以向繼領其事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

薛向壞鹽法王安石排羣議而用之遂官賣鹽罷通商

李杞等榷川茶呂陶言其害遂得罪

安石從張景溫言定解池鹽鈔法邊儲失備

劉摯蘇轍

令薛牧主其說請久任向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向請即永興軍置賣鹽場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為鹽鈔官本官自鬻之而罷通商從之

七年夏四月初榷蜀茶時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創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榷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取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八年十二月更定解池鹽鈔法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遂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三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罷成都榷茶場時劉摯蘇轍論陸師閔在成都增場榷茶其害過於市易遂貶師閔官而罷茶場值上官均論集賢修撰黃廉往附蔡確出為陝西都轉運使廉至陝謂茶政隨事制宜便

詔貶陸師閔遂罷成都榷茶場蠲廢茶政人皆稱便

蔡京更鹽鈔法商賈不通章縡奏其誤民京奪縡官

於公者、不苟去以爲名、害於民者、不苟存以爲利、請榷熙秦茶勿改、而罷成都茶場、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匹、朝廷從之、歲餘人皆稱便、初陸師閔歲計茶息以二百二十萬緡、掊克斂怨、無所不至、及廉蠹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二十萬、

六年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詔鹽復許通商

徽宗崇甯二年夏四月、更鹽鈔法、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強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於榷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支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資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於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爲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縡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縡官、

張溥曰、茶之有稅、始于唐趙贊、德宗出奉天、悼悔罪己、卽下詔罷之、旣而張滂復稅、取民悉矣、穆文之世、王播王涯增榷害民、訖宋不改、乾德時東南六路、閩浙歸職方、餘尙未平、太祖榷法、禁南商擅中州利、置場官買、太平興國中、樊若水建議、其法始密、厥後理財之臣、務盡遺利、數議更張、大槩無過林特之現錢買鈔、實錢算茶、李諮之使客買茶、官場收利、主抑茶商及邊民耳、鹽筴始于齊管仲、鹽官始于漢孔僅東郭咸陽、鹽鈔始于宋范祥、召商中鹽、則端拱二年令也、然唐卽榷鹽、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歷增六百餘萬緡、而宋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鹽、歲四百萬緡、比唐世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泰州海甯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則一州之賦、浮于唐之

天下也。取贏而法峻。即欲無病。不可得矣。夫茶之在民。可以無取者也。鹽之在民。不能無取者也。可以無取者。捐以予民。而不利其入。則榷務貼射交引茶綠皆可棄而不言。即以茶博馬川陝置司。但嚴虜禁。豈厲民哉。不能無取者弛之也。非法歛之也。有道。或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值給江淮鹽。則折中倉可行也。或運船回空。便道載鹽。散于諸路。則鹽倉轉搬可行也。或民丁竈戶。許其私煮成鹽。赴官告賣。定價。則官給牢盆可行也。仁皇御極。山澤弛禁。茶不為民害者六七十載。天下歸美于韓琦相業。徽宗之世。蔡京改法。一錢之利。皆歸京師。禁榷通商。令或間行。而請引抽盤。商稅更酷。其于鹽法。則廢轉搬倉。而置提舉官。屢更制以罔小民。虛張數以欺人主。名為充羨。害深增額。宋竟以此不振。財利之難言也。尤先遠小人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終

劉筠等議郊廟文舞武舞之序

燕肅等請修治王朴律準

范仲淹薦胡瑗阮逸較鐘律丁度以所造非古制罷之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

高安陳邦瞻德遴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正雅樂

仁宗天聖元年冬十月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學士承旨劉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蓋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奠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幷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　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召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試祕書省校書郎

二年二月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考定樂器幷

命李照重定雅樂

徐復笑胡瑗作鐘變音

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所造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剏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鎛磬無大小輕重厚薄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虡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爲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乃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羣工照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爲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內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宋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爲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鐘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時胡瑗所作鐘聲大變古法徐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効復字復之建州人初遊京師舉進士不第退而學易流通衍卦氣法自筮無祿遂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一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尋召見命爲大理評事因

李照鑄樂斗

李照請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馮元等駁之

以疾辭。五月李照上雅樂制度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奏可照乃鑄銅爲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鐘鎛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爲黃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二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鎛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銘曰樂斗後數日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虡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爲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爲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世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爲尊輕清者爲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制便帝

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鍾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三年二月命官較阮逸胡瑗等所定鐘律 秋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以聞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於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算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鍾之法及國語鈞鍾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鍾下竊覩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鍾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鍾有鈞石量衡之制況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爲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鍾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爲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爲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爲一分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

丁度等言阮逸胡瑗鄧保信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逸度量法皆不可用

宋綬等言請如韓琦議郊廟復用和峴

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將保信黃鐘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鐘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較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鍾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較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貽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幷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疏舛、不可應用、

寶元元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覩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既而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鑴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虡、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

王堯臣等言阮逸編四清聲譜法不可用

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鞞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推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鞉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弦琴並行。今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

皇祐二年五月丁亥朔，新作明堂禮神五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六月己未，內出御製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為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三十聲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三十八聲為一曲，皆黃鐘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二曲，皆無射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為三曲，亦無射為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於太常。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預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三弦阮、九弦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刱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強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

詔祕閣設局定雅樂

宋祁田況薦房庶論音律

范鎮是庶

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秋七月御製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沓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祖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　閏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眞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爲改更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稷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爲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祕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參政高若訥所較十五等古尺並從之、　宋祁田況薦益州鄉貢進士房庶曉音律祁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

議司馬光獨與論難

王堯臣等議樂名大安詔從之

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鎭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鎭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鎭言爲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鍾律之學竟不能決

三年春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揚七州軍采磬石令諸路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秋七月丁巳兩制禮官王堯臣等言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獨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由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禮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慨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祇覽所議孰復於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沖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跡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

四年五月戶部員外郎范鎭上言陛下制樂三年有司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通也今

范鎮官得其黍始可爲樂

王洙請仍以皇祐黍尺鑄鐘磬

李兌請以新成鐘磬參較舊樂

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則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眞黍然後可爲耳鎭自謂得古法司馬光終不以爲是

五年夏四月甲午命劉沆梁適監議大樂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爲宮最尊者但音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卽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二律二尺七寸後長一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黃鐘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鐘大小之制則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纔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爲宮卽黃鐘大呂反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鎛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爲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卽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　五月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爲率與古爲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尙近王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

胡宿言新舊樂無並用之理

胡瑗改鑄李照所得古編鐘劉羲叟聽其聲憂帝有疾

王珪請置柷敔

音、不亦難乎、且阮逸廢罪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務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製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較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觀宗廟祭器、　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爲然、至和二年二月、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製編鐘皆側垂、照與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寶龢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鎛鐘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趨行禮而罷、人以劉羲叟之言爲驗、七年、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爲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

楊傑條舊樂之失神宗命劉几范鎮與參議

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擊敔知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

神宗元豐三年六月詔楊傑等議樂帝自即位於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將有事於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秘書監劉几侍郎范鎮與傑參議几言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而廢請增之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攷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范鎮欲求一稃二米眞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疏曰太常鎛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爲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較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爲黃鐘則是商爲宮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鎛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爲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詳定所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八虡

鎭進鐘律諸樂哲宗賜詔嘉之

四年冬十月詳定所言、摶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牀、並非其序、請親祀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有匏竹、不寘於牀、其郊廟上下之樂、亦以此爲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虡爲宮縣明矣、故或以爲配十二辰、或以爲配十二次、則虡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虡、甚者又以爲三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八虡、太常以爲用宮架十二虡、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

哲宗元祐三年十二月甲辰、范鎭定鐘律諸樂器以進、令禮官太常參定、賜鎭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鄶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簨簴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嘆不忘、 閏月甲辰、詔百官觀新樂、 范鎭樂成、著爲八論、自叙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流通貫穿、一無牴牾、

張商英薦吳良輔修樂

魏漢津自言得李良鼎樂法蔡京薦之召見

樂下太常楊傑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大樂既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法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制作神考睿斷奏之郊廟朝廷蓋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禮部太常亦言鎮樂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仍詔樂如舊制

元符二年春正月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習登歌以太常少卿張商英薦其知樂故也初良輔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爲四類以謂天地兆分氣數爰定律厥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爲經聲爲緯律以聲爲文聲以律爲質旋相爲宮七音運生於是撰釋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和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類各有條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

徽宗崇寧元年詔以大樂之制訛謬殘闕樂器敝壞制度不齊秦漢之後樂經散亡筝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成象曲不協譜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議樂之臣無所據依乃博求知音之士於天下於是有魏漢津者本蜀黥卒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以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獲用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蔡京復薦之乃得召見獻樂議曰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耦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

陳暘上樂書命何執中看詳暘論漢津二變四淸爲樂蠹

津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

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陳暘上所撰樂書三百卷、命吏部尚書何執中看詳、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論曰、魏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鍾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爲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庶稱朕咨諏之意焉、

三年春正月甲辰、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時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爲帝言、方今泉幣所積盈五千萬、利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以門客劉昺爲大司樂、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漢津上言曰、臣聞皇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卽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取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以備萬物之象、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論樂、語多無稽之言、然曉

奉安九鼎于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

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北方寶鼎忽破

陰陽術數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四年八月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乙酉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堄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座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大司樂劉昺言大朝會宮架舊用十二熊羆按金錞簫鼓觱篥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衞詔罷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爲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治功庚寅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帝顏和悅百僚稱頌　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數鶴飛東北來飛度黃庭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遺聲弗存廼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爲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王之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瑞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款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魏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於太常至是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爲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爲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爲二加魏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生帝幸九成宮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爲北方致亂之兆

大觀元年五月甲午詔頒新樂於天下、

二年二月劉詵上徵聲、詔曰、自唐以來、正聲全失、無徵角之音、五聲不備、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詵所上徵聲、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仍增徵角二譜、候習熟來上、初進士彭几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尙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善其說、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乃降是詔、

三年五月帝御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令有司播之教坊、試於殿廷、無怗懘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新樂頒行、其舊樂悉禁、 八月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於宴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並已增入、詔頒降天下、 九月詔大晟樂頒於太學辟廱、諸生習學、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紗皁緣紳帶佩玉、從劉昺製也、昺又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剋、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爲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爲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爲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爲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爲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淆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爲詔旨、淫哇之聲、轉爲雅正、四時之禁、亦有所

頒協氣則粹美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

四年春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爲黃鐘宮以夾鐘爲中呂宮以夷則爲仲呂宮之類又加越調雙調大食小食皆俚俗所傳今依月改定詔可

張溥曰梁武帝篤信佛法制善哉大樂大勸等樂十篇法樂梵唄童子和歌而侯景亂起陳後主遺宮人習北方簫鼓酒酣度曲哀思綺豔男女隕涕而隋師渡江唐明皇升胡部樂於堂上以涼伊甘等州爲名而安祿山竟反宋徽宗鑄九鼎制大晟樂而汴京遂陷新聲奇濫喪亂接軫信矣然歷朝定鼎傾否爲泰時方大定天子好文制禮作樂地天可通而羣臣聚訟朝夕數更以明堂潤色之典生盈庭不決之疑如汴宋紛舍言人人殊又何異也太祖受禪乾德中有和峴樂仁宗景祐中有李照樂皇祐中有阮逸胡瑗樂神宗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哲宗元祐中有范鎮樂至徽宗崇甯中用魏漢津而樂益不可問矣峴之言曰王朴定尺短於古石尺四分樂聲較高十二律管可更造也照之言曰編鐘樂斗法依神瞽十二中聲可留四清聲可去也瑗之言曰黃鐘律管徑三圍九其法非古不如和峴舊樂之條理也逸之言曰周禮嘉量聲中黃鐘樂之本也傑几之言曰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執古器而調聲必不合也鎭之言曰太常鎛鐘非三代之法莫能爲以律生尺非得一稃二米之眞黍莫能成也數家之言馳騁要眇校竹管計秬粒銅出太府黍來上黨白石鍊磬中金範鐘宮架損而忽益側垂改而復乖辨證無形是非角立舍聲更器徐復笑其難用周禮漢斛司馬光

謝而不觀。後聖復生。未有不反唇者也。儒者交譏。而異端乘之。漢津以西蜀黔卒。妄稱鼎樂。得諸神仙。九鼎本黃帝。身度祖大禹。且謂帝王中指律管所出。不經已甚。而尊信若神。總由彼此無稽。上下同惑。紛爭之後。變爲誕罔。所必至爾。然雅樂未正。治不加貶。而淫哇方奏。大亂卽生。學者鑒後王之所以失。卽可測前王之所以得矣。韓琦云。政平令簡。民物熙洽。治古極樂。象器雖求。諒哉斯言。所謂不言樂而樂存者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終

石介以論事罷歐陽修貽書責杜衍

仲淹獻四論呂夷簡貶之余靖尹洙疏救被斥歐陽修書責高若訥不能諫坐貶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九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慶歷黨議

仁宗景祐元年冬十月，除范仲淹爲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尋權知開封府。仲淹先以諫廢后事貶睦州，至是復召。時御史臺辟石介爲主簿，未至，以論事坐罷。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閾，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爲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辨，及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三年五月，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爲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責，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麤

韓縝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

蘇舜卿上書請勿罪孔道輔范仲淹剛直敢言



疏、漢皇吳主孰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新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諒有素、臣與之誼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尋改唐州、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無罪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士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蘇舜卿上書曰、歷觀前代神聖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偏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覩近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亾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亾、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指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廷、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皆罹中傷、竄責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

葉清臣疏救仲淹等皆得近徙

舜欽疏譏王隨石中立張觀高若訥

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疏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傑固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尙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蔽塞主勢孤危軫念於茲可爲驚怛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不報

四年十二月地震直史館葉清臣因上言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咋舌不敢議朝政者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

寶元元年春正月詔求直言蘇舜欽上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臣惟妖祥之興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如無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啓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色臣欲言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但恐橫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霆暴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莫敢爲陛下言者惟天丁甯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不勝幸甚竊見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旰昃乃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眞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

中外薦仲淹者衆帝疑其朋黨下詔戒之

盛度程琳等以馮士元事連坐罷[illegible]道孔

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索、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以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近王隨自吏部侍郎擢平章事、此乃非常之任、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器、石中立在朝行以詼諧自任、物望甚輕、乃爲執政、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溫和軟懦、無骨鯁敢言之氣、斯皆輔臣引拔建置、欲其愼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能得其人、則近臣不能文過、乃馭下之策也、上頗納用其言、　冬十月丙寅詔戒百官朋黨、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毀大臣也、今稱薦者如是、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爲帝開說、帝意頗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汚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槩以朋黨名之、恐正人無以自立、帝納之、

三年十一月、盛度程琳罷、初張士遜惡琳而疾孔道輔不附己、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盍見上辯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道輔朋附、併出之、

黜度士遜所賫發憤卒

帝從富弼言除越職言事之禁

以歐陽修王素蔡襄余靖爲諫官

修進朋黨論

於是度坐令士元强取其鄰所賃官舍、琳坐令士元給市張遜故第、籍與公綽公弼坐令士元市女口、度罷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罰、士元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爲士遜所賫、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直道許之、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食、富弼上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然之、於是盡除越職言事之禁、詔中外臣庶極言朝政闕失、

慶歷三年三月增置諫官、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因上言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修等三人忠誠剛直、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無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自范仲淹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議遂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

葉清臣極論時政

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代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以夏竦爲樞密使、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　時帝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葉清臣聞之、極論時政、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儉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議以惑聰明、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或列館職、或置

歐陽修蔡襄王拱辰余靖等論罷夏竦

省曹且臺諫官爲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爲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誣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倡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爲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爲御史勸陛下宮中蓄犬設棘以爲守衛削弱國體取笑四夷不加詰譴擢爲諫官王逵兩爲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帝覽而頷之　乙巳夏竦至京師能之以杜衍爲樞密使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衆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切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赴鎮拜杜衍爲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辨乃徙判并州蔡襄言于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

石介作慶曆聖德詩孫復知其有禍

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曰於惟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覽英賢手鉏姦枿大聲渢渢震搖六合如乾之初如雷之發昆蟲蹦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垂簾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譏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闑爲予京兆堲予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心慰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殫竭契丹忘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懾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積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竭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予之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分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櫑其視居楔其人渾朴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讞讞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魅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爕下

孫沔奏疏詆呂夷簡

頼諫諍維予紀結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手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二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德羣臣踧踖重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失舃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為此鬼怪輩壞事也　五月呂夷簡罷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己才庸責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寖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致墮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己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己不可冀復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嗟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為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憸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

歐陽修余靖請罷王舉正而用仲淹

帝開天章閣召對仲淹退上十事

帝命富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欲行澄汰小人始不悅

韓琦條宜先七事又陳救弊八事

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勿受事於門貪戀權勢病不知止乃命夷簡不得同議軍國大事　秋七月丙子王舉正罷歐陽修余靖論舉正儒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罷知許州　八月丁未以范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書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　復以富弼爲樞密副使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狄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癸丑以韓琦爲陝西宣撫使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言條所宜先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賢才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

仲淹勾不才監司

更定磨勘法

命宣撫陝西　九月戊辰呂夷簡以太尉致仕　冬十月以張昷之王素等爲都轉運按察使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郎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昷之等首被茲選昷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壬戌詔曰考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治致昇平凡下詔條至務寬大考最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有循資之格及此事邊因緣多故思得應務之才無虧素餐之道非賞勸衆志不激厲非甄別人情不憤悱具申凡目著於甲令因更定磨勘法初太祖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曾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而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得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序淳化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眞宗即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加勳階爵邑至是范仲淹富弼以官冗由磨勘亟易至高位故獲廕者衆乃令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故則復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有闕乃補少卿以上遷官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　十一月丁亥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

更定蔭子法而任子之恩殺

仲淹請辨邪正

范仲淹富弼在事生怨夏竦使女奴習石介書爲飛語上聞遂詔行邊

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冑而今之蔭法推恩太廣以致疏宗蒙澤稚齒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爵重民也其著爲令於是更定蔭子法初太祖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寖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其制凡選人遇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

四年夏帝與執政論及朋黨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各爲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　六月壬子以范仲淹爲陝西河東宣撫使時仲淹奏防秋事近願罷臣參知政事特賜知邊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遂有是命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寖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不許適聞契丹伐夏仲淹固請行乃獨允之仲淹將赴陝過鄭州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

夷簡詰仲淹欲經制西事不當離朝廷

杜衍爲相封還內降

以陳執中參知政事蔡襄孫甫等論劾不聽

詔戒朋黨相訐

王拱辰諷魚周詢等劾蘇舜欽

往見之夷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卽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若欲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爲便仲淹愕然仲淹既去朝攻者果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

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俎於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同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爲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搖其成若慶歷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邪

八月以富弼爲河北宣撫使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九月甲申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爲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衍務裁僥倖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執中自知靑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雖係陳恕之子然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也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齎敕告卽靑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幷戒按察恣爲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罷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爲樞密使吳育龐籍爲副使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爲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壻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壻

王益柔以傾衍及仲淹

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國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綱打盡矣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與高僧逸士吟嘯自適衍亦見不爲人所容數求去不許仲淹不自安奏乞罷政事帝欲聽其請章得象謂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卽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謝表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遂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倂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知鄧州　二月辛卯詔罷京朝官用保任敍遷法又罷磨勘蔭子孫新法　三月辛酉韓琦罷時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爲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弼銜命使虜以正辯屈强虜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美之陛下兩命弼爲樞密副使皆忘其有功辭避不受遽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爲陛下立萬世之業爾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郞董士廉城水洛以通

尹洙奏罷城水洛之役劉滬不受代洙械治之爲鄭戩所劾韓琦是洙遂與洙同罷

靖修等以黨被逐遂士廉洙訟洙罪

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曰、賊數犯秦、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常不過二萬人、而當賊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爲賊困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無故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又徙晉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因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爲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爲陛下惜之、羣邪益忌修、因傳致修罪、左遷知滁州、遷洙知潞州、時諫官余靖歐陽修蔡襄既已相繼罷去、而天下目之爲賢者、執政指之爲黨、皆欲因事斥逐之、董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無以償、洙惜其才、嘗假公使錢爲償之、迨按問而錢已先輸官矣、竟坐此貶監均州酒稅　六月石介卒、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舉進士、歷官國子直講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魯人稱爲徂徠先生、貌厚氣完、學篤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是是非非、無所忌諱、以故小人嫉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介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　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時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併

石介卒夏竦以孔直溫事附之請剖其棺

所遣孫復詰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深怨石介譏已、常欲報之、因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
期以一路兵馬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知兗州、以語官屬、衆不敢荅、掌書記龔鼎
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具狀上之、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孫復
監虔州稅、介子孫羈管池州、

張溥曰。仁宗廢后。呂夷簡贊之。君臣失德之大者也。孔道輔范仲淹等叩閤力諫。同時貶逐。公論邑
邑者三四年。郭后暴崩。帝有悔心。仲淹劾竄閻文應。言路稍開。夷簡被詆。斥羣臣為朋黨。四賢一不
肖之名。遠播蠻貊。慶歷年間。正人扳茅。大姦脫距。聖德誠盛。乜何。仲淹與富弼杜衍韓琦相繼罷位。
二三君子。進難退易。斯曷故歟。母后幽廢。變在乾坤。同為臣子。義無緘默。執政雖賢。可無怨也。一念
之私。欲鉗言者。揚波止沸。其勢益激。毘彼多口。呼為黨人。榜朝堂。禁中外。衆不加阻。是非更明。凡賢
者名高。皆大臣媢嫉。玉汝於成也。仁宗景祐三年。戒羣臣越職言事。寶元元年。戒百官朋黨。慶歷四
年。戒朋黨相訐。數年以來。揭之詔書。惟恐人言。以恭己樂受之君。懸誹謗妖言之律。豈其中心哉。宰
相主之。左右助之。天下所非。謂之孤立。天下所是。謂之朋黨。雖甚神聖。或暴或寒。莫能自必也。予尤
痛心者。天子雅知仲淹等賢。旋退旋進。至夏竦避位。石介作詩。內陽外陰。世已治矣。猥以欲速不達。
貴倖側目。帝漸疑而弗任也。抑思治無大小。非久不成。孔子治魯。子產治鄭。咸先謗後歌。教笞鞭箠。
易于見德。飲食劇飽。易于見怨。此人情也。仲淹等既遭逢明主。發皇經綸。曷不以唐虞九年。姚崇十

事顯告黜陟寬歲月考最績使上下無疑讒間不入然後快所欲爲而毀言方至遽請行邊君門萬里一人窺隙年非分陝跡近居東即周召當此政何以立且彼所改更其最密者無過嚴磨勘裁任子未嘗如揚水漸石罷困臣庶而盛朝寬大不樂繩墨帝方博愛兼聽日夕望治聞言遽罷責近效於二年求王道以可喜欲平無陂不終日矣夷簡於仲淹始忌之終敬之安撫之役亦曰公欲行政宜留朝廷賈昌朝章得象等素比肩無忤也恐其復入尼之反甚仲淹之志不沮於所怒而沮於所狎庸人積薪視夸夫辜國禍較烈云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九終

夏元昊數諫其父臣宋

華州張吳二生以策干元昊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夏元昊拒命

仁宗天聖六年五月，夏王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元昊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自帝其國，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

明道元年十一月，夏王德明卒，遣使立其子元昊為西平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帝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分命蕃漢人為之，以衣冠朵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為顯道，稱于國中。

景祐元年秋七月，慶州柔遠砦番部巡檢嵬通攻元昊後橋諸堡，破之。元昊遂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峯，伏發被執，既而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擬，改元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初華州有二生張吳者，俱困塲屋，薄遊不得志，聞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悅，日尊寵用事。凡夏入立國規模，入寇方畧，多二人教之。

元昊地方萬里

夏山遇數諫元昊勿反不聽遂來降郭勸執送元昊殺之

三年冬元昊攻回鶻瓜沙肅州克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州而洪定威龍皆卽堡鎭號爲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置三萬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鎭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番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興州興慶府爲鎭守總十五萬人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爲十部元昊自製番書形體頗類八分以教國人紀事

寶元元年冬十月元昊僭稱帝建國號曰大夏先是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反遣使奉表畧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番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番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建萬乘之邦家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號大夏建元天授伏望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

元昊反表至張士遜議討之吳育進諫不聽

夏竦條奏陝西十事

二年六月詔削元昊賜姓官爵、初元昊表至、宰相張士遜即議絕和問罪、群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又上言姑許其所求、彼將無詞、然後陰敕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爲深害矣、奏入、士遜笑之、至是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誥、置神明匣、留歸娘族而去、　七月戊午夏竦移知涇州、與范雍各加兼經畧使馬步軍都總管、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逼逃窮漠、而累歲不能剿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耳、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池、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綆、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唃廝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邊小砦、

吳育請募士諭唃斯囉及他番部併力攻夏

狄青擊走元昊帝命圖其形以進

元昊寇延州范雍閉城堅守黃德和先遁劉平石元孫戰沒

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竦為怯吳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為逮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賞賜回鶻可汗并其相干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眞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乃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昭隣境因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唃斯囉及他番部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因錄上眞宗時通西域諸番事迹　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勲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疏士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昊且至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万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

退之賊復蔽盾爲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黄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逕赴甘泉平遣軍校仗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鬬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絶官軍爲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黄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官雍爲治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　帝因劉平石元孫之敗問所以禦邊判太常禮院丁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埸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擇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陲輯甯幾二十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爲制禦之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甯一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言符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遊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之

（丁度上備邊要覽）

二月丁亥以夏守贇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爲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贇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富弼諫遣王守忠鈐轄）

時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於陝西羅軍儲訪知邊事者釋逮所至州縣罪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

命韓琦安撫陝西琦薦范仲淹知永興軍

士遜罷貶[illegible]

仲淹請嚴邊城實關內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

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　三月丙辰詔大臣條陝西攻守策　戊寅王䝉陳執中張觀罷初天聖中䝉使河北過眞定時曹瑋爲總管䝉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䝉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隣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䝉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䝉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罷䝉始歎瑋之明識　夏五月壬辰張士遜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時軍興機務塡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爲言遂罷士遜而用夷簡　戊寅以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使范仲淹爲陝西都轉運使夏守贇庸怯寡方畧召與王守忠俱還范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爲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是月元昊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而韙之　秋七月己卯除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爲陝西經

夷簡請超遷仲淹

詔仲淹兼知延州敵人言其腹中有數萬甲兵

琦使任福等破下四十一族

种世衡城寬州教民習射

署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范仲淹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爲長者既而仲淹入謝上論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　八月詔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償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城成賜名靑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爲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亦使之射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能射　十二月癸未出內藏絹一萬助糴邊儲　戊申鑄當十錢以助邊

貲。

仲淹欲謹守觀變琦獨決請進兵

慶歷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徼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候春深賊馬瘦人飢其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剉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于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凡用兵當置勝敗于度外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此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何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時元昊遣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貽元昊備陳利害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

任福違琦
節制敗於
好水川

逼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槖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明日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衆動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墮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鬭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官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傅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

尹洙爲耿傅作憫忠辨誣二篇　仲淹焚元昊謾書　夏竦置婢軍中幾致兵變　折繼閔敗元昊

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軍，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琦掩泣駐馬不能進。范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奏至，帝震悼，爲之旰食。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當時言者又謂福之敗由叅軍耿傅督戰太急，後得傅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略判官尹洙以傅文吏，無軍責而死于行陣，又爲時所誣，爲作憫忠辨誣二篇。三月，元昊荅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邪。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己，而夷簡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州。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中，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軍中，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六月壬辰，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之。秋七月，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八月，元昊寇金明砦，破甯遠砦，砦主王世亶、兵馬監

張亢屢破元昊河外始固

方平論罷竦執中

方平言王沿不當與琦等同列

龐籍葺治城砦延民以安

羌人愛仲淹呼爲龍圖老子

押王顯死之、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知州王餘慶兵馬監押孫吉死之、　時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楊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于柏子砦、及兎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十餘柵、河外始固、　冬十月夏竦陳執中罷、時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爲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則傷殘、安用爲統帥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略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擇用有勇略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候、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叛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傍、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

仲淹築大順城環慶少寇

帝倦用兵

元昊攻鎮戎軍葛懷敏敗死

賈昌朝言方鎮太過用舊恩倖之弊

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綿佑年、方冠與將卒雜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自西方用兵、帝為旰食、然元昊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二年閏九月、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唆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唆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又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世衡與籍咸疑其詐、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沿使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川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九千六百、馬六百、皆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川、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汾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繒啗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朝昌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例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

王堯臣言琦仲淹不當置散地
仲淹願與琦同經略涇原
諸羌感畏韓范
詔琦仲淹籍便宜從事

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庚申詔恤將校陣亡其妻女無依者養之宮中　十一月壬申黑氣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爲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并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於是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量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爲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三年春正月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請也　癸巳元昊上書請和時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至亦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龐籍招納

元昊請和密詔籍招納

契丹請勿納元昊吳育上疏論事宜

种世衡知環州牛奴訛感服

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仍使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寖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荅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歡今二番自鬬鬬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烟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日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詔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異育議范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倔彊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夏四月癸卯賀從勗至京師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如夏州許冊封元昊爲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

富弼蔡襄請令元昊稱臣帝不聽

詔召琦仲淹還弼言宜留一人在邊不聽

晏殊等欲從元昊邀索琦力陳不便

元昊遣使上誓表

冊元昊爲夏國主命高良夫等會畫疆界

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則是謂契丹無敵于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兀卒、既又譯爲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甲辰、朝廷以元昊請和、遂詔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富弼言西羌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于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四年五月、元昊復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鐮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祚不永、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從之、十二月、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爲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勑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賣、宴坐朶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廷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夏人歸石元孫賈昌朝請赦之

元昊奪子甯令哥妻乃被殺死

夏諒祚幼弱朝議分離之計程琳不可乃止

五年夏四月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爲國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曰春秋晉楚戰于邲楚獲晉知罃晉獲楚公子穀臣既而晉歸穀臣以求知罃楚人許之各全其生請如故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子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奪追之

八年春元昊死時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也養于母族訛龐訛龐因與三大將分治國政謚元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尊沒藏氏爲皇太后

李燾曰元昊初娶遇乞從女野利氏生甯令哥特愛之以爲太子既而欲爲甯令哥納沒移氏爲妻見其美自取之甯令哥憤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訛龐家爲訛龐所殺元昊因鼻創死

夏四月冊諒祚爲夏國主先是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啗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張溥曰仁宗自用兵西夏以來一敗於延州二敗於好水川三敗於鎮戎軍兩三年間喪師屢告天子旰食有道之世戰危若此佳兵不祥信矣元昊雄毅多畧十餘歲時卽諫父勿以馬易漢物志在必叛兼有華州二生爲之謀主山訛善戰劫其慓銳據地萬里分布鐵騎挺戈犯順甯異天驕然衞慕氏其母也而弒之山遇其叔也而殺之及爲子甯令哥娶婦見沒移氏美則自納焉衞宣高陽兩

鍾元惡。帝命不佑。亡可俟也。為宋計者。用吳育之言。當僭表初至。姑許所求。密修戰備。拊背扼吭。使不敢動。上也。不得已而行范仲淹之策。嚴邊城。實關內。堅持踰年。敵必困弱。次也。乃張士遜庸人。寡慮。輕動干戈。趣彼速反。延州之戰。黃德和先奔。劉平石元孫戰沒。士氣沮傷。西事日擾。繼以韓范。行師。軍聲稍振。任福又違琦戒令。轉鬬陷伏。啃鴿摩天。橫尸盈野。定州砦之役。葛懷敏復死。三戰皆北。關右震動。幸而老成再鎮。賊亦苦兵。竹册方賜。子禍旋作。中朝未揚郭李之威。狂夫已蹈安史之轍。始悔向者用兵。未識天心。空勤民命也。任福之敗。韓琦為帥。罪可同坐。釋而任之。卒奠西鄙。仲淹焚元昊嫚書。宋庠欲置之死。帝不深罪。而四路功成。仁宗寬宏善任。刑名秋荼所弗尚也。韓范因之。守封疆。定社稷。為宋元臣。彼碌碌刀筆吏。惡足與論天下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終

# 宋史紀事本末

[illegible]

儂智高求內附不許乃與黃師宓等謀據廣南

智高陷邕州宗旦不屈死

魏瓘等力禦智高廣州不陷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儂智高

仁宗皇祐元年九月乙巳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初儂氏自唐初卽雄於西原世爲廣源州首領唐末交阯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儻猶州儂全福爲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歷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阯乃乘間竊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據廣南乃數出微衣易穀食紿言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紿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共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臣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四年五月智高陷邕橫諸州遂圍廣州詔鈐轄陳曙等發兵討之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珙等欲任司戶孔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高卽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歷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滕梧康端龔封八州知封州曹覲知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宓父斬之以徇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脩守備城得不陷事聞命陳曙討之又以余靖爲廣西安

尹洙薦狄青于韓琦范仲淹

狄青顯貴不除面涅

孫沔撫廣南請騎兵精甲以行

智高求邕桂節度使梁適請勿許

帝命任守忠副青撫廣南李兌諫罷之

龐籍力贊青可用

撫使、同提刑李樞及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畋體量安撫廣西廣東鈐轄兵赴之、 六月丁亥以狄青爲
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
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狄青起
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
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王居正等諫其不可、
帝不聽、 秋七月儂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爲廣南安撫使、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
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
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乃
今欲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
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廣南安撫使、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
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
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爲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
得番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特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爲青副、知諫院李兌言唐失
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
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時交阯請

交阯請助討智高青奏勿許

青斬陳曙等三十二人請

青先度崑崙關智高等敗死廣南悉平

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阯助兵帝從之 十二月狄青勒兵賓州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戰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所以致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瞪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五年春正月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青旣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卽進青明日卽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爲殿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宓儂建中等及僞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等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師宓等于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甯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寵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

後二年、靖遣都監蕭汪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又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重譯得至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乃誅其母及其弟子、　五月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副使賞平廣南功也、龎籍及臺諫朝士皆論青不可掌省府、帝不聽、

青爲樞密使籍等交論帝不聽

張溥曰儂全福妻阿儂再嫁商人而生智高智高十三歲惡有二父即殺商人殘忍喜亂其天性也長據儻猶交人執而釋之使知廣源智高內懷怨恨求附中國使朝廷納其金函俾處鬱江峒絕之鄉與交阯角立椎髻左衽戰鬭用命未必非二南一奧藩也無故拒却激其背叛焚巢入寇邕州失守曹覲等相繼戰死楊畋師久無功以南土之久安當文吏之迂緩一夫攘臂二廣震驚勢所必然龎籍力贊仁宗專任狄青挺鈹摧鋒先斬敗將疾趨崑崙絳衣倒北儂種羅收童謠驗矣唐憲宗時劉闢反蜀杜黃裳請罷中人監軍專委高崇文西川立平仁宗君相亦然任將之效略可覩也阿儂適三夫慘毒有謀好食小兒智高攻城陷邑多仗其策非此母不生此子物固各以類夫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終

王則囚張得一殺董元亨等據貝州城反命明鎬討之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貝州卒亂 王則

仁宗慶歷七年十一月，貝州賊王則據城反，以明鎬爲河北安撫使。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則冀俗尚妖幻，相與習爲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彌勒佛當持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詣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之，又殺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縋城出保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外者皆懾服。南關得不陷。則僭稱東平王，國曰安陽，年號曰德勝，旗幟號令皆以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爲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于是令民伍伍爲保，一人縋，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爲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爲內應，夜垂絙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衆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爲距闉，將成，爲賊所焚。鎬乃即南爲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

鎬選壯軍
誘賊擒則

八年春正月朝廷以則未下命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鎬為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被焚死竦復言所獲恐非眞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于市賊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為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詔以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賈昌朝為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弗聽　夏四月以明鎬參知政事文彥博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故也

張溥曰仁宗慶歷之世號為極治四年而有歐希範之亂七年而有王則之亂小醜陸梁敢捍明聖其大禹之苗民乎東漢張角初奉黃老道畜弟子稱大賢良師呪符水已病百姓信之遂密置三十六方黃巾標識一時俱起東晉孫泰世奉五斗米道師事杜子恭得其秘術孝武召見稍遷輔國將軍後集徒衆謀亂被戮而孫恩盧循因遂相繼反海上宋時王則以貝冀喜妖背刺福字訛言彌勒出世僭號東平王旗幟號令悉以佛稱方臘居清溪堨村左道惑衆謬傳地基天子建號聖公紅巾六等鬼神扇惕盜賊之起必先有聚聚必先有託降神書符扶鸞禱聖與端公太保之稱白蓮白雲之會皆託而聚之之術也吳廣陳勝起兵行卜以鬼丹書魚腹篝火狐鳴意在威衆舉事姦宄效之史乘紛若唱禍福造神怪愚民一集即成勁寇但遇靈帝則為張角之蔓延遇仁宗則為王則之速

竆爾。明鎬既第。獻眞宗頌。上六宂書。薛奎稱其沈鷙有謀。能斷大事。巡邊備賊。著名并州。及副文彥博討則。約結內應。地道出奇。則叛僅六十六日而滅。由帝善任彥博。彥博善任鎬也。太宗淳化間。作亂者王小波李順。眞宗咸平間。作亂者劉旰王均。俱蜀寇也。於是廷臣聚而憂蜀。謂其人多變。不可以齊魯待也。及王則起貝州。欲連德齊。朝論又憂河北矣。山東之地。王者得以爲王。霸者得以爲霸。猾賊得以亂天下。則謀不成。賊固無能。亦天牖仁聖也。迨金人入而河北亡。宋遂蹙而南矣。盜賊據之中國。或與爭。金人據之。天子不敢問。使宋能以治盜者治虜。庶大梁猶堅城。而臨安可不都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二終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濬六塔二股河

陳曜請疏鄆滑界糜邱河以分水勢

開河分水之議起

歐陽修疏言開六塔者五不可

仁宗天聖元年秋七月、詔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

六年八月、河決于澶州之王楚埽、

八年、始詔河北轉運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鄆滑界糜邱河以分水勢、遣使行視之、

慶歷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開河分水之議起焉、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清渠、注乾甯軍、

二年秋七月、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至和二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鎭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先是朝廷既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故有是命、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損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指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愼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途、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

爲國斂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嘗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爲盜況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戸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則遠者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廢頓須興緝補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耳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旋回注是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年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屢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將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於凶儉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此而發也況京都赤地千里饑饉之民

修言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二說俱非宜疏下流發以入海不聽

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慮宜速止罷用安人心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埽爲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爲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又謂近乎欺罔之謬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水爲患至慶歷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

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工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城已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梢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矣且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虚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分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虚費天下之財虚舉

六塔河復決劉恢奏罷其役流李仲昌於英州

韓贄上四界守二股河圖

浚二股河又浚五股河

李立之請創生隄不聽

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此則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令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帝不聽、卒從仲昌議、

嘉祐元年夏四月、六塔河復決、時殿中丞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以致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使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犯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錮斸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潰、於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

五年春正月、議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至是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于恩冀乾甯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分而爲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浚二股河以紓恩冀之患、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神宗熙甯元年六月、河溢恩州、又決冀州棗強埽、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於是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宋昌言謂今二股河內變移、請迎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都水監復奏慶歷中商胡北流于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甯軍、創隄千有餘里、公私勞擾、

司馬光請如宋昌言策置上約韓琦言不便

王安石言六塔可治二股可治張鞏等議塞北流司馬光言有害帝不從

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塞、致上下埽岸屢危、雖創新岸、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便、詔翰林院學士司馬光入內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衆視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甯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隄、帝不聽、卒用昌言策、置上約、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舍隄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束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隄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爲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其事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何如、安石以爲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帝然之、七月、張鞏等奏上約屢經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等州水患、司馬光言鞏等欲塞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間、東流益深闊、北流漸淺、塞之便、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且若河水嘗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若止約流失、其事不可知、上約存、則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爲二流、於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

帝從張茂則等言開修二股河上流并塞決口

安石言修二股河之利

安石從李公義黃懷信言制濬川杷

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爲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爲身謀不顧國力與民害也帝卒從鞏議

四年秋七月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淸陽以北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隄凡六埽而決者三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帝憂之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張茂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湮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淺而逆之又存淸水鎭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河上流併塞決口

五年夏四月二股河成六月河溢夏津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役猶多若河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潟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況調夫已減於去歲若夫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

六年夏四月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沙泥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効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

置疏濬黃河司

河決澶州文彥博言當增修隄岸

陳佑甫請修禹故瀆

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工爾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至是遂置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以虞部郎范子淵爲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當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從之

十年秋七月河決澶州自開直河水勢漸漲田廬益壞至是遂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之咎

元豐元年夏四月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新隄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河決澶州河北外監丞陳佑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塡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溢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隴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得持久惟禹故瀆尙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於海口從之

帝言治河無逆水性

李立之請立東西隄

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河事卒無成功

呂陶劾降范子淵

范子奇起回河東流之議

張問王令圖抑減水河之議

四年夏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塡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隄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諭、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甯軍至劈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甯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甯初、專主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糜費財力、卒無成功、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降范子淵知峽州、中丞呂陶劾其罪故也、中書舍人蘇軾作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至言、 九月、詔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時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既未塞、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隄置約、復故道、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吳北岸修進鋸牙、擗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十一月、問復上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幷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爲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旣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行相視、

二年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說、朝廷又從之、三月、令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令圖議、

王孝先請修減水河范純仁力言四不可乃遣范百祿等行視蘇軾力言回河之非范百祿同之乃罷役

三年十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祿等行河、時王孝先請修減水河、王覿言其便、安燾深以東流爲是、上疏言之、於是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宜興役回之、范純仁王存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成功耳、不可輕舉也、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力主其議、范純仁又陳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爲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時西夏本不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於是收回詔書、而遣百祿等行視、戶部侍郎蘇軾上疏曰、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梢椿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折之、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況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契丹

吳安持李偉力主東流謝卿材上河議一篇不聽

詔置北流軟堰蘇轍趙偁力言其害不聽

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池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尙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小吳决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决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己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于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收回買稍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會百祿行視東西二河亦奏言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明年使回入對復言願罷有害無利之役未聽久之乃罷回河及修減水河數月尙書省復議回河是時吳安持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世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篇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爲然會李偉復言今河已分流若興工可令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北流乃爲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卽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决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

五年二月詔開修減水河尋以外路旱暵權罷

七年冬十月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任

八年二月詔北流軟堰並如都水監所奏門下侍郎蘇轍言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硬堰陰爲回河之計不宜聽趙偁亦上疏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幸盜功或取

郭知章言大河宜閉北行東呂大防力主之范純仁蘇轍趙偁皆言不可

此捨彼譸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竊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闞村方張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惜上下壅潰之患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爲說、姑爲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不聽、

十二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河北、自濵州入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闊而深、又自北京往洛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之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吳安持復領都水、而呂大防力主其議、范純仁蘇轍復爭之、遂詔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詳議、紹聖元年正月也、轉運司趙偁議與純仁轍合、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隴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彊塞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闞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隄、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橫潰、爲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破隄爲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

王宗望頌東流之功

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郭知章又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　十月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分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算自闞村下至栲栳隄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隄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還故道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

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

張溥曰六塔之議始于李仲昌二股之議始于韓贄既而持議冥行河決日甚者王安石也安石專政變法均輸藉泉府市易藉市司青苗藉國服農田水利藉遂人僱役藉司徒保甲保馬藉伍兩方田藉井牧矯世反古咸託周官獨塞北流修二股操說無本李公義獻鐵龍爪黃懷信制濬川杷世共非笑信用不疑水官數出未獲一效則幾以河為戲矣六塔役興歐陽修言不可者五屢疏抗爭竟置不省及商胡塞而河力壯六塔雖開不能容也一夕大決漂溺無算仲昌遂流英州回河為害覆轍昭如未幾而復言二股蓋即疏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也程昉宋昌言張鞏范子淵等游談紛紜安石力為之主神宗即有開河放火之憂終不能違大臣之意亦徒魚鼈其民耳伯鯀治水

九載弗成。病由方命圮族。以其強自任而敢拂衆也。安石悻愎。方命甚矣。熙甯之初。專欲導河使東流。閉北流。元豐後因河决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令北去。帝憂民甚。思順水性而水臣皆爲安石使。事竟不治。鯀之治水墮高堙卑。障之也。禹之治水决川疏河。導之也。回河東流。務逆水行。豈獨障之乎。宰相之才。既不及鯀。天子之斷。又不若堯。宜其淪胥相視。底定無日也。然仲昌欲穿六塔渠。富弼嘗主其畫。宋昌言請開二股。詔司馬光相度奏可。范子奇東流之策。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交口善之。老成碩德。論河不詳。安石堅僻。又何誅焉。政和年間。孟昌齡獻導河議。成巨澮。稍因水决。循北流。蔡京即攘爲功。纘禹繼文。侈然自大。國家之利未興。而奸臣之寵已極。宋事大抵然耳。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終

仁宗命皇后撫鞠宗室子宗實

鎮請建儲凡十九上司馬光等繼言之皆不聽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英宗之立

仁宗景祐二年春二月育宗室子宗實于宮中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

嘉祐元年五月知諫院范鎮先是帝暴疾宰相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且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汲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而試以政事以繫億兆人心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上不報文彥博乃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疏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彥

韓琦同相　歐陽請建儲

包拯請豫建太子

汝南王允

博論之日今聞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幷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缺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於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

三年六月以韓琦同平章事時羣臣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知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帝不荅　以包拯為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四年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怒不見于色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

譴卒以宗實故郵典有加

光請立儲帝心感動琦力贊其成

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卒諡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郵典有加

六年六月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自古皆有之　十月壬辰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初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鎭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先年韓琦初入相嘗乘間言之及懷孔光傳以進帝不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至是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遂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裁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批中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益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凡

立宗實爲皇子王珪面受旨草詔

帝崩曹太后召英宗嗣位

立高氏爲皇后

十八章而後許之、
七年八月己卯、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　九月、乙巳朔進封皇子曙鉅鹿郡公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歎曰、王珪眞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始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廚而已。中外相賀。
八年春二月、癸未帝不豫、丙戌中書樞密奏事于福甯殿之西閣、　三月辛未帝崩于福甯殿、年五十四、遺制皇子即皇帝位、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於是皇后悉斂諸門鑰、寘於前、黎明召皇子入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敢爲、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　夏四月、壬申朔皇子即位、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　乙亥帝有病、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己卯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假借、宮省肅然、　庚子立高氏爲皇后、后侍中

韓琦歐陽修調和兩宮

劉敞進讀史記釋兩宮之疑

琦請太后撤簾還政

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于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鞠於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爲配、既長、出宮婚于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冊爲皇后、　秋七月、帝疾瘳、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冬十月甲午、葬仁宗于永昭陵、　十二月己巳、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英宗治平元年春正月、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

司馬光呂誨劾竄任守忠韓琦塡空頭敕即日押行

蔡襄以疑被黜

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之后賢如馬鄧不免顧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遂起琦即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尚書右僕射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鎭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歷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眞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丙辰上皇太后宮名曰慈壽 秋八月內侍都知任守忠竄蘄州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搆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明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塡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二年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立爲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爲襄及即位數問襄何如人韓

琦等爲救解帝意不釋襄請罷出知杭州 秋七月富弼罷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爲樞密使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毫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尙未聞所以爲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 以文彥博爲樞密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暫煩卿西行卽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尋有是召

富弼求解政

以文彥博爲樞密使

張溥曰昌陵友讓而身失天下昭陵聖德而後宮不育阜陵大孝而家有逆子三者皆天道之不可信者也崇陵少號英武非次得立既受內禪制於妬后子道不修其入病惑固不足道厚陵以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四歲卽養大內豫王生歸濮邸王薨起復知宗正寺立爲皇子帝逡巡三讓進退有禮天性大倫所素篤也光獻初立爲后卽母養帝配以女甥三十餘年慈孝甚備一朝卽尊疑間反起豈人情乎左右之善間也伺醉飽察顏色假語言之微搆宮寢之隙慈親孝子一入其說鄭莊武姜誓死不見漢武帝所以焚蘇文而封車丞相也任守忠覘昭陵無子欲援昏弱計不得行卽謀間兩宮陳源得罪壽皇崇陵特幸以爲內押班卽與楊舜卿林億年比而譸間小人輈張身處禁密上

危君父何所不及但厚陵爲復之初九其復不遠崇陵爲復之上六其復則迷是以韓琦歐陽修數言而立悟黃裳彭龜年等舉朝泣諫而弗荅也昭陵儲嗣未定文彥博等請立太子猶豫幾年而後決厚陵不豫議立潁王張方平草制帝泫然泣下手提大器以與後人親雖父子君雖明聖不免動心若體非血肖母老深宮因緣疾疢箕斗簸揚爲間尤易當斯時也辨之早去之疾非古大臣曷定哉光獻撤簾還政德高馬鄧宣仁抱孫垂裳唐虞比治繼以欽聖向后修德無改昭慈孟后患難文明婦姑四世爲周姙姒亦從來后妃之絕盛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四終

韓琦請刺陝西民三丁之一爲義勇軍司馬光六疏力爭不從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刺義勇

英宗治平元年十一月刺陝西民爲義勇軍時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非近所蓄冗兵可及也唐制府兵最爲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于今所存者無幾河東河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久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矣詔從之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曰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爲非便臣切意議者必以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兵民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歷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閭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

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鬬官中既資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至今二十餘年終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為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為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為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内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歷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敝也況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為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也光六疏力言不聽乃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光曰兵貴先聲為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為陝西之患初琦嘗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唐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籍強悍無賴者以為兵良民雖不免養兵之費而免父子兄弟夫婦生離死別之苦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也至是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琦雖光六疏極言其不便竟不為止

張溥曰。宋初民兵在河北河東曰弓箭社神銳忠勇強壯忠順在陝西曰保毅砦戶強人弓箭手義勇在麟州曰義兵在川峽曰土丁壯丁在廣南東西曰槍手土丁在荊湖南北曰土丁弩手在邕州曰溪洞壯丁皆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爲防守者也英宗治平中韓琦當國議僉陝西義勇涅手背要卽土兵而精之非有叛制變法也司馬光何五六疏上面折力諍哉曰憂戍邊耳仁宗之世西師屢衄正兵不足乃籍陝西之民三丁選一以爲鄉弓手未幾刺充保捷分戍邊州師罷而後揀放一民兵也始而鄉既而戍終而汰戍則民而皆兵汰則兵復爲民擾百姓而紊兵政害之最近者也琦嘗言以民養兵其害淺調兵於民其害深誦杜甫石壕之詩傷漢唐立法之敝戍邊勞苦久心惻焉光之所憂豈不先念決意議刺者謂勅榜約束永無戍役耳不知鄉兵見戍役之者易詔令不信守之者雖大臣變更臨期調發卽天子莫能自必也琦憂養兵之費而思府兵之利則議刺義勇光見保捷之擾而憂刺民之害則止刺義勇蓋琦但見其已然知土兵賢於召募光則見其將然知刺民必至戍邊也然則行琦之法用光之言三路義勇專衞鄉里以爲戰守與唐之昭義步兵頡頏中原雄視敵國不亦可乎乃王安石出變義勇爲保甲分番戍守諸路驛騷軍民兩廢益信光慮出突非過計也義勇之議司馬光與琦異雇役之議蘇軾與光異濮王典禮則呂誨包拯等交詆歐陽修與琦無已也君子不黨非其章章者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終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六

高安陳邦瞻德遊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濮議

英宗治平二年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親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實爲宜稱於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案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

呂誨等請從其議并劾韓琦等遂黜外趙鼎等力爭請同貶濮議亦竣

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三年春正月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遂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紀亂統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勅誥家居待罪帝命閤門以誥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於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甯縣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嘗以與呂誨言濮王事卽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詘言官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程頤曰

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生矣　歐陽修爲後或問上篇曰爲人後者不絕其所生之親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絕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於經見之何謂降而不絕曰降者所以不絕若絕則不待降也所謂降而不絕者禮爲人後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爲期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問者曰今之議者以謂爲人後者必使視其所生若未嘗生已者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疏戚若於所後父爲兄則以爲伯父爲弟則以爲叔父如此則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所稽也苟如其說沒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疏戚則宗從世數各隨其遠近輕重自有服矣聖人何必特爲制降服乎此余所爲若絕則不待降者也稽之聖人則不然昔者聖人之制禮也爲人後者於其父母不以所後之父尊卑疏戚爲別也直自於其父子之間爲降殺爾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勉爲人後者知所承之重以專任人之事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故聖人之於制服也爲降三年以爲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著於六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此所謂降而不絕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此則不能爲子於彼矣此里巷之人所共知也故其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此一切之論非聖人之言也是漢儒之說也乃衆人之所

能道也質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喪服也苟如衆人一切之論則不待多言也直爲一言曰爲人後者
爲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絕若未嘗生已者矣自然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疏戚矣奈何彼子夏者獨不然
也其於傳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所後之某親某親則若子若子者若所後父之眞子以自處而視其
族親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疏戚也故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猶嫌其未
備也又曰爲所後者之兄弟之子若子其言詳矣獨於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別自爲服曰爲其父母報蓋
於其所生父母不使若爲所後者之眞子者以謂遂若所後者之眞子以自處則視其所生如未嘗生已
者矣其絕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聖人亦所不爲也今議者以其所生於所後爲兄者遂以爲
伯父則是若所後者之眞子以自處矣爲伯父則自有服不得爲齊衰期矣亦不得云爲其父母報矣凡
見於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別者皆不取而又忍爲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義也不
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說可乎不可也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絕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歟今之
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於古焉今開寶禮及五服圖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齊
衰期服雖降矣必爲正服者示父母之道在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爲義服者示以義制也
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質於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以心喪三年以
謂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爲人後之故降其服於身猶使行其父母之喪於其心示於所生之恩不得
絕於心也則今人之爲禮比於古人又有加焉何謂今人之不然也　下篇曰子不能絕其所生見於經

見於通禮、見於五服之圖、見於律、見於令、其文則明矣、其所以不絕之意如之何、曰、聖人以人情而制禮者也、問者曰、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此、則不得爲子於彼、此豈非人情乎、曰、是衆人之論也、是不知仁義者也、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故能兩得而兩遂、此所以異乎衆人而爲聖人也、所以貴乎聖人而爲衆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謂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爲人後者權也、權而適宜者義之制也、恩莫重於所生、義莫重於所後、仁與義二者常相爲用、而未嘗相害也、故人情莫厚於其親、抑而降其外物者、迫於大義也、降而不絕於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則仁不害乎義、降而不絕則義不害乎仁、此聖人能以仁義而相爲用也、彼衆人者不然也、其爲言曰、不兩得者、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矣、夫所謂仁義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義者、衆人也、嗚呼、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爲之節文爾、有所强焉不爲也、有所拂焉不能也、況欲反而易之、其可得乎、今謂爲人後者、必絕其所生之愛、豈止强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爾所厚者爲我絕之、易爾之厚於彼者、一以厚於此、是豈可以强乎、夫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者、以其生我也、今苟以爲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固已甚矣、使其眞絕之與、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絕之與、則是仁義者教人爲僞也、是故聖人知其無一可也、以謂進承人之重、而不害於仁、退得伸其恩、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於僞、惟降而不絕、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夫惟仁義能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也、故知義可以爲人後、而不知仁不絕其親者、衆人之偏見也、知仁義相爲用、以曲盡人情而善

曾鞏著爲人後議

養人之天性使不入於僞惟達於禮者可以得聖人之深意也問者曰爲人後而有天下者不絕其所生則將干乎大統奈何曰降則不能干矣自漢以來爲人後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嘗干於大統使漢宣哀不立廟京師以亂昭穆則其於大統亦何所干乎

曾鞏爲人後議曰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之後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之降己親之服則尤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己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位號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己親之服而於己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爲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此者此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爲己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

其服爲己而非爲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爲己名爲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爲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緦麻爲袒免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廼絕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其推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爲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己宗非傳重者後人宗其意可謂卽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卽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者爲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使之爲一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爲己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

後而非爲己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强使之爲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乃不知其不可以惡其
爲二而欲强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强使之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
可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聖之人知不以惡其爲二而强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疏者相與爲
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爲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己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爲
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己親矣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
之疏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在以
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爲二而强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報此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尊號
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
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稱妣
爲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
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
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敍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
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
爲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于他書及史

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爲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爲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未嘗異義也不從經文於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未嘗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仰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祠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立廟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于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匡原稱朕皇考曰南廟又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沒之通稱也以爲尊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沒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施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者施于爲人之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尊稱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

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為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
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
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沒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策之文、有宗廟祭祀之辭而已、若不加
位號、則無典策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祀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
前世未嘗以為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
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推焉、

張溥曰、濮安懿王追崇禮議、司馬光持重本宗、正論不易、大儒歐陽修獨有疑者、以王珪等沒本生
而稱皇伯也、漢哀帝以定陶共王之子入繼成帝、董宏佞人、諂附傅太后、求上尊稱、冷褒段猶等和
之、師丹抗名正議、為朱博刻罷、光處英宗朝議、濮王宜準先朝封期尊屬、酬以高官大國、即丹意也、
然修等據禮、所生所後、皆稱父母、皇伯之號、經無明文、雅善折衷、而同聲譁笑、兼罪韓琦、豈元德重
臣、好媚人主、如傅等云爾乎、國家之事、一變而議論、再變而意氣、三變而死生禍福生焉、即濮議所
爭、可奉行者稱親、可辭免者稱皇稱后、琦言當甚、可以無訟、然本光之議、儒者世守以死爭之、本修
之議、奸人借資激昂、廊廡立取富貴者、比比而有、何則、新王嗣位、追念本親、修之議、所樂聞也、光之
議、所不樂聞也、天子以樂聞者為忠孝、必以不樂聞者為沽激、緣當日之議、止排皇伯之非、不意降
而後世世統大義亦寖失也、君子立言、又烏容不慎歟、

終

王安石從曾鞏歐陽修文彥博所稱又與周敦頤相得

安石知鄞縣有善政

安石上萬言書仁宗覽而置之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七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王安石變法

仁宗嘉祐五年五月己酉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不求試調知鄞縣起隄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尋通判舒州文彥博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召試館職不就歐陽修薦爲諫官安石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用爲羣牧判官又辭懇求外補知常州移提點江西刑獄與周敦頤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授之美官唯患其不就也及是爲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安石果於自用於是上萬言書大要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用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濶

安石終英宗世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稱揚安石神宗召安石吳奎獨言其不可用曾公亮力薦安石以間韓琦琦言安石不可處輔弼之地

而熟爛者也。上覽而置之。

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甯、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英宗治平四年閏三月、癸卯以王安石知江甯府、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神宗在潁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或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眞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乃有江甯之命、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　九月以王安石爲翰林學士、時宰相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曾公亮因力薦王安石、覬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從之、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

神宗熙甯元年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師、時受翰林學士之命、已七越月矣、詔安石越次入對、帝問

安石請帝法堯舜而以皐夔自待

司馬光闢安石理財之說

公亮薦安石入相唐

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皐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嘗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皐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皐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十一月、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二年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

介言其必讓天下

安石信任呂惠卿曾布與行新法

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安石對曰末世風俗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甲子議行新法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宏羊劉晏麤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尙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多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凡有奏請朝臣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寘三司條例恕

遣劉彝等八人察農田水利賦役蘇轍言不便

安石執政呂誨彈之誨被斥

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曰利以和義善用之堯舜之道也時爭新法廟堂諸大臣議論多不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曰君言失矣皐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安石不應　夏四月丁巳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楊炎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當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取庸錢且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耶不聽　六月丁巳罷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入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毘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

建均輸法薛向請置官屬蘇轍力言其非後亦不就

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自用、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秋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爲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于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八月、罷知諫院范純仁、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甯、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逖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宏羊行均輸之法、而使小人掊克生靈、歛怨基禍

范純仁請退安石遂左遷

安石議登州婦人獄與司馬光相反劉述等執奏遂被貶

安石以富國强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尙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爲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荅中外之望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壬戌貶判刑部劉述等六人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爲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爲兩事而謂謀爲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方意嚮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爲令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遂率侍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囂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權取爲己功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豈宜

轍與惠卿不合安石罷之

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罷逐以慰天下、會公亮畏避安石、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皆宜斥免、疏上、安石奏先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顗監衢州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進、顗將出臺、罵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蘄州、安石欲置述於獄、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判復州、師元貶監安州稅、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不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轍為河南府推官、　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

常平廣惠倉之法變爲青苗斂與安石力爭不得

王廣淵附會青苗送得內召

光言呂惠卿不可用安石不悅

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竢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壬辰王安石薦呂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也帝言安石不好官職自奉甚薄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所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眞姦邪而爲安石謀主安石爲之力行故天下并指爲姦邪也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講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甯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對曰布法

光言呂惠卿變法之言

光言青苗之弊

條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靑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尙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光又講漢史至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堲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爲讒、安得不黜、光曰、進讀及之爾、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鎭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皆以爲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

冬十月、丙申、富弼罷、時王安石用事、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

富弼與安石不合而罷

陳升之入相光與其爭風俗

光言安石不曉事又執拗

安石絀升之小異遂薦韓絳共事

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敬好善疾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十一月乙丑命韓絳置制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欲傅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以議論盈庭引升之爲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于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于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爲不可由是二人遂不合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爲助 丙子頒農田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 置諸路提舉官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

李常程顥論廣淵抑配掊克不聽

韓琦疏論青苗之害帝諭罷其法安石求去韓絳勸留之視事持新法益堅

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得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爲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適奏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顥之言皆不行、閏月遣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

三年二月己酉、河北安撫司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幷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數、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上等幷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倂之家、今令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行、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諸路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宏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荅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

文彥博亦言青苗之害

帝欲大用光安石力沮

抗章自辯帝爲巽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爲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令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爲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嘗與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交結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壬申以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固辭不拜初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于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大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

安石欲援孫覺覺言新法之妄遂坐貶

程顥請罷青苗錢汰提舉

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乙酉韓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三月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帝初即位、覺爲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爲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惠卿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具悟、臣竊以爲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不取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　程顥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

呂公著言惠卿姦邪安石誣貶之宋敏求不肯草制

安石堅持新法趙抃上疏遂去位

韓絳入相陳襄請罷之不報

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偷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讙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況糶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夏四月戊辰貶御史中丞呂公著時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遂誣公著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於是貶公著知潁州且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　己卯趙抃罷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强辯自用詆公論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　以韓絳參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爲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爲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于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　癸未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

李定言新法便安石使知諫院宋敏求等執奏落職時稱熙甯三舍人程顥張戩李常以爭新法罷官

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定少受學于王安石舉進士爲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卽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資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熙甯三舍人

壬午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常時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之而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預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早賜降責帝令顥詣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媿屈戩與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公著又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

詔罷三司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

安石薦布入經筵

李承之詭言新法之

文彥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色常上言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奉詔顥言既不行懇求外補而戩常亦各乞罷乃罷常通判滑州戩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石素善顥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爲京西路提點刑獄顥辭乃改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　五月癸巳詔並邊州郡毋給青苗錢甲辰詔罷制置三司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否安石言修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領是司每請間奏事今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凡修條例掾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　九月以曾布爲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王安石嘗欲置其黨一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亢不服尋罷　山陰陸佃嘗受經于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

便陸佃說遂不行

劉庠言新法之非

曾公亮以老求罷

呂陶對策直言

孔文仲對策力詆新法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而黜之

范鎮極論青苗之害安石草制極詆之遂致仕

說遂不行、以劉庠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爲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齊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大臣也、庚子、曾公亮罷、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嚮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觀使、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己、於是聽其罷相、乙巳、親策賢良方正、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埸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啓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論文仲不當黜、帝不聽、范鎮上疏言、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亦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癸丑、罷司馬光知永興軍、冬十月、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許之、鎮上疏言、臣言不用、無顏復立于朝、請謝事、復極論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謝表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

改諸路更戍法

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王安石立保甲法

乙丑立保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聽糾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依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

子幾迎安石請行王拱辰抗言其害

以絳安石同平章政事

行募役法光論其不便

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丁卯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政事　戊寅行募役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于開封府遂推行於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既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邪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而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

姜潛撤青苗榜去官

陳舜俞論新法不便被謫後復言其便

司馬光歸洛

安石惡蘇軾言政令得失使權開封府推官

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者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庚辰命王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時天下以新法騷然邵雍屛居于洛門人故舊仕宦中外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

四年三月辛卯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陳留知縣姜潛到官纔數月靑苗令下潛卽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卽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靑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　夏四月癸酉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先是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鎭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鎭同卽乞依鎭例致仕若罪重於鎭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旣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事　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鎭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于同列王安石不悅命軾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决斷精敏聲聞益遠常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

蘇軾論新法不便、安石使謝景溫劾之、出外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淸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貴。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務專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卽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守、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

鄧綰諂附安石惠卿而得好官

呂誨以身疾喻朝政

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綱紀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以鄧綰爲侍御史判司農寺、初綰通判甯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于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諛佞、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驛召對、會夏人寇慶州、綰於帝前敷陳甚悉、帝問識王安石呂惠卿否、綰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屬安石致齋、陳升之以綰練習邊事、使復知甯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綰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而呂惠卿居憂、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綰以威衆、故有是命、　五月、甲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誨有疾、表乞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秖憚跧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惜、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識與不識、咸痛惜之、　時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

韓維言保甲法不便出知襄州

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日力可惜韓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未幾維出知襄州

富弼不行青苗

甲戌富弼移判汝州弼在亳州持青苗法不行曰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左僕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謫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安石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為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媿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楊繪言老成當惜安石惡之

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楊繪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楊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

劉摯為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入見帝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希賞之志每在事

劉摯楊繪論助役之害

先奉公之心每在事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免錢助役十害會楊繪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使訟助役事摭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指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劉摯亦論趙子幾摭賈蕃是欲鉗天下之口乞按其罪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爲曾布請爲之既作十難且劾楊繪劉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甚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爲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幷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爲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會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

綰布力薦王雱
雱大言斬琦弼

鬻諸路坊場河渡
李瑜多定利州路助役錢數鮮于侁爭議之帝黜瑜而擢侁
侁素惡安石

侁聽部民不請青苗

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匃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謫摯監衡州鹽倉、璪亦落職、遣訪察使遍行諸路、促成役書、　八月、以王雱為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為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鄧綰曾布力薦之、遂有是命、雱嘗稱商鞅為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與、姑退、雱不樂、　九月、鬻諸路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歲收六百九十八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匹有奇、既而司農并祠廟鬻之、聽民為賈區其中、　冬十月、以鮮于侁為利州轉運副使、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為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為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為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侁惡其沽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為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使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

錄

富弼致仕

行市易法

行保甲養馬法

安石欲罪李評帝不聽遂求去不許

民以爲三難。

五年春正月己亥，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收罪之。三月，富弼致仕。弼至汝州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甯節度使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帝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丙午，行市易法，六市易司皆隸焉。夏四月丙午，行保甲養馬法。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値，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遍行于諸路。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妄奏罷閤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評有罪，然未始罪評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得言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爲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齎表入請，帝不視，以表授安石，固令

就職　

頒方田均稅法

八月甲辰頒方田均稅法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文彥博罷

六年夏四月己亥文彥博罷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爲己而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于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爲損國體斂民怨致華嶽山崩爲帝極言之且曰衣冠之家罔利于市縉紳清議尙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彥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　九月收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賠折呂嘉問請約諸

鄭俠發馬遞上流民圖帝權罷新法安石收俠治罪新法復行

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買百貨幷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七年夏四月癸酉權罷新法自去歲秋七月不雨以至于是月帝憂形于色嗟歎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久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爲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荅至是俠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爲圖及疏言時政之失詣閤門不納遂稱秘急發馬遞上之其略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並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況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甲戌輔臣入賀雨帝出俠圖及疏示輔

「安石去位薦絳惠卿自代」

「曾布呂嘉問並罷」

臣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上章求去外問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丙戌王安石罷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儇慧巧佞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邪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甯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徧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復　五月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罷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逵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冰炭大傷國體安石力辯至譏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略帝曰卽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是故命韓維孫永集市入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

惠卿用呂和卿計創手實法蒲宗孟言其便

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于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爲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脅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饒州、以章惇爲三司使、　秋七月、立手實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物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簡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

王安石韓絳寬惇請置三司會計司

鄭俠疏劾惠卿綰管汀州

張琥劾綰鄧潤甫承惠卿旨劾馮京王

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判溯訪察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　冬十月庚辰置三司會計司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大辟議者不以爲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治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爲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八年春正月鄭俠上疏論呂惠卿朋黨姦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毀罵等事惠卿奏爲謗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遂編管俠于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馮京與呂惠卿同在政府議論多不合而王安國素與俠善御史張琥承惠卿旨劾俠嘗游京之門交通有迹鄧綰鄧潤甫言王安國嘗借俠奏稾觀之而有獎成之言意在

安國言安石知人不明聚歛太急

惠卿謀害安石鄧綰等摭李士甯之獄以撼之韓絳請復用安石謀遂不行

非毀其兄。於是放安國歸田里。出京知亳州。時俠貶汀州已行。惠卿又令舒亶捕之道。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俠英州。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來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于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秘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逐之　二月癸酉。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有射羿之意。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一時朝士見惠卿得君。謂可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而鄧綰鄧潤甫因李逢之獄。又挾李士甯以撼安石。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顓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惠卿聞之不安。乃條列安石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二。上封惠卿所言以示安石。安石上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須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安石承召命。卽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初蜀人李士甯者。得導氣

蔡承禧鄧綰論罷惠卿

綰劾章惇出知湖州帝以災異求言安石言彗不足畏

養生之術自言時已三百歲矣又能言人休咎王安石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安石鎭金陵呂惠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趙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者言士甯嘗預此謀赦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于市士甯决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惠卿始興此獄引士甯意欲有所誣衊會安石再入秉政謀遂不行　冬十月庚寅呂惠卿罷御史蔡承禧論惠卿欺君玩法立黨肆奸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强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奸出知湖州　乙未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程顥應詔論朝政極切差知扶溝縣事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幷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勉慰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

詔罷手實法

王雱令呂嘉問練亨甫治惠卿獄惠卿訟安石安石咎雱雱恚死

綰以詔安石被黜

吳充不同安石帝遂相之

充請還司馬光等數十人

惠卿發安石私書帝遂召用馮京

而已、詔罷手實法、

九年秋七月、鄧綰罷、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上書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失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爲、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冬十月、丙午、王安石罷、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甯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呂惠卿所誤也、

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充子安持雖娶王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爲、數爲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罷、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充不能用、

以馮京知樞密院事、時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爲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張溥曰、王安石之名。起於歐陽修文彥博。盛於韓維呂公著。一時名賢。如周惇頤司馬光范鎮。皆與友善。而韓琦富弼。又交引爲侍從。意其人亦仲尼之徒耶。驟秉國鈞。中外老成。芟除殆盡。向所師事者。目爲共鯀。大言無忌。非病狂易何失心若是。彼讀書深山。敝衣垢面。懷文不獻。累召不起。博學堅行。譚堯舜。薄公卿。神宗想慕靑邸。恐不得當一朝。御極委以社稷。君臣魚水。甯特渭濱傅巖哉。乃銳精變法。農田水利靑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天下皆言其不便。而安石獨是之。攻之者多。助之者少。得一附和。知已恨晚。呂惠卿投急引重。佐以曾布鄧綰李定等。謬相傅會。而韓絳以夙昔厚善。陰主其間。法雖必行。天下已亂。且安禮安國其親弟也。非兄所爲。終不覺悟。當日憤憤。惟在務伸己說。苟一逆我。賢者皆不肖。天性之親皆仇讎也。四顧六合。獨有惠卿。天子宵旰圖治。遊思唐虞。輒以堅臥要之。同歸敗轍。知人不明。聚歛太急。誤神宗者安石。誤安石者惠卿。安石已矣。其如帝何。彼初知鄞。起隄堰。决陂塘。貸穀與民。出息以償。邑人稱便。遂執此以往。曰我宰天下有餘。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政非長吏之任也。關鶪少年登州婦人二獄。朝議法允。安石偏抗詖論。他日愎諫大率類此。性實異人。猥遭殊眷。古來以臣負君。未有如安石者也。當其名震京師、蘇洵獨著辨姦論。譏以王衍盧杞。在金陵時。鮮于侁言用必爲亂。嘉祐間上萬言書。帝覽而置之。安石不易知。能知之者。仁宗與洵侁耳。曾公亮嫉韓琦。薦安石以爲間。熙甯三年。帝以琦言諭罷靑苗。趙抃請俟安石之出。遂敗乃事。二人固賢。猶有此失。欲君子勝小人不綦難乎。然安石雖強直。爲名高。其行新法也。

每結中使。惑主聽。爲術已下。不屑道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七終

范仲淹宋郊等請復古勸學仁宗遂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

用王拱宸等言以錫慶院爲太學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學校科舉之制

仁宗慶歷四年三月乙亥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郊等奏教不本於學校事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至是乃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可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夫豪儁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爲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務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夏四月壬子判國子監王拱宸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

胡瑗教授湖州詔取其法爲令

瑗興武學規矩

范仲淹去位科舉新法盡罷

王安石議貢舉法

之法盛矣而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爲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　五月壬申帝至太學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至是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式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丹州軍事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令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閒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五年三月罷科舉新法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爲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神宗熙甯四年二月丁巳更定科舉法從王安石議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王安石又謂孔子作春秋實垂世立教之大典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詞自經秦火煨燼無存漢求遺書而一時儒者附會以邀厚賞自今觀之一如斷爛朝報決非仲尼之筆也儀禮亦然請自今經筵毋以進講學校毋以設官貢舉毋以取士從之時詔議貢舉咸謂宜變法便蘇軾獨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皁隸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

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
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歷固常立學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于
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理、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
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養游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爲紛紛、其與慶歷之際何異、至
於科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彌縫、或曰變經
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裕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
以取之、則是敎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
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
爲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
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喜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王安石言於帝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
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當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進士科
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之士正當講求天
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
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
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

始命諸州置學官

立太學生三舍法

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塲、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麤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爲期集費、　五月庚寅始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贍士、併置小學教授、　冬十月戊辰立太學生三舍法、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爲之、太學生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子孫俊異者爲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卽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次差升舍、其最優者爲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歷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鑿生員爲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定額爲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六年三月己未置諸路學官、更新學制、有司立爲約束過於煩密、劉摯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

劉摯請罷
諸路學官
頒密之制

置律學

從王安石
言策武舉
之士

頒行王安
石三經新
義及字說
傳注悉廢

司馬光請
立經明行
修科

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必下以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豕遇之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爲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　丁卯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注官　乙亥置律學詔士之涖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設教授四員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九月辛亥初策武舉之士先是武舉試義策於祕閣武藝於殿前司又殿試則又試騎射又策於庭策武藝俱優爲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爲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荅策者荅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八年六月己酉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義其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一時學者無不傳習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注悉廢矣

九年三月甲戌親策進士並試律義斷案

哲宗元祐元年夏四月辛亥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己惟懼玷缺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

從劉摯言命程頤等修定學制

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與升甲、罷講禁之制。 五月戊辰、命程頤等修定學制。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凝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爲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考詳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任委、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王巖叟請復內外舉官法

秋七月癸酉、立十科舉士法。舊制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材、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乃革去奏舉、而槩以定格、于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及帝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辟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名而不可以見人才、于是不得已而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爲能、而謂之踏逐、非雅名也、況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爲通術、遂復內外舉官法。

司馬光請設十科舉士并結罪保舉

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

呂公著請禁老莊命題及王氏新學 公著請復制科

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政按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効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愼、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舊交、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偽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謁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詔從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詔毋以老子列子命題試士、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 夏四月丁未、呂公著請復制科、詔曰、祖宗設六科之選、策三道之要、以網羅天下賢俊、先皇帝興學校、崇經術、以作新人材、變天下之俗、故科目之設、有所未遑、今天

下之士多通於經術而知所學矣宜復制策之科以徠扳俗之才裨于治道蓋乃帝王之道損益趨時不必盡同同歸于治而已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自今年爲始

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

四年夏四月戊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一道論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春秋爲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孟子義一道次試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自復詩賦士多鄉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矣初司

光請罷明法科

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學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

復置通禮科

六年夏四月乙未復置通禮科先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爲通禮熙甯中嘗罷試科至是禮官以爲言乃復置以試士

詔進士專習經義罷習詩賦改設宏詞科以試進士

八年三月庚子詔御試舉人復試詩賦論三題中書請御試復用祖宗法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三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纔八十二人耳遂下是詔

紹聖元年閏四月罷十科舉士法　五月甲辰詔進士專習經義罷習詩賦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所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六月申除引用王安石字說之禁

二年夏四月丁亥詔依元豐置律學博士　五月乙巳命蔡卞詳定國子監三學及外州學制

蔡京請興學貢士又請建外學

徽宗崇甯元年八月甲戌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舍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爲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京奏罷科舉法

三年九月罷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爲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皆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立詞學兼茂科

四年五月甲寅立詞學兼茂科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故改立是科歲附貢士院試中格則授

館職、歲不過五人、行三舍法於天下、

張溥曰、三代以後。文治首宋。然藝祖初受命。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諸科。招徠四方。群有應者。舉人到闕。陳習武韜。帝怒。欲隸之兵號。呼謝罷。學校之設。實始慶歷。時開國幾八十年。歷君凡四世矣。唐世興學設科。專尚詩賦。天下競聲偶。趨祿利。蕭統文選。尊爲六經。自楊綰鄭餘慶鄭覃以大儒輔政。議抑進士之業。優學科。先經誼。後辭賦。終已莫行。宋振五代。流風不改。范仲淹執政。志在復古。請興學校。本行實。科舉新法。方張。卽廢。王安石起于熙甯。罷詩賦明經。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去聲病記誦之陋。修廣厲學官之實。卽仲淹議也。海內喧譁。學徒迸散。此曷故哉。仲淹之言。天下之公也。安石之言。一人之私也。安石欲學者之從已。則懸科第以餌之、欲科第之盡出其學。則倡一道德同風俗之說以籠之。變聲律爲議論。變墨義爲大義。其說未嘗不彷于胡瑗之經義治事。歐陽修之先試論策而究之。所謂議論。皆王氏之新法。非祖宗之成憲也。所謂大義。皆王氏之新經。非孔孟之遺訓也。葉祖洽對策阿諛。特擢第一。孔文仲毀讟時政。竟罷制科。至顏復策問王莽蘇嘉。極論爲非。安石卽怒逐學官。更以私人判監。科舉之吏。三舍之設。飛語之罰。升舍之獄。無非崇私學。樹黨羽。名一道德而道德先喪。名同風俗而風俗益紛。紹聖崇甯間、大憝當國、立科造士、咸以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爲言、然爲荊舒三義。則託尊經。爲涑水通鑑。蘇黃唱酬。則斥詩史。外託正論。曲售姦回。羣邪充塞。豈眞知六籍藝文優劣哉。論策之說。既文姦而誤國。則詩賦之說。復軼起而間勝。姚康曰。顏孔爲心者。雖

日覩淫靡。莫遷其操。桀跖爲行者。雖日聞仁義。莫治其性。蘇軾曰上以孝取。則割股廬墓。上以廉取。則弊車羸馬。痛言人情。著明深切。於是畢世之趨。一之於文。鄉舉里選。不得已而爲餬名鎖廳。以無心之遇。望其拔十得五。斯已難矣。古之取士以人。今之取士以天。防奸之法愈密。而得人之效愈疏。非大興敎養。善治無繇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八終

神宗詔中書詳定官制

正官名詳定官制所上寄祿格

帝欲用司馬光爲御史大夫王珪蔡確以計沮之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九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元豐官制

神宗元豐三年六月丙午、詔中書詳定官制、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授受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爲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使承旨張誠一領之　九月乙亥、正官名、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自是以下、易名有差、　詳定官制所上寄祿格、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四年秋七月己酉、詔定選格、初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稍損益之、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

令崔台符等定選格悉歸銓部

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幷罷堂除

蔡確陰奪王珪相權

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帝自即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爲唐銓與今選殊異、雜用其制、則有留礙煩紊之弊、乃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書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銓部、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流內銓爲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文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敕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階衛仗司以下、非樞密院宣受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應注擬升移敍復蔭補封贈酬賞、隨所分隸校勘合格、團甲以上尚書省、若中散大夫閤門使以上、則列選敍之狀、上中書省、樞密院、得畫旨給告身、祖宗以來、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雖小大殊科、然皆不隸于有司、王安石言于帝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除選、徒留滯不能精擇、宜歸諸有司、帝曰、唐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苟得其人、安有不能擇百官者哉、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除亦廢、

五年二月癸丑、頒三省樞密六曹條制、　四月癸酉、以王珪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爲門下侍郎、張璪爲中書侍郎、蒲宗孟爲尚書左丞、王安禮爲尚書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復、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

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專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雖爲首相拱手而已

張溥曰官制之不一也秦更周制王莽更漢制煬帝更隋制武后玄宗更唐制蔡確蔡京更宋制皆亂亡隨之有國家者命官出治固無取于多變哉宋興失制名號品秩咸襲唐舊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九寺五監互以他官典領名實抵迕眞仁以來田錫孫何楊億吳育等屢請正名未遑釐定元豐中神宗覽唐六典慨慕周官肇新厥制百官領空名者一切罷去易之以階臺省寺監司曹各還其職於是長吏正治則察月御史旁治則察季都省統治則察歲法彬彬矣乃論者訾之曰宰執侍從之遷爲一等卿列館職之遷爲一等進士爲一等世賞雜流各爲一等此舊制也昔之流品甄別今之流品混淆昔之官品難于進今之官品易于高昔以一官治者今析爲四五昔以一吏主者今增爲六七畢仲游心傷其弊有正階正品正事之議然則元豐改制徒冗官多事於治無益也夫藝祖太宗之世朝廷淸明君相一德中外官大任使大黜陟天子必與兩府大臣公聽並觀論定後遣百司庶府出入分蒞皆得以其職自達于上體統正而事權通卽無定員專任治猶有餘熙豐之制祖宗恩澤裁省無幾而律令入官格目加優王安石變易條例增置提舉率貪進喜事之人曾鞏患其費國司馬光惡其病民憂亂不暇何言建革哉蔡確欲奪相權則奏請中書造命章惇適官門下則不廢合班奏事太師異數累朝愼重趙普文彥博而下未或假借蔡京則儼然有之而童貫封郡王

梁師成官太尉。遂並體無忌。小人更制。但知利己。甯識治亂。人主不先急人。而惟法之務。未見其能理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九終

蔡挺使趙明擊敗夏人諒祚中流矢遁去

陸詵留歲弊策與韓琦合諒祚遂歸款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西夏用兵

英宗治平三年夏四月夏人寇邊經略使蔡挺擊走之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卽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寨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略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衷銀甲氊帽督戰挺先遣强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誚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寨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欵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四年春夏主諒祚遣使獻方物謝罪時神宗新卽位因賜詔曰朕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邊陲驚擾人民誘迫熟戶去秋復直寇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累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此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于前辜復願堅于永好苟奏封所敍

种諤襲虜嵬名山西方用兵自此始

夏諒祚誘殺楊定等詔議棄綏州趙卨韓琦爭之乃止

安置种諤於隨州

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 冬十月癸酉、青澗守將种諤襲虜夏監軍嵬名山、遂復綏州、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降、情僞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詵初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 种諤既受嵬名山降、迨十一月、夏主諒祚乃許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卨言虜既欲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遺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种諤、乃下吏、貶諤四官、安置隨州、是月、郭逵詗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李崇貴、韓道善、夏主諒祚乃錮崇貴等以獻、

神宗熙甯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諒祚死、子秉常立、遣其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已執送之矣、及李崇貴等至、言楊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爲定賣

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爲陝西宣撫使

韓絳使种諤襲敗夏人

夏人陷撫寧諸城詔治諤罪絳亦坐罷

己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讓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遣劉航冊秉常爲夏國主

三年八月己卯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爲陝西宣撫使先是夏人築閙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番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禦之信等大敗而還復圭懼欲自解既執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荔原堡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于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絳爲陝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

四年春正月己丑韓絳使种諤襲夏人敗之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於延安措置乖方選番兵爲七軍復以种諤爲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番兵皆怨望絳與諤謀出兵取橫山安撫使郭逵曰諤狂生耳朝廷徒以种氏家世用之必誤國事絳奏逵沮軍事召還之既諤帥師襲敗夏人于囉兀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爲報復計呂公弼言諤啓邊患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三月丁亥夏人陷撫寧諸城初种諤進築永樂川賞逋領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棄囉兀城治諤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絳坐興師敗衂罷知鄧州果不

夏人幽其主秉常

詔李憲等會五路之師伐夏

李憲復古蘭州

种諤克米脂

高遵裕復通遠軍

出郭逵所料云、

元豐四年六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伐夏、又言諜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

秋七月庚寅詔熙河經制李憲等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大舉伐夏、而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眞酈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帝不說、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之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氈集兵會伐、

六月丁丑李憲總熙秦七軍及董氈兵三萬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庚申、又襲破之于女遮谷、斬獲甚衆、遂復古蘭州城、之詔建爲帥府、

辛亥鄜延經略副使种諤率鄜延兵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夏人八萬來救、諤與戰于無定川、敗之、遂克米脂、

冬十月庚午環慶經略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慶州、與夏人戰、敗之、復通遠軍、种諤遣曲珍率兵通黑水安定堡、與夏人遇、亦大敗之、內使王中正率涇原兵出麟州、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恥無功

遂入于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家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 時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伐夏旣入境而慶州兵不至昌祚次磨嚌隘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自率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乃引還初詔李憲師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幷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㖫丁敗之次于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

五年春正月庚子貶高遵裕等官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母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鈔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論敗師罪高遵裕責受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李憲欲以開蘭會功贖罪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況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爲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爲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副之 三月壬寅鄜延路副總管曲珍敗夏人于金湯 夏四月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王安禮曰鈔不可啖

种諤上沈括城横山之議

徐禧議城永樂

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官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等臣懼無以副聖意也　六月辛亥環慶經略司遣將與夏人戰破之戊辰曲珍等敗夏人于明堂川　知延州沈括議欲盡城横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絶磧爲寇种諤自以西討無功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爲然遣給事中徐禧及内使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内臣可乎内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邪珪無慙色聞者耻之徐禧至鄜延种諤上言横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遷夏州三郡鼎峙則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横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徐禧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没百年一日興復實爲俊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寨乃自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六諤言若城永樂則西夏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爲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往饋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

夏人攻永樂徐禧不用高永亨高永能曲珍之言而敗死

延州而自率諸將往築之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砦禧括及李舜舉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永樂 九月丁亥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千騎趨新城珍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時夏人三十萬已屯往涇原北邊人來告者十數禧曰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名取富貴之日也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爲沮衆械送延州獄禧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曰先至者皆精兵及其未陣急擊之則駭散後雖有至者亦不敢進此常勢也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進薄城下珍兵陳於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奔還蹂後陳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至絞馬糞汁飲之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永能皆爲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甯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爲之不食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

王文郁擊敗夏人

劉摯劾貶李憲

訾虎擊敗夏人

夏秉常遣使來貢

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于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疏、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又每臨朝歎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每為朕言之、於是徙公著知揚州、

六年二月、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拒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為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略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慶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為熙河安撫經略都總管、　五月、夏人寇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威、以張虜勢、　閏六月、夏主秉常亦以困弊於兵、令西南都統昴星嵬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荅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來貢、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于近歲、猶甚歡和、不意憸人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搆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効忠勤、帝賜詔曰、比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臣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疆、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亦慎守先盟、復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惟乞還侵疆、不許、

夏人寇蘭州不克

秦貴敗夏人

夏秉常卒子乾順立

司馬光文彥博議棄蘭州米脂等五砦安燾孫路爭之乃止

穆衍止棄蘭之議

詔以米脂等四砦還夏

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寇蘭州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翱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德順軍定西城及熙河諸砦　九月夏人圍定州城熙河將秦貴敗之

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乙丑夏國主秉常卒子乾順立初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神宗不許及帝即位秉常復遣使來請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爲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恥無乃甚于今日乎羣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爲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邪邢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盡畫以給還遣穆衍往弔祭衍奏以爲蘭棄則熙危熙危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怨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尋遣使封乾順爲夏國主

五年二月己亥夏人來歸永樂所掠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

夏乾順母子陷金明砦

章楶城平夏

呂惠卿遣王愍破宥州

驕。秋七月，夏人來議分畫疆界。

六年九月，夏人寇麟州，又寇府州。

七年冬十月，夏人寇環州。

紹聖三年冬十月壬戌，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甯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絶，至延州北百里。是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鋭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輿戰死。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數日，即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四年夏四月甲辰，知渭州章楶城平夏。楶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襲。楶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絶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八月，鄜延經略使呂惠卿復宥州。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羌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

許夏人通好

陶節夫附蔡京以進築城寨得賞

蔡京使王厚招仁多保忠夏人來寇殺高永年

元符元年冬十月己亥夏人圍平夏章楶禦之獲其勇將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楶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創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斃矣章惇與楶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是有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二年三月丙辰夏人求援於遼遼主遣僉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爲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 冬十月許夏人通好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嵬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徽宗崇甯三年十二月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卽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至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方主之故有是命

四年三月貶王厚于郢州初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爲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爲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涇延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論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

劉法大敗夏人
西邊之柄皆屬童貫
王厚劉仲武攻夏敗績
劉法屠仁多泉城
种師道克臧底城河

加招誘、夏主遣使畀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與羌酋谿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爲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衆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之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喻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惟王厚坐逗遛、貶爲郢州防禦使、

政和五年春正月、童貫遣熙河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二月、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統領之、於是西邊之柄、皆屬於貫、　九月、王厚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六年春正月、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孤、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渭州將种師道克夏臧底河城、師道、世衡之孫也、

宣和元年三月、童貫使熙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彊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

劉法敗死童貫以捷聞

夏察哥留震武者以爲南朝

察哥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飢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嵬、守兵追之、斬首而去、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于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時諸將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爲之蕭條矣、劉法既敗死、童貫乃以捷聞、受賞者數百人、

六月夏人遣使納款詔童貫罷兵、

張溥曰。西事之不靖也。一敗于种諤之復綏州。二敗于王韶之謀河湟。三敗于俞充之請西伐。四敗于徐禧之城永樂。然河湟之策非盡不可行者也。西北自武威以南至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其地可耕。其民可使。欲取西夏。先復河湟。欲復河湟。先結沿邊羌種。漢招西域而匈奴斷臂。唐棄維州而吐蕃復張。前鑒不遠。韶言非妄。所失者王安石梗李師中議。行之無序耳。王韶至秦。欲築渭涇上下兩城。立屯宿重兵。撫納洮河。李師中則恐發兵生疑。請先招撫靑唐武勝及洮河諸番族。諸番族既叛夏。則必乞修城砦。因其所欲。發兵助築。夏人鈔畧。可以斷絕。本韶之意先築城而後招撫。本師中之意先招撫而後築城。二策無大牴牾也。廟算專愎。先後乖方。撫甯挫折。西兵日衂。雖戰捷木征。功不補患矣。夏主諒祚。狂童無能。遠遜元昊。秉常既立。守成猶父。不聞跳躍。熙甯之際。邊臣開釁。曲在

朝廷。元豐不懲。復謀大舉。竟以俞充一言。五路並發。李憲握兵。諸將逗撓。靈州師潰。憲又不至。上策再舉。更任征伐。夫多魚漏師。寺貂爲祟。相州大敗。罪在朝恩。憲本閹腐。謬膺大帥。辱國已甚。敗而不誅。赦而復任。蘭州之寇。宜其及也。橫山築城。議發沈括。徐禧贊之。及至鄜延。又忽變策。改城永樂。夏人來攻。城陷軍沒。禧與李舜舉李稷高永能等皆敗死。同室造車。臨歧異轍。顛躓之禍。獨國受耳。說者謂靈州之役。荀林父之戰邲也。永樂之役。楚囊瓦之城郢也。种諤以開疆坐貶。而屢預西謀。韓絳以宰相行邊。而喪師復召。安石主兵。成敗之際。若罔聞焉。國既無法。又誰與立功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終

王韶上平戎三策請招撫唃瞎征

安石使韶移市易司于古渭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熙河之役

神宗熙寧元年冬十月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先是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平戎三策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自威武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併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爲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於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略王安石以爲奇請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爲不便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稍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爲本詔秦鳳經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安石主韶議爲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卿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按閱田所在僅得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爲謫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韶太子中允

四年八月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時議取河湟自古渭砦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番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命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

羌龍珂歸朝賜姓名包順

帝從張守約言以古渭砦爲通遠軍

王韶破諸羌遂城武勝

詔措置洮河朝廷不與計財

瞎藥等來降賜姓名包約

木令征以岷州降



詔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詔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龍珂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姓包名順

五年五月以古渭砦爲通遠軍帝志復河隴會定州駐泊都監張守約請以古渭爲軍根本隴右帝從之以王韶知軍事行教閱法　八月秦鳳路沿邊安撫王韶引兵擊吐蕃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諸羌各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鬬師小却韶躬擐甲冑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木征渡河來援餘黨復集韶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詔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入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爲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由是韶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冬十月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遠軍升鎮洮軍爲熙州以王韶爲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未能復也　十一月河州首領瞎藥等來降以爲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

六年二月王韶復河州獲木征妻子　九月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其城降初王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吐蕃木征遂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陿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木令征聞先聲遂以城降韶入岷州於是

景思立敗死

木征寇岷州

木征爲韶所敗而降賜姓名趙思忠

蔺氊訥支大破鬼章

帝遣李憲措置鬼章

王韶罷

宕洮疊三州羌酋皆以城附詔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羣臣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進詔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七年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於踏白城敗死　三月壬寅木征寇岷州木征雖屢敗而董氊別將靑宜結鬼章之衆復數擾河州屬蕃時王韶入朝景思立旣敗死木征勢復熾遂寇岷州刺史高遵裕遣包順擊走之　是月遣使分行諸路募武士赴熙河　夏四月木征復寇河州圍之時賊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番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甯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景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爲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木征爲營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八年十二月以王韶爲樞密副使

九年二月吐蕃鬼章寇五牟谷蕃將蔺氊訥支大破之　十二月鬼章聚兵洮岷脅新附羌多歸之帝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十年二月王韶罷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

种誼復洮州執鬼章青宜結送京師

瞎征知下多叛自青唐來降王贍

心牟欽氈立隴拶贍擊降之

毅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常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夏四月、賜熙河路兵特支錢、戰死者賜帛、

十一月、以宗哥首領青宜結鬼章爲廓州刺史、阿令骨爲松州刺史、

哲宗元祐二年八月、岷州將种誼復洮州、執鬼章青宜結、檻送京師、初董氈既死、養子阿里骨嗣爲邈川首領、遏鬼章使率其衆據洮河岷州、誼等帥師執之、遣居秦州、聽令招其子結呕齪及部屬以自贖、阿里骨懼、乃上表謝罪、

元符二年秋七月、洮西安撫使王贍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瞎征、初阿里骨死、子瞎征嗣、瞎征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心牟欽氈等有異志、以瞎征季父蘇南党征雄武、譖殺之、其黨皆死、獨籛羅結得逃、奔董氈疏族溪巴温之子杓拶、據溪哥城、瞎征攻殺杓拶、籛羅結奔河州、說知州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于朝、章惇許之、至是贍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降、贍留屯之、瞎征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來降于贍、詔以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 八月、城會州、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爲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北六砦隸之、 閏九月、吐蕃隴拶復據青唐、王贍擊降之、詔以青唐爲鄯州、邈川爲湟州、初瞎征既降于王贍、而贍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朝、於是青唐大酋心牟欽氈迎溪巴温入城、立木征之子隴拶爲主、其勢復張、瞎征大懼、自髡爲僧、以祈免、熙河帥胡宗回督贍進師、贍急攻隴拶及心牟欽氈等、皆出降、贍入據其城、以青唐爲鄯州、贍知州事、邈川爲湟州、王厚知州事、

錢羅結歸部復叛朝議棄鄯湟州以畀吐蕃贍自縊死

蔡京薦高永年王厚爲帥詔童貫監洮西軍

王厚擊殺多羅巴二子遂拔湟州

三年三月詔棄鄯湟州以畀吐蕃初王贍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反贍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贍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錢羅結請歸帥本路爲倡贍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贍因棄靑唐而還溪巴溫與其子溪賒羅撒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棄邈川且謂隴拶乃木征之子遂命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邦辟勿丁呧曰懷義同知湟州加瞎征懷遠軍節度使而貶贍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贍至穰縣自縊死

徽宗崇甯元年十二月蔡京論前宰執韓忠彥等議棄湟州失策復薦高永年王厚爲帥從之

二年夏四月詔宦者童貫監洮西軍　六月童貫復湟州初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職會羌人多羅巴奉谿賒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禁中太乙宮火帝下手札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韡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要害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於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韓忠彥爲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爲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爲賀州別駕范純禮爲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琦三秩凡預議者

王厚復鄯州廓州

王厚敗谿賒羅撒欲窮追之爲童貫所沮

貶黜有差

三年夏四月王厚復鄯州廓州　五月封蔡京爲嘉國公以王厚爲武勝節度留後初厚率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將左軍別將張誡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哥州羌置陣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强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兹公主與諸酋開城門以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爲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州羌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史臣曰吐蕃北裔守護西塞爲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王贍蔡京主王厚三用師于其國唃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張溥曰吐蕃自唐末衰弱種族分散儀渭涇原環慶及鎭戎秦州暨于靈夏各有首領宋建隆二年五部致貢其後獻地錫命恭順世守至潘羅支擊殺繼遷唃厮囉計破元昊藩屏中國夏人震蛷論厥勞者謂賢于漢西域之制匈奴矣熙甯之際王韶開邊唱復河湟繼以王贍表績于青唐王厚揚威于鄯廓元符崇甯間功若赫焉或曰韶起孤生善用兵平戎三策智由獨決一出而招包順築古

渭城武勝走唃征平河州諸將奉指每戰必捷有子十人厚尤習羌事前服隴拶、後破羅撒棄地盡還彼父子雖喜功好殺亦一時將帥材也唃氏因効命平董氈蘭逋比既死阿里骨嗜征代立非其種也據地負固掩而取之甯云背德哉然洮河之役王韶開之王安石主之非討有罪欲求邊利也諸戎罪小於渭井之六姓而將相計出於王恢之馬邑間而獲勝亦幸爾哲宗之元符章惇主王贍徽宗之崇甯蔡京主王厚二奸秉國豈知制勝但以事始安石志專奉行邈川之城障嘗修青唐之遠取非策不暇問也且神宗用兵始於熙甯三年、終於元豐七年撫甯陷則貶种諤欽廉沒則貶沈起靈州敗則貶高遵裕蘭州圍則貶李憲以至蘇緘死於邕州景思立死於白踏城徐禧等死於安樂敗北屢告將士傷夷而宰相獨不議罪惇京其見之矣勝則居功敗不任咎又何忌而弗爲也惇在熙甯降梅山峒蠻而置安化擊南江蠻而置沅州軍旅之事猶或與聞京邪媚工妬論兵無稱藉捷湟鄯晉官封公以六軍之血戰爲權佞之榮身李懷光恨恨於盧杞豈無故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終

# 宋史紀事本末

[illegible]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二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瀘夷

熊本擊降柯陰等

本擊降木斗

神宗熙甯六年五月瀘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爲梓夔訪察使得以便宜措置諸夷事

七年春正月熊本平瀘夷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爲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爲鄉道爾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彊弩遣大將王宣等帥以進討賊恐力洊拒宣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迫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賫善馬歸之官以其酋箇恕知歸徠州其子及弟爲蕃部巡檢於是淯井長甯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爲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八年十一月熊本擊渝州獠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詔本安撫之本進營銅佛壩破其黨木斗舉溱州地五百里來歸爲四砦九堡建銅佛壩爲南平軍召本還知制誥

元豐三年夏五月詔中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夷先是渝州獠寇南川其酋阿訛奔箇恕熊本重賞檄斬之阿訛桀黠習知邊隙箇恕匿不殺會箇恕老以兵屬其子乞弟遂與阿訛侵諸部時羅苟夷叛犯納溪提刑穆珦言羅苟起端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爲害不細乃詔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掎角討蕩五十

乞弟同詭叛詔韓存寶擊之無功而坐誅

六村十三囤蠻乞降承租賦乃罷兵至是乞弟率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叙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三千守江安而以賄招乞弟與盟于納溪蠻以為畏己益悖慢盟五日遂率衆圍熟夷羅個牟族王宣救之一軍皆沒事遂張驛召存寶授方略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乞弟送款給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梓遂資閬

四年秋七月韓存寶坐逗遛無功誅於瀘川以步軍都虞侯林廣代將時乞弟復送款帝以其反覆無降意督廣進兵廣遂敗乞弟於納江破樂共城斬首二千級乞弟遁廣帥兵深入自發納江即入叢箐無日不雨雪兵夫疾病死亡不可勝計往往取僵尸臠割食之過鴉飛不到山至歸徠州竟不得乞弟而還時朝廷懲南安無功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張溥曰瀘水夷者羈縻十州五囤蠻也雜種夷獠散居溪谷臣附宋朝慶歷初烏蠻王子得蓋請復建姚州鑄印賜之傳子羅氏鬼主未嘗侵叛神宗之熙甯七年忽謀入寇非其君之罪也鬼主死僕射立弱不能令而晏子個恕二酋執國命晏州山外六姓納溪二十四姓盡役屬焉蠢茲躑躅遽為虺豺非赫帝怒奠崩厥角也熊本能文兼習夷俗帝假以便宜招柯陰服葦酋瀘川遂平史言王安石執政本上書取媚君子所詆然棄瑕錄長文武不廢苟能戢難節予可也元豐之際韓存寶林廣復出西南用兵益紛紛矣個恕匿阿訛而不殺乞弟平羅苟而求賞迹雖強梗罪非大逆王者無外可置勿問必欲窮兵兩年深入萬里則謀國者過也存寶受命經制王宣軍沒羈留不進罪固當誅

林廣奮孤軍之氣。決樂共之策。通行水陸。建壇殺降。功成甚銳。然黑崖空度。三軍墮指。老酋破塚。今弟不得卽云善戰。於國家曷益乎。神宗外勤遠伐。內務息兵。授麥文昞密詔。聽廣班師。明照徼外。義固大于漢武之責楊僕也。本平二酋時。范百祿作誓文。立石武寧砦。有云。嚳熊裔孫。爰馭貔虎。殲其渠酋。判其黨與。又云。惟十九姓。往安汝堵。吏治汝責。汝力汝布。吏時汝耕。汝稻汝黍。仁哉王言。周宣石鼓。唐憲淮西。風烈尚存。是故君子不罪初征。而懲後舉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二終

哲宗立太皇太后高氏同聽政盡除苛法

司馬光疏開言路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三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元祐更化

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帝崩皇太子煦即位時年十歲太皇太后高氏臨朝同聽政太后既聽政即放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廷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戸馬事由中旨宰相王珪等弗與知也　司馬光聞先帝喪入臨時光罷官居洛十五年矣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有君實至是入臨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至人聚觀之光懼亟還太后遣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當先光疏曰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治亂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岐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陛下新臨大寶太皇太后同斷萬幾初發號令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由分也當以要切爲先以瑣細爲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頽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投下委主判官

光闢三年無改之議

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遏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慝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詔從之　夏四月甲戌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宣布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　五月丙申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于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儌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復封詔草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謂其非職而言罰銅三十斤光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丙辰以蔡確韓縝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詔起司馬光知陳州光過闕入見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救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少止

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于治豈亦光有以召之耶

召程頤爲宗正寺丞以疾不行

呂公著上十事

詔罷保甲法

罷方田

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

召程頤爲宗正寺丞時朝政方新賢德登進頤雖小官特爲時望所屬故有是召會頤以疾不行尋卒

丁亥詔中外臣庶許直言朝政得失民間疾苦　秋七月戊戌以呂公著爲尚書左丞初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因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既至遂有是拜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盡者一一舉行之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民歡呼鼓舞稱便　詔罷保甲法初保甲法行于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凡置會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而民間應調不勝其苦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塲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爲名聚之教塲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十一月丙戌罷方田　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熙甯末侁已嘗爲是官至是吳居厚敗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爲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

罷市易法貶呂嘉問

罷保馬法

孫覺等交論確罪罷政

遼人問光相戒無生事

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 十二月壬戌罷市易法、時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盜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爲雖曰平均物價、而其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尙不可爲、況所獲不如所亡、願趣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 罷保馬法、

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庚寅、右司諫王覿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贄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進章論蔡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寃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因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綱除煩苛、確言皆其所建白、於是公論益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郞、時光已得疾、而靑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與呂公著書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旣而詔免朝參、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無生事、開邊隙、 辛亥章惇罷、言者論惇譏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辯役法于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 三月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復差役法、諸

光言免役五害

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爲準餘竝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戸長壯丁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竝罷侍御史劉摯乞竝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甯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戸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戸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姦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斂役錢積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戸寺觀單丁女戸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尙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初章惇取光所奏疏略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正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

范純仁與光同志而臨事多規正

蔡京奉行改役獨如五日之期

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使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初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入爲出、毋多取于民、則善矣、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軾獨以實告、而光不察、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甯按問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甯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略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

鄒仲游與光書憂新法雖罷而將復

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法，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廢罷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復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亦竟不為之慮。

以劉摯為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綜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固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為之騷動者，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為之禁哉？

壬寅，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詔起文彥

蘇軾草貶呂惠卿詞天下稱快

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

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 五月丁巳以韓維爲門下侍郎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爲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及詳定役法四方多言差役便民維曰是小人希意迎合者也不可盡信司馬光不能從 六月甲辰貶呂惠卿爲建甯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歛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鷄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八月辛卯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司馬光以疾在告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給歛出息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爲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半納者止出息一分臺諫劉摯上官均王覿蘇轍交章論其非光謂先朝散青苗本爲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令禁抑配則無害也中書舍人蘇軾

錄黃奏曰、熙甯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爲害至此、民家量入爲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今若許人情願、則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臺諫王巖叟朱光庭王覿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大悟、力疾請對、太后從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 九月丙辰朔、司馬光卒、時兩宮虛己以聽光、爲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當世要務、太后爲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 十一月、以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劉摯爲尚書右丞、

二年夏四月己丑、文彥博乞致仕、詔十日一至都堂議事、

三年夏四月辛巳、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甯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高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

呂大防范純仁同心相王室
呂公著卒
范純仁罷

天下想望太平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爲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夷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鉅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御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大防朴厚戇直不植黨與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亦傾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四年二月甲辰呂公著卒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悼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申國公諡正獻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　冬十月癸丑帝御邇英殿講官進講三朝寶訓時呂大防見帝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座右又摭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至是帝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三朝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因敷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尙儉勤身尙禮寬仁八法以進且曰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尙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帝深然之

文彥博罷

軾言差役未便

呂大防劉摯欲用調停之說蘇轍斥言其非

五年春正月庚戌文彥博罷　五月壬申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具利害以聞初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日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先以蘇轍爲御史中丞時元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矣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於內以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楊畏爲諫議大夫純仁言其不可用

六年二月以劉摯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論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淸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內君子而外小人則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否小人旣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　十一月乙酉劉摯罷

七年夏四月丙午王巖叟罷　六月辛酉以呂大防爲右光祿大夫蘇頌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爲門下侍郎范百祿爲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爲尙書左右丞韓忠彦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

八年秋七月丙子召范純仁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闇猥不可復相不報純仁旣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轍卽從旁誦其彈文然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張溥曰。神宗崩。哲宗卽位。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未至而卒。朝野哀傷。元祐元年秋九月。河內公司馬光卒。三年冬十二月。蜀公范鎭卒。四年春二月。東平公呂公著卒。則老成幾盡矣。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孔子歿魯哀公誄之。慼然於天之不遺一老。元祐之初。羣賢彙征。天下望治。元德先逝。澄清安託。然而聖政日新。庶務畢舉者。以宣仁太后在上也。宣仁故高瓊曾孫。光憲曹太后少鞠之宮中。命配英宗。生神宗及歧王顥嘉王頵。神宗不豫。邢恕蔡確屬意二王。太后獨決延安之命。不立愛子而立嫡孫。要爲天下萬世計爾。神宗在潁邸時。孝友好學。一卽尊位。敬相求賢。勵精三代。旣傾心王安石。創行新法。傍徨民瘼。惟恐不當。靈州永樂之役。臨朝痛哭。寢食並廢。竟憂悸疾崩。人君之不壽也。或以聲色崩。或以逸遊崩。或以餌金石惑神怪崩。獨神宗以想望太平。求治不得而崩。新法爲害。其可一朝居乎。銳然更始。與物維新。慈母垂簾之化。因孝子山陵之志也。一聽政而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未幾而府界三路保甲罷。沅州增修堡砦罷矣。方田罷。市易罷。保馬罷。後苑作院罷。增置鑄錢監罷。成都榷茶場罷。王氏經義字說禁矣。熙河經制財用司罷。青苗法罷矣。一聽政而貶吳居厚呂嘉問與邢恕。未幾而章惇免。韓縝免。張璪免。李淸臣免。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黜矣。范子淵陸師閔貶。鄧綰李定放。呂惠卿蔡確安置矣。欲任賢也。必先去邪。邪一去賢未有不任也。欲興利也。必先除害。害一除利未有不興也。其爲政也簡。其操術也獨。三章之約。漢高稱仁。四凶之誅。虞舜垂哲。千載極治。於宣仁僅見爾。或疑人情善反。道貴包荒。紹聖元符之禍。激成

於元祐。使少從容。可幸無變。不知陰陽並立。陽嘗不勝。一陰五陽。君子猶懼。況其雜也。呂大防范純仁稍議調停。而楊畏李清臣卽起而乘之。宜邪正兼用。宣仁先懔懔也夫。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三終

神宗不豫立太子煦高皇太后戒岐嘉二王毋輒入

邢恕蔡確蔡京謀廢太子不得反自謂有定策功

確乞復高遵裕官太皇太后不許

立神宗原廟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四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宣仁之誣

神宗元豐八年春正月戊戌帝不豫　二月癸巳帝疾甚三省樞密院入見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　三月甲午朔立延安郡王傭爲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頵日問起居高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且陰勅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爲踐祚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密語太后之侄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謀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于朝　庚子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甲寅羣臣請帝同太皇太后聽政蔡確思求媚于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哲宗元祐元年春正月丙辰立神宗原廟太皇太后詔曰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帝初即祠宮並建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神宗既已升祔于故事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宮垣之東密

太后不御文德殿

邢恕請尊高氏太后怒而罷之詔減親屬恩澤

吳處厚發蔡確謗詩竄[illegible]安置

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採搢紳之議、皆合帝后爲一殿、則慮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之意、聞治隆殿後有園池、以后殿推之、亦留以待未亡人也、可即其地立神宗原廟、吾萬歲之後、當從英宗皇帝於治隆、上以甯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民之心、不亦善乎、

二年三月神宗既祥、太皇太后詔曰、祥禫既終、典策告具、而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謂予當受冊於文德殿、雖皇帝盡孝養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宜稱、今惟章獻明肅皇后、輔佐眞廟、擁佑仁宗、茂業豐功、宜見隆異、顧予涼薄、敢企徽音、稽用舊儀、實有慙德、將來受冊、可止就崇政殿、又諭執政曰、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衙、豈女主所當御哉。

三年八月邢恕爲太后姪公繪作書上太后、乞尊禮高氏、太后怒、罷恕　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詔曰、官冗之患、所從來尙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上有久閑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原、吾今自以渺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恩、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四年五月安置蔡確于新州、確失勢已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以爲謗訕、且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書於

臺諫確怨謗范純仁欲寬之不聽安置新州

呂大防欲治確黨純仁不可

是臺諫上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曲爲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已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京未厭衆論執政議寘確于法范純仁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決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乃不復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閒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言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常坐貶知鄧州中書舍人彭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封還詞頭汝礪坐貶知徐州侍御史盛陶言不可長告訐之風亦坐貶知汝州

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路州召爲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邪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爲社稷也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言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時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昌府傅堯俞言于太后曰蔡確之黨其亢者固宜逐餘可一切置之以陛下盛德何所不容確詞縱涉謗訕願聽之如蚊虻過耳無使有纖芥之忤以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

劉摯與大防有隙鄭雍楊畏迭誣其通惇恕

六年十一月乙酉劉摯罷摯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荅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摯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覬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辨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斥排奸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爲黨亦罷知亳州

八年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初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卿等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勿生事於疆埸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十二月乙巳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

范純仁韓忠彥請帝法仁宗

來之邵劾罷大防

邢恕給司馬康頌確功復誘高士京誣王珪

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放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宗則善矣給事中呂陶復進曰太皇太后保佑九年陛下尊而報之惟恐不盡萬一有姦邪不正之人謂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哲宗紹聖元年三月乙亥呂大防罷大防宣仁時懇乞避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大防爲山陵使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從之

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確觀文殿大學士

四年冬十月以邢恕爲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爲萬安軍司戶參軍初恕久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于鄧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劫確與己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左驗會司馬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給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爲證既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曰有兄士充

章惇蔡卞引恕自助

恕借文及甫書令蔡渭誣告逮問蔡京安惇羅織劉摯梁燾王巖叟惇罪坐其子孫

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入也、當時王珪爲相、欲立岐王、遣士充傳道語言于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爲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爲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爲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尤可慮、又令王棫爲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貶珪、而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元符元年三月、下文及甫于同文館獄、及甫彥博之子也、初劉摯嘗論列及甫、又嘗論其父彥博不可爲三省長官、故止爲平章事、彥博既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補外、父母喪將除、摯與呂大防猶當國、及甫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爲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劉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會劉

恕等結郝隨誣宣仁與呂大防等廢立起獄雜治張士良大哭不服

惇卞自作詔請廢宣仁向太后正言帝焚其奏

摯梁燾已貶死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王巖叟朱光庭諸子官職蔡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上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恐元祐諸臣一日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爲助媒櫱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崖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閤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卽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錬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爲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寢

張溥曰宋代稱治莫盛于元祐爲之主者宣仁高太后也后妃英宗卽謝高士林官柔讓不專本其天性神宗卽位變更法制后時以皇太后居寶慈宮嘗流涕語帝憂王安石亂天下帝崩始同哲宗聽政海內乂安或謂神宗子也宣仁母也子行不順教誨惟母熙豐之間羣小馳鶩宣仁曷不勸帝早遠佞人守成憲亂而後改事乃多矣然女主垂簾國家所諱哲宗十歲孩童無知太皇太后慮深社稷不得已而朝羣臣若壯子當陽政由外出朝廷大事豈所預聞惟神宗素志慕堯舜而所任皆

雖兒太后深宮憂念未嘗不憐而泣也。忽然抱孫。甯堪再亂。親賢遠奸修革庶政。掩吾子之非。眞配天之業。非求名而爲處勢適然爾。賊臣章惇輩懟憤放廢。媒孽望人。詭宣訓之辭。造同文之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盍思開寶以來。太宗謀契丹。仁宗困西夏。君子雖進而未盡用。小人雖退而未盡舍。獨至元祐九年聖政萬事畢舉邪正分途中外燮監委裘恭己功高數帝。且先皇大漸。宰相問疾。太皇太后手撫延安稱兒孝順立爲太子黃袍密製踐祚屹然勳業如此慈愛如彼哲宗甯無人心。遘爲賊臣熒惑小宛所以歎彼昏也。張士良雖治不服。向太后指天明誣。帝稍感悟。宣仁不廢。然故號雖存。紹述方銳。謗騰國史。南渡乃辨。以上言之。則孫攻王母。以下言之。則臣弒其君。逆賊之變。顯有莽操。陰有惇卞。亦何所不至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四終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五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洛蜀黨議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辛巳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在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卽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頷之　九月丁卯以蘇軾爲翰林院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陟華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道覬有所啓悟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

畢仲游戒軾以言語文章規時政

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以書戒之、軾不能從、

二年三月、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眞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豈獨子孫所當爲、亦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位、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八月辛巳、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軾嘗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宗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媮、欲法神宗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

洛黨首程頤蜀黨首蘇軾朔黨首劉摯呂大防范祖禹不立黨

也太后然之臨朝宣諭曰詳覽軾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呂公著問上不御殿知否且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明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頤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横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乃罷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冬十月貶右司諫賈易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亦直惟詆大臣太甚耳乃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衆皆歎服

三年三月孔文仲卒呂公著曰文仲本以抗直稱然惷不曉事爲諫議時乃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知爲所紿憤鬱嘔血以致不起公著之言蓋指其劾程頤也　以胡宗愈爲尚書右丞諫議大夫王覿

爲純仁上歐陽修朋黨論王覿以劾宗愈出外

頤守制歸臺諫劾罷易

楊康國論蘇轍如王安石

賈易趙君錫劾軾大防請兩罷之

頤將除館職蘇轍沮之

以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在慶歷時同爲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幷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覿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五年春正月程頤以父憂守制去臺諫復論賈易諂事頤再貶易知廣德軍

六年二月以蘇轍爲尙書右丞轍除名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排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　翰林院學士承旨蘇轍罷軾自杭州召還未幾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七年三月程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上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甯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詔勸講必有補於聖明除頤直祕閣判西監頤再上表辭御史董敦逸摭其有怨望語改授管勾崇福

董敦逸黃慶基劾軾轍大防力爲辯明太后罷二人官

宮。九月召蘇軾爲兵部尚書兼侍讀。軾自揚州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言軾爲中書舍人時草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爲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强中國鞭撻西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捄改蓋理之當然此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爲其兄辯所撰惠卿誥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訕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敦逸慶基爲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

張溥曰元祐之初正人登進程頤以崇政殿說書召蘇軾以翰林學士召咸拔擢不次在帝左右未幾以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六七年間廢罷不一終宣仁清明之世竟未施用海內惜之唐長慶太和之有黨也始于李宗閔李逢吉牛僧孺惡李德裕李紳而排之目以爲黨傾軋報復垂四十年宋慶歷之有黨也始于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錢明逸惡范仲淹富弼等而排之目以爲黨飛章詆毀一網立盡此皆小人結約急爲身謀功名累心而恩怨日迫明知君子有益于國而深畏其不利于己是以背公論聚死黨奮發橫溢而不顧也軾與頤合志同方出處不異熙豐之際或竄臥山林或放逐湖海一朝遇主攜手偕行方冀其一心奉公更化善政司馬光未竟之業諸賢力贊其成而口語參商攻訐競起初不聞有國家大政爭

若新法。仕塗抵巇怨若牛李也。右頤者詆軾曰謗訕。右軾者詆頤曰矯激。在兩賢本無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積憾爲讐。特以師友各地。辭色不下。嘲侮小嫌。訢誶靡已。卽盈朝之上書。猶家人之室鬩耳。迨章惇蔡京專國反政。頤軾之徒貶竄接踵。端門之碑。姓名並列。此固向所攘臂勃谿忿詬角立者。小人斥爲一黨。而並擊之。治世不同福。亂世則同禍。諸賢當此。亦當自悔其藩籬之不固。而水火之必傷也。漢桓帝時。周福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興謠。賓客譏揣。亦學舍獻言耳。宦官借之。卽來告變。而捕鉤黨。頤軾之爭。不關臧否。而黨議卽與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超然評論。亦稱朔黨。與之鼎立。始以相爭者爲黨。旣則不爭者。亦爲黨。小人之害君子。張而大之。惟恐其黨名之不著。迫而乘之。又惟恐其黨釁之不成也。朱浮有言。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洛蜀之議。呂公著等所痛。章惇等所快也。文章理學。百代共師。而萁燃豆泣。隙生氣類。無黨之凶。反甚于有黨。元祐君子之失。未有大于此者。況呂大防復招楊畏而使入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五終

范祖禹疏小人害政蘇軾附名同進

蘇轍豐稷諫止劉瑗樂士宣等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六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紹述

哲宗元祐八年冬十月帝始親政時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今日乃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唯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己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樂士宣等十人復職蘇轍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聽侍講豐稷亦以爲言出知潁州范祖禹復請對曰熙甯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

蘇軾補外上請勿變法

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奸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言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軌轍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于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遂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于開元熙甯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臣所以敢極言之上曰所召內臣朕豈有意任用止欲各與差遣爾祖禹乃退　十二月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外補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

楊畏首叛大防乞召章惇爲相

鄧潤甫首唱紹述

李清臣發策意紬元祐

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輩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 呂大防爲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卽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王安中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遂復章惇爲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爲中大夫王中正復遙授團練使給事吳安詩不書惇錄黃中書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誥詞皆不聽劉安世極諫章惇等不可用貶出知成德軍

紹聖元年二月丁未以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尙書右丞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亦多不由進擬乃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三月策進士于集英殿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心焉其意蓋紬元祐之政

楊畏覆考進士以主熙豐者置前列

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力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眞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及仁宗聽政、絶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詞、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以曾布爲翰林學士承旨、初司馬光諭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爲、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至是徙江寧、過京、留拜承旨、　夏四月、以張商英爲右正言、帝初卽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爲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卽議變更、得爲

張商英攻司馬光等至比宣仁爲呂武

趙挺之劾蘇軾誹謗竄之英州

曾布疏請改元

帝首起惇爲相蔡卞等皆居要地

陳瓘語惇消朋黨

孝平、復屢詣執政求進、且爲諛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爲河東提刑、至是召爲右正言、商英在外久、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己、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抉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商英又論司馬光文彥博奸邪負國、至比宣仁爲呂武、全臺御史趙挺之等、復會劾蘇軾草麻有民亦勞止之語、以爲誹謗先帝、黜軾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甯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卽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帝不聽、　癸丑白虹貫日、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詔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時帝欲相章惇、祖禹力言惇不可用、遂罷、　壬戌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帝有紹復熙豐之志、首起惇爲相、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報復、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舟、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纘述、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奸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奸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

惇用林希掌制醜詆元祐名臣

蔡卞盡改正史

追奪司馬光等贈謚貶呂大防等官

中道庶可以救弊。又曰譬如此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之右則右重俱不可也熙甯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惇不悅帝既相惇范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　召蔡京爲戸部尚書以林希爲中書舍人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丁卯章惇請復行免役法差雇兩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蔡京謂惇曰取熙甯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初司馬光盡革熙豐之政而罷雇役復差役獨於人情未協至是京惇相倚遂執以爲詞復行免役法識者愈見其姦　戊辰以蔡卞爲國史修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婿也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于古之上而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求安石舊作日錄盡改正史　閏月壬申復以陸師閔等爲諸路提舉常平官　五月以黃履爲御史中丞元豐末履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惇確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卽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讐怨元祐舊臣無一得免矣　秋七月丁巳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時臺諫黃履周秩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翟思劉拯井亮采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

常安民言呂惠卿之奸

卞進重修神宗實錄祖禹等皆貶竄

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爲秘書監、摯爲光祿卿、轍爲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爲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謫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柰天下何、　八月罷廣惠倉、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鎭、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荅、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確觀文殿大學士、　十二月蔡卞進重修神宗實錄、於是范祖禹及趙彥若黃庭堅等坐詆誣降官、安置永豐黔州、遷卞爲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言王安石多有是處、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二年冬十月貶監察御史常安民、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顚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

常安民首發蔡京之姦

安民彈奏數十百上

惇布怨而排之

惇譖罷安燾

明堂赦惇不肯徙大防等純仁疏理落職

先帝法必擯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尚隱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諂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于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乞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柰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遊說耶惇益怒安民又言曾布之姦於是惇布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帝以爲比帝于漢靈帝怒安民不辨賴安燾救得免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遂出爲滁州監酒稅　十一月安燾罷時章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僚燾言于帝帝疑之鄭雍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怨燾言燾與常安民表裏出知鄭州　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范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黨過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即今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閈

李清臣罷

追貶光等官

流大防等貶韓維等

今趙彥若已死貶所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原放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史臣曰哲宗親政之初見處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諧俾日遷忠讜絕回遹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而清臣怙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亂國是羣姦嗣之衡決莫障遂重爲縉紳之禍

四年春正月李清臣罷知河南府

二月己未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爲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追示懲責遂追貶司馬光爲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爲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爲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伯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　癸未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尙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爲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州摯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郴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

純仁以謫行獨不怨惇

貶文彥博

惇議遣呂升卿等殺嶺南流人帝諭勿治從序辰請編類光等言行縉紳無得脫禍

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勔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判峽衡蔡亳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橫等諸州居住王汾落職致仕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爲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時韓維謫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甲申貶太師致仕文彥博爲太子少保先是左司諫張商英嘗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故貶

甲辰蘇軾謫授瓊州別駕移昌化軍安置范祖禹移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高州安置

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卽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

薛昂林自欲毀資治通鑑

大防卒於虔

貶竄劉安世程頤

再竄范祖禹劉安世

惇使土豪判官殺安世其人夜半忽死

惇等進新修敕令式

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掇拾附著纖悉不遺凡一百四十三帙上之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鄒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 己亥呂大防將赴舒州卒于虔州之信豐大防爲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幅而天下臻於富庶竟以貶死天下惜之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請歸葬卽許之一時議者謂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意也 十一月癸酉貶劉安世于柳州安置程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竄涪州頤在涪與門人講學不輟周易傳亦在涪所著也 復立市易務

元符元年六月戊寅朔改元甲午蔡京等上常平免役法 秋七月再竄范祖禹于化州安置劉安世于梅州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安世至貶所惇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脅安世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且至家人號泣不食安世飲食起居如平時至夜半其人忽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尋卒祖禹在經筵勸講論諫常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能過也

二年八月癸酉章惇等進新修敕令式惇讀於帝前間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

卞勸惇置看詳訴理局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有可取者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　九月癸卯命御史點撿三省樞密院並依元豐舊制。　閏月置看詳訴理局。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謂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得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

張溥曰。紹述之論。發于楊畏李清臣。此固小人之靡也。畏幼孤好學。刻志經術。事親有孝名。猥爲王安石呂惠卿所知。力尊邪學。司馬光入洛。畏懼得罪。面進諂言。光薨而旋謗之。且始附呂大防攻劉摯。後卽背大防。始附蘇轍攻范純仁。後卽背轍。反譎性生。彼亦自謂跡在元祐。心在熙甯也。清臣博學盛名。韓琦以兄之子妻之。歐陽修壯其文。比之蘇軾。乃怙才躁進。覬望相位。紹聖策士。議主紹述。國是遂變。此兩人者。初喜聲譽交君子。令循節無改。不失令士。迫切求用。竟甘戎首。鄙夫患失。良可畏也。元祐八年。宣仁甫崩。哲宗親政。卽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君心不正。君子見微而憂。小人知著。而喜改元以前。大防等罷。章惇等進。一二月間。勢已燎原。其後竄正人。廢母后。誣宣仁于在天。貶故老于九京。惟日亟亟曰。此神考志也。抑思宣仁太后神考之母。司馬光呂公著諸臣先朝所遺。爲人子者。誣先帝之母。逐先帝之臣。不孝莫大焉。藝祖創法。歷世長治。安石惠卿變更。啓亂神考寢疾。嘗心痛之。元祐欲復祖宗之法。不得不罪變法之人。蓋復法者其本志。而去小人者其餘也。紹聖欲罪復法之人。則託言紹神宗之政。蓋去君子者其本志。而紹述者其名也。蔡確起大獄。王詔取熙河。

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徐禧种諤造西事。以至吳居厚鐵冶。劉定保甲。王子京蹇周輔茶鹽。李稷陸師閔市易。咸附麗王呂。割剝天下。即彼羣奸。何嘗不心知其非。而黨與既成。富貴念急。反唇塗面。閧堂而起。變法者塗炭海內。稱爲元功。復法者惠懷兆庶。詆爲罪府。母蓋子失而謂之歸過于君。臣行君令而謂之毀譽不道。務反公議。以快驅除。大防等復察奸不密。自破藩籬。一人操戈。舉朝喪氣。九年聖政。敗于須臾。邦國殄瘁。末如何已。然楊畏進于元豐。顯于元祐。遷于紹聖。徒號三變。不免惇怒。清臣謀相不得。惇亦惡之。狂婦遮呼。劾罷不起。賊臣先驅。瀆閑無補。才人智士。尤戒失身。從橫之學。甯足慕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六終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七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孟后廢復

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己未立皇后孟氏后洛州人馬軍都虞侯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人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皇太后皆愛之敎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冊使蘇轍皇叔祖宗景充告期使皇伯祖宗晟范百祿充納徵使王存劉奉世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冊爲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紹聖三年八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時劉婕妤專寵內庭前祖禹元祐中聞禁中覓乳媼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說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媼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太后深嘉之至是章惇蔡卞摭諫乳媼事乃指婕妤也於是坐二人搆造誣謗之罪

章惇蔡卞摭范祖禹劉安世諫乳媼事坐罪貶竄

九月乙卯廢皇后孟氏初劉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訶之婕妤不顧閤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坐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

章惇等請立劉妃為后

坐或已撤、婕妤座遂仆於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甯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耶、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卽爇符於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後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等卽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存、命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敎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眞、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搆成是獄、天下冤之、踰兩旬、敦逸奏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臣常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曾布曰、陛下以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之、何以取信中外、乃止、

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立賢妃劉氏為皇后、后多材藝、被專寵、既搆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時鄒浩方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宗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宗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於妃嬪、而卜其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

而致罪乎抑或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陛下臨朝旣嘆以爲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霾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旣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册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浩曰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眞宗立劉德妃也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浩狂妄除名勒停覊管新州尙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爲戒誰復爲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旣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游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

徽宗卽位何文正上言孟后事詔復爲元祐后

馮澥等論復后之非蔡京等主復廢之

爲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凡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郎
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荅、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
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爲不知幾云、　閏月、子茂卒、
三年春正月己卯、帝崩、無子、弟端王佶卽位、　辛巳、尊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　五月丙子、詔復哲宗廢
后孟氏爲元祐皇后、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
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禁中、

陳邦瞻曰、按陳瓘論廢后事、有曰當時致此之因、蓋生於元祐之說也、以繼神考爲說、以讐毀宣仁爲
心者、其於元祐、譬如刈草、欲除其根、瑤華乃宣仁所厚、萬一有預政之時、則元祐未必不復、是以任事
之臣、懷刈草之慮、則瑤華惡得而不廢乎、知經術者獨謀於心、宰政柄者獨斷於手、方其造意、自謂密
矣、而已難逃於見微之士、嗚呼、小人之愚其君、一至是哉、其可畏也、人情莫親於父子、莫昵於夫婦、李
林甫用而明皇不能有其子、蔡卞章惇之計行、而哲宗不能有其妻、哀哉、

徽宗崇甯元年、冬十月甲戌、復廢元祐皇后孟氏、時元符皇后閣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
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爲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
等乘一布衣何文正狂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疏逖小臣、詣闕上書、
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

鄒浩焚諫草京使人僞造之構使遠竄

劉太后有罪自殺

高宗尊廢后更號隆祐

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出后於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於遠州　十二月追謚哲宗子茂爲獻愍太子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爲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爲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具冊茂爲太子而竄浩於昭州

二年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爲皇太后宮名崇恩

政和三年二月太后劉氏自殺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爲左右所逼即簾鉤自縊死謚曰昭懷

高宗建炎元年春正月尊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　七月元祐太后避金兵如揚州　八月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易以所居宮名從之

二年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

三年秋七月隆祐太后如洪州復如虔州

四年三月還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己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慰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辛企宗等奉迎于虔州八月太后至越州

紹興元年夏四月隆祐太后孟氏崩諡曰昭慈獻烈詔權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俟事甯歸葬哲宗山陵

張溥曰宋代冊后哲宗孟氏儀文充備宣仁欽聖教誨宮中宰執大臣與司六禮文德親冊賀有賢功劉御侍卽明豔才藝善順兩宮帝與后亦未有間也擷坐生怨禱祠興獄皆賊惇與郝隨搆之時太皇太后已崩四年矣羣奸紹述欲行誣謗亟發難於孟后其事以仁宗廢郭后爲辭而無將之謀視呂夷簡閻文應尤加惡焉然孟后廢於紹聖之三年劉后立於元符之二年帝雖寵婕妤尙畏人言久乃正位使當廢后時廷有諍臣華陽之貶庶遂阻乎無如舉朝皆惇黨何也惇等附婕妤謀廢后先摭范祖禹劉安世向日乳媼之諫指爲詆斥竄之遠方鉗天下口孟后既廢元祐諸臣死者奪官生者流貶同文獄起上誣宣仁海內謂之堯舜賊臣比以呂武哆侈南箕天地晦冥帝不佐闕郎稱善士孰知父母有過號泣三諫之義哉鄒浩仗義批鱗立逐新州王回爲治南裝逮詣詔獄網羅之密幾不容世有讒公然究之非帝意也皇城榜掠孟后獄成董敦逸傅會奏牘猶爲呼寃帝不加罪浩疏停婕妤冊禮亦從容與辨未嘗怒呵帝豈憾后者哉憾后者章惇也宣仁功造王室而幾夷庶人則不孫神宗父道可改而反益其蠱則不子九年善政而自毀成勞則不君孟氏賢淑而廢居瑤華則不夫無道之名受者哲宗行者惇黨天子不自爲而大臣代之爲下快其私上蒙其惡是謂祿忠耳徽宗初立追先帝悔言復后位號蔡京等又祖惇說而廢之暗君之勢不敵賊臣宋竟以此亡嗚呼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七終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八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建中初政

哲宗元符三年春正月帝崩、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加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佖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于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拜泣、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　三月辛卯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鶠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爲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爲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所以然山林不返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可駭也、夫毀譽者

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臣請言奸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奸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奸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罰，自報恩怨，謂之奸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奸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爲貍，非特不知狐，又不知貍，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謬賞濫罰，賞謬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過，而謂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其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自反覆，畜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修德善政之

韓忠彥等薦龔夬陳瓘鄒浩居言路

帝從瓘言出惇知潭州

復范純仁等官

龔夬等論罷蔡卞

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　召龔夬爲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爲左右正言、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爲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狂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夏四月丁巳、復范純仁等官、時純仁在永州、帝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純仁入、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時蘇軾亦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成都玉局觀、　乙酉、蔡卞罷、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議論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嘿無一語、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大略以爲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于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忠臣義士、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海內之人、憤悶而不敢言、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采公論、昭示顯黜、未報、臺諫

從韓忠彥言追復文彥博等官

陳瓘論黜邢恕

豐稷等劾罷章惇

從陳瓘等言安惇蹇序辰等除名放章惇於潭州

陳師錫龔夬豐稷論罷蔡京

陳祐論罷林希

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於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甯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祕書少監分司池州　己丑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韓忠彥言之遂有是詔　六月陳瓘論邢恕矯誣定策之罪安置均州　九月辛未章惇罷惇爲相專國復怨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輿陷淖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等劾其不恭罷知越州　冬十月丙申安惇蹇序辰除名放章惇于潭州惇既罷陳瓘等以爲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傅致語言指爲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使居潭州　蔡京林希罷時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龔夬亦言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讎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煅煉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奸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奸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曾布始附章惇後與乖異遂得拜相

豐稷指布佞人

改元建中靖國王覿直諫

丁酉、以韓忠彥曾布爲尙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爲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布以爲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卽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人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布之拜相也、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遂遷稷工部尙書、稷力乞補外、不允、謝表有內侍已成於怨府、佞人方刻於奏章之語、上問佞人爲誰、曰曾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定矣、

己未、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　十一月庚午、詔改明年元年、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改元爲建中靖國、詔下、御史中丞王覿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覿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於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爲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于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惡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

徐勣言是非不可兩存

任伯雨得去小人

范純仁卒遺表請明宣仁誣謗伯雨劾惇章八上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雷州司戶參軍後徙睦州

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爲泰、年當改元、時方孟春、其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以五色推之、赤爲陽、黑與白爲陰、以從事推之、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而西散爲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奸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又言此日內降寖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　范純仁卒、遺表言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又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凡八事、謚忠宣、　二月丁巳、貶章惇爲雷州司戶參軍、初任伯雨論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節、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爲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

伯雨半歲上一百八疏并欲劾布布覺而罷之

民究治以僞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死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伯雨初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卽爲眞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　六月戊午

布憚范純禮正言嗾王詵誣罷之

尙書范純禮罷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嚮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沈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　帝初政虛心納諫海內想望庶幾慶歷之治曾

陳祐六疏劾布帝不從

布入相遂右紹述諫官陳祐六疏劾之不從賜罷降救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公望聞而求對面請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爲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豐祐政事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感格業從之矣會前太

范致虛上

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不當變且言臣讀御製泰陵挽章曰同紹裕陵此陛下孝弟之本心

曾意附紹述

江公望以正言罷職

也臣願守此而已江公望又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靡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隙也先帝信讒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　秋七月丙戌安燾罷時燾密奏紹聖元符以來用事者假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挾私讐下則欲希進而肆朋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爲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爲朝廷計也當熙甯元豐間內外府庫無不充衍自紹聖元符以來傾府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費願陛下罷無益之入厚公私之積早計而預圖之則天下幸甚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上不悅遂自樞密院出知河陽府　八月陳瓘上疏言臣嘗乞刪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今爲宰相故也不報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時兼權給事中曾布專主紹述取王安石熙甯間所記日錄以爲依據欲引瓘附己使人語瓘謂將去權即眞瓘語子正彙曰吾與宰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明日遂投書于布論其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即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布得書大怒瓘復錄所上布書及所嘗著

陳瓘不附布而被黜乃著尊堯集

命陸佃修哲宗實錄

日錄辨國用須知以上三省且乞敷奏早行竄黜遂黜瓘知泰州瓘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十論譏辨其所紀載猶未證言王安石之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爲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己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詞矣　冬十月召陸佃爲禮部侍郎佃上疏曰近時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以忠厚爲重遲以靜退爲卑弱相率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夫善變前人者不必因所爲否者替之善者揚爲元祐紛更是知替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替之之過也願咨謀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爲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遂命修哲宗實錄遷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丞　十一月庚辰詔改明年爲崇甯

張溥曰神宗十四子八王早薨惟哲宗與申王佖端王佶莘王俁簡王似睦王偲在哲宗崩無子申王以目疾不得立章惇屬意簡王向太后不聽而端王正位是爲徽宗竟喪天下設建辟之時朝議從惇端王不帝宋可無敗乎然觀卽位之初詔求直言龔夬陳瓘鄒浩任伯雨等並列諫職尊孟后錄忠舊而蔡卞邢恕章惇蔡京安惇蹇序辰諸賊以次貶罷帝非不可爲善者也神宗有堯舜之資王安石呂惠卿相之而熙豐釀亂哲宗非有終之主司馬光呂公著佐之而元祐稱治一人在上豈能獨理助其成者二三執政爾申端諸王才皆伯仲無大過人者幸而端王之立斷出太后賊臣不得攘功帝亦有憾於惇急敗公論奪其剪除一年之內獲睹清明若立申王惇將以蓋世之惡挾定策之勳銳精紹述害政殺人必又甚焉欲如建中靖國其可得歟太皇太后親立哲宗邢恕蔡確猶

欲誣以廢立自矜推戴章惇祖之圖爲霍光其謀不成社稷福也豈容以商辛後日之惡追非太史立嫡之評乎帝初立時曾布叱惇柩前位定帝遂惡惇而德布不知布之姦深猶惇也明年改元而邪正雜來蔡京既入而小人專用去一惇進百惇亂數究矣太皇太后聽政九年至元祐八年崩向太后聽政六月至建中元年崩二后殂落之時卽奸臣變法之日自古慮國家者患女主而宋之亂反以無女主故又世運一異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八終

蔡京結宦官徐知常欲得宮知

曾布與韓忠彥交惡引京自助京首論神宗實錄除安惇蹇序辰之罪

鄧洵武請用蔡京以紹述感愛莫能助圖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蔡京擅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復詔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初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旨、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有是召京首論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紹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詆誣、今復詔參修、是紛更也、願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置訴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惇蹇序辰駁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爲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奏、上益嚮之　初鄧綰之子洵武爲起居郎、恐不爲清議所容、當圖所以求知於上、因入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常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人臣、尚能紹述其父之志、陛下爲天子、反不能紹述先帝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例、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以能助紹述者序于左、執政中惟溫益

豐稷以論京而罷

復邢恕等

罷忠彥

蔡京一二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其序于右者則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皆指爲害政不欲紹述者帝出以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罷禮部尚書豐稷稷初爲諫官即論罷蔡京又陳曾布之姦至是以積忤貴幸罷　十二月邢恕呂嘉問路昌衡安惇蹇序辰蔡卞並復宮觀尋與郡召張商英赴闕

崇甯元年五月庚申韓忠彥罷左司諫吳材等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己卯陸佃罷佃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敘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　庚辰以許將溫益爲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爲尚書左右丞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覿善覿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覿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　閏月壬戌曾布罷布初用王安石薦在神宗時凡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又上書欲神宗專任安石以刑罰脅制天下使無敢言哲宗親政宰相章惇託紹述以快

京與布大異布忿辨上前錢遹論罷之

蔡京復相

京置講議司

京與强浚明葉夢得籍司馬光等百二十人爲姦黨

私忿布贊之甚力俾與大獄無能救解或陰擠之俾逐而布總右揆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逐蔡京至崇甯初知上意所向又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京懷舊恨與布大異會布擬陳祐甫爲戶部侍郎祐甫之子迪布之愛婿也京言布以爵祿私其所親布忿辨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遹論之布請罷遂出知潤州　秋七月戊子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兩遭簾帷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今特相卿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己丑禁元祐法　甲午詔置講議司於都省蔡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甯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爲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講議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度屢變無常矣　八月己卯以趙挺之張商英爲尚書左右丞商英爲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復紹聖役法　九月己亥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强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公亮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王汾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勰李之純趙彥若趙卨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覿范

以鍾世美等四十一人爲正等旌擢以范柔中等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

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鮮于侁賈易鄒浩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績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詩張耒歐陽棐陳瓘鄭俠秦觀徐常湯馘杜純宋保國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常立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朱光裔陳郛蘇嘉龔夬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劉當時馬琮陳彥劉昱魯君貺韓跋內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裔王偁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凡百二十八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甯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冬十月戊寅蔡卞知樞密院事　十二月丁丑詔邪說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

二年春正月乙酉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溫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丁未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三月乙酉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教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無得至京師　丁亥策進士于集英殿時李階舉禮部第一階深之子陳瓘之甥也安

毀司馬光等十八人景靈宮繪像

張商英與京不合石豫等劾罷之

京自書姦黨碑石工安民不肯鐫字

鑄當十大錢

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又黃定等
等上臨軒謂之曰若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于若亦並黜之　夏四月丁卯詔毀
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十八人景靈宮繪像乙亥詔毀范祖禹
庭堅秦觀文集　戊寅以趙挺之爲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爲尚書左右丞安惇同知樞密院事　除
故直秘閣程頤名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近以入山著書妄及朝
政詔毀頤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
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
門也　八月戊申張商英罷商英在紹聖時巧媚取容共倡紹述至是與蔡京議論不合執法石豫御史
朱紱余深奏京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爲說乃取商英在元祐中嘗著嘉禾頌擬司馬光於周公且酹祭
光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詔以商英論議反覆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
列落職知亳州名入元祐黨籍　時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
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
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錢至是
蔡京將以利惑上始請鑄于諸路與小平錢通行于時　時四方承平府庫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

蔡攸有寵于上
罷講議司
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
詔王安石配享孔子
詔重定黨籍三百九人
京援張康國甚力

視官爵如糞土屢朝所儲大都掃地矣 以蔡攸爲祕書郎攸京長子也有寵于上至是賜以進士出身遂有是拜 夏四月罷講議司詔諸州見行新法文移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求未盡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倣川峽路立僞造法通情轉用幷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爲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壬寅朔圖熙甯元豐功臣於顯謨閣 癸酉辟雍初成詔荊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 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爲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秋七月辛卯復行方田法 八月許將罷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收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爲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在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爲遂罷知河南府諤蔡京之黨也 九月乙亥以趙挺之吳居厚爲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爲尚書左右丞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爲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爲承旨遂拜右丞 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

京用胡師文爲發運使而輸搬法壞

京詆去蔡卞

曾孝序正言京遣宋聖寵劾竄嶺南

劉逵請碎

淮甸以及眞揚楚泗爲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於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搬之法壞矣

四年春正月蔡卞罷卞立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爲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請以童貫爲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三月以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竄知慶州曾孝序于嶺南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闕蔡京畏孝序見帝言舒亶事密遣客以美官啖之孝序不從又與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六月戊子趙挺之罷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奸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五年春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其長竟天甲辰以吳居厚爲門下侍郎劉逵爲中書侍郎乙巳以星變避殿損膳詔求直言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明日蔡京

元祐黨人碑

蔡京罷吳執中請全其體貌

挺之與逵同心輔政

蔡疑揣京且復用對策逢迎擢爲第一

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丁未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甯以來左降者無間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二月丙寅蔡京罷京懷奸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爲功而花石綱之害爲尤甚至是因彗星見帝悟其奸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爲中太一宮使留京師言者論不已中丞吳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臣當全體貌帝爲京下詔戒飭言者乃已 以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既罷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釐正之然挺之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畢其說逵亦欲自以爲功直情不顧初蔡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微笑而已 三月丙申詔星變已消罷求直言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己未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六百七十八人時蔡疑揣蔡京且復用其所對策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纘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奸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爲疑動

鄭居中約劉正夫請罷用京

鄭居中不得相疑怨蔡京

搖國、是不以爲憚、願逆慮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爲第一、以所對策頒天下　冬十二月己未、劉逵罷、時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爲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意、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紳所、知之、卽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逵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逵知亳州、

大觀元年、春正月甲午、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壬寅、吳居厚罷、壬子、以何執中爲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爲尚書左右丞、子美初爲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羨餘、北珠出於女眞、子美市於遼、遼嗜其利、虐女眞捕海東靑以求珠、女眞深怨之、而子美用是顯　二月己卯、復行方田　三月丁酉、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爲門下中書侍郎、梁子美朱諤爲尚書左右丞　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蔡京之再相也、居中有力焉、京薦之、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爲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以爲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爲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中不懌、蔡京爲言、有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於是居中疑京援己不力、怨之、　以蔡攸爲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以葉夢得爲起居郎、時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上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令不可復、令徒以大臣

京欲陷逵兄章綖遂成之獄

方軫上書請誅蔡京竟流嶺南

進退爲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小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甯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爲先。上然之。　九月貶侍御史沈畸監信州酒稅。竄御史蕭服于處州。時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畸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畸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綖竟竄海島。　閏十月復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霆得兩首龜于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己。故申前命。　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時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爲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爲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十一月壬子

京使執中論康國康國先白子帝帝怒黜執中康國早朝暴卒石公弼張克公劾罷京

執中謹事京代爲首相

京致仕石公弼洪彥昇等共劾之

朔日食、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二年春正月戊寅、加蔡京太師、

三年三月壬申、張康國暴卒、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寖爲崖異、時帝惡京專愎、陰令康國阻其奸、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爲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且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爲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至是康國早朝、退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六月丁丑、蔡京罷、京專國日久、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上亦厭京、遂罷爲太乙宮使、初上爲端王時、大使局有郭天信者、言王當有天下、及即位、言驗、得寵、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爲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罷　辛巳、以何執中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爲首相、大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即位以來、五命相矣、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贓汚、趙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皆天下所不堪者、今陛下知蔡京之奸、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貪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蚊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　十一月己巳、蔡京進楚國公致仕、仍提舉修哲宗實錄、朝朔望、石公弼言蔡京盤旋京師、無去志、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言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

毛注劾逐葉夢得

帝使侯蒙密伺京

公弼等極論京乃貶京居杭州

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爲腹心交植黨與帝爲逐夢得提舉洞霄宮而遷注侍御史注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妄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兒翛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復用大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

四年二月己丑以余深爲門下侍郎張商英爲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五月丙辰以彗星見詔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蔡京罪張克公亦論蔡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爲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圜土聚徙郡之惡及不軌不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己而別爲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己而重寘於法彗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甲子貶蔡京出居杭州。六月乙亥以張商英爲尙書

張商英與京異同受相命之夕彗滅雨降商英作政典以黜京妄

鄭居中諷張克公論罷商英陳正彙訟京蔡嶷執送京師鍛鍊流海上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爲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十二月張商英請編熙甯元豐事、號皇宋政典、詔就尚書省置局、商英謂蔡京以紹述爲名、但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故作政典以黜其妄、

政和元年、八月乙未、復以蔡京爲太子太師、　丁巳張商英罷、商英爲政持平、改蔡京所鑄當十大錢爲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坐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己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知惠州、時方技郭天信有寵於上、商英因與往來、事覺、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併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　冬十月、羈管陳瓘于台州、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跡、杭守蔡嶷執正彙送京師、陰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蒞鞫、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言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帝命取瓘所著尊堯集、張商英先已取其集、將上而商英罷、相瓘遂表奏乞進

京自杭州召還京三日一至都堂作御筆以制言者

尊堯集于御前開拆仍於奏牘寓意言王安石不宜配享宣聖廟帝謂其語言無緒並係詆誣羈管台州初安石嘗著日錄八十卷瓘謂安石此書詆訕宗廟及瓘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詆誣之罪歸于蔡卞後又著四明尊堯集痛絕王氏以發揚熙甯用舍宰臣本末之緒而自明改過之心至是貶台州何執中奉行蔡京奏旨起遷人石悈知台州欲寘瓘以必死悈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耳瓘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況尊堯集已上進矣悈慙揖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悈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二年二月戊子詔蔡京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內苑太清樓　夏四月復行方田　五月乙巳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京患言者議己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必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

呂中曰自奸臣創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爲者皆謂御筆行之違者有刑於是給舍不得繳臺諫不得言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眞爲萬世法

八月焚元祐制詞　九月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爲尹

更定官名元豐之制大壞

追封王安石爲舒王

京怒太子碎琉璃酒器諷言者擊逐陳邦光

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京

居中以母喪去位

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機庭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衞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爲三公。爲眞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官。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任。更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冗濫。名且混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三年春正月癸酉。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子雱爲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廷。

五年秋七月。詔建明堂于寢廟之南。以蔡京爲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八月。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於池州。初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六年夏四月庚寅。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總治三省事。　五月庚子。以鄭居中爲少保太宰。劉正夫爲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更無所師。鄭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爲少宰。

七年六月戊午朔。以明堂成。進封蔡京爲魯國公。京辭兩國不拜。詔官其親屬二人。　八月癸亥。鄭居中罷。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京懼其起復。以居中王珪壻也。乃使蔡確子懋重理定策事以沮之。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欲借撼居中。然卒不能害。　十二月。竄侍御史黃葆光于昭州。

黃葆光獨攻京京中以他事貶竄

蔡絛尚帝女

攸導帝娛樂寵傾其父

曹輔疏諫微行王黼奏竄之

初葆光為左司諫始漪職郎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異己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省之計徙為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帝以為念葆光上疏言蔡京彊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災異疏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遂有是竄 宣和元年九月道德院生金芝帝幸觀之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條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絛尚帝女茂德帝姬家人廝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攸有寵于帝進退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戲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 冬十月甲戌以紹述熙豐政事書布告天下 十二月丙申編管正字曹輔于郴州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道途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為常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或傷一旦宮闈少寬衛士輒踰禁城幾犯寶慈諺有之盜

蔡攸追京致仕

憯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況今蚩愚之民、見差科日增、豈能一一安分、萬一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深居高拱、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則臨時降旨、稍爲裁節、比諸微服、不猶愈乎、帝得疏、出示宰臣、令付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得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脊、聲若紡輪、心知其有禍、弗恤也、及貶、怡然就道、

二年六月戊寅、詔蔡京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讐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邪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十一月、以王黼爲少保太宰、初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四方翕然稱爲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爲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襲京迹、

帝惡黼與梁師成交結何㮚論罷之

朱勔力勸用京

蔡攸忌絛與白時中李邦彥謀禍之帝命童貫諭京謝事

六年十一月王黼罷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爲畫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芝之而黼第與梁師成連牆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㮚論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罷　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治事悉決于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爲之至代京入奏事絛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呫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梠爲戶部侍郎媒櫱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爲天子私財白時中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

七年夏四月勒蔡京致仕蔡絛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請殺絛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絛乃與攸發絛姦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丐免乃止勒停侍養因安置韓梠于黃州褫絛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史臣曰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伺爲固位計始終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以柅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匐伏叩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爲參商父

子如秦越暮年即家爲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以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患得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

張溥曰蔡京以崇甯元年秋七月相至五年二月而免此五年者王安石配享孔子黨人立碑州縣花石綱起涇原寇至大亂成矣大觀元年春正月京復相三年六月而免明年貶居杭州京罷者二年矣政和二年五月又詔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宣和二年六月始致仕則京又相者八年迨六年之十二月又詔領三省事明年四月乃勒致仕徽宗自即位迄乎北狩在位凡二十五年而京居相位者十七年帝之紕政莫非京爲也然歷年雖久中罷者三入方易喪忽然謝政一陽來復豈遂無時廼以史考之京崇甯之免代相者趙挺之也是以有大觀之入大觀之免代相者何執中張商英也是以有政和之入宣和之免王黼執政是以有三省之詔京黼國賊朋比無論其他即能異同究亦兩人類也紹述建議挺之商英奮排元祐京籍上書邪等執中附麗立禁姦深性成物以類聚帝雖薄京忌其專政或用趙挺之劉逵張商英張康國以間之或用鄭居中劉正夫以察之密勿翕張自謂若神不知羣奸濟朝探意離合附京者傒而擊京攻京者傒而援京天心忽悟寤寐旁求皆京具體耳且劉逵請毀黨碑寬邪禁直情不顧不滿歲而余深石公弼攻之出知亳州張商英入中書有商霖之賜釐革弊謬輿望翕歸不數月爲張克公論罷張康國始因京進後寖崖異京使人彈之他日暴死帝亦不問惟執中柔懕爲京盡力久据政府恩禮特殊居中正夫受命伺間未幾罷閒猶

然首鼠王黼爲相名反蔡京毒痡無改帝卽疑京甚京之所愛無不進也京之所惡無不退也最後京四當國事決少子蔡攸疾之父子釁生大姦始扳是去京者攸也非帝也神宗於王安石愛敬而不能罷歷十八年而汴宋亂徽宗於蔡京賤惡而不能罷歷二十五年而汴宋亡皐陶之謨曰在知人在安民旨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終

命童貫置造作局于蘇杭

蔡京愛朱冲并其子勔帝遂令勔領蘇杭應奉局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

高安陳邦瞻德遴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花石綱之役

徽宗崇甯元年春三月命宦者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諸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之工曲盡其巧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三年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四年十一月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初蔡京過蘇州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郡人朱冲不可京即召冲語之居數日冲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器其能踰年京還朝遂挾冲子勔偕來竄其父子姓名於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時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召貢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州命勔總其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爲御前之物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斵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舟人倚勢貪橫陵轢州縣道路以目　勔勢焰薰灼邪人穢夫侯門奴事自直

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

大觀四年閏八月以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

蔡京諷童貫等請帝作延福宮

政和四年八月新作延福宮、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尚、各爲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千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帝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置提舉御前人船所命鄧文誥領之

七年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璧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需、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敕

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

方臘既平王黼請復置應奉司

萬歲山成更名艮嶽

貫餘不許妄進、名爲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十二月作萬歲山、

宣和三年春正月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卽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貫遂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己、罷諸應奉造作局、又御前花石綱、運併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侄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閏五月復置應奉司、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奸弗悛、抑損應奉、妄爲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奸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卒爲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歸二人之家、而入尙方者纔十一、

四年十二月萬歲山成、更名曰艮嶽、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眞嶝、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雁池噰噰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沜、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洲、東爲蘆渚浮陽、西爲梅渚雪浪亭、西流爲鳳池、東出爲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觀圜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淸澌閣、北岸有勝筠菴蹑雲臺蕭閑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

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邱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牐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葺閣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之產于萬壽峯更名壽嶽諸巨璫爭出新意謂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囿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爲優場戲請於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蓋以游至則以巨盤盛肉炙粱米翁傚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飫翔集聽其去來月餘而囿禽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上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罔測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

張溥曰陳後主之亡也三閣十客長夜新聲蔣山鳥語臨平湖開自賣佛寺爲奴而終不能厭勝隋煬帝之亡也東京西苑神山離宮自長安至江都開渠行舟千乘萬騎遊東歌作而身死丹陽宮宋徽宗之亡也宮新延福山成萬歲花石應奉雲擾東南而青城之禍蒙塵窨都悲哉爲八君者樂不可極也後主之樂孔範施文慶導之煬帝之樂虞世基裴矩導之徽宗之樂蔡京童貫導之京之言曰泉幣贏積和足廣樂富足備禮此熙豐法行之效也熙豐之法誰爲之王安石也安石變法而正

於元祐元祐更化而反於蔡京熙甯元豐之說小人所借以取富貴空善類也神宗有堯舜之志而急於富强安石則言新法青苗藉口於泉府之國服出息徽宗無漢武之畧而樂於廣大蔡京則言豫大豐亨藉口於周官之惟王不會操說雖異逢君則同京固謂帑藏告盈天子燕逸則信熙豐益堅信熙豐益堅則任若輩益力而不知色禽音酒亡國形具浸淫禍發而莫救也其父好儉其子好奢封君大家敗且立盡天下雖富南面雖尊未有無度而不貧既貧而不亂者也朱勔黠徒才劣桑孔薦進大官遂領花石搜巖剔谷東南苦之而京且曰山林間物人之所棄於民何擾夫以萬乘之勢爲民間之求威福横溢何必金車哉草木竹石費累百鍾瓦礫臭腐氣燄憑焉所取者微所損者重下弗堪而上弗覺莫此爲甚京奈何以欺人主也方臘亂作詔罷應奉捷書方奏王黼復啓行之羣奸相仍意猶紹述罔知天戒佐元仙伯惡於五斗之妖賊壽嶽禽聲哀於天津之杜鵑詩曰戎成不退饑成不遂蓋謂此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終

王寘薦王老志

蔡京薦王仔昔

王安中請嚴察方士并劾京罪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道教之崇

徽宗崇寧四年五月賜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元號虛靖先生、

大觀二年三月頒金籙靈寶道場儀範于天下、

政和三年夏四月作玉清和陽宮於福甯殿東奉安道像帝所生之地也、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老志濮人、初爲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爲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寘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中秋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漸以爲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而死、仔昔洪州人、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沖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寖加、朝臣戚里寅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卽行卿章、以近天甯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爲遷安中翰林學士、十一月癸未祀天于圜丘、帝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

徐知常薦林靈素

靈素請立道學

儀仗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眞作天眞降靈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癸丑詔求道教仙經于天下

四年春正月戊寅朔置道階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賜號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

六年春正月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眞達靈先生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匄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于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即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眞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遂賜號賞賚無算爲改溫州爲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　閏月丁未從林靈素之言立道學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許襴襆就試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爲紀志賜名道史　夏四月會道士于上清寶籙宮

初帝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形勢加以少高

作上清寶籙宮

林靈素講道經上下鬨笑

道籙院册帝爲教主道君皇帝

靈素與馮浩誣死王仔昔

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益信道教於是蔡攸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及聞林靈素之言遂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路　九月辛卯朔帝奉玉册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眞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册禮儀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爲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如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七年春正月甲子會道士三千餘人于上清寶籙宮詔林靈素諭以帝君降臨事乙亥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雜以滑稽媟語上下爲大鬨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夏四月庚申道籙院上章册帝爲教主道君皇帝初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爲神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册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籙院上表册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而不施於政事

十二月方士王仔昔下獄死仔昔倨傲而戆帝待以客禮故遇宦者若童奴又欲挐道士宗己林靈素忌

林靈素張虛白出入與諸王爭道

靈素欲盡廢釋氏

帝以太子之訴斥靈

之乃與宦者馮浩謀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戊辰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詔示百官且刻石以紀之初帝惑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爲帝誥則莫不如志尋加靈素號通眞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立元成節以青華帝君八月九日生也

重和元年八月辛酉詔頒御註道德經　丙戌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　冬十月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

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更寺院爲宮觀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六月甲申追封莊周爲微妙元通眞君列禦寇爲致虛觀妙眞君仍行冊命配享混元皇帝

二年春正月甲子罷道學放林靈素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爲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梃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橫恣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以靈素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故違罪詔徙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張溥曰漢武帝在位五十餘年用兵斂財疲耗海內以至神仙土木靡役不舉幸不爲亡秦續者大

權在握政不下移也。徽宗才弱。國家富强。非西漢比。頗慕武帝縱逸。欲願已極矣。方士魏漢津王老志王仔昔林靈素之徒。雜然並進。鑄九鼎。冊道君。又何愚也。漢津本蜀黥卒。自言得李八百鼎樂。以聲律身度之說。炫惑天子。老志轉運小吏。云服鍾離先生丹。能測宮闈燕語。仔昔學儒不成。稱遇許遜。間焚符。爲宮妃療赤目。技能微小。豈聞道者流。靈素晚出。言尤無稽。譬人主爲大帝。大臣爲仙官貴人長秋。咸有名號。三尺童子。猶掩口笑之。帝心獨善者。萬乘之君。位尊志盈。所難者壽。又自以帝王有眞。神靈非常。聞言內喜。憑虛御風。神霄玉清。旦暮遇耳。蔡卞帥越州時。張懷素爲言孔子誅少正卯彼諫其已。亟楚漢成皐滎陽間疾戰嘗憑高以觀。此最誕妄。而卞偏好之。漢津議樂。迂怪。蔡京獨以爲神。君臣一心。馳騖恍惚。唐代宗崇釋氏。宰相元載王縉杜鴻漸。無不佞佛者。所謂大觀在上也。然漢文帝信幸新垣平。至武帝而李少君等出。眞宗惑汀州王捷。徽宗因而濫觴。作法于涼。爲子孫憂。盍先愼諸。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終

女眞于建隆二年以馬入貢自天聖後屬契丹

烏古迺討擒拔乙門遼主授以生女眞部節度使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金滅遼

神宗熙寧七年十二月遼女眞部節度使烏古迺死子劾里鉢嗣初女眞之先蓋古肅愼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隣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拏又號完顏氏於夷狄中最微唐貞觀中靺鞨來朝自是中國始聞其名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部以部長爲都督朝廷爲置長史監之五代時始稱女眞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其民在南者繫籍於遼號熟女眞在北者不籍於遼號生女眞已而避遼主宗眞諱改曰女直又有曰黃頭女眞其人戇朴勇鷙謂之囘霸自東沫江之北甯江之東地方千餘里自推豪俠爲酋長僻處契丹東北隅宋太祖建隆二年以馬入貢三年四年復遣使貢馬自是不絕太宗淳化二年首領野里雞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置三柵於海岸每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乞發兵共平三柵太宗降詔撫諭而不爲發兵眞宗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征高麗道由女眞女眞復與高麗合兵拒之天禧三年復遣使至自天聖後役屬契丹不復入貢至烏古迺能役屬諸部會遼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遼將致討烏古迺恐遼兵深入得其山川險易或將圖之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將走險非歲月可平也遼從之烏古迺因襲而擒之以獻遼主遼主召見燕賜加等授生女眞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

立矣、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至是五國沒撚部謝野勃堇復叛遼、烏古廼伐之、謝野敗走、烏古廼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道死、子劾里鉢襲爲節度使、

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遼女眞部節度劾里鉢死、弟頗剌淑嗣、劾里鉢生十一子、長曰吳剌東、一名烏雅束、次曰阿骨打、曰吳乞買、曰撒也、曰斡賽、曰斡者、曰烏故乃、曰闍母、曰查剌、曰烏特、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卒、母弟頗剌淑襲爲節度使、劾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劾里鉢乃因敗爲功、變弱爲強、遂破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基業始大、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勃極烈、

紹聖三年二月、生女眞節度使頗剌淑死、弟盈哥嗣、以兄劾者子撒改爲國相、時紇石烈部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睹祿阻兵爲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往訴於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劾者守阿疎城而還、

徽宗崇寧元年冬十月、遼將蕭海里叛遼、亡入女眞阿典部、遣其族人斡達剌至女眞、約同舉兵、節度使盈哥執之、時遼主命盈哥討海里、盈哥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骨打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江、蓋先是女眞甲兵未嘗滿千也、至是遼兵追海里者數千人、而不能克、盈哥謂遼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遂使阿骨打與戰、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函海里首獻於遼、遼主大喜、錫予加等、盈哥自是知遼兵

烏雅束立高麗與之通好

遼主欲殺阿骨打蕭奉先止之

阿骨打不赴遼召

之易與益自肆矣

二年冬十月生女眞部節度使盈哥死兄子烏雅束嗣時高麗復與女眞通好女眞雖舊屬高麗然不相通者且久會高麗醫者至女眞還言於高麗王曰女眞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强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於女眞自是來往不阻

政和二年二月遼主如春州至混同江鈎魚界外生女眞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阿骨打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跋扈如此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遺後患奉先曰彼麤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爲遼主乃止阿骨打之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嘗從遼主獵能呼鹿刺虎搏熊遼主喜加以官爵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眞趙三阿鶻產拒之阿骨打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蕭奉先作常事以聞遼主命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召阿骨打阿骨打不至一日率五百騎突入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穩司與趙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訴於遼主言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矣

三年十二月生女眞節度使烏雅束死弟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遼使阿息保𢖍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

遼納阿疎阿骨打遂稱兵叛

阿骨打勝遼將撒改勸其稱帝不許

阿骨打縱藥大師奴遣使招遼人

四年冬十月女眞阿骨打叛遼取甯江州先是遼主好畋獵淫酗怠於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於海上道出生女眞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眞厭苦之及阿疎奔遼烏雅束屢以爲請遼主不遣阿疎遂以爲辭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蒲家奴習古乃等索阿疎遼主終不許習古乃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阿息保往詰之阿骨打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阿息保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撒改子粘沒喝等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銖朮可婁室闍母等爲將而使婆盧火徵移懶路廸古乃兵九月阿骨打率兵進次寥晦城諸部兵皆會於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數遼之罪告於天地曰世事遼國恪修職貢定烏春窩謀罕之亂破蕭海里之衆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疎屢請不遣今將問遼之罪天地其監佑之遂命諸將傳梃而誓至遼界遇渤海軍耶律謝十墜馬阿骨打射殺之阿骨打之子斡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冑戰或自旁射之阿打骨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別部聞之使粘沒喝及谷神來賀勸其稱帝阿骨打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甯江州塡塹攻城甯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遼主射鹿于慶州畧不介意惟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甯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大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眞

蕭奉先爲嗣先解罪請肆赦潰軍士卒解體

阿骨打用楊朴策稱帝國號金

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其部長曰勃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凡以衆降附者，率以猛安謀克之名授之。

十一月，遼主聞甯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宮副部署蕭陶蘇斡曰：「女眞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蘇斡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撻不野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骨打率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陵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刼掠，若不肆赦，恐聚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鬭志，遇敵輒潰。阿骨打進襲遼蕭敵里於斡隣濼東，殺獲甚衆。遼人嘗言女眞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十二月，遼賓、祥、咸三州及鐵驪部叛降女眞，鐵驪王奚回離保未幾逃歸。

五年春正月壬申朔，女眞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先是，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阿離合懣、蒲家奴、粘罕等復以爲言，至是阿骨打始用鐵州降人楊朴策，遂稱皇帝卽位，且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況所居按出

遼主遣人議和阿骨打不聽

斡里朶等戍遼屯田金謀良虎等敗之

遼使如金金留不遣遼主親征女眞

金克黃龍府

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建元收國、更名文、追尊祖龕福以下皆爲帝、以吳乞買爲諳班勃極烈、撒改斜也爲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爲按出虎、謂尊大爲諳班、謂國相爲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烏古廼之孫也、粘罕又名沒喝、亦其國語云、　遼主使僧家奴持書往金議和、使爲屬國、阿骨打遣塞刺復書云、若歸叛人阿疏、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斡里朶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家奴都監蕭謝佛留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遼、且屯田以爲持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二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婁室銀朮可衝遼中堅、陷陣力戰、粘沒喝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勢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兵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婁岡、遼步卒盡殪、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三月遼使張家奴等六人齎書使金、猶斥阿骨打名、冀其降、金主以爲書辭慢侮、留五人、獨遣張家奴還、報書亦斥遼主名、諭遼主降、　六月遼復遣使如金、金主留其使蕭辭刺不遣、　八月遼主下詔親征女眞、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眞、　九月金主攻遼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人測其渡處、深無涯涘、於是遂克黃龍府、遣蕭辭刺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疏、即當班師、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

章奴等謀立耶律淳淳不從遂稱叛敗死

章奴與耶律淳妃弟蕭諦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誘將士亡歸、謀迎立淳、淳興宗之孫也、初昭懷太子得罪、道宗欲立淳為太子、羣臣諫乃止、遼主即位、寵待加厚、號其父和魯斡為太叔、封淳越王、留守京東、於是章奴遣諦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諸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遼主使行宮小底乙信等持書至、備言章奴之謀、淳即斬諦里等、攜其首、單騎詣廣平淀待罪、遼主遇之如初、章奴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渤海羣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虜山、順國女眞阿鶻產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立斬以徇、餘得脫者皆奔女眞、章奴詐為使者、欲奔女眞、為邏者所獲、縛送遼主所、腰斬於市、　十二月、金主聞遼主親征、乃聚眾以刀剺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恐不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羅拜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斡鄰濼、金主行次爻刺、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於護步荅岡、金主曰、彼眾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退、

遼置怨軍

楊朴勸金主求封冊于遼

六年春正月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是月朔夜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甔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誘渤海幷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　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初永昌使人求援於金且曰願幷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補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帥諸軍攻永昌與遼將張琳等遇戰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於活水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撻不野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眞皆降於金金主以斡魯爲南路都統斡論知東京事　六月遼以耶律淳爲元帥

七年八月癸亥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東人爲兵使報怨於女眞號曰怨軍凡八營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帥　十二月遼耶律淳遣金咸州都統斡魯古書議和斡魯古告於金主金主猶以歸賽剌及阿疎爲言淳軍至蒺藜山斡魯古及知東京事斡論等攻顯州襲破遼怨軍師郭藥師遂進與淳戰淳敗走斡魯古追至河里眞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徽成川惠七州皆降金

遼東鐵州人楊朴言於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從之乃遣使求封冊於遼使至遼

阿骨打不受遼東懷皇帝之册

金製女眞字

金絕遼和議

金主攻遼上京

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樞密蕭奉先等勸遼主許之，

重和元年十二月，遼大饑，人相食，

宣和元年三月，遼遣使冊金阿骨打爲東懷國皇帝，阿骨打不受，初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袞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縣，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如不可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林荅贊謨如遼迎冊，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議，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必如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八月金製女眞字，女眞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谷神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製度合本國語製女眞字行之，後復製女眞小字，謂谷神所製爲大字云，

二年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先是遼遣蕭習泥烈持冊藁如金，金遣烏林荅贊謨持冊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習泥烈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斜葛留兵一千鎭守，闍母以餘兵來會於渾河，和議遂絕， 五月，金主自將攻遼上京，以遼使蕭習泥烈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於胡土白山，聞金舉兵，命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

遼主聽蕭奉先誘殺文妃蕭昱等耶律余覩叛降金

粘沒喝勸金主侵遼中京

金主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闍母等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爲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三年二月遼都統耶律余覩叛降金初遼主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斡次秦王定次許王甯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眞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疏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王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覩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覩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爲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覩在軍中聞之大懼卽率千餘騎叛降於金遼主遣蕭遐賣等將兵追之及諸閭山縣遐賣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覩乃宗室豪俊當不肯爲奉先下若擒余覩他日吾黨皆余覩也不若縱之還卽紿曰追不及余覩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覩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

十一月金侵遼中京初耶律余覩奔金金粘沒喝言於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可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羣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粘沒喝計以斜也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粘沒喝斡本斡離不蒲盧虎等副之耶律余覩爲鄕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四年春正月金克遼中京遂下澤州遼主時獵於鴛鴦濼余覩引婁室奄至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敖盧斡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覩

遼主聽奉先言殺敖盧斡

金克遼中京遼主走雲中

奉先伏誅

李處溫等立耶律淳爲帝

自退矣會耶律撒八等復謀立敖盧斡事覺遼主召樞密使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爲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敖盧斡亡敖盧斡曰安忍爲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敖盧斡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覩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濼走雲中遺傳國璽於桑乾河　三月金粘沒喝敗遼奚王於北安州拔其城遣谷神略近地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追若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斡本勸從之斜也乃出青嶺粘沒喝出瓢嶺期會於羊城濼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爲憂蕭奉先猶言女眞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趨白水濼粘沒喝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營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悞我至此殺爾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軍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並賜死蕭得里底自知不免亦絕食死　丙子遼人立秦晉國王耶律淳爲帝初遼主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卽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斡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卽眞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耶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

淳表乞附庸金不報

粘沒喝大敗耿守忠

耶律淳死蕭后稱制李處溫父子謀變伏誅

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爲德妃妃普賢女也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石遂降遼主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於金乞爲附庸金人不報耶律大石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　金人攻遼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粘沒喝謀良虎斡本等繼至粘沒喝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夏四月金取遼東勝州獲阿疏至金金人杖而釋之　六月遼耶律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幷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南面大臣議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定拒湘陰王之說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甯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甯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宰執入議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爲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遙立秦王定爲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諡淳爲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於燕西之香山蕭后聽政幹以后命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卽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於金欲爲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

斡離不追敗遼主

金克遼燕京

秦晉國王者皆爾父子何功之有併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溫無以對乃賜死戮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爲宰相數月間所取也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斡魯婁室敗之於宜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　八月金阿骨打襲遼延禧於石輦驛延禧敗走時遼主旣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於訛莎烈金斜也使斡離不言於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尙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旣而聞遼主在大漁濼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斡離不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兼行及遼主於石輦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耶律余覩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斡離不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烈諭軍中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斡離不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余覩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斡離不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斡離不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亟追之斡離不追至烏里質驛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　十二月金克遼燕京時金主分三道進兵攻燕遼蕭后五上表於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渡關而南遼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於金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銀朮可婁室陳於城上金主次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彥忠劉彥宗等奉表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悉爲金有

遼奚回離保自立爲奚國皇帝後爲夏所殺

遼主殺禧妃

遼主乞爲弟子斡離不不許

遼主從李乾順請入夏蕭特烈等切諫不從遂刼雅里走西北部

五年春正月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回離保卽箭笴山自立爲奚國皇帝改元天復以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爲二王分司遼主命都統耶律馬哥討之　二月遼主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主怒殺之追降禧爲庶人而赦其黨蕭幹奔奚　夏四月金以斡魯爲都統斡離不副之使襲遼主於陰山至居庸獲耶律大石斡魯使斡離不銀朮可婁室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塚遇泥濘不能進斡離不以繩繫大石使爲鄉導直趨遼主營斡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許王寧及諸妃女併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惟太保特母哥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女特里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斡魯兵至埽里門爲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於白水濼斡離不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長子趙王習泥烈追奔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兎紐金印僞請降於金而西走雲內斡離不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荅書乞爲弟若子量賜土地斡離不不許　五月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於金肅軍北人情惶懼不知所爲特烈陰謂耶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爲計奈社稷何乃共刼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爲帝改元神歷以特烈爲樞密使特母哥副之　奚回離保爲其下所殺　金遣使如夏時斡離不趨天德聞夏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遺書於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八月金主阿骨打去燕京有疾命粘沒喝爲都統蒲家奴斡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至部堵濼殂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同

阿骨打殂吳乞買即位

夏稱藩于金

金遼主渡河耶律大石自金來歸

金婁室等獲遼主以歸

骨打弟諳班勃極烈吳乞買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諡阿骨打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以斜也爲諳班勃極烈斡本爲國論勃極烈輔政斡本阿骨打庶長子也　冬十月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朮烈爲帝朮烈興宗孫也　十一月遼朮烈及蕭特烈爲亂兵所殺

六年春正月夏遣把里公亮請以事遼之禮稱藩于金且受地粘沒喝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邪剌部吐祿濼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　秋七月遼主延禧復渡河居於突呂不部耶律大石自金來歸遼主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大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遼主無以荅賜酒食而赦之　金襲遼主營遼主北走有謨葛失者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遼主遂得至烏敵烈部遼主得耶律大石及謨葛失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爲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

七年春正月遼主延禧謀奔夏會党項小斛祿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走出乘從者馬得脫遂次絕糧從者至齧冰雪以濟飢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頭跪而大慟潛宿其家遂趨党項以小斛祿爲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　二月遼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婁室等所獲以歸　八月廢延禧爲海濱王遼遂亡　遼耶律大石稱帝於起兒漫先是大石以諫遼主不從遂殺北院樞密蕭乙薛自立爲王率衆西走至可敦城駐於北庭都護府會西

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自號西遼

部七州十八部諭以興復事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遺書假道於回鶻王畢勒哥畢勒哥得書即迎至邸願質子孫爲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大石分所部爲三軍進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起兒漫羣臣共册立大石爲帝改元延慶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爲昭德皇后是爲西遼

張溥曰完顏阿骨打于宋政和四年叛遼宣和五年即克遼五京主延禧出走說者曰遼起荊野兵甲之盛鼓行塞外席捲河朔其地東至于海西至京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歷梁唐晉漢周宋六代世爲勁敵阻卜木不姑大國十數西夏党項吐渾回鶻等强國百數咸奉臣制女眞即風俗鷙勁苦耕善戰舉事不十年遂成大業阿保機以來二百餘年之版宇倏焉委土何興之暴也遼自太祖迄于天祚國凡九主其中在位久享令名者惟聖宗隆緒繼以興宗宗眞道宗洪基政令日替諸部反側延禧荒暴末運墳隳亡形著矣蕭文妃諷諫而賜之死晉王敖盧斡有人望而遣人縊之蕭奉先用事而內外解體耶律余覩叛而大臣效尤至今讀勿嗟塞上與丞相來朝二歌未有不嘆遼數之盡者也女眞烏古迺節度治兵劾里鉢建官統部盈哥討殺海里累世强戰心漸輕遼阿骨打性尤跋扈天祚欲行誅戮奉先止之後即借黨阿疏舉兵先發飽鷹縱颺欲使復馴不可得也混同江之戰蕭嗣先敗績奉先復爲掩罪曲行肆赦士心益懈遂至黃龍失守親征喪

師夾山。一遁悔恨何及。石勒奴事元海而擒殺劉曜。姚萇臣於苻堅而親鞭其尸。二虜兇殘。主皆英武。一朝犯順。禍竟滔天。天祚無能。既不敢望苻劉。而完顏兄弟强盛。左勒右萇。彼爲風雨。此爲朽枯。知莫敵也。北遼耶律湻者。興宗第四孫。雅好文學。燕京無主。張琳等以權立之。亡何病死。耶律大石以太祖八代孫。緣國破敗。建號萬里之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雖名西遼。遼已亡矣。二八才非定難。志辭勤王。見利則趨。遇險則止。休之拒宋。蕭譽存梁。既絕而續。不亦難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二終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三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復燕雲

遣鄭允中童貫使遼

徽宗政和元年九月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宦者童貫使遼童貫既得志於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馬植陳滅遼之策

冬十月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爲秘書丞賜姓趙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於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卽獻策曰女眞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眞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爲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謫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眞得志事不侔矣帝加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馬政同高藥師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重和元年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初建隆中女眞嘗自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眞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馬政同藥師由海

金主粘沒喝議遣李善慶等來修好

二醫歸奏高麗語宜備女眞　安堯臣諫開邊釁

道如金致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自是始通金好

宣和元年春正月金主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眞散覩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者言遼已封金主爲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吾已獲遼數路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眞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眞虎狼不可交也宜早爲之備帝聞之不樂　安堯臣上言陛下臨御之初嘗下詔求言於是謗士效忠而憸人乃誤陛下加以詆誣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爲諱乃者宦寺交結權臣共倡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臣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爲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

遣趙良嗣使金

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

鄭居中趙隆力陳北伐不可王黼獨言用兵貫遂巡邊

之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帝然之、且以言路久壅、宜導以賞、予補承務郎、後竟爲奸謀所奪、

二年二月乙亥、遣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言、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通好、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爲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初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堇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曰、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討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於遼、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四年三月、金人來約夾攻遼、命童貫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屯兵於邊以應之、初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童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蔡京曰、公爲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眞即强、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

闕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糴又遣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命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蔡攸副之仍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土上也耶律淳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巡邊下也中書舍人宇文虛中上書言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爲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略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指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刓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爲主而常逸在外爲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略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道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惏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眞侵削以來向慕本朝一切恭順今舍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爲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捍之女眞以爲鄰國彼既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喻也視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強弱未分持卞莊兩鬬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桀之

蔡攸與貫勒兵陛辭戲乞二嬪

种師道諫貫用兵不聽

帝聞兵敗詔班師

衆。繫纍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淩中夏以百年怠惰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久安閑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甯息之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爲鄰欲肆幷吞以廣其居乃引强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强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爲切鄰强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臥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爲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邦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覩昇平天下幸甚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捃摭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　五月乙亥以蔡攸爲河北河東宣撫副使與童貫共勒兵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陛辭值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庚辰童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癸未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擊敗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於蘭溝甸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大梃自防賴以不大敗丁亥辛興宗亦敗於范村　六月己丑种師道退保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帝聞兵敗懼甚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眞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誼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

黼復命貫攸治兵

遼郭藥師聞蕭后專政以涿易來降

貫遣劉延慶郭藥師攻燕爲蕭幹所敗

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荅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秋七月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爲都統制　九月戊午除朝散郎宋昭名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故除昭名勒停廣南編管　己未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徒孤且烏歇等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　己卯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時藥師爲遼常勝軍帥留守涿州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隷劉延慶　冬十月改燕京爲燕山府涿易八州並賜名　癸巳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爲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奔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率兵六千夜半渡盧溝而進質明常勝軍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

王黼欲併得平灤營三州金主不肯使趙良嗣往求之金克遼燕京

王黼使趙良嗣如金許以緡錢充燕京租稅

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爲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藥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 十一月戊寅，金人來議燕地， 十二月戊子，遣趙良嗣復如金，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辯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 庚寅，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 辛卯，金克遼燕京，時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環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分二道進兵，遂克燕，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致遼俘，

五年春正月戊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初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并燕京不與，因以荅書先示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若不蚤見與，請速退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乃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故仍命良嗣與靖偕使， 辛酉，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

以王安中郭藥師知燕山府

知府事時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爲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爲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鎭燕山府路 三月己未遣使如金初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鎭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

左企弓勸金主勿捐燕

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盧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略言貴朝兵不克攻特用己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徼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遂入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

金使楊璞以燕京六州來歸

王黼以收復燕雲進官鄭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張玨殺左企弓等以

主大喜、遂使銀朮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比至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以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於金、旣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夏四月癸巳、金人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其平營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庚子、命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人盡掠而去、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乙巳、童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庚戌、帝曲赦兩河燕雲、命卽日班師、　五月庚申、以王黼爲太傅、鄭居中爲太保、癸亥、進封童貫爲徐豫國公、蔡攸爲少師、時王黼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故、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鄭居中自陳無功、不拜、六月丙戌、遼張玨以平州來歸、初遼主之走西山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諦里、玨撫安亂者、州民推玨領州事、耶律淳死、玨知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爲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玨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玨情狀於康公弼、公弼曰、玨狂妄寡謀、何能爲、當示以不疑、金人遂加玨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旣而粘沒喝又欲先下平州、擒張玨、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玨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於粘沒喝曰、

王黼梁師成薦譚稹代貫

彼無足慮也、乃昇平州爲南京、加玨試中書平章事、判留守事、至是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玨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流離至此、公今臨巨鎭、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玨遂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鎭矣、卽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州之衆、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玨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玨乃遣張謙率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縊殺之、玨仍稱保大三年、晝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玨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無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度促玨內附、玨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懽、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玨聞之、自謂得計、　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爲兩河燕山路宣撫使、時貫與蔡攸歸自燕、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稹代貫、交雲中之地、稹至太原、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爲朔甯軍、　八月遼蕭幹引兵破景薊州、遂攻燕、郭藥師與戰破之、幹走死、初金人旣陷燕京、幹就奚王府自立爲帝、國號大奚、時奚人饑、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

藥師破殺蕭幹

斡離不敗珏

金人來索珏帝令函首以畀之

武朔二州來歸

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大半，幹遁去，尋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　冬十月，詔建平州爲太寧軍，以張珏爲節度使。時金人聞珏叛，遣闍母率三千騎攻珏，珏率兵拒之於營州，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珏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珏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　十一月，金斡離不攻平州，圍之。金人以闍母無功而還，乃復使斡離不督闍母攻平州。會張珏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斡離不乘其無備襲之，與珏戰於城東，珏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爲都統，閉門固守。　詔殺張珏，函首以畀金。時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珏者斬其首與之，金知非珏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併珏二子送於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珏即與，珏若求藥師，亦將與藥師乎。安中懼，因力求罷，詔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解體，而金卒用此爲兵端云。　金人來歸武朔州。時朝廷以山後諸州請於金，金主吳乞買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於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還。盟未期年，已如是，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甯，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金人索糧譚稹不與

詔納免夫錢

稹罷復以貫代

童貫封爲王

六年三月金人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不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此大怒　六月金人克平州執張敦固殺之　詔以收復燕雲以來京都兩河之民困於調度令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荊湖四川閩廣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違者從軍法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敷於是徧索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兵數交夏師不卽退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珏不給糧遂攻應蔚逐守臣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齎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爲詔許待以皇帝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爲代稹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然延禧以中國不足恃卒不至　是月以復燕雲赦天下

七年六月封童貫廣陽郡王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封貫爲王

張溥曰圖燕之議國人皆曰不可獨童貫王黼納馬植邪說銳意用兵竭天下之財僅獲七空城禍釁不解幾亡宋室其失策無論或有疑者山前後十七州久淪左袵藝祖太宗屢爭不得契丹數盡幅員可還唾手而讓之金人心弗忍也然金兵滿萬勢可亡遼卽微宋助天祚忽焉遼窮曷歸宋其壑也設海道無通國使不出或受其來或乘其敝宋不惟無通金之患兼有收遼之實惜乎天予以

時人謀反在今猶痛之郭藥師憤蕭后不綱以涿易來降張珏傷燕民流離據平州而歸我時宋兵威頗挫弱不振二將負弩掃境願班朝列者畏金人爲鷸獺耳若政和以來謀國諸臣蚤見及此遂主告哀撫而存之使爲藩屏齊桓公之所以全邢衛也抑金遼方爭坐觀成敗縱得燕京委而去之必爲我有唐太宗之所以制突厥也長守二策聘弓鏃矢無出境外燕雲可復奈何徽宗不悟哉女眞最微大宋之名彼所震也宋不與通但乘遼後金卽有逞於遼未敢遂無宋也馬植獻議無端遣使名爲通金實有求焉金先易之矣童貫出師敗北負約張珏歸順適逃召兵金先輕宋而後敢責宋其責宋者一曰割地二曰加幣三曰納叛使不相通三責曷至燕本可圖而圖者非人始欲望福終乃要禍賊臣開疆天必不佑王安石尙無功況黼貫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三終

方臘作亂以誅朱勔爲名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
帝從陳遘言使童貫譚稹討臘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四

高安陳邦瞻撰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方臘之亂 宋江附

徽宗宣和二年冬睦州清溪民方臘作亂方臘世居縣堨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石眞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憑藉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花石綱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遊手之徒以誅勔爲名遂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爲別自紅而上凡六等無弓矢甲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爲兵人安於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卽斂手聽命不旬日聚兵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於息坑　十二月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北掠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州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遘上言臘衆强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詔以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番漢兵十五萬討之

韓世忠擒臘辛興宗掠爲己功

陳過庭請誅蔡京王黼朱勔遂被貶

方臘伏誅貫封公

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侯蒙請赦之使誅臘

江降於張叔夜

三年春正月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 二月方臘陷處州又遣其將方七佛引衆六萬寇秀州統軍王子武禦之會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賊還據杭州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童貫譚稹前鋒至清河堰水陸並進屢擊破方臘臘焚官舍府庫民居宵遁還清溪幫源洞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貫等合兵擊臘於幫源洞臘衆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深據岩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爲己功并取臘妻子及僞相方肥等其衆遂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五月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於黃州過庭以睦寇竊發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幸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聞而憾之故貶 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賞平方臘功也方臘伏誅改睦州爲嚴州歙州爲徽州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寇京東州郡至海州張叔夜敗之江乃降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刦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

之皆無鬭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張溥曰徽宗自崇甯改元迄於宣和荒淫怠政幾二十年方臘始因民弗忍造亂東南雖衞祖妖媼左道易亡洞谷幽深地非四戰然禍怨蘊崇爲日久矣起事未幾殘破六州殭尸流血殆二百萬乘太平燕雀之秋嘯綠林銅馬之惡飈發勢重豈小亂哉帝耽逸樂上下酣歌忽聞睦州之變憂懼擇帥授兵童貫賴王淵韓世忠諸將剪鉏蕩穴賊即掃除貫竟儼爲功首加爵太師封公楚國獻俘之日舉朝相賀不知內侍弄兵四海塗炭自此日甚也帝初理萬幾尙思法祖自童貫引用蔡京進豐豫之說而國用不恤開鄯廓之役而黷武無厭花石應奉騷擾江南朱勔羣奸海內切齒臘初作亂王黼畏禍匿不上聞陳遘馳奏天子動色罷北伐之議捐御前之徭紅巾六等慮不即滅而一舉蕩平帝心益侈漢武楊廣惟我爲之于是國遼師興宋亂遂酷青溪速敗君子甯敢爲國慶乎唐玄宗時安南國叛遣楊思勖討平之綱目致譏不與寺人之典兵也宋淳化中王繼恩破李順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此執政之漸也命與他官國史頌之神宗命李憲討鬼章彭汝礪等極言不可李舜舉以四郊多壘責卿大夫王珪媿不能荅掃除之流不堪將帥之任蓋國制也童貫少出閨門巧媚善伺猥以魁幹疏財久司軍旅銜睦州之偶捷啓燕山之顚覆後即詔數十罪斬首南雄亦曷救萬一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四終

# 宋史紀事本末

[illegible]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五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羣奸之竄

欽宗即位陳東請誅蔡京等

崔鷃請斬蔡京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上以金兵迫禪位於太子桓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帝明言之於是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搆釁於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願陛下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先是太上皇起崔鷃通判甯化軍召爲殿中侍御史既至而帝即位授右正言鷃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尙敢爲此奸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章范鎭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之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

吳敏李綱請誅黼帝使聶昌戕之託言盜殺
李彥賜死
朱勔放歸



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壓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己爲正異己爲邪瀨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倘忍使其餘黨再破壞邪京奸邪之計尤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焉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王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之及於雍邱南敉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卽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李彥賜死並籍其家朱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媚流毒生民踰二十年積官至甯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公肆掊克其園池擬禁御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燄薰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爲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下爲之扼腕至是凡由勔得官者皆罷時二府多宣和舊人祕書郎陳公輔言蔡京王黼柄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如唐重師驥爲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覿爲纂修蔡攸引用令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羣臣中樸茂純直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恥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　乙未貶梁師成爲彰化節度副使師成晚年益通賂謝士人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爲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帝側囁嚅升降之其小吏儲宏亦與甲科而執役如初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鷙遇間卽發王黼嘗爲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東幸壁

帝從陳東張炳言賜梁師成死

貶蔡京童貫蔡攸

除邪等之禁

竄蔡京蔡攸童貫趙良嗣

京死潭州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

遂張徵誅童貫

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旣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爲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及八角鎭。賜死。　二月甲寅。貶蔡京爲秘書監分司南京。童貫爲左衛上將軍池州居住。蔡攸爲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時三人皆從上皇行。以陳東之言故貶。癸丑。貶童貫安置柳州。令吏部考覈濫賞。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茶鹽陂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文字庫等之費。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采效用宣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　秋七月乙丑朔。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乙亥。竄蔡京於儋州。攸雷州。童貫吉陽軍。趙良嗣柳州。乙酉。詔蔡京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是日京死於潭州。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熙甯三年進士。天資凶譎。舞智御人。與童貫相結。因得驟進。在人主前顓狙伺爲固位計。帝亦知其奸。屢罷屢起。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匍伏叩頭。無復廉耻。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爲秦越。暮年即家爲府。營進之徒。俱集其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譴死。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　辛卯。遣監察御史張徵誅童貫。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即善測人主微指。先事順承。貫狀貌魁梧。瞻視壯偉。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疏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媚翕赫。庭戶雜遝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遂死

遣李昇之誅趙良嗣蔡攸蔡絛朱勔伏誅

窮奸稔惡、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遣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趙良嗣、函首赴闕、懸於市、九月蔡攸與弟絛及朱勔伏誅、先是竄勔循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言者又論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罪不容死、於是遣使即三人竄所斬之、

張溥曰。靖康元年正月。賜李彥死。殺王黼梁師成。二月誅梁方平。七月竄蔡京。誅童貫趙良嗣。九月誅蔡攸朱勔。此數凶者。朝夕道君左右。根重難拔。欽宗不數月間。斬戮無貸。太上二十五年之失德。一日而反之。可云非幹蠱哉。然王黼之死。戕於雍邱民家。諱之曰盜。梁師成縊於八角鎮。以暴死聞。帝既討賊。何惴惴焉。唐代宗殺李輔國。非天討乎。不敢顯誅。遣盜入室。竊其首臂。賊臣雖死於刑人于市。則非矣。欽宗受禪。陳東請斬六賊。使從其言。立肆市朝。天威燀嚴。忠義激發。敵人聞之。惕於新政。國猶可為。而帝不即斷者。曰即位之初。難殺大臣也。夫安國家者。謂之大臣。亡國家者。謂之賊臣。羣小賊耳。尚以大臣故。遲重不誅。此必中外賊黨。為此說以中帝心。帝特婦人之仁。優游不察耳。真宗崩。雷允恭移皇堂於絕地。明懷太后怒。欲誅丁謂。馮拯黨之曰。帝新立。毋急誅大臣。謂遂得免。六賊之罪大於謂。其黨亦欲借以逃死。有兔爰爰。甯堪再乎。童貫開邊疆。朱勔禍東南。皆獲緩論。而蔡京罪首。竟保要領。失刑為甚。時帝有李綱。且數進數罷。任賢貳矣。去邪必疑。公孫鞅所以笑梁王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五終

斡離不耶律余覩劉彥宗勸金主南侵

粘沒喝南下童貫逃歸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金人入寇

徽宗宣和七年冬十月金將粘沒喝斡離不分道入寇初斡離不在平州過入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離不請於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覩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即決意南侵以諳班勃極烈杲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爲右副元帥谷神爲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覩爲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撻懶爲六部路都統闍母爲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爲漢軍都統斡離不監闍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　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於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甯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恨本朝結約張瑴又爲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離拇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

李翼罵賊死

斡離不入檀薊州郭藥師劫蔡靖呂頤浩以燕山叛降金遂爲鄉導

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拇曰兵已興何告爲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庶存宋朝宗社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爲即欲假赴闕稟議爲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金未必能便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遂行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己酉金斡離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爲抑損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於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爲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皆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迥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睥睨非常趣向懷貳逆節已萌兇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斡離不自平州破檀薊

傳察使金不屈遇害

帝以燕旅付梁方平出守

帝欲東幸命李梲先出守金陵吳敏諫宰執止之

宇文虛中請帝降詔罪己令天下勤王

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運使呂頤浩降金、斡離不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斡離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　金人圍太原、太常少卿傅察使金、至境上、遇斡離不兵、脅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直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荅、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徇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丙辰、金兵犯中山府、帝以金人南下、罷諸路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悉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侯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擁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支、吾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　戊午、以皇太子桓爲開封牧、帝以金師日迫、爲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梲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梲遂罷行、而以太子爲開封牧、　己未、詔天下勤王、初宇文虛中爲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

詔古种師中入援

李綱吳敏請帝傳位於太子

欽宗卽位

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讁見而朕不寤、衆庶怨讟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召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中將兵入援、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爲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　庚申、以吳敏爲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爲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卽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猶可保、帝意遂決、　辛酉、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因下詔禪位於太子桓、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卽位、尊帝爲敎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皇后爲太上皇后、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遣給事中李鄴

遣李鄴使命斡離不欲還郭藥師勸之行詔中外直言

梁方平何灌奔潰金人遂渡河

使蔡攸宇文虛中請上皇東行避敵

宰執請帝出幸李綱以死爭之

使金告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斡離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甲子金將斡離不陷信德府、粘沒喝圍太原、詔京東淮西兩浙募兵入衛、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戊辰金斡離不陷相濬二州、威武軍梁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己巳何灌奔還、帝聞金將斡離不渡河、即下詔親征、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良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忘負託之重、事非獲已、兵出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眞宗皇帝幸澶淵故事、以李綱爲親征行營使、吳敏副之、聶昌參謀軍事、　以蔡攸爲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奉上皇東行以避敵、　庚午上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爲親軍、環立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時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爲自全計、　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宮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

帝定固守之議委綱備禦

郭藥師導斡離不據牟駝岡

李綱擊退金

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柰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卿等無執朕將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綱泣拜俯伏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帝意稍定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疏虞綱倉皇受命　是夜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欲詰旦決行質明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迫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乃召中宮還禁衛六軍聞之皆拜伏呼萬歲　辛未帝御宣德樓宣諭六軍始定固守之議命李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侍衛都指揮使曹曚副之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令肄習之戰守之具粗畢金人已抵城下矣　壬申遣使督諸道勤王兵入援　癸酉斡離不軍抵都城西北據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如山蓋郭藥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帝召羣臣議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以大船數十順流而行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

命李棁使金

郭藥師教金人邀求

李邦彥等勸帝從金議綱力爭不聽

布拐子城下大船至投石碎之及運蔡京家山石疊門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至旦乃退　甲戌金使吳孝民入見問納張珏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皇朝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棁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棁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棁使金軍棁至斡離不盛兵南向坐棁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斡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鎭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因出事目一紙付棁遣還棁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中王訥等偕來凡金人所邀求皆郭藥師教之也　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力戰而死　丙子李棁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鎭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朝夕尙何有三鎭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

命張邦昌同康王構詣金軍求成

种師道入援力止和議不聽

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鎭地圖示之　庚辰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詔稱金國加大字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辛巳道君皇帝至鎭江　甲辰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至擊金人於順天門外敗之金師暫斂西路稍通援兵得達　乙酉路允迪使粘沒喝軍於河東　丁亥种師道督涇原秦鳳兵入援師道至洛聞斡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衞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臣以議和非也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臣在西土不知京城臣今觀京師周廻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不可攻也請於城內劄營而城上嚴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數月虜自困矣如其退卽與之戰三鎭之地不宜割與帝曰業已講和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素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自虜渡河京師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民始安之又請緩給金幣於金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帝命師道於政事堂共議師道

師道武李邦彥講和

帝與李綱定擊金人之議師道請緩至春分

姚平仲忌种氏先出師遂敗

見李邦彥曰京城堅高備禦有餘當時相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也師道曰不然凡戰與守自是兩事戰或不足守則有餘京師百萬衆盡皆兵也邦彥曰素不習武事不知出此師道歎曰相公不習兵豈不聞往古守城者乎又曰聞城外居民悉爲賊殺掠畜產甚多亦爲賊有當時既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撤去屋舍移其所畜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之際不暇及此師道笑曰亦太荒忙耳左右皆笑時議人人異同惟李綱與師道合而邦彥不從　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朝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憊然後以檄取誓書復三鎭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素爲山西巨室姚平仲以父古方師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　二月丁酉朔姚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斡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

金遣王汭來責違誓帝罷綱以謝之

陳東等上書請用李綱种師道斥李邦彥等軍民舉殺內侍數十人帝諭用綱乃退

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金斡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也　戊戌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拾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領之令駐於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縋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刦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奉命慨然而往　庚子太學諸生陳東等上書於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李梲之徒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昌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邦彥等不顧國家長久之計徒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令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臠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傳出諭旨諸生乃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明日詔

譏宇文虛中如金許割三鎮

楊時請召种師道劉光世又請還肅王誅紿古

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復遣聶昌宣諭然後定　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斡離不抵暮遣王汭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并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數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初金人犯咸豐門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斡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閤門使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李邦彥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動兵者並依軍法种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楊時上疏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人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帝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又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金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

李綱請詔姚古等追斡離不大臣不聽

种師道罷

粘沒喝南下折可求等皆敗

詔與金人罷邦彥等

上皇太至京師

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逗留不進、時又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　時姚古种師道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斡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起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癸丑、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宜使解兵柄、不聽、　先是粘沒喝圍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斡離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南下、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爲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我乃得越、南朝可謂無人矣、既越關、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　乙卯、攻隆德府、知府事張確通判趙伯臻皆力戰死之、未幾粘沒喝還雲中、留兵圍太原、　壬午、詔金人叛盟深入、其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棁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原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主和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師道無兵自隨、乃請合山東陝西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斡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斡離不遂出境、　癸未、遣李綱迎太上皇於南京、　庚寅、姚古復隆德府、　辛卯、復威勝軍、　夏四月己亥、太上皇至

師中爲許翰强之出戰遂鬬死

李綱斬焦安節姚古安置

以綱爲兩河宣撫使

京師　五月丁丑，以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與姚古進軍相爲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屯眞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於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軍，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於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於廣州，贈師中少師。京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於不問，李綱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輒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种師道以病乞歸，乃以綱爲兩河宣撫使，劉韐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爲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柰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宣撫使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上批以爲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

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爲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感動陛辭又爲上道唐恪聶昌之奸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秋七月李綱赴兩河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柰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兵起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幕官王以甯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若宣撫使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如故於是劉韐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韐兵潰潛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　八月丙申復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庚子河東察訪使張灝與金人戰於文水敗績丁未斡離不犯眞定戊申都統制張思正等夜襲金人於文水敗之己酉復戰師潰死者數萬人思正奔汾州都統制折可求師潰於子夏山於是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金人乘勝攻太原李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　金粘沒喝斡離不復分道入寇先是朝廷以肅王爲彼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給館伴邢倞曰金國有耶律余覩者

綱疏勿散諸路兵不報

劉韐解潛兵敗召李綱還張灝等戰敗

余覩不得趙倫蠟書粘沒喝得帝致遼梁王書復分道入寇

許金三鎮賦稅

粘沒喝陷太原王禀死之

從何㮚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爲四道

領契丹兵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斡離不及粘沒喝執政以仲恭余覩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於金當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付倫致之余覩使爲內應仍賜倫銀絹倫還見斡離不卽以蠟書獻之斡離不以聞於金主又麟府帥折可求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於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爲粘沒喝遊兵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甚怒以粘沒喝爲副元帥斡離不爲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沒喝發雲中斡離不發保州　庚申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斡離不止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粘沒喝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鎮至是乃遣雲往許以三鎮賦稅　九月丙寅金人陷太原始粘沒喝久攻太原不下乃於城下築舊城居之號元帥府已而歸雲中留艮朱大西攻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粘沒喝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帥臣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禀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轉運韓揆等三十六人皆被害初朔州守臣孫翊河東名將也領兵由甯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翊離朔未幾而朔已降虜翊麾下多朔人粘沒喝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軍遂叛翊及戰乃爲麾下所害時府州守臣折可求亦統麟府之師二萬涉大河由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爲虜據關不克復越山取道松子嶺至於交城遇粘沒喝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勞不敵逸亦敗　丙戌以李回爲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爲河北宣撫副使從何㮚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爲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爲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

种師閔敗績斡離不犯眞定劉韐死之

呂好問進御金之策并劾大臣遂貶罷

下詔徵兵四方

种師道請幸長安

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儒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師、　冬十月丁酉种師閔及金斡離不戰於井陘敗績、斡離不遂入天威軍犯眞定、先是眞定帥劉韐守禦備具、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皆可用、虜不敢犯、是時眞定在河朔最爲堅壘、上以太原危急、命韐守遼州以據其險、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眞定、邈措置無策、至是虜攻甚迫、鈐轄劉竧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陷、竧巷戰、麾下稍稍散亡、竧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李邈被執北去、　戊戌金人遣楊天吉王汭等以書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覩蠟書并元議割三鎭、體貌甚倨、持其書於上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鎭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所爲也、卑詞反覆深明其非朝廷之罪、虜請必割三鎭、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仍索親王詣彼軍前陳謝、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時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眞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庚子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衣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辛丑上聞河南已失太原、河北已失眞定、大以爲憂、下哀痛詔徵兵於四方、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得便宜行事、　丙午詔种師道還、先是師道駐兵河陽、虜使王汭來、禮甚倨、知虜必大舉、卽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以守禦事付將帥、朝廷謂其怯、召還、

張叔夜錢蓋各統兵赴闕唐恪等沮之

折彥質等潰走粘沒喝渡河

李若水乞申飭守備

月詔止援兵時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闕會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語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勿前　己巳詔集從官於尙書省議割三鎭百官多請割與會李若水使歸亦慟哭於庭請與之以紓國禍何㮚曰三鎭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梅執禮呂好問洪芻秦檜等皆主㮚議而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㮚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幷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㮚退謂恪曰割三鎭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眞定已失不若任其所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　時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壬申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多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甲戌金活女師衆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於是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於金粘沒喝既渡河不復言三鎭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止有死爾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始知相議必不可諧屢附奏言之乞申飭守備　丁丑以郭京爲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先是孫傅因讀邱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

孫傅何㮚任郭京以兵

聶昌如河東割地趙子清揮衆臠之

耿南仲忌吳敏李綱遂與吳幵力沮戰守

金斡離不陷懷州

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虜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㮚尤尊信之。或謂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爲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爲時而生，虜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指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爲，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斡離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爲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卽命南仲如河北斡離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爲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鈐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抉其目而臠之。初南仲爲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己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幵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汭偕行至衞州，衞鄉兵欲殺汭，汭脫去，南仲遂走相州。　甲申，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被圍，扞禦不遺餘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城竟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㫦、張諶、於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於東北鄉望拜，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　乙酉，金斡離不自眞定趨汴，僅二

汴

唐恪耿南仲遣還援兵京師遂無備

唐恪勸帝幸西洛何㮚止之

叔夜戰却金人

十日至城下屯於劉家寺粘沒喝自河陽來會屯於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爲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爲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㮚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守死社稷己丑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至尉氏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頷之加延康殿學士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於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於城下都人大懼　閏月癸巳粘沒喝軍至城下甲午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人皆感涕金人攻通津門數百人縋城禦之焚其礮架五鵝車二驛召李綱爲資政殿大學士　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丙申帝幸宣化門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戊戌殿前副都指揮王宗濋與金人戰於城下統制高師旦死之癸卯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與之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遙見金兵奔還自相蹈籍溺隍死者以千數甲辰大雨雪金人陷亳州乙巳大寒士卒噤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帝徒跣祈晴召諸道勤王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失十五六因時挑戰以示敢敵　金人遣蕭

胡唐老請拜康王爲大元帥率天下兵入援

郭京敗遁金兵登城黃經國等死之

蔣宣欲邀帝犯圍而出呂好問譬之乃退

慶復來言不須上出城、只須僕射何㮚議事、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爲質、上曰、朕爲人子、豈可以父爲質、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來逆、越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己酉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諭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卽遣之歸、不與交一語、已而攻城愈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請拜康王爲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帝從之、 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氷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何㮚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丙辰郭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窺覘、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鼓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塡屍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金兵遂登城、兵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宦者黃經國赴火死、統制官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殺、秦元領果斬關遁、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爲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張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傅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傅訶之、宣以語侵傅、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爲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詘服曰、尙書眞知軍情、麾其徒退、

史臣曰、初斡離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爲朱計者、

宜爲遼謀而乃忽李綱种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爲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眞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鎭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鎭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係天下之望惟以割地請和爲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呂中曰自女眞叛盟以來朝廷乍和乍戰人才乍賢乍否何其洶洶多變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謀避狄以李綱所言而更爲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邦彥一言爲卑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爲不和之謀師道方請堅守不戰以困虜未幾以姚平仲一言爲急擊之舉姚平仲既敗又以李綱种師道爲誤國諸生伏闕又以李綱种師道爲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請防秋朝廷之議略定曾未再閱月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覿又以三邊爲可割和議復行矣吳敏本主和議未幾復留虜使陰結遼人又以爲女眞藉口之資矣二酋已分道入寇朝廷尚集議者問以三鎭存棄之便不便金人之至則下清野之令未幾傳言寇猶未至則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決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蓋坐此也慶歷元祐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崇甯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張溥曰徽宗宣和之季用兵燕雲竭天下之力僅得七空城賊臣王黼童貫蔡攸趙良嗣等並侯累

相封賞不貲。君臣舉觴。方慶奇功萬年。遼駕祖考。未幾張珏啓釁。郭藥師背叛。斡離不粘沒喝長驅並下。東幸不果。遂謀內禪。窮慾三十餘年。天人怨怒。不思改德。而欲廣封疆。強如秦隋長城高麗適爲亂階。況積弱之國哉。欽宗爲太子。不聞敗度踐祚之日。聲伎不親。靖康初政。能除六賊。宜若有爲然朝議築舍。和戰無常。一人之身。乍賢乍佞。誤國喪師。其失不可勝道也。金寇渡河。帝詔親征。上皇行而天子守。計已定矣。自時中李邦彥等忽倡出幸之謀。李綱以死爭。始決備禦。亡何而和議紛起。親王出質。种師道宿將老謀。棄置不用。姚平仲斫營敗走。金人來責。欲罷綱以謝之。諸生伏闕。變幸少止。復割三鎮地以畀金。求其退師。寇在門庭。謀無一斷。兩月之間。紛更萬狀。狐裘蒙戎。所必亡也。京師解嚴。防守盡撤。勤王兵集。而散之使去。講和無益。而求成不已。吳敏等留虜使劫遼人。蠟書事洩。爲敵藉口。二酋席捲。敗降相繼。三鎮之棄守未決。四方之援兵不應。李綱罷。師道死。而妖人郭京。直握兵柄。徒爲敵笑爾。原欽宗之意。未嘗不幹蠱。而其病在於畏敵。原諸臣之意。未嘗不畏敵。而其病在於忌賢。六賊雖去。李邦彥唐恪耿南仲等尚在。猶六賊也。始而謀幸。既而謀和。小人之術盡矣。李綱用而主守。种師道入而主戰。二者國家之福。非小人之利也。賊臣同心。不急退敵。而急退綱。元年二月。罷綱命下。陳東等上書請留。軍民數萬撾鼓喧呼。唾邦彥。殺內寺。義出衆憤。而賊臣即借以中綱。欲致太學諸生於獄。帝亦遂疑綱弗察也。外而不內。以奪其權。召而即罷。以困其身。建昌安置。若有隱憾焉。高宗即位。李綱入相。爲奸所排。陳東歐陽澈上書。黃潛善汪伯彥害之。遽斬東市。亦以

鼓衆闘綱而帝惑不解也國家大亂所恃者大臣大臣所恃者人心而綱獨以人心之歸開一主之怒宋事所以卒莫救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六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七

高安陳邦瞻德遴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二帝北狩

欽宗如青城粘沒喝軍

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辛酉帝如青城粘沒喝軍先是京城既陷何㮚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㮚及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粘沒喝斡離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戊午何㮚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自乙卯雪不止是日曛夜有白氣出太微彗星見庚申日出如血無光辛酉帝如青城何㮚陳過庭孫傅等從奉表請降以金遣二酋還報云其主欲立賢君宜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帝號帝默然 十二月壬戌朔帝留青城粘沒喝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檢視府庫䝉藏凡朝廷之事必先關白癸亥帝至自金營士庶及太學士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 帝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奏曰金人以別立賢君為言可且以弟康王為主以延祖宗社稷時康王母韋妃在側言曰金人必不止於立賢禍有不可勝言者時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糴以賑民縱民發紫筠館花木以為薪

金人索少女充後宮宮嬪多赴水死

丙寅金人索京城騾馬御馬而下七千匹悉歸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祗應宮嬪不肯出宮赴池水死者甚衆

歐陽珣將命死義

遣劉韐陳過庭折彥質等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八人持詔往珣至深州城下痛哭謂城上人曰朝

范致虛等入援兵潰　兩河民不奉降金之詔　金人再邀帝至營　劉韐死義　粘沒喝斡離不留帝徐揆請還闕揆被殺

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殺之　時范致虛會陝西兵十萬人入援至潁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赴汴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室以精騎衝之皆不戰而潰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

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帝朝太上皇於延福宮粘沒喝遣其子眞珠同虜使八人入賀帝命濟王栩如金宮報謝　壬辰遣聶昌耿南仲出割兩河地降金民堅守不奉詔　庚子金人索金帛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㮚李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謝克家輔太子監國而與㮚若水等復如靑城閤門宣贊舍人吳革白㮚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㮚不聽帝出城百姓數萬人挽車駕曰陛下不可出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曰皇帝旦出暮卽返矣百姓投瓦礫擊之瓊遂以刃斷挽者之手車駕至郊張叔夜猶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回首以字呼之曰稽仲努力　丙午割地使劉韐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韐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待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韐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手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必死矣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卽沐浴更衣酌巵酒而縊燕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　帝自如靑城都人日出迎駕粘沒喝斡離不留不遣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略曰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

吳乞買廢帝及上皇爲庶人劉彥宗請立趙氏不許

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載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氓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質留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爲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入奉獻則楚封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爲其所殺

金主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爲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　時金人根括津搬絡繹道路上遣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還於是再增侍從郎中二十四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貯納時根括已申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及內侍藍訢等言各有窖藏金銀乞搜出二酋怒甚於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內復得金七萬銀一百十四萬併衣段四萬納軍前二酋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等四人餘各杖數百乃下令曰根括已正典刑金銀尚或未足當縱兵於是再括　丁巳金人索郊天儀制及圖籍　戊午金索大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戲玩圖畫等物盡置金營凡四日乃止　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丙寅金人塹南薰門路　丁卯金人邀上皇出城詣軍前

金人遂上皇詣軍

李若水死義

孫傅吳革謀匿太子爲吳幵莫儔范瓊沮行

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皇帝一出不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天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勝生陷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爲范瓊所奪、瓊遂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府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率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不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當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傅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鬬殺傷、誤中太子、因率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幵莫儔督脅甚急、范瓊以危言讋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粘沒喝令擁去、若水反顧、罵益甚、監軍撾破其脣、噀血復罵、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

金人以二帝等北去

張叔夜請二酋立太子遂被擄道死

何㮚孫傅死燕山

秦檜徙依撻懶

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有李侍郎一人。　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　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二帝及太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斡離不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樸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路允迪孫覿張徵許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等於張邦昌、百官遙辭二帝於南薰門、衆痛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爲之一空。　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皆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州、聞斡離不遣郭藥師迎謁、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慙而退。　帝自離青城、頂青氈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副路允迪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遂由代渡太和嶺至雲中。　初張叔夜聞金人議立異姓、謂孫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酋、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被擄北去、叔夜在道中、惟時飲水、度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扼吭而死。何㮚孫傅至燕山、亦相繼死。　金人以太上皇及帝以素服見阿骨打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爲昏德公、帝爲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後、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撻懶以居、撻懶亦厚

待之、

張溥曰。西晉之亂。成於惠帝。懷愍繼之。國亡身弒。至今望平陽之壁。憤劉聰之逆。青衣戎服。三歎隕涕。不意幾百年後。又見之宋徽欽也。然懷之繼惠。亡以六年。愍之繼懷。亡以四年。欽繼徽。直一年耳。盡室北遷。敷天同辱。亡尤暴焉。懷愍之世。劉石猇橫。大勢不支。鼈墜鯨呑。顚趾僵仆。天實爲之。若徽禪欽立。時非無可爲者也。靖康之冬。金人渡河。陷西京。詔馮澥李若水、使金軍請和。旣而兩河盡割。宗室往盟。京城陷。天子降。前者之失算無論。即以此日言。金陷河東。於元年之十一月。刼二帝於二年之二月。盤桓大梁。四越月而後發。度其初。未必遽欲挾帝而北也。先質大臣。次質親王。甚而則臣天子。先棄三鎭。次割兩河。甚而則括京師。虜欲何厭。求而必應。則饕餮焉。帝初至金營。金人尙無意留之。誤於何㮚再往而執。金人固曰。非我取之。彼自來耳。磁人殺王雲。絳人殺聶昌。陳過庭。諭降兩河。皆不奉詔。國勢雖危。人猶思宋。使欽宗仰覷帝座。車駕勿出。康王激於宗澤。師不左次。外則勤王四集。內則好言謝虜。飽慾而颺。未可知也。援絕財窮。輕身履虎。金不滅宋。帝先自滅。始陷青城。終隕五國。高宗紹興七年九月。而聞道君崩。三十一年五月。而聞淵聖崩。流離異域。久處益傷。又不如晉代。永嘉建興二主。速朽爲愈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七終

王時雍吳幵莫儔宋齊愈迎金人意議立張邦昌

馬伸吳給秦檜議復嗣君金人執檜去

吳革起兵謀誅范瓊張邦昌不克與麾下百人皆死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八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張邦昌僭逆

欽宗靖康二年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　癸未吳幵莫儔復召百官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幵儔二人微言虜意在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馬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　是日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卽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喩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諍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諭邦昌當上皇時蠧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

三月辛卯朔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尚書省令百官班迎勸進閤門宣贊舍人吳革謀先誅范瓊兵劫還二帝以計邦昌期以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呂好問馬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有內親事官數百人皆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孥焚所居同謀舉義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冊請急起兵革乃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紿革入帳卽執之脅以從逆革罵之極口引頸受刃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死丁酉金人奉冊寶至遂立邦昌爲帝國號大楚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卽位遂

金立邦昌時雍等以有佐命功

金人議留兵衞邦昌呂好問好言解之乃去

好問勸邦昌請立康王

馬伸上書正言邦昌氣沮

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幵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百官皆加權字以王時雍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幵權同知樞密院事莫儔權僉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惟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王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耶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幵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都人目時雍爲賣國牙郎時上皇在軍中聞邦昌僭位嘆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　時金人議留兵以衞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孛堇統之可也好問曰孛堇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於是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眞立耶抑姑塞虜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眞兵威耳女眞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無令衞士夾陛虜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下文書不得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言於邦昌曰伏見逆胡犯順且逼立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

邦昌尊元祐后爲宋太后

趙子崧等誓衆起義

邦昌遣謝克家迎康王

城中之人不即生變亦以相公能定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爲外挾彊虜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逍遁然後爲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鬨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遞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一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取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不然徒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爲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仲始貽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氣沮　甲子邦昌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其策太后語有曰尙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皆覘邦昌之意非眞爲趙氏也

時宗室子崧知淮甯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獎王室移書訶斥邦昌責其反正併諭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康王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能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復從旁贊之邦昌知人心不順遂不聽時雍言克家至濟州勸進康王不許　邦昌又遣蔣師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立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耳非敢有他也康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爲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僭亂蹤跡已無可疑大王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康王遂自濟州如應天府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康王慰撫之王既即位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取以王爵畀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

帝封邦昌爲王

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遂以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

張溥曰。張邦昌居徽宗朝。頗乏諫諍。惟乞取崇甯大觀瑞應。增製旗物。求媚人主。金人入寇。附主和議。靖康初進位太宰。未幾與李梲同罷。衆謂其私於敵也。二帝北狩。金立異姓。宋齊愈王時雍等揣摩勸進。立爲楚帝。邦昌本無能。何金人暱之。度彼借康王往質時。和柔謹媚。虜所易也。賊臣逆探其心。往來附和。南朝帝位。輕如鴻毛。則姑與置君耳。金師既退。呂好問馬伸抗論利害。趙子崧移書反正。邦昌知人心不附。奉迎康王。南京定鼎。僞命罪彰。潭州之死。或云可恕。然華國半朞。僭辱宮闈。宣贊義兵。忠感風日。金營赭袍。無故帝之心。元祐冊文。用柴后之禮。南面覦望。大逆何辭。好問濡跡存趙。猶蒙賢責。罷知宣州。甯論邦昌哉。康王構建府元帥。不急國難。今年次東平。明年次濟州。忍視北遷。邀取大位。其無人心。與邦昌何殊。宜郎位以後。姑息行貸。覩其出使金軍。應對無聞。爲虜所輕。承詔開府。逍遙自全。京城坐陷。以彼庸才。豈但中人以下乎。景王杞盡孝上皇。北行頭白。鄆王楷等流離異域。死生失所。此郎不能倡義復讐。立功函夏。猶獲追隨父兄。蒙塵禍守。橫獨擁兵居外。乘危履尊。跡雖順于靈武。心尤逆於安東。其無臣子禮。甯異沂王哉。金營再遣。宗澤當留。民殺王雲。大位有屬。假令信王當之。糺金石之旅。任忠義之臣。馳驅大河。中原可復。而康王先立。束手何爲。天欲衆宋偏安。非人力也。

終

詔命馮澥副康王使金宗澤道謁止之

汪伯彥請王如相曰此受知

岳飛因劉韐見王

胡唐老請拜康王爲大元帥率天下兵入援

宗澤以二千人破金三十餘砦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九

高安陳邦瞻德遜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高宗嗣統

欽宗靖康元年冬十月戊辰詔馮澥副康王使金斡離不軍先是王雲至眞定斡離不軍遣從吏先還言金人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金使王汭等亦來帝乃命澥副康王往會雲還復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王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虜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廹復去何益願勿行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眞姦賊也因執雲殺之時斡離不濟河遊兵日至磁城下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櫜鞬部兵以迎於河北王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伯彥由此受知相人岳飛亦因劉韐見王王令招賊吉倩倩降以飛爲承信郎議者謂是役王雲不死王必至金無還理　閏月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爲大元帥率天下兵入援何㮚亦以爲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爲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哽咽軍民感動　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次於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旣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浚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

宗澤請赴義汪伯彥勸王遣之先行

張俊辨蠟詔之詐勸王進兵

宗澤欲徑渡河邀還二帝以無勸王兵而止



輔賫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二年春正月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移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懋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荅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賊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破之　二月庚辰康王至濟州時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眞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援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徵賫帝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能即宜遠避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北去宗澤在衛聞之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勸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時張邦昌請元祐皇后孟氏入居禁中

元祐后手書告中外

宗擇朱勝非勸康王趨應天

康王即位

垂簾聽政后以馬伸爲奉迎使與謝克家及康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勸進既至王慟哭受寶命遣克家還京辦即位儀物　后手書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主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漸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四旁望見城中火光燭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既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命築壇於府門之左期以五月庚寅朔即位改靖康二年爲建炎元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即位於應天府治大赦張邦昌及應於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敘是日元祐皇后於東

京撤簾、辛卯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尊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遙尊生母韋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乙未以呂好問爲尚書右丞、初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遂有是命、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制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爲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爲左軍統制、張俊爲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張溥曰、徽宗三十一子。最賢者無若第十八子信王榛。最不肖者無若第十五子沂王樗。靖康之難。榛匿眞定境上。馬廣趙邦傑奉以爲主。兩河遺民聞風響應。榛奏書高宗行在。願總八軍。與諸砦鄉兵尅日討賊。黃潛善汪伯彥沮之。遂自亡也。樗從駕北方。與劉彥文告上皇左右謀變。禍幾不測。上皇訶直。金人誅樗。凡人不相及。如二王者。抑何遠也。康王構徽宗第九子。史言其生東京大內。赤光照室。又云朗悟彊記。日誦書千餘言。挽弓石五斗。帝王之姿。或有天命。然觀其出使金軍。應對無聞。爲虜所輕。承詔開府。逍遙自全。京城坐陷。以彼庸才。豈但中人以下乎。景王杞盡孝上皇北行頭白。鄆王楷等流離異域。死生失所。此卽不能倡義復讐。立功函夏。猶獲追隨父兄。蒙塵相守。構獨擁兵居外。乘偸履尊。跡雖順子。纂武心亢。逆於安東。其無臣子禮。甯異沂王哉。金營再遣。宗澤固留。民殺王雲。大位有歸。假令信王當之。統金石之旅。任忠義之臣。馳驅大河。中原可復。而康王先立。束手何

爲。天欲宋室偏安。非人力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九終

帝召李綱顏岐范宗尹沮之不聽

汪伯彥黃潛善與綱忤

帝出岐宗尹而用綱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李綱輔政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甲午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綱再貶甯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封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覬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爲相、及召李綱於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莅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爲法　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爲天下臣民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甯、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曰、臣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

綱請罪張邦昌黃潛善救之綱力爭乃下詔

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
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
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
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
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
復官職、皆泛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
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
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
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猾、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
議本政、謂政出都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効蔑
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
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　李綱以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
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
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
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

邦昌至潭州伏誅

賜諡贈李若水等旨

綱請料理河北河東經制所傳宣

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異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保化軍副使、潭州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擢孫覿於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邦昌後至潭州伏誅、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韐官、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諡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韐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甲子、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强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

綱立軍法

綱請廣赦令

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眞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伍長正副十人姓命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辛未子勇生大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効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卹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義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破敵捷賞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丁亥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用李綱之言也綱上三議一

詔行綱募兵買馬出財三議

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衞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

綱薦張所爲河北招討使

丁亥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師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又言黃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帝方信任潛善貶所江州至是以李綱薦用爲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衞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使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來豪傑擢王彥爲統制時

岳飛劾潛善伯彥而奪官

張所補飛武經郎

宋齊愈棄市

綱力請帝幸襄鄧

岳飛上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不能承聖意恢復日謀南幸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飛越職言事奪官歸河北詣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惟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秋七月己丑朔以王瓔爲河東經制司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爲陝西經制使 甲辰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棄市初齊愈論李綱募兵買馬招財三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逆僞命之罪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於是逮齊愈於獄齊愈引伏遂命戮於東市 時帝手詔擇日巡幸東南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已而帝意復變綱又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

李綱黃潛善同相

潛善沮召還傅亮遂排去綱

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柰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然之。丙午，詔定議巡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八月壬戌，以李綱、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爲己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氣，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𤫊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襄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爲此也。

乙亥，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李綱罷時，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爲逗遛，令東京留守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

陳東歐陽澈請留綱罷潛善伯彥遂被殺

許翰八上章求罷

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才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招軍買馬之非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蠭起矣　壬午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帝怒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　乙酉許翰罷翰言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

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綱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可乎凡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張溥曰予讀宋史至紹興十年觀文殿大學士隴西李綱薨廢書而泣曰王之不明孰有如高宗構者乎綱在政和宣和間屢發讜言被遷謫金人入寇上策禦戎決內禪議爲欽宗所知靖康元年數月間旋用旋罷卒至汴京不守二帝北行凡綱議論設張忠誠勇毅從則存違則亡非構親見聞者哉既即大位首召入相十事論奏頗見收納僅七十七日而罷則何爲也綱于靖康排和議而主戰守于建炎誅僞命而諫南遷其言最質非好高論而賊臣閹主動色相戒狐疑不決必去之後已此必有深累其心者矣黃潛善汪伯彥二三小人日夜求和爲構言熙陵九葉上皇三十二子僅存陛下又未有儲貳奈何輕自蹉跌聽其言惓惓小忠抑何似兒婦人也古來不肖之君言宗廟社稷則震而若遺言妻子四體則戀而不割趙構徼時竊帝偏安自足涉淵履虎惟恐身爲金俘二聖中原豈所亟哉潛善等牽衣執手囁嚅耳語以婦寺之說中忠柔之心構方德其愛我而綱必欲强之經營西北有進無退宜其萬說而萬不當也淵聖初年金人責盟李邦彥請罷綱以謝之及構召綱頗岐范宗尹等猶祖是說齮齕其來宋齊愈佐張邦昌僭位大逆當誅而張浚賢者反以此罪綱國是不明售成者衆迨陳東歐陽澈刑東市許翰著哀辭而構遂明與綱讎矣建炎三年粘沒喝至構遠南奔詔錄邦昌親屬而綱獨不赦紹興二年宣撫湖廣蕩平羣盜未幾爲呂頤浩徐俯劉斐所劾罷

終綱之身名聞燕山道窮南渡彼趙構者見逼金虜如越如溫在明在杭居海舟泊港口流離殆死營營青蠅不一悟也唐德宗於陸贄用之艱難之日棄之無事之時後世譏其極惡構於李綱則尤甚焉德宗猶念母而趙構忍忘父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終

宗澤陳興復大計黃潛善沮而出之

澤疏諫和議

李綱薦澤爲東京留守

澤請帝還京師

澤奏斬金使帝縱遣之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宗澤守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六月乙酉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荊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復加禮遇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　眞定懷

澤渡河圖收復

岳飛犯法將刑宗澤奇之遂使立功

澤屢表請帝還汴京

澤條上五事極言潛善伯彥贊南幸之非

衛聞虜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宗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秋七月宗澤復上表曰今逆虜尙熾羣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狂虜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爲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時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以爲狂張愨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冬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極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時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懷朝廷舊恩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閭勍王彥各統大軍盡平城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

澤遣劉衍等禦金人兀朮不敢向汴

澤敗金人

澤決大舉之計

楊進王善等降澤

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荅之　十二月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

二年春正月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出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人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奮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還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畏憚對南人言必稱宗爺爺　三月乙丑河北盜楊進等降於宗澤楊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

澤疏請還京帝已降詔復不果

岳飛屢敗金人擒殺其將

王彥屢敗金人

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時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約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河外蓋姦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士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下帝乃降詔擇日還京既而不果 宗澤召王彥兵還汴使屯滑州先是彥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退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留守司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至是澤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砦指授方略以俟

澤疏渡河潛善等沮之

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眞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計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澤爲潛善所抑疽發而卒

秋七月宗澤卒澤既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中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皆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諡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

杜充悉反澤所爲

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羣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姦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王彥請北伐潛善等沮之致仕

澤卒後王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張溥曰。高宗構之奉帝命往金軍也。汪伯彥以帛書請涖相州。櫜鞬郊迎。握手慰勞。君之知臣。固謂其能出我於險也。然金人要構議和時。構由滑濬至磁。王雲與俱。將蹈虎口。宗澤叩馬力諫。得免北行。生我之德。大於伯彥。構何不念也。伯彥以人言去國。建炎九年知宣州。過闕。構語秦檜。追懷舊寮。有漢高豐沛光武南陽之思。獨置澤若讐。好所惡而惡所好。甯人情乎。伯彥當靖康改元。猶獻河北邊防十策。黃潛善事徽宗。亢闒冗無聞。陝西地震。察訪失職。見譏朝論。構忽拜爲副帥。召入中書。與伯彥同處肘腋。左右召。親厚無比。遂使澤志不申。疽發身死。抱武侯之忠。嬰亞夫之疾。澤則已矣。構之不才。何以對劉禪也。澤少豪儻有大略。登元祐六年進士。廷對昌言。考官惡直。累試郡邑。國爾忘家。既聞女眞海上之盟。卽退居東陽。結廬山谷。嘗樂命世。出處不苟。靖康難起。願使北庭。兩河敵衝。單騎經理。及入援都城。謀邀二帝。請誅僞命。力守汴京。累章還駕。剋日渡河。智勇冠文武。忠義動天地。而二賊爲梗。大事不成。計澤通籍以來。更事三主。功名不遂。得時奮節。惟在高宗迺三十年。而淪滯空老。不二載而憂憤喪軀。生發雷電之光。沒洒祁山之淚。英雄失路。孰有甚於宗忠簡者哉。構性無良。幾同夷虜。金人所愛。構亦愛之。金人所讐。構亦讐之。既悅汪伯彥黃潛善。則必相秦檜。既怒李綱宗澤。則必殺岳飛。詩云。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構則吾不知其極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終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二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兩河中原之陷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金人陷河中府、先是粘沒喝等既北去、留萬戸銀朮可屯太原、副統韶合屯眞定、婁室圍河中、蒙哥進據磁相、渤海大撻不也圍河間、帝命馬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已而黃潛善等復主和議、遂詔追襲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婁室以重兵壓河中、守臣席益遁去、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　十二月金人分道南侵、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銀朮可等攻漢上、訛里朶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離喝黑鋒自同州渡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留守孫昭遠走死　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陷同州華州、安撫使鄭驤死之、金兵遂破潼關、王璞棄陝州走入蜀、中原大震、

二年春正月戊子金人陷鄧州、粘沒喝諜知鄧州將爲行在所、令銀朮可急攻之、知州范致虛遁去、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死鬬、城陷死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爲金有、　乙未金婁室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軍、時京兆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經略使唐重與守臣誓死守、已而經制副使傅亮以兵奪門出降、重死之、　金人陷均州、又陷房州、　辛丑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振

張深遣劉惟輔刺殺黑鋒

沙振害陳遘中山遂陷

翟進復西京

翟亮死義

死之　癸卯金帥窩里嗢陷濰州知州韓浩與通州朱延傑皆力戰死之金人又陷青州　二月丙子金人陷淮甯府守臣向子韶死之　金婁室既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降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略使張深遣都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矟刺其帥黑鋒洞胸墮馬死虜為奪氣深更檄日都護張嚴往追之嚴追婁室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婁室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而敗死之　丁酉粘沒喝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婁室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赴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復留兀朮河陽以待之金人陷中山府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知府陳遘欲盡括城中人為兵力戰部將沙振潛害遘城遂陷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西京　夏四月乙丑翟進以兵襲金兀朮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死之進又率韓世忠等兵戰於文家寺又敗世忠南歸兀朮復入西京尋棄去　五月金婁室大掠而東遂陷絳州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為陝西制置使曲端為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懷慶徑原兵既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為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虜遂去曲端乘虜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餘虜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二人竟不應時絳州猶為國拒守婁室還軍陷之　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為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

馬擴奉信王榛起義爲訛里朶所敗

王庶檄諸路兵禦金人曲端不聽延安遂陷

楊粹中命將敗粘沒喝城陷被執不屈而死

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虜人占據同華、畏暑休兵、秋高必大舉、盍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從、 八月癸巳、金人陷冀州、將官李政死之、 甲午、金人再犯永興軍、辛丑、陝西節制司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死之、 九月、金將訛里朶襲破信王榛於五馬山、初、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於眞定五馬山、得上皇子信王榛於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移民、聞風響應、王遣擴赴行在奏事、還至大名、訛里朶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爲河北應援使、以備金、訛里朶既破五馬山、深知擴兵南來、使人馳報粘沒喝、粘沒喝將歷懷衛而東、聞訛里朶已敗擴軍於淸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濮、榛亡走、不知所終、 十一月、金人陷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之、先是、王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托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婁室渡河、諜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氷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淸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淸化、庶日移文趣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邀延迂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於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瓌亦將所部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端見庶、問延安失守狀、欲殺之不果、乃奪其節制使印、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 乙未、金粘沒喝訛里朶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

徐徽言屢破金人斬婁室之子

訛里朶攻大名府張益謙迎降郭永死之

金軍士欲發孔子墓粘沒喝殺之

除徽言父子死義

杜充棄東京岳飛力諫不可

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不屈而死金人又陷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之　庚子金人陷相州守臣趙不試死之不試太宗六世孫也　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皎死之　金人寇晉甯軍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虜結和抑其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甯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却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婁室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爲書招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兵金人使招徽言於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虜大破之斬婁室之子　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陷濟南府　甲子金訛里朶攻大名府守臣張益謙欲遁提點刑獄郭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告急於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迎降訛里朶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爲辭訛里朶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訛里朶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訛里朶怒幷其家屬皆殺之　己巳金粘沒喝陷襲慶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三年二月金婁室破晉甯軍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幷其子啣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死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徽言父翊宣和末救太原死之世著忠義　秋七月留守杜充棄東京歸行在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

西京皆沒於金

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朝廷命郭仲荀程昌寓相繼代充然留守司亦名存而已

四年二月金人入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爲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於金

張溥曰欽宗靖康二年之五月康王構卽位于南京改元建炎首拜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識者危之曰此剝道也然李綱內相宗澤外將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立帥府討羣盜張所傅亮等克任其職爾三月間國幸無警少康造夏其斯時乎乃李綱一罷帝卽流播元年十二月失西京二年十二月失北京三年九月失南京四年二月失東京其間郡邑破亡叛盜紛作六宮車駕絡繹道路求爲匹夫幾不可得則何爲也欽宗之如青城也粘沒喝邀之范瓊等迫之猶曰命懸金虜不敢自由康王爲帝其時可以立矣張邦昌旣逐國無僞帝之疑斡離不復死敵有漸殺之勢綱行十事務合人心澤又洒掃舊京引領車駕自應天達開封通邑大都惟我馳驅而徘徊不行逐綱致亂自作之孽不可活也綱在靖康間用間舍雖未大任尙留數月建炎登朝僅七十餘日爾傅亮經營方始而責其無成宋齊愈大逆當誅而罪以私意事莫急于招兵買馬而指爲失策政莫大于定都用人而斥爲狂言綱甫罷竄諸賢盡空左右謀國惟有汪黃金寇四至欲奔無所內侍進痛哭之談三軍發斷頭之憤帝終不悟而心𤸫之十世山河必不復矣史言徽宗失國患非晉惠暴非孫皓篡奪非曹丕司馬炎獨不幸而有子厄一敗于欽宗而明皇絕西內之望再敗于高宗而

愍帝蹈平陽之轍神龍繼父則夫婦義喪建炎繼兄則父子道亡固可同類而並笑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二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三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南遷定都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帝以京師未可往手詔巡幸東南　丁未元祐太后如揚州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決意幸揚州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汜水詔擇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堡招訓民兵　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時金兵日迫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諜者言金人欲犯江浙乃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

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　以葉夢得爲戶部尙書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里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强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爲宣撫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　冬十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爲扈從都副統制　十一月庚子朔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壬寅郊祀天配祖赦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揚州

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幸揚州

許景衡言建康可據

葉夢得陳待敵三計不報

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

潛善伯彥並相專權

張浚請備金人潛善伯彥笑之

粘沒喝陷天長帝逃至鎭江

軍士欲殺黃潛善而誤殺黃諤

江都築壇行事凡鹵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場就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是日大赦　十二月乙卯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奉國寺　己巳以黃潛善汪伯彥爲尙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蠭起潛善伯彥旣無謀略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爲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戊寅以張浚參贊御營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預爲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爲過計而笑之

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　丙午金粘沒喝陷徐州知州王復死之時韓世忠屯淮揚會山東兵以援濮州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沭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粘沒喝入淮揚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取淮東入泗州　二月庚戌詔聽士民從便避兵劉正彥部兵衛皇子六宮如杭州　壬子金粘沒喝至楚州守城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內侍鄺詢報金兵至帝卽被甲乘騎馳至瓜州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鎭江府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圖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諤至江上軍士以爲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爾之罪諤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金將馬五率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楊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棄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城中已煙焰

王淵請帝如錢塘張邵勸都金陵不報

用朱勝非計錄用張邦昌親屬帝駐杭州下赦詔獨不赦李綱

馬擴上書言四誤六失

張徵論罷潛善伯彥

燭天矣陵爲金人所迫亡太祖神主于道。帝至鎮江宿於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呂頤浩乞留蹕以爲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爲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張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報　是夕帝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浚副之又命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即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浚以兵八千守吳江　用朱勝非計詔錄用張邦昌親屬遣閤門祗候劉俊民使金軍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槀以行　壬戌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爲行宮下詔罪己求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　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行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荊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終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謂無策擴累數千言皆中事機　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　己巳黃潛善汪伯彥罷中丞張徵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甯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

帝遣使求和于粘沒喝

胡寅進七策呂頤浩惡而罷之

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而帝不悟　夏四月丁卯帝發杭州留鄭㲄衛太后　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　辛巳帝次鎮江　乙酉帝至江甯府改府名建康　六月戊午命江淮引塘濼開圳澮以阻金兵　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　乙亥論中外以迫近防秋請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事者並令從行朕與輔臣宿將備禦寇敵士民家屬南遷者有司毋禁　八月己未太后發建康　帝聞金兵追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為使金軍以請和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兵以奔則無地所以諰諰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　閏月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捍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荊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辛卯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浚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命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池州　丁卯太后至洪州

帝從婁炤言一意還臨安

壬寅、帝發建康、將如臨安、考功員外郎婁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屛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一意還臨安、不復防淮矣、 九月辛亥、帝次平江府、 冬十月癸未、帝至臨安、遂如越州、

下詔移蹕浙西

丁卯、詔曰、國家近遭金人侵逼、無歲無兵、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陷於鋒鏑、故包羞忍恥、爲退避之謀、冀其逞志而歸、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遷之遠、極於海隅、卑詞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心貶屈、請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甯息、今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爲汝兵民之主、則朕於事大之體、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宗室、塗炭生靈、竭取東南金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身、不臨陣以踐前言、以保羣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爲迎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辱、憚殺戮殘焚之禍、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同心戮力、奮勵而行、以存國家、是日、金人陷吉州、又陷六安軍、己巳、帝發越州、次錢淸鎭、將如浙西迎敵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淸鎭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爲衆寡不敵、不若爲避狄之計、庚午、遂復召百司回越州、 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

議航海避兵

壬午、定議航海避兵、 庚子、帝移溫台、

帝還越州

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帝舟居於海、 三月、帝發溫州、 夏四月癸未、帝還越州、初金人退、帝自溫將西還、

從呂頤浩請如臨安

合祭天地於明堂

帝還臨安

建太廟于臨安

召羣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至是遂駐越尋升越州爲紹興府　八月隆祐太后至越州　十一月壬子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　夏四月隆祐太后崩　九月辛亥合祭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奏權用望祭禮

二年春正月丙午帝自紹興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　九月辛酉合祭天地於明堂用國子丞王普議正樂舞先是帝嘗以時難備物禮有從宜敕戒有司參酌損益務崇簡儉仍權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宮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器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爲務而禮樂之事寖以興矣　冬十月帝以劉豫入寇詔親征戊戌發臨安壬寅次於平江

五年春正月乙巳朔帝在平江府　二月壬午帝還臨安　己丑建太廟於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溫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張浚言建行營于建康】

【詔移蹕建康車駕將幸平江李綱奏不宜輕動】

【帝還臨安張守諫不聽】

六年七月，建行營於建康府。時張浚奏東南形勝，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玩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帝從之，詔以秦檜爲行營留守，孟庾副之。　九月丙寅，帝發臨安，以劉豫將入寇故也。

癸酉，帝次於平江。

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建康。

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車駕將幸平江，李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且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皋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變。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鬭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奸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埸未有驚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　戊戌，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

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 癸亥帝發建康 戊寅帝至臨安

自是始定都矣

張溥曰高宗構之南渡法晉元也然瑯琊建號適遘五胡長安旣陷中原分割擇地建康誠非得已靖康初年金刧二帝卽捲旆北還大宋土地棄而不有趙氏子孫可自取之反奔走東南拱手讓虜何無策也金陵天險孫吳舊都東晉建邦王氣方盛陶侃擁三州之旅而郢外安王導爲分陝之計而江東立史書美焉錢塘當三吳一隅錢鏐襲王不能獨立嘗朝北方陳亮以爲地下西湖其城可灌而苟且圖存謬云建鼎非所以樹不拔表四方也構初在道宗澤勸其速趨應天遂卽大位旣而張邦昌入郭汴京虛席澤累表請還帝不省而反幸揚州忠臣望君欲其自南而北暗君自棄反自北而南枘鑿甚矣天子東走中原盡失不得已而如鎭江如平江如越州如明州如温台航海避兵蹙蹙靡騁迺擇臨安而止曰此固中道我所宅也抑思帝果還汴兩河股肱陳師鞠旅顧盼興復卽建康襄鄧尙屬下流何有於錢塘之偏方霸國之餘氣哉構惟都杭而後以京洛委金金惟徙汴而後以西北委元元起漠北一舉取燕遼再舉取河朔又再舉滅西夏因而掇秦雍傾汴蔡穿巴蜀繞大理始專攻宋陷襄陽破江淮入臨安而混一遂成李綱宗澤揣摩形勢當日若豫見之而構貪小安愚復坐削質本豚犢責以龍虎宜弗任也咸淳德祐之禍事雖發於理宗基實成於趙構構且有亡宋之罪惡敢與瑯琊王睿並稱中興哉

終

趙令㳘死義

劉光世置酒高會金兵渡江三日而不知

胡銓固守廬陵

岳飛泣請杜充視師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四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金人渡江南侵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金兀朮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金主吳乞買從之是月遂陷磁州　九月諜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浙遣韓世忠控守圌山福山　冬十月金兀朮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遂取壽春掠光州復陷黃州守臣趙令㳘死之令㳘燕懿王玄孫也　金人陷江州時劉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兵渡江凡三日尚未之知及薄城下遂引兵遁趨南康知江州韓相棄城走金人入城殺掠遂由大冶趨洪州　十一月乙巳朔金人犯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　戊申金兀朮犯和州守臣李儔以城降　己酉兀朮陷無爲軍守臣李知幾棄城走　丁巳金人犯臨江　戊午陷臨江撫袁二州守臣俱降　庚申金人陷眞州　壬戌金人陷溧水縣尉潘振死之　癸亥金人陷太平州　甲子杜充遣統制陳淬等及金人戰於馬家渡王瓔先遁淬獨與戰死之　金兵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時胡銓爲舉子居薌城團結丁壯以保廬陵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卒完其城　辛未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時江浙倚重於充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長驅至建康充渡江遁眞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入營居長蘆寺兀朮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

不從兀朮遂詔降充

呂頤浩進航海之策

趙立勤王力却金兵

飛邀擊兀朮廣德六戰常州四戰皆捷

兀朮犯臨安笑南朝無備

帝次定海

遂還建康、與守臣陳邦之戶部尙書李梲率官屬迎金師、拜兀朮於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甯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事聞、贈直祕閣、謚忠襄、　癸酉、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廹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甲戌、韓世忠自鎭江退守江陰、是月知徐州趙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金人邀立於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麾諸軍、戀歘定方拔箭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兵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　辛巳、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赤心隊官劉晏擊之、迎岳飛移屯宜興、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等追破之、盡降其衆、時兀朮將趨杭州、遂進攻廣德軍、飛聞之、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駐軍鍾村、將士無糧、忍飢不敢擾民、會金復遣兵攻常州、飛復追至、四戰皆捷、於是廣德無援、金人殺守臣張烈、　乙酉、兀朮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率弓手土軍前路拒戰、兩中流矢、猶奮勇而進、力竭死之、　兀朮聞帝在明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騎渡浙來追、己丑、帝乘樓船、次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於明州以待金使、又謂張俊曰、若能捍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多從

李鄴降金 唐琦欲殺琶八不中被執而死

張公裕擊却金人

兀朮引兵北還

汪藻劾張俊請斬王瑑

衛、　癸巳、帝舟次昌國縣、　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衛士唐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我即死、爲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李鄴爲帥、尙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爲臣不忠、恨不得手刃之、尙言及斯人耶、仍顧鄴曰、我月給石米、不肯悖其主、汝享國厚恩、乃至此、豈人類哉、詬罵不少屈、琶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

四年春正月、乙巳、金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却之、　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張俊引兵遁去、　己未、金人陷明州、夜大雨震電、乘勝破定海昌國、以舟師來襲御舟、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擊却之、金人引還、辛酉、帝發章安、甲子、泊溫州港口、　時金人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暕、劉玠、趙聿之戰死、向子諲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　丙子、金兀朮引兵北還、至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能遵陸、取道秀州而北、　庚寅、帝次溫州、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上言、敵人之來、諸將擁兵相望、曾不能爲陛下施矢鏃之勞、獨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分戰、虜若失利、終身懲創、不敢復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去、方其行也、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虜性強愎、不嬰其鋒、猶懼屠戮、況以致怨而去、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之小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復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逼、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瑑隸杜充、其措

韓世忠力戰汪中擒龍虎大王兀朮鑿老鸛河趨建康岳飛復大破之

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充世忠瓌并力拒其前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爲逃遁之計及杜充危急王瓌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竟至陷沒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於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庶幾國威少振敵人知忌不報 辛卯金人陷秀州 金遊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棄城遁兀朮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 三月壬子金人入常州守臣周祀棄城走 丁巳金人至鎮江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之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振策以馳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力戰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朮之壻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

牛皐敗兀朮趙立破撻懶令人攻楚州張俊光世皆不救趙立遂死

兀朮奔竄會撻懶自濰州遣孛堇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沈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能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鎭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縣是役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夏四月金人犯江西者聞兀朮北還亦自荆門引去統制牛皐潛軍邀擊敗之于寶豐之宋村金撻懶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擣殺之乃稍引退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九月金人攻楚州趙立遣人告急朝廷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鎭救楚海州李彥光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光世諸將王德酈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爲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絕

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岳飛亦自泰州引還。

張溥曰。高宗構之棄汴京建康而都臨安也。利與敵遠。苟幸偏安。乃金人日夜蹙之。越明溫台之間。奔走不給。大海遇敵。幾覆膠舟。周平晉元不若是顛沛也。爲帝策者曰。駐蹕之地。勁虜萃焉。且戰且避。急而航海。可以濟難。若然。帝幸汴則汴病。幸蜀則蜀病。幸金陵則金陵病。幸武昌長沙則武昌長沙病。六合雖廣。一身莫容。帝遂無死所乎。及觀建炎間韓世忠江中之戰。岳飛廣德新城之捷。兀朮狼戾不敢窺江。益痛構謀不臧。自貽伊戚也。李綱罷而黃潛善汪伯彥相。則帝無腹心。宗澤卒而杜充用。則帝無股肱。人未有腹心股肱既潰而四體保無僵仆者也。劉豫專任濟南而叛附撻懶。苗傅劉正彥統制扈從而稱亂行宮。杜充總閫江浙而迎降兀朮。二三王臣盡起反戈。時帝所錮者李綱。所殺者陳東歐陽澈。所錄用者張邦昌親屬也。天下皆知帝獎逆賊而惡忠義。其誰不亂。金人乘銳邀敝。欲生縛兩宮。知天子在臨安。則有滁和入江東之師。知隆祐太后在洪州。則有蘄黃入江西之師。連歲流離。四京盡沒。構即卑詞祈請。奉朔稱臣。無如粘沒喝劉豫諸賊。不肯爲夫差之赦句踐。楚莊之哀鄭伯何也。劉光世逍遙棄師。清人所刺。使當時將帥盡與等夷。構欲自比大金龜茲。不可得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四終

王淵失諸將心

苗傅劉正彥等作亂殺王淵康履逼帝禪位於皇子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苗劉之變

建炎三年三月庚辰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浚駐平江辛巳葉夢得罷以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爲江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誤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恐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心至是僉樞制下諸將口語籍籍　壬午詔王淵免進呈書押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得君遷顯職心忿不平劉正彥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淩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癸未值劉光世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捽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百餘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正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傅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

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卽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傳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傳卽於樓下腰斬履、臠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傳爲慶遠軍承宣御營使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都統制、諭傳等歸營、傳等進曰、陛下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卽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傳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傳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后曰、今强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傳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卽坐上作詔、禪位于皇子、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傳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旉卽位、太后垂簾決事、是夕帝移御顯甯寺、　甲申尊帝爲睿聖仁

傅追殺藍珪曾擇等

傅等欲挾帝幸徽越朱勝非諭止之

張浚呂頤浩等起兵討賊

浚上疏請復辟

孝皇帝。以顯甯寺爲睿聖宮。大赦。以張澂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爲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爲秦鳳副總管。分其衆隸諸軍。丁亥。分竄內侍藍珪曾擇等于嶺南諸州。傅追還殺之　戊子以王孝迪爲中書侍郎。盧益爲尚書左丞。加傅爲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爲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爲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　己丑改元明受。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甯。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于浚。會諫議大夫張殼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爲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鎭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書。因上書請睿聖復辟　癸巳張浚命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措置海船。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遣布衣馮轓持書說傅正彥。轓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睿聖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

韓世忠進討傅等欲拘其妻子朱勝非紿出之

情震讋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甲午呂頤浩率勤王兵萬人發江寧、乙未劉光世部兵會呂頤浩于丹陽、丙申韓世忠自鹽城收散卒、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朱勝非紿傅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眞無能爲也、張浚復遣馮轓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辛丑苗傅等以韓世忠爲定國軍節度使、張俊爲武甯軍節度使、知鳳翔府、而誣張浚欲謀危社稷、謫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俊等皆不受傅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拒勤王兵、壬寅呂頤浩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咨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癸卯呂頤浩張浚傳檄中外、聲苗傅劉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討之、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丙午以張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瑴並同僉書院事、張浚呂頤浩發平江、丁未次

傅等懼勸王兵勝非勸其復帝位

世忠卽勤王兵入北關傅等夜遁遂斬王世修吳湛

勝非等罷

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卽位傅正彥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卽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鐵劵傅等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逵曰趙氏安苗氏危矣夏四月太后下詔還政帝復位與太后御前殿垂簾詔尊太后爲隆祐皇太后己酉以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庚戌復紀年建炎張浚知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並檢校少保　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爲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趣都堂取鐵劵擁精兵二千遂開湧金門夜遁犯富陽新城將南趨閩中統制王德喬仲福追之辛亥皇太后徹簾頤浩浚等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浚等見帝伏地涕泣待罪帝慰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尙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　癸丑右相朱勝非及執政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罷初朱勝非見帝曰臣昔遇變義當卽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

世忠等追擒傅正彥等斬之行在

太子旉卒

范瓊逆誅張浚劉子羽謀誅之

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疏、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顏岐等俱罷、初張浚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浚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浚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浚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荅、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浚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浚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　以呂頤浩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爲尚書右丞、鄭瑴僉書樞密院事、甲寅以劉光世爲御營副使、韓世忠張浚爲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凡勤王僚屬將佐、各進官有差、　五月韓世忠言苗傅劉正彥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𠜾執之、獻于世忠、悉檻送行在、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秋七月辛巳苗傅劉正彥伏誅　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非顏岐並落職、張澂衡州居住、　丁亥皇太子旉卒、太子從幸建康、屬疾、宮人蹴地上金鑪有聲、驚悸疾轉劇、遂不起、初張浚以旉嘗姦帝位、議去之、至是竟逮其保母置死、　壬辰范瓊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

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詣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瓊下有敕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至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

張溥曰苗傅上黨宿將高宗構建元帥府時即隸麾下劉正彥由王淵進官用劉晏計平賊丁進兩人即非大將材兵事所素習也建炎三年構從淵議幸杭內侍撓權淵驟貴顯傅等積不能平結衆作亂赤心軍起黃卷謀洩使淵先事知戒或免潰裂而寡備殞軀兵犯宮闕康履腰斬睿聖避位以沙中之小憤成廢君之大逆賊徒初心度未及此因變激極則挺甲晉陽爾朱勝非于靖康朝權守應天遇敵逃逸後議蹕南京逢主命相特進五官其人委蛇類無奇節而浮沈陰陽俾不爲賊忌得以獨對太后密結燕人勤王既至乘便游說帝位復安夫苗劉二兇勇非萬夫智無成畫臨以大兵必鳥獸竄所慮者騎虎交抗奸人憑危萬一殺構以絕人望國無長君隆祐太后雖賢抱三歲兒孤立賊中臨安鼎沸大事去矣勝非參擾賊鋒使無害帝遣梁夫人迎韓世忠而諸將鼓行率百官朝睿聖而乘輿反正北闕師來賊乃夜遁當日羣臣協力大功有三殲渠魁者韓世忠集義兵者張浚呂頤浩保聖躬者朱勝非也若趙構倚任汪黃身同亡虜股肱無鷹揚之佐衛從皆跋扈之臣危如

累卵。猶仗中官。得罪祖宗。天命自絕。苗劉樓下之言。未嘗不深中主懸。幽厲無道。豈爲申戎未滅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終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六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平羣盜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命都統制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分討江淮羣盜、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是視靖薛廣党忠閻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生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甯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卒數千爲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　八月戊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於杭州、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尋詔王淵兼領杭州制置盜賊使、以討之、　冬十月丙戌、王淵誘賊趙萬誅之、　十一月、軍賊張遇陷池州、遇本眞定軍校、聚衆爲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强壯以益其軍、守臣滕祐棄城遁、　軍賊丁進圍壽春府、守臣康允之拒却之、　十二月、王淵討杭州亂卒陳通等、誅之、　丙寅、張遇犯江州、　辛巳、丁進詣宗澤降、

二年春正月、東平軍校孔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叛、所部刼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南渡淮、犯黃州、守

王淵招降張遇

李成叛劉光世討敗之

丁進叛楊進復叛

劉正彥擊降丁進

張俊擒斬葉濃

臣趙令宬拒之、丁未詔諭流兵潰兵之爲盜賊者、釋其罪、辛亥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世忠、五月己酉秀州卒徐明等作亂、執守臣朱芾、迎前守趙叔近復領州事、詔命御營中軍張俊討之、六月癸亥建州卒葉濃等作亂、寇福州、乙丑張俊至秀州、殺趙叔近、執徐明斬之、甲戌葉濃陷福州、秋七月甲申葉濃入甯德縣、復還建州、命張俊同兩浙提刑獄趙哲率兵討之、八月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犯宿州、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九月丁進叛、復寇淮西、冬十月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遣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牟渡擊之、追奔數十里、至鳴皐山、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爲賊所殺、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爲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劉正彥擊丁進降之、十一月濱州賊葛進陷棣州、守臣姜綱之死之、建州賊葉濃降、復謀爲變、張俊擒斬之、吳玠襲史斌斬之、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斬斌、而自襲宗殺之、三年春正月、庚子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甯、用善駐京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二月帝出手詔、以弭盜保民之要、訪于直學士胡交修、交修疏言、昔人謂饑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餒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刻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爲吏士所捕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膏腴秫稻之地、操弓矢帶

張俊招降薛慶

郭仲威降于周望

招降孔彥舟

刀劍椎牛發塚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歛啓其不肯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何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粟充物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强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興輩之所爲乎世以爲名言　三月盜邵青掠泗州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爲盜衆兵刼楚泗州　夏四月盜薛慶據高郵有衆數萬張俊恐其滋蔓請往招之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遂降俊留撫其衆　秋七月山東盜郭仲威掠淮揚軍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在泗上仲威乃引兵圍淮揚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强壯以充軍　冬十月郭仲威降于平江守臣周望李成掠淮北陷泗州殺知州耿堅據其城帝降詔撫諭之命成知泗州成復陷滁州守臣向子伋及諸官屬皆被殺　十一月淮盜劉忠初聚兵于東京自蘄轉入湖南遂陷舒州通判孫知微死之京西制置使程千秋軍襄陽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爲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城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爲仲有

十二月孔彥舟犯荊南詔諭降之以爲湖北捉殺使

四年二月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鼎州人鍾相嘗以左道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爲名自稱楚王改元天載寇灃州陷之李成入舒州　三月孔彥舟獲盜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于龍陽　己巳盜戚方陷廣德軍初韓世忠退保江陰潰卒戚方等遂趨鎭江刼知府胡唐老部衆以行唐老怒罵不從遇害　五月以翟興等爲京湖淮南諸路鎭撫使分地處之時京東西荊湖南北淮南諸

戚方降于張俊

范汝爲作亂

王彥擊走桑仲

路盜賊蜂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爲鎭撫使分地界焉翟興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位滁濠州趙霖和州無爲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陝州荆門公安軍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甯順昌府蔡州軍翟興聽便宜從事俾立續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叛起于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鎭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爲辰沅靖州郭仲威爲眞陽鎭撫使　六月甲申岳飛破戚方于廣德　丙戌戚方降于張俊　秋七月建州民范汝爲作亂時方艱食民從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爲所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之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爲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　冬十月江東賊張琪犯建康府虔州賊李敦仁及弟世雄破石城縣鍾相王善餘黨楊祝友復作亂　十一月以王彥爲金均房州鎭撫使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覬桑仲既陷均房遂乘勢直擣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係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閻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鬬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

岳飛破斬馬進

王德擒郭仲威

李成走降劉豫

張用降飛

白磧遂復房州、

紹興元年春正月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張俊爲招討使岳飛副之 李成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 三月張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湖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爲怯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絶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絶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於樓子莊大破之追斬進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絶江而去走蘄州降于僞齊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 五月劉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故也 辛亥永軍統制邵青叛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 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數萬皆潰成北走降劉豫 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邵青復叛王德平之

韓世忠破斬范汝爲

分降盜崔增等所部兵

岳飛破曹成

月邵青復叛犯江陰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彥進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 冬十月邵青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翊日餘黨復索戰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成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怒子諲扼已即擁衆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

二年春正月辛丑韓世忠圍范汝爲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爲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響施逵及裨將陸必强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二月庚午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討曹成 丁丑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爲七賜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閏四月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飛權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丙午岳飛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

世忠招降曹成

世忠大敗劉忠

李綱悉平湖寇

王彥擊平劇盜

飛擒彭友餘黨皆降

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愼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入邵川 五月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邊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旼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孔彥舟叛降劉豫彥舟暴橫不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十一月甲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兵討湖寇綱至潭州湖南流民潰卒羣聚爲盜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劉豫桑仲既死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

三年夏四月詔統制王璵會兵討楊太時太衆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儀爲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太又名么蓋楚人謂年少者爲么云 六月己酉岳飛自虔州班師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揮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

飛請先取襄陽等六郡

飛破李成等襄漢悉平

飛請營田圖恢復

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匄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奔荊南成遂陷京西六郡

四年五月庚戌朔以岳飛兼荊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爲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秋七月飛復襄陽等六郡先是飛至郢僞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僞齊收成餘衆益兵屯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皐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兵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八月王𤫊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楊太于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

飛年少建節

飛諭降黃佐使招楊欽等午皐擒斬楊太八日而捷實逕潭

木寨守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岳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璪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五年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初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勝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璪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爾士安出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擊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

飛用薛弼策以決勝

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牛皐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也。黃佐取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薛弼爲湖南運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鬭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連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遂用其策。决勝於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嘗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張溥曰。徽宗在位日久。荒樂釀亂。至宣和二年。而方臘陷睦歙杭州。三年而宋江掠京東諸郡。魚爛鳥駭。勢幾蜩螗。然六師張皇。清蕩立奏。禍猶未烈也。末年寇擾。山東河北。數萬成羣。高宗即位。徒黨蜂結。累歲不解。其間雖張遇降於王淵。丁進楊進降於宗澤。郭仲威降於周望。戚方降於張浚。獸聚望風。間能革面。亦數服數叛。迄無甯時。迨岳飛用而賊始殺矣。洪州之戰。馬進授首。江淮之役。張用袒迎。李成敗而襄漢平。陽么破而荆湖靖。以至走曹成。擒彭友。盡天下之賊。莫有與飛鬭者也。或謂晉之十六國。劉石之餘。唐之藩鎭。安史之餘。宋當靖康建炎間。金虜蹂躪。中原淪沒。有大盜起。乘虛畫疆。建青社。長子孫。其譙鬪之徒。挺戈野集。自同狗鼠。何無能也。然永嘉之亂。匈奴左部帥劉淵結

五部。據離石。紹劉而爲漢。後九年石勒以上黨武鄉羯起羣盜。據襄國而爲趙。後冉閔因石氏據鄴爲後趙。慕容廆以棘城鮮卑起勤王爲燕。苻洪以洛陽氏有關內爲秦。而涼以晉官成以晉民各有國裂土。其後秦分二。燕分四。涼分五。凡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年。唐則魏博傳五世至田宏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畧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其爲亂也。或據中國以自强。或借天子以自大。簒逆生於境內而家人猶世守命取於天朝而威福仍己出。共主贅旒。則遷鼎無罪。羈縻勿絕。則九伐不加。盜賊帝王各因勢便。趙宋龔冠非其倫也。饑亂相煽村塢剽發潰兵梗卒復因隙蹈瑕烏合衝突。志不大于元海衆不猛于漁陽據城走胡謀無先定中國大將建鼓而出以次掃除卽就殄耳。劉豫一假朝命捲土入金虜人用之畀地稱帝令其南牧宋遂受敵資其勢而與以名朝廷之權。反制於逆賊矣。小盜貴恩大盜貴威强者弱之合者離之得其術則盜皆兵失其術則兵皆盜非岳飛韓世忠師貞莫仗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六終

張慤薦劉豫知濟南府

劉豫殺關勝降于金撻懶

粘沒喝撻懶等立爲齊帝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七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金人立劉豫

高宗建炎二年春正月，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爲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奔眞州，張慤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攻濟南府，劉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東益兵來援，却之。撻懶遣人啖豫以利，豫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歸于撻懶。

三年三月，金人陷京東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

四年九月戊申，金立劉豫爲齊帝。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論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賓賂撻懶，請立己，撻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耶？元帥盍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乃遣使卽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撻懶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爲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豫卽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爲丞相，李孝揚爲左丞，張東爲右丞，鄭億年爲工部侍郎，李儔爲監察御史，王瓊爲汴京留守，子麟爲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爲

金以陝西地畀劉豫徙居汴

桑仲翟興欲討豫皆爲下所殺

李橫屢捷兀朮救豫乃敗績

謝皐死義

徐文叛降豫

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仕於豫而其家屬之在東南者、悉厚加撫恤、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

紹興元年六月、劉豫置招討司于宿州、誘宋逋逃、　十二月、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二年夏四月、庚寅、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爲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南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　先是襄陽鎭撫使桑仲上疏請正劉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廬壽王亨、相爲應援、未幾、仲爲其下所殺、翟興進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僞詔、併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　十二月、李橫敗劉豫兵於陽石。乘勝趨汝州。僞守彭玘以城降。

三年春正月庚申、李橫破潁順軍。僞守蘭和降。壬戌、敗僞兵于長葛。　甲子、李橫引兵至潁昌府、僞安撫趙弼固守、橫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　二月、統制李吉敗劉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　三月、劉豫聞李橫入潁昌、求援于金、金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兵二萬、逆戰于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橫敗績、復陷潁昌、　夏四月、劉豫陷虢州、獲統制官謝皐、皐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　水軍都　制徐文以衆叛降劉豫、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爲徐大刀、以功爲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

胡松年使僞齊不屈

豫遣子麟以金兵入寇

韓世忠進屯揚州

趙鼎勸帝親征并召張浚

于豫且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泰州　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僞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爲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大沮　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　十一月金人遣李永壽王翊來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翰林學士綦宗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旣通使人情必懈弛宜戒將帥嚴爲之備

四年夏四月熙河路總管關師古與劉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　九月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粘沒喝議南侵會兀朮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豫聞岳飛復襄鄧懼遂乞師于金晟乃命訛里朶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兵分道南侵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冬十月丙子詔韓世忠屯揚州初金兵渡淮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至是奉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進屯揚州　時張浚在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及兵至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能逆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

韓世忠敗金人于大儀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爲中興武功第一

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還　戊子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俟金步卒親提騎兵至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堇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鵶口橋己丑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于州之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復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浚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瓌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

帝發臨安

詔討豫罪

張浚視師江上

牛皋解廬州之圍

兀朮自滁引還劉麟劉猊亦遁

呼延通擒牙合孛堇

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眞敢爲者鼎聞之恐帝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軍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次平江帝欲渡江決戰鼎曰賊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尚不自來陛下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乃止　十一月壬子下詔暴劉豫罪逆於六師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勵六師　己未以張浚知樞密院視師江上初浚以召命至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喩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鎭江以節制之　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悆嬰城固守求援于岳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遙謂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爲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皋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皋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金兵自淮引還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鎭爲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鎭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猊亦棄輜重而遁

六年春正月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卽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

劉豫乞師蒲盧虎勸金主勿許

浚請令諸將合兵拒擊

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騎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夏四月劉豫陷唐州　九月岳飛遣將敗劉豫兵於唐州　冬十月丁酉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猊率東路兵由紫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劉光世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欲棄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劄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

渡不許劉光世兵渡江

為沂中擊敗劉猊

粘沒喝死岳飛行間

為久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覬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猊率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石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躡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適甚及一聞召命即日起行未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賜飛劄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乃還軍　金人聞劉豫敗來請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七年閏十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之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

兀朮遂入汴廢豫

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亶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東拔爲左都監屯太原撻不野爲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潁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强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閭巷間宣言自今不僉爾爲軍不取爾免行錢爲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遂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豫求哀于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

岳飛奏乘廢劉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張溥曰劉豫杜充皆進士登第爲國守臣叛降金人蒙面無忌不過欲爲張邦昌耳充至雲中粘罕薄之久乃命知相州猜阻同列後爲胡景山所訴下吏炮掠豫賂撻懶立爲齊帝僭號八年金主惡其喪師令兀朮入汴囚諸金明池立行廢徙二賊奄奄同葬蠻夷中未云得意也豫少無行嘗盜同舍生白金盂紗衣言者擊之徽宗亦笑其河北種田叟不足比數金師南下即棄官避亂儀眞有何殊能而張慤薦拔授以山東劇郡生其叛逆昔漢文帝與匈奴和親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

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旣至。因降單于。教其桀驁。侵擾無已時。劉豫慮山東多盜。不欲往濟南。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曰。行必爲禍。旣敗金圍。果殺關勝。縋城納款。彼先有逆志。而假以鐏柄。是導之亂也。豫降金兩年。位僅牧守。撻懶納其重寶。言於粘罕。高慶裔張浹復爲游說。始冊尊位。都大名。旣以叛往。又以貨取。其謀帝也。視邦昌加勞矣。紹興七年。金高慶裔誅。粘罕憂死。豫失內援。遂徙臨潢。北面虜主。予奪唯命。其何敢怨。豫初帝時。劉長孺勸反正。邢希載請通宋。誅囚不顧。金盡畀以中原。連兵入寇。盜如李成劉忠等。敗則奔豫。將如孔彥舟徐文等。敗則降豫。逆賊建瓴。迺逃趨竄。藕塘大敗。金始知其無能也。邦昌之僭。金人欲之。而邦昌因之。豫之僭。豫欲之。而金人因之。然金人立邦昌則去汴。立劉豫又聽徙汴。汴豈金人敢有乎。亦曰中國帝都。使中國人守之。犄角病宋斯可矣。迨賊檜主和。而後汴果入金也。高宗聞豫叛。厚撫其黨。名爲大齊。冀稍紓難。而分寇益急。趙鼎力贊親征。下詔暴罪。即諸道兵合。金齊敗北。討賊攘夷。有進無退。其明效也。劉豫旣廢。汴虛無人。岳飛韓世忠請乘機恢復。又置不問。李斯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構之不明。豈特胥人而已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七終

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

浚治兵興元以圖中原

浚以趙開總四川財賦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八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張浚經略關陝

高宗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帝問浚大計，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窺蜀，則東南不可保，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遂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初浚宣撫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決行。李陵論任浚太專，忤旨，落職與祠。　秋七月庚子，張浚發建康。　冬十月壬辰，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浚上疏言，漢中實形勢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積粟以待巡幸。　辛丑，張浚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己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千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及出亦如之，民以爲便。時浚荷重

浚以百口保用曲端
劉子羽薦吳玠吳璘于浚
玠擊婁室始勝而敗怨端不援
浚疑端遂以彭原之敗罷之
兀朮引兵趨陝西
浚遣兵復陝西軍州

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關關悉智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賞不可計而資財常有餘　十二月甲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爲威武大將軍宣撫處置司都統制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遂有是拜軍士悅服浚又辟劉子羽參議軍事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爲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四年夏四月金婁室既陷陝州遂長驅入潼關曲端遣吳玠拒之於彭原而自擁兵邠州爲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撒离喝懼而泣婁室整軍復戰玠軍敗績部將楊晟死之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爲援大訴之由是二人有隙婁室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　六月癸酉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斃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聞兀朮留江淮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秋七月金兀朮引兵趨陝西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兀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婁室寡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訛里朵往監其軍　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趙哲復鄜州吳

浚鑑泥敵決戰王彥劉子羽吳玠郭浩皆言未可浚不從趙哲軍潰遂大敗

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九月癸亥張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决戰、王彥諫曰、陜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饋餉又不繼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甯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爾、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傷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離所部、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陜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自是關陜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　十一月金人入德順軍、張浚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據、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請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

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紹興元年三月金人破福津縣同谷以迫興州浚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爲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王庶爲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　六月張浚以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於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八月丁卯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浚既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帝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憾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縶維之餬其口熁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未幾金人再戰於富平浚師詐張端旗以懼敵金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紿我也師復敗

二年五月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　九月丙戌以王似爲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慨慷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

張浚在關陝三年全蜀安堵

呂頤浩朱勝非短浚以王似盧法原代之

辛炳常同等劾罷浚

法原爲玠所訟而憂死

趙鼎疏稱浚功

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不安、　十二月甲辰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爲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四年三月乙丑張浚至臨安、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闕、已而詔押似法原赴鎭、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柄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爲御史中丞、辛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州、詔以王似爲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會兀朮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上手詔詰問、法原憂恚而卒、　八月戊子改命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爲朱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至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

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鼎旋以入相不果行

張溥曰張浚于建炎三年治兵興元圖復中夏四年而即有富平之敗經營歲餘兵食未厚輕鬬喪師甚非策也曲端雅長將略剛愎陵上奪王庶使印盤桓涇原迹近跋扈飛文日騰浚務攬豪傑百口保之援爲大將端有人心宜爲知己者死婁室深入端議持重與浚不合安置萬安富平敗績浚追思用端又信吳玠王庶之譖殺于恭州一人之身忽賢忽佞始堅信而終讒死刑罰失乎浚豈無罪然觀其中興初議彼志固無日不在王室也苗劉亂定帝位新復浚請任陝蜀師待駕赴軍之日誅賊臣范瓊始發建康忠義貫天枕戈待旦慷慨四顧豈讓劉琨祖逖哉呂頤浩背眉躍武昌之議勸都臨安金寇奄至六飛播竄聲勢不接浚志益銳積粟練兵事稍辦集即合五路之師紛紜一戰彼蓄積憤腥羶急欲求勝曲端老謀疑爲退縮棄不問也富平既敗退守興閬猶任劉子羽吳玠吳璘等力拒金人紹興年間和尚原仙人關師屢告捷成効可見而讒疾內作罷居福州悠悠多口關陝是責獨不念澠池奮翼功著全蜀乎昔馬謖敗于街亭不病孔明三分之烈任福敗于好水川無害韓琦西夏之勞論人者舉其重不舉其細也浚在炎興即不能追踪二臣而君子原之曰斯人也志大于才功浮于過闇主當陽賊相接踵有一浚而復獄以富平之役則下無勸矣且端死非辜浚固無辭責至潰軍如趙哲而謂之濫殺才略如劉子羽理財如趙開善戰如吳玠謂之失任譖人

太甚又何以服浚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八終

吳玠吳璘大敗兀朮於和尚原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吳玠兄弟保蜀

高宗紹興元年冬十一月、癸酉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保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進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剃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三年春正月乙丑金人陷金州時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

玠援王彥力戰於饒風關

子羽玠合擊敗撒離喝

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遣隋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焚積聚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　二月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於饒風關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己亥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等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死

王彥復金州

兀朮撒離喝劉夔攻仙人關璘玠合擊敗之

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五月丙子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己卯論金牛之功以吳玠爲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劉子羽爲寶文閣直學士王彥爲保大軍承宣使諸將佐第賞有差　十一月乙亥金兀朮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四年三月辛亥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於仙人關敗之先是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以示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疊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

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屯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敢妄動矣

玠復秦州

五年春正月吳玠復秦州玠聞虜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撤離喝聞秦破鬨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趙開與席益不協俱罷

六年八月癸卯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時吳玠爲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於開數以餽餉不繼訴於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爲之交解乃以席益爲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於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餽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榷酤奇零絹帛之征遂爲蜀常賦則開所作俑也益尋以母喪亦去帝問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修以從子世將對遂以世將爲四川安撫制置使

胡交修薦其從子世將守蜀

玠治屯田

九年春正月己亥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帝以玠功高因和議成授玠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　六月己巳吳玠卒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雖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

玠卒西人爲立祠

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秋七月乙巳以胡世將爲四川宣撫副使世將至謂諸將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習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爲制將耳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服

世將不改玠規

詔璘同節制陝西軍

十年五月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時金人復渝盟撒離喝入同州趨永興軍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鄜延諸路撒離喝既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遠近大震

吳璘姚仲等破金兵于扶風

六月吳璘敗金人於扶風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避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遂遣諸將分據渭南尋有詔世將移屯蜀口會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撒離喝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眞百七十七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離喝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璘等屢敗撒離喝

閏月撒離喝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撒離喝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溪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楊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撒離喝還屯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爲陣乘虜壁未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衆撒離喝走還鳳翔

十一年九月丙申吳璘及金人戰於劉家灣大敗之癸亥受詔班師初吳璘進兵於秦州金統軍胡盞與

璘以疊陣法大敗金兵

璘等復陝西諸州因詔班師遂沮兵勢

徒單合喜攻黃牛堡王剛中走請璘等合擊敗之

習不視合兵五萬屯劉家圈、璘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耳、得車戰遺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劉家灣、時胡盞習不視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涉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視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鬭。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守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嘆而已、

三十一年五月乙未、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王剛中同處置軍事、時聞金主亮將敗盟、故命璘為之備、

八月、金西道行營徒單合喜將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誼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畧、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

璘復大散關

李挺敗金人於瓦亭

璘八日而克復德順

史浩[illegible]言亡三路

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却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力吾何有焉　冬十月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州虢州

三十二年二月金人犯虢州吳璘遣將楊從儀等攻之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雞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鎮戎軍遂復大散關　時璘遣姚仲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大敗之擒其將耶律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安軍　十二月丙寅詔吳璘班師時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滿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會史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虞允文時爲川陝宣諭使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師階成利害至重不可不慮疏上寵允文知夔州遂詔璘班師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皆復爲金取

張溥曰張浚始劾李綱晚劾趙鼎信王庶而曲端死用呂祉而酈瓊叛開誠善任疑非所長而世稱知人者以保蜀功高能得吳玠兄弟力也玠善騎射有志節弟璘從戰累立功劉子羽誦其材勇浚始委以兵政富平之役玠議據高阜無輕動浚不從而敗關陝盡失人無固志玠璘收合散亡誓師堅守一捷于和尚原再捷于仙人關蜀中無恙數年以來屯田養兵西人再造厥功偉矣玠亡之後虜復決踐璘大敗之扶風自是蜀不被兵者二十餘年迨金亮入寇黃牛告警璘奮義出師商虢河源德順環州次第收復而班師命下三軍十三州復爲敵有蓋紹興十年之戰主割和尚原者秦檜也三十二年之戰主棄三路者史浩也卽璘一身厄於檮臣者數矣李牧撮臂之悲道濟投幘之恨生逢賴構所見皆然甯特武穆片紙痛塡天地哉劉子羽協力守險轉敗爲勝胡世將文臣專閫不改成規立志公忠庶幾張浚故玠璘樂與同功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九終

張浚稱韓世忠岳飛可倚大事

岳飛遣王貴等攻城僞齊因奏取中原不許

帝命王德酈瓊兵隸飛檜忌而不與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岳飛規復中原 秦檜害飛附

高宗紹興六年六月，岳飛進屯襄陽。時張浚視師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韓世忠與飛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遂移軍京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　秋七月，岳飛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者數萬人。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及僞齊李成、孔彥舟連戰皆捷，至蔡州，克其城。　時僞齊屯唐州，岳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

七年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使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先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軍隸飛，詔飛詣張浚議事。時浚奏罷劉光世兵柄，以其軍隸都督府，因分爲六軍，謀置帥，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

張浚恐飛宣言命張宗元監其軍

飛請帝都上游不報

王德酈瓊交訴命呂祉節制之瓊得祉密書叛歸劉豫祉亦被殺

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擢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飛旣與浚忤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浚怒奏言飛積慮專在併兵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六月岳飛入朝復還鎭帝累詔趣飛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鎭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尙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强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速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

八月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於都督府及御史臺乃詔德還建康仍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諭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詆然張丞相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闊略況小嫌耶當爲諸公辨之保無他慮瓊等感泣事少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副召瓊赴行在瓊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祉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瓊遂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

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遂遇害事聞張浚始悔不用岳飛之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八年二月岳飛乞增兵不許

飛表謝寓和議檜怒成仇

九年春正月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書至鄂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矢心天地尙令稽首以稱藩之語檜益怒遂成仇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之飛乃受命會遣士㒞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

檜止飛洒掃諸陵之行

飛敗金人於京西

十年五月岳飛敗金人於京西時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劄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李寶牛皐等相繼敗金人於京西

飛遣張憲等又復州縣

閏月、岳飛遣統制張憲擊金韓常於潁昌、又復淮甯府。郝晸復鄭州。張應韓淸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中原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詔興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永安軍。　秋七月、岳飛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皆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敢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紮刀入陣、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术憤甚、合師十二萬次於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獲其屍、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术夜遁、追奔十五里、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术果至、貴將遊騎、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輕騎八百挺前決戰、步兵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术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术遁去、梁興以飛命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於垣曲、又敗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屢敗、兀术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术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术遁還

飛大敗金人兀术遁還汴京兩河豪傑來歸金王鎮等皆降指日渡河而詔令班師

縣復失

書生叩兀朮棄汴

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輓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鎭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騎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公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敗於朱仙、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旣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旣而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兀朮等謀廬州飛至皆遁

會用王次翁計解飛兵柄

張俊擠飛

兀朮遺檜書殺飛

十一年三月金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合兵逼廬州帝趣岳飛應援凡十七劄飛奏金人傾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大喜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

時和議已決秦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既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飛固請還兵柄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屢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而俊益忌飛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之試飛飛不為止帝賜劄襃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檜捕著下大理獄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諷卨劾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

檜令万俟卨等劾之下獄又誘張俊劾人誣害

何鑄明飛無辜檜改令卨定獄即手書殺之

李若樸等救飛卨劾貶之

劉允升訟飛寃遂下獄死

韓世忠不平飛獄面詰秦檜

飛却吳玠名姝奉帝戒絕飲

飛訓將士注坡跳壕

飛暫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柄檜遣人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既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劄藏之以滅迹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㒟請以百口保飛卨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事母至孝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注坡馬躓怒而鞭之曰前臨大敵亦如是耶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間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

飛言用兵之術在智仁信勇嚴

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婿其女凡有犒賞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問用兵之術曰智仁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竭矣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于汴梁之朱仙鎭自爲表荅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眞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下獄嗔目曰自壞爾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寃哉

張溥曰蜀漢之諸葛亮唐之郭子儀宋之岳飛三人皆間世而一出者也亮志慕管樂學問過之君臣誼深三分遂定後主闇弱委任無改子儀廓清兩京再造唐室遭逢前代厄于宦豎幾危而安飛平羣盜破僞齊累敗金虜唾手中原而賊檜內間片紙獄死三人齊烈名在呂望姬旦之間而飛獨不幸傷哉杜鄴爲飛謀者曰郾城之戰兀朮窮矣復河南修諸陵功見旦夕班師之詔少緩無應駐師汴京請帝臨幸然後還二聖取燕雲爲宋定鼎檜卽妬飛欲責以專擅其何之辭然飛大將固儒者也晉獻公欲殺申生或曰子其行乎申生不從自縊新城屈原行吟澤畔漁父諷以隨流揚波原

悲而作懷沙之賦竟投汨羅兩賢非不知委蛇可以免難而守死不移者以爲爲人子爲人臣道當如是也飛性忠孝讀書好禮子雲數立奇功朝命每及懇辭再三與張浚議不合即上章解兵柄步歸廬墓行師之際輒俟帝命未嘗自專高宗稱其小心恭謹難進易退勇戰樂讓蓋彬彬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夫出境苟利社稷專之可也飛學春秋豈不知之馮奉世使外國莎車王不順矯節殺之宣帝賀韓增舉得其人陳湯甘延壽出西域患郅支單于侵陵烏孫發兵斬首石顯匡衡欲沮其賞劉向爲之頌功皆得封侯彼生當太平徼釁蠻夷天子嘉勞不罪矯制飛復讐報國一舉蕩平稽留數日建功不世廟堂卽無人心豈能加擅兵之誅哉涕泣奉詔不敢不還者誼尊朝廷君父無諾常經不權與申生屈原同歸爾高宗構手書精忠字製旗賜飛又召入內姿以中興御札數遝好語無實惑于賊檜不顧墜淵以人間之至愚天性之極賤而飾以浮譎御以忮忌亦何所不爲也韓信挈天下以與漢高身族葅滅世莫不恨高帝之忍猶有曲諒者曰彼爲子孫計不得不殺人以利己也飛之利高宗構大矣反其父兄還其故疆庸人皆喜而構反爲讐非讐飛也直讐親爾秦檜逆構構逆二聖兩逆比而飛死痛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終

# 宋史紀事本末

劉錡至順昌聞金人南下與陳規許清議戰遂大敗之兀朮進兵復敗遁還汴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順昌柘皐之捷

高宗紹興十年二月以劉錡爲東京副留守　五月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於汴皆攜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言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沈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無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遊騎已涉潁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

擒敵將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已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許淸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嘂。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嘂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卽趣騎急行、率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方振。縱衆寡不侔。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成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鵝車礮具不用、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繫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

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大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請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無飲於河、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鬭、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卻、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眞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木馬、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騎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强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

兀朮陷壽春

王德夜援和州屢敗金人

楊沂中劉錡王德大敗兀朮於柘皋遂復廬州

可惜也。

十一年春正月乙卯、金兀朮犯壽春、初兀朮自敗後、留屯京亳、出入許鄭之間、僉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遂舉兵攻陷壽春、復渡淮陷廬州、　二月癸酉、詔張俊楊沂中赴淮西、時兀朮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遣王德渡江、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虜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卽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時淮已失守矣、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退屯昭關、　乙亥、金人復來爭和州、張俊敗之、丙子、王德敗金人於含山、癸未、王德田師中得含山及昭關、甲申、崔皋敗金人於舒城、

丁亥、楊沂中劉錡大敗兀朮軍於柘皋、初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柘皋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卽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江、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虜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之於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卽走保紫金山

張俊等班師金人復攻濠州俊沂中往援而敗錡設三伏以待追兵

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兀朮復親帥兵逆戰於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

三月乙巳、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纔數里、諜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還、會於黃連埠、同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不若退師據險、徐爲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爲功、命錡無往、而令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爲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衆、韓世忠率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錡軍入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追、柰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請俊無恐。請以步兵禦之。宣撫試觀焉、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伏以待、俄而俊謂錡曰、諜者妄也、戚方殿後之軍耳、乃皆還鎮、俊歸建康、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兀朮亦渡淮北去、蓋自是王師不復出矣、

張溥曰、南渡名將。張俊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稱、俊起羣盜、著名勤王、既而附秦檜、忌錡殺飛、爲宋罪人。戰功雖多、卑不足道。錡號善射、官隴右都護、名震夏人。張浚奇其才、使經略涇原、然富平之潰、敗北同貶、後掌八字軍、亦未有赫赫功也。紹興十年、金人分道入寇、陷河南陝西州郡、吳璘捷于扶風。而撤離喝走鳳翔、劉錡捷于順昌、而兀朮走汴、于是錡威名聾夷夏、與韓岳等矣。說者謂韓信造漢

功先江上周瑜霸吳氣淩赤壁順昌之役出奇制勝追蹤二者繇義存急難志誓必死故能以逸待勞以寡擊衆也然十年六月捷順昌十一年二月捷柘皋不數月閒錡兩立大功克復中原事在旦暮竟爲賊檜所敗志士痛焉虜寇大入檜陰爲主一年之內扶風順昌京西涇州以至郾城朱僊鎮諸戰金無不敗社稷之慶賊檜之憂也講和議決計出班師飛且不容何有于錡尤可異者宋將方還虜卽狎至屠宿州陷慶陽陷壽春入廬州陷商州皆在韓世忠諸大帥罷兵之日要盟無信明效見矣而趙構不悟倚檜腹心今日罷錡明日罷飛快敵人之憤隳先帝之業桀紂忘身未有忠于此者也錡慷慨沉毅忠義憂國頗類岳飛猥攖檜忌廢處散地二十餘年卽無夜半片紙塡尸牢獄而老將杜門淸涼同慨賊臣害正非殺之卽錮之國命安得不墜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一終

李綱請內修外攘

曹勛自京還選募死士入海奉上皇歸黃潛善等難而出之王倫朱弁入金被留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二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秦檜主和 檜死附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初，黃潛善白遣雱爲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爲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詞厚禮，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二帝，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　秋七月丙辰，閤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時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尙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卽眞，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淸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黃潛善等難之，出勛于外。　冬十月壬辰，以王倫爲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倫等至金，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留倫等不遣。

二年五月，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時寘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

宇文虛中留金與韓昉俱掌制

充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金人方起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虛中楊可輔劉海王既並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獨留金國、初建制度草創、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卽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因是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密以信義結納、金人不之覺、

洪皓至粘沒喝迫使仕劉豫不屈遂流遞冷山

三年夏四月、起復朝散郎洪皓爲金國通問使、時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詭里栥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移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校曰、此眞忠臣也、目止劍士、且爲皓請、得流遞冷山、

張邵使金不屈被囚

九月、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武臣楊憲副之、邵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見左監軍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僞楚僭立、羣盜蠭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柞山砦、

金人迫朱弁仕豫弁不屈

四年九月、金人又迫朱弁仕劉豫、且誘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乎、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辟門、忍飢待盡、誓不爲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

撻懶以秦檜爲參謀縱其同妻還南舉朝疑檜獨范宗尹李回力薦其忠高宗專主和自檜始

檜以揚言得相位

檜傾呂頤浩諷人言使出外

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　冬十月辛未、秦檜自金歸、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爲其任用、撻懶信之、及南侵、以爲參謀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使、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㮚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

紹興元年八月丁亥、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罷相、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二年六月、秦檜罷、時呂頤浩爲左相、檜爲右相、會桑仲上疏、願以所部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頤浩信之、屢請出師、檜時已有傾頤浩之意、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開府鎮江、帝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頤浩至常州、桑仲已爲霍明所殺、前軍

胡安國誤信游酢言而譽檜

頤浩憾檜聽席益言先逐安國江躋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落職

頤浩諷黃龜年劾罷檜

將趙延壽復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初胡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入相安國時爲給事中呂頤浩既還憾檜傾己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己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正位冢司値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爭之遂落職提舉仙都觀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落職檜亦自求去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檜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着衣喫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及檜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上書劾罷檜遂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又奏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章凡三上乃褫檜職仍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乃召直學士院綦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詞略曰自檜得權而舉事謂當聳動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于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九月壬戌王倫還自金倫既被留久之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所在倫遂與朱弁及洪皓以金遺忠潛通倫意由是兩宮始知帝已即位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

粘沒喝縱王倫歸

金人還俘畫江之議與檜脗合

上皇崩于

與太上皇相見居于憫忠寺至是並遷於䨇郡䨇古奚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于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尙在燕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衆金粘沒喝使烏陵思謀卽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厥成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思謀沈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此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沒喝不荅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復以潘致堯爲通問使如金附茶藥金幣進兩宮

三年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卽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五年夏四月甲子上皇崩于金五國城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

金司馬朴服斬衰朝夕哭

胡寅諫遣何蘚

檜以張浚薦遂漸用事

胡寅請帝服喪

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并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倘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詞旨悲痛，金人亦不之罪。

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蘚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眞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刦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眞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眞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刦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耶。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閟，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蘚之事，恐和議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闕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蘚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六年八月丁未，以秦檜爲建康行營留守，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溫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七年春正月丁亥，何蘚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甯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

趙鼎初知檜姦後爲所賣

檜再相晏敦復有憂色

蒲盧虎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

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傳中外感動從之

是月以秦檜爲樞密使　三月己卯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己講和正爲此耳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爲皇太后　十二月癸未王倫還自金初倫再使將還金人新廢劉豫撻懶送倫曰好報江南自今道途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丁亥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

八年三月壬辰復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

五月丁未王倫偕金使來初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斡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斡本上撻懶訛魯觀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矼館伴之矼以爲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

檜使蕭振劾罷劉大中

勾濤詆罷趙鼎

勾龍如淵

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玨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皇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己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詞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烏陵思謀等稱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賜之　秋七月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國恥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　冬十月丁巳罷參知政事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爲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　甲戌趙鼎罷帝意不樂鼎給事中勾濤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遂出知紹興府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秦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亦憾之　以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

會檜同擇宰執相大臣

曾開與張燾等極言不可和

許忻疏遣王倫

郎擢如淵爲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　丁丑金以張通古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與王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郡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　十一月戊戌王倫入見辛丑詔曰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於是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禮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又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開乃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趙雍皆極言不可和吏部員外郎許忻上疏曰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及再舉深入遂陷都城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二聖出郊追取宗族係纍大臣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謬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己從之夫彼以詔諭江南而來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眞爲臣妾矣陛下方寢苫枕塊豈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

王庶極言不可和檜絀而出之

胡銓疏請斬王倫孫近秦檜羅汝楫劾竄之

令其何以自處乎況犬羊之羣驚動我陵寢戕毁我宗廟劫質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反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讐彼謂我之必復此讐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陛下包羞忍恥受其詔諭而彼之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夷狄矣豈不痛哉自金使入境以來中外惶惑陛下必以王倫之言爲不妄金人之詔爲可從臣恐不惟墮夷狄之姦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今雖未能克復中原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麤振國勢麤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其謀叵測今虜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更與二三大臣熟議其便無遺後時之悔不報甲辰王庶罷庶論虜不可和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爲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耶檜大恨出庶知潭州　辛亥樞密院編修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招諭江南爲名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毁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

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常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

檜用李光押和議榜

勾龍如淵

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荅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甯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事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　十二月己未以李光參知政事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于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時檜以未見國書疑封冊白帝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冊於是楊沂中解潛韓世忠見檜曰朝議籍籍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

劉檜取金書納禁中尹焞數諫和議

李綱言詔諭江南之名不可許

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王倫亦以計說張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　丙子張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權禮部侍郎尹焞上疏曰本朝金狄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猖獗昨者城下之盟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已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甯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奉迎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己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儻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足爲不報

李綱時知洪州上疏曰臣竊見朝廷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于道卑辭厚禮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承往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

韓世忠力論和議之非

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與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禀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帝不納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鎭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遮蔽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疏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陳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鎭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時劉豫既廢傳言金人欲立淵聖于南京以和定而止

張浚五疏言不可通和

范如圭請遣官詣河南修奉陵寢

王倫與兀朮交割地界

張燾言山陵慘禍檜惡而出之

陳橐請快意恢復檜慍而罷其官

九年春正月丙戌以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略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離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懈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于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 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從史館校勘范如圭之請也 戊戌賜王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既又以倫爲東京留守與金人交割地界 二月癸丑以周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爲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見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歸以白帝秦檜怒之 三月丙申王倫至汴見金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遂自祁州渡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 五月士㒟張燾自河南還燾上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讐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秦檜惡之出燾知成都府 時金人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權刑部侍郎陳橐上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爲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卒皆敗北金知不足

王倫至金會撻懶已誅遂被拘

恃從而廢之豈爲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
裁會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
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繆悠之詞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益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
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
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境土可復矣秦檜憾之罷黨官 丁亥王倫如金議事
金兀朮時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地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
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謀反金人執之蒲盧虎訛
魯觀皆誅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答而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否
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
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已無
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南北士
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崩金人秘之 十二月李光罷光初謂可因
和爲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
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
怒光遂求去

兀朮撒離喝分道入寇

檜以金人叛盟爲懼使馮檝探帝意

王次翁謀固檜位遂得入相

張九成等諫和議檜惡而貶之

范同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

十年春正月丙戌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五月己卯金兀朮撤離喝分道入寇兀朮以歸河南陝西地爲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尊本然之及誅撻懶遂大閱國中兵於祁州命兀朮自黎陽趨河南撤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兀朮率孔彥舟等入汴遣烏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路允迪等皆以城降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撤離喝入同州趨永興軍惟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郡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秦檜聞金人叛盟以其言不讎甚懼謂給事中馮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袞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甯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意遂安。秋七月丙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薦次翁爲中丞故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力爲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朮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屢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得其言遂引與同列由是檜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搖奪矣。八月貶秘閣修撰張九成等官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懷甯縣陳剛中知安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閬州學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戶參軍。九月罷諸大帥軍俱還鎮

十一年三月金兀朮渡淮北去。時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密奏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

府以解兵柄
兀朮縱莫將歸講和
檜奏遣魏良臣如金
何鑄奉誓表往金
命周聿等分地畀金

亦後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爲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俊知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隷御前且力贊和議檜大喜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隷御前遇出師取旨　九月莫將還自金兀朮欲講和莫將久留于金乃縱之歸以道意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爲通問使　冬十月壬午以魏良臣爲金國稟議使時兀朮遣劉光遠還欲得官爵望著者爲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十一月辛丑金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壬子蕭毅等入見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定議和盟誓乙卯以何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庚申命宰執及議誓官告祭天地社稷何鑄奉誓表往表略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四十里外并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爲憑焉毅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設　十二月乙亥何鑄至汴見兀朮遂如會寧見金主且趣割地尋復遣使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遂命周聿鄭剛中等分畫京西唐鄧二州陝西商秦之半以畀金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爲界於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今既畫

邵隆不悅割地檜酖殺之

韋太后自金還不敢述淵聖車前語

檜屬程克俊作赦文以悅金

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　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甚怏怏徙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秦檜恨之徙知敘州檜陰使人酖殺之

十二年二月癸巳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夏四月金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袞冕圭冊冊帝爲大宋皇帝　秋七月壬午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攢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於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后將南旋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始知朝議遂不敢述淵聖車前之語己丑帝易緦服奉迎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奉安于龍德別宮　九月乙巳以和好成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先三年通和赦河南新復州軍兀朮讀赦文謂不歸德眞國遂指爲釁以起兵至是檜懼當制者不能悅金遂屬其黨程克俊爲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

洪皓不屈 悟室義之

而況申遣使軺、許敦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下者、　甲寅遣使如金、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如之、　冬十月以皇太后回鑾、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辭不拜、

十三年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去會甯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麤布、常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麵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以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臣之禮也、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為辭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嘗因諜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甯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於金者、盡力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魏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為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

皓留金十五年論事忤檜出知饒州
洪皓不屈於劉豫

粘沒喝死朱弁密疏時不可失

弁還自金

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初被囚祚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在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徙之會甯及還入見除秘書修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弁初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報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豫且誅之復欲易其官弁皆誓不爲屈語在四年九月又以書訣洪皓曰金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粘沒喝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扳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幾

論中興時幾檜惡之

金殺王倫

宇文虛中在金以反誅

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納其言賜賚甚厚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　十二月金遣完顏璹等來賀明年正旦以金酒器六事綾羅紗縠三百端馬六匹爲禮自是歲如之

十四年秋七月王倫爲金所殺金拘倫河間六載欲授以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人益脅以威倫自縊死後數年宇文虛中亦以反誅

朱熹戊午讜議序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爲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讎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塊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說者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讎者蓋有在矣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十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

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淸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擐刼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讐敵之患而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淸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讐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廷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吏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爲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讐人役之嘆者一日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

二十五年冬十月丙申秦檜死檜自和議之成擅國柄者十五年偷安江左專爲粉飾太平計勸帝立太學耕藉田修舉彌文殆無虛日帝之親學也命其子禮部侍郎熺執經司業高門講易泰卦知虔州薛弼承檜意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檜大喜乞宣付史館自是四方祥瑞之奏日上舉朝晏然不

施全刺檜不中遂被磔

趙鼎不食死

檜使徐嘉論趙汾等使誣與張浚等五十餘人謀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

檜每事與帝爭勝帝幸檜死

復知有兵事矣殿前軍士施全俟檜入朝挾刃刺之于道不中捕送大理獄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遂磔全于市檜懼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晚年尤銜恨舊臣不已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於一德格天閣必欲殺之鼎時安置吉陽軍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因不食而死檜憾未釋也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至是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帝幸檜第問其疾檜惟流涕無一語子熺奏請代居相位帝曰此事卿不當預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命下而檜死檜兩據相位倡和誤國忘讐斁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納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穽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爲檜用事以誣陷善類爲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誹謗曰指斥曰怨望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自知惡極爲衆論所嫉置邏卒布滿京城聞有議之者卽捕治中以深文道路以目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曹筠言水張昭逐之檜陞爲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卽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

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其畏之如此

張溥曰賊檜以建炎四年冬十月自金還紹興元年春二月參知政事會皇北來不半載而登政府入相未有易焉者也既與呂頤浩交構罷位榜罪朝堂進用之路塞矣久之張浚薦復官遂專相十八年封王身死享年六十有六以王安石之得君兼蔡京之久任和議成而國是亂遂爲賊臣首或曰汪伯彥未第時授館於王氏檜嘗從之學後日主和卽伯彥志也或曰金主吳乞買以檜夫婦賜撻懶見任用黏罕寇淮上檜爲草檄室撚所親見其歸蓋金諜也檜固國賊狙逆無論高宗構亦人主也忘讐委身寵終無貳獨何心哉苗傅劉正彥之亂帝諭歸營傅等曰陛下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歸將何以處之韋太后南旋淵聖臥車前泣願得太乙宮使太后與誓而別及居慈甯宮遂不敢言帝之忌兄而不欲其歸其本心也而性復畏敵檜揣而持之相得益深紹興之初道君未崩帝卽求和檜說之曰脫引日不和上皇與宣和皇后不能待此終天恨也紹興六年聞上皇喪檜又曰今所存者獨淵聖可以和矣始歆帝以愛親之名而使之不忍不和終教帝以拒兄之實而使之不得不和帝遂以檜爲知我厚我羣臣莫及也辱莫大於事虜而自稱爲孝害莫重於割地而反號曰仁至於殺岳飛而人道絕矣靖康時金人攻汴求三鎭檜上兵機四事力鬭和議張邦昌之立同馬伸進狀乞存趙氏當日天下皆賢檜而不知異日所爲甚於邦昌劉豫也游酢大儒而目檜以荀彧胡安國說春秋而薦檜於羣賢紹興二年之逐臺省正士坐檜黨落職者二十餘人張浚趙鼎並隳銜

中。悔無及也。假令王莽死于建平。謙恭流譽。秦檜死於靖康。忠直著聲。豈非兩賢士大夫乎。天顧優以年而稔其惡。此固凶人之分必極。而大奸之醜必露也。檜與頤浩同事。則傾頤浩。與浚鼎同事。則傾浚鼎。飛死以後。殺機日動。趙汾之獄。浚等五十三人。皆坐大獄。以病不能書而止。度檜初年。陰鷙樂禍。豈遂至此。而人老勢盈。騎虎莫制。由其下達然乎。帝構初奇檜。繼惡檜。後愛檜。晚復畏檜。厥念不恒。而同歸不肖。漢靈帝父張讓。而母趙忠。難以常情論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二終

完顏亮結蕭裕爲腹心與謀弑逆

裴滿氏賜亮禮物金主奪回亮益疑畏

金主亶殺弟及后



高安陳邦瞻德遴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金亮之惡

高宗紹興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爲平章政事亮本名迪古乃金太祖子斡本之子爲人慓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爲中京留守專立威以懼衆結蕭裕爲腹心每與論天下事裕頗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弑逆事至是引裕爲兵部侍郎　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爲右丞相亮生日金主遣近侍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金主后裴滿氏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近侍奪回賜物亮本謀不軌疑畏益甚

十九年三月金主以完顏亮爲太保領三省事　五月金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爲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爲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出亮于行臺亮過中原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亮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逆益甚　冬十月金主亶殺其弟胙王常勝遂殺其后裴滿氏初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於裴滿后后白金主致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右丞唐括辨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

亮弑主亶而自立

亮生母大氏與徒單后相得

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疏、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邪、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日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辨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楞惡特思、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剌、亮乘此搆常勝查剌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

十二月、金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時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斡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爲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爲尚書省令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常取符鑰歸家、是月丁巳、乘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啓門、亮與妹壻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大理卿烏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辨乃國壻、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劍於榻、是夜興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有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卽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爲左丞相、唐括辨爲右丞相、烏帶爲平章政事、謚裴滿后爲悼平皇后、廢亶爲東昏王、大赦改元、

二十年春正月、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爲太后、徒單氏與大氏相得至歡、及金主弑亶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金主銜之、至是追尊斡本爲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爲皇太后、徒單氏居

亮大殺宗室太宗粘沒喝後絕

亮族撒離喝等

亮納其叔母及宗婦于宮

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甯宮後徒單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復如前日邪　夏四月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强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於是裕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辨判大宗正事胡里甲繫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北京殺留守斛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爲卿男婦代朕享卿也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離喝等夷其族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强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飾上變遂殺撒離喝及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孛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王斡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

二十一年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于宮阿懶亮叔曹王阿魯補妻也亮殺阿魯補而納之封爲昭妃又命徒單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選納焉宰相乃奏請行之遂納阿魯子莎魯噶胡魯子胡里剌胡失打秉德弟糺里四人之妻于宮尋封糺里妻高氏爲修儀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舊嘗與亮私及爲帝定哥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爲后定哥初不忍亮誘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縊殺烏帶即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

金主召葛王烏祿妻烏林荅氏行至良鄉自殺

大氏卒恨不見徒單后

亮納諸從姊妹于宮

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爲麗妃使乙剌補出其妻蒲察叉察而納之叉察亮姊之女也

二十二年十二月金主亮聞濟南尹葛王烏祿妻烏林荅氏儀容整肅召之烏林荅氏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爲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行至良鄉得間自殺

二十三年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于會寧徒單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徒單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爲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二十四年十一月金主納其諸從姊妹於宮壽寧縣主什古斡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剌及習撚兀朮之女也師古兒訛魯觀之女也混同縣君莎里古眞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厲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奈剌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魯南只石哥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恥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莎里古眞最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師古膝上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之帝於卧內遍設地衣裸逐爲戲

二十五年冬十月金主亮命以大房山雲峰寺爲山陵遣右丞相僕散思恭等如會寧奉還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徒單后至燕后及流沙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凊願笞之后掖

亮迎徒單后至燕

亮弒太后徒單氏而封高福娘

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笞之我有子如是甯忍笞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三十一年八月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氏初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甯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通之因使伺候動靜凡后所爲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敝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爲己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弒后且指后左右數人名皆令殺之后方摴蒱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于宮中棄骨于水并殺鄭王充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召忽土等皆殺之封高福娘爲鄖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

張溥曰宋自藝祖受命歷太眞仁英代有令主至徽欽而戕於金人帝后播遷陵廟糞土古今夷禍莫此爲酷趙氏南渡一矢無遺而天會明昌儼然帝制竊意天道好還何獨不信迨完顏亮立淫虐放恣始信彼蒼假手爲中國反爾也白山黑水函谷發祥娶六十老女種類繁育劾里鉢生數子阿骨打吳乞買最强滅遼伐宋虐戾已極吳乞買死合剌卽位卽阿骨打孫也亮亦孫行覬覦謀篡夜半抽刀衆呼萬歲自是吳乞買後七十餘人盡誅滅焉劉淵叛晉劉聰因之烝母殺兄石勒亂華石

虎因之厥宗屠膾二虜雖免身刑禍窮繼體懷愍平陽報施不爽亮性殘獷倍於聰虎弑兄自立誅宗族淫骨肉六年以內殆無虛日卽蠻夷無禮烝報忿殺自其國俗胡爲袵席怨毒於家人尤亟乎粘沒喝斡離不席捲汴京兀朮撒離喝盡銳南牧金源將帥爲宋難者無若四賊亮或族其家或淫其女生戮死辱靡有孑遺假令大宋天討直擣金都鞭墓虛宮決不至此而門內傷夷慘極未有婦姑姊妹皆充嬪御母子兄弟不保腰領昊天惡金豈在劉石下哉然趙構南面忘讎甘爲金役而冀彼內亂託天言報子胥勇士懷媿實多亮統三十二總管之師飲馬長江宋不敢訟言其罪如漢王之責項羽舉朝皆婦人亮死猶笑之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三終

張仲軻知亮欲南侵先意逢迎

汴京大火

梁勛請備金人而編管

亮決南侵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四

高安陳邦瞻德遴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金亮南侵 金人殺亮立雍附

高宗紹興二十年三月，遣參知政事余堯弼如金賀即位。及還，金主亮以玉帶附遺于帝。其秘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

二十一年二月，以巫伋爲金國祈請使。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

二十三年三月，金主亮自上京如燕，遂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汴京爲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都大定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遣完顏長甯爲南京留守，經畫之以爲南侵之漸。既而汴京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甯。

二十六年三月，東平進士梁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爲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州軍。因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特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置憲典。」

二十七年二月，金主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礪、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

翟永固極言南侵不可亮不聽遂請老

曰、朕自卽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覩。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鞶鞢、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駿號小將軍者、倏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勃起、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彷彿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畀朕曰、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伏而謝、使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喏、聲如震雷、驚而寤、喏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廐、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箙數之、亦亡其一矢、昭應如此、豈天假手于我、令混江南之車書耶、衆皆稱賀、於是南侵之議益決、

二十八年五月、金主亮召李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爲對、亮大悅、永固却立檻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以古稱兵猶火、不戢將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爲上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繒締好、歲事無闕、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爲未便、況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邱墟之地、尤爲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及陸賈新語事、亮

亮以李通爲謀主黃中請備金人湯思退大怒貶之

怒稍霽乃赦之明日以爲右丞嗣暉爲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　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初金主亮召其倖臣秘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謂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珫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豔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方可以爲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承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輩小說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欲金主以通爲謀主遂議舉兵南侵　冬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宰相湯思退大怒貶中官

二十九年春正月金主亮命其左丞相張浩及敬嗣暉內侍梁漢臣與中國叛臣孔彥舟造戰船于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兵器並致于燕又建汴宮修燕城民不能堪簡鍬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

孫道夫言亮南侵沈該以知綿州

亮已南侵思退等猶入賀

賀允中請備金人遂命致仕

陳康伯請上視師

供筋革、至於鳥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五月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詰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略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設此二端、爲詞、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貶知綿州、　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至、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三十年春正月金遣施宜生來賀正旦、宜生閩人也、上命吏部尚書張燾館之都亭、時諜者傳金亮造舟調兵之事、上不深信、館者以首邱諷宜生、微問其的、宜生爲隱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宜生歸、爲介所告、金主烹之、　八月賀允中使金還、言金人必叛盟、宜爲之備、不聽、命允中致仕、

三十一年三月詔廷臣議邊事、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南侵已決、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僞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狄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

王全奉亮命詆帝帝始聞淵聖崩

亮遷都于汴 金大括馬于諸路

祈宰諫南伐亮殺之 亮大殺宋遼宗室 魏勝起兵

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退守荊南、以視緩急。 五月、金人來求淮漢之地。初、金主亮聞人言行在景物繁麗、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僉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以賀天中節爲名、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淮漢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爲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遂起舉哀、詔以王全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無失機會。

六月、金主亮遷都于汴。 秋七月、金大括馬于諸路。初、金調馬諸路、以戶口爲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贏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併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儲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贏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爲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蓄尚多、今禾稼滿野、自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伐、亮殺之、由是羣臣不敢言。

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國者凡百三十餘人。 遣徐嘉如金賀遷都、嘉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嘉乃還。 八月辛丑、宿遷人魏勝起兵。

復海州殺蒙恬鎮國大敗金人

復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初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經畫布置，課酒榷鹽，士卒有自北來歸者，勝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之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卽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安堵如故。勝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人，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障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殲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淼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陳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合，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敵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兵分四面攻之，勝募兵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

兵死傷多遁去 乙卯劉錡引兵屯揚州遣統制王剛中以兵五千屯寶應 己巳起復成閔爲京湖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九月金主亮大舉入寇亮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奔睹爲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紇石烈良弼爲右大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蘇保衡爲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趨臨安劉蕚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荊襄徒單合喜爲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趨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徒單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金主亮召諸將授方畧賜宴于尚書省命皇后徒單氏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起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 庚辰詔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備清河潁河渦河口 丁亥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友直幼從父佐遊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于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爲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爲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爲忠義都統制 冬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睨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卒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子

壬友直起兵復大名

李寶魏勝同敗金兵

〔金立烏祿于遼陽下詔暴亮罪惡十事〕〔康伯請下詔親征〕

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明旦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辛丑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沈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 丁未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爲帝於遼陽、更名雍、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奴等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授甲於大名、卽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沈靜明達、衆心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殺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于其舅與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卽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事、追尊訛里朶爲帝、 戊申劉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卽棄廬州、退屯昭關、兵皆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 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 丁巳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旣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詔旨有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

李寶大破金人殺完顏鄭家奴

張浚力論時事其母計氏勸之秦檜大怒貶浚

鬬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嘗次平江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金人陷眞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　庚申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煮死人膏爲油用之　乙丑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眞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員琦王佐等拒之于皂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逕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　丙寅李寶大破金人于陳家島殺其將完顏鄭家奴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拒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風自柁樓中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矴舉帆帆皆油纈緜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　十一月壬申召張浚判建康先是秦檜既主和晏然不復以邊事爲意浚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治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於獨謹察

陳俊卿言浚忠藎命判建康

詔劉錡還鎭江兩淮之地盡失

虞允文犒師至采石道遇敵兵命官軍力戰大敗之

情僞預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檜大怒。貶浚連州居住。及檜死。朝廷復以和爲可恃。如檜時。浚方居喪。會星變。求言。浚慮虜數年間。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莫爲之備。況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喪爲嫌。復上疏極言。臺諫論浚名在罪籍。倡異議。以動國是。復貶永州居住。至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藎。帝悟。乃有是命。　召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將其軍。　金人犯瓜洲。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還鎭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圍益急。汜以克敵弓射却之。葉義問至鎭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鐵騎奄至江上。汜先退。李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橫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義問聞之。乃陸走趨建康。　乙亥金主亮臨江築臺。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奔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

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船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魏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鰍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金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拊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緣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沒荅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

允文再敗亮

丁亥。劉錡以疾罷。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閘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緊

允文還京口修戰備

耶律元宜等謀叛弑亮并殺其子光英

金主雍入燕

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且諭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成閔等爲招討使閔淮東李顯忠淮西吳拱湖北京西　乙未金主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顧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鴉鶻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裹其屍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珫大慶山等皆殺之元宜自爲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荆襄兩淮者皆拔柵北還初金人之犯邊也鄭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至是果然金主雍知亮被殺遂入燕京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　張浚至建康先是浚被召至岳陽

金兵充斥 張浚乘小舟徑進

帝如建康

耿京起兵復東平

張安國殺京降金棄疾約李寶等縛赴臨安斬之

張闡請嚴國禮

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金亮敗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犒軍畢即趨建康先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至是遂請車駕臨幸帝從之 戊申帝如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

三十二年春正月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時金亮既死中原豪傑並起京據東平自稱東平節度使以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 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二月癸卯帝發建康瀕行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略淮甸大駕宜留以係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從矣不從 閏月辛棄疾至山東値耿京將張安國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即帳中縛安國獻於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 夏四月戊子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此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議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

陳康伯以義折高忠建

張子蓋魏勝敗金兵

罷三招討司

李顯忠謀結蕭琦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

李顯忠授父永奇命

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扎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闊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國書不如式、卽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　金人復攻海州、鎭江都統張子蓋及魏勝敗之、金人復遣豆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勁悍三千餘騎拒于石闥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夜發兵刦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于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赴援、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于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略陳、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者半、圍遂解、　六月罷三招討司、以金人議和故也、初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爲內應、請出師、欲自宿毫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顯忠初名世輔、綏德青澗人、世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以勇捷知名、先是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受國恩、乃爲彼用耶、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卽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從兀朮以萬騎獵淮上、世輔令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爲竹

刺傷馬而止兀朮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毅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金撒離喝至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憩高原望追騎益多撒離喝搏顙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離喝許之遂推之下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爲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既至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衆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夏主以世輔爲延安經略使與其臣王樞𠼪訛同出師時紹興九年五月也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𠼪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𠼪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既到此乃命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𠼪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戰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世輔揭榜招兵得驍勇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於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遂見吳玠於河池尋之行在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張溥曰苻堅大舉寇晉投鞭斷流而敗於淝水金亮舉國南侵氈帳相望而敗於采石二者皆氣盈激極禍不旋踵所謂兵驕者敗也然堅之寇晉慕容垂乘之其兵先敗而國乃亡亮之寇宋烏祿乘之其國先亡而身及弑大患在內不自覺悟而空國攘袂急求外鬭死且晚矣謝元等之破堅也以

八萬衆敵九十萬虞允文之破亮也以萬八千衆敵六十萬衆寡勢殊強弱等絕忽決機俄頃轉禍為福成功之會天人參焉晉孝武時苻秦一跌因不復振金亮縊死慘於苻堅紹興國勢強於太元而大金恣睢宋朝稽顙卒無改焉者何也孝武即位專任謝安淝水既勝絕秦不通慕容垂姚萇之徒背叛自立秦四面受敵晉坐觀其疲而國滅矣金國強大幅員萬里高麗宋夏莫敢與爭而趙構懦弱尤以稱臣為得策金亮治兵梁勛黃中孫道夫賀允中等請修戰具立賜貶逐驟聞警至即議遁逃陳康伯力勸親征虞允文權宜濟師幸得一勝非構所望也亮死雍立金亂未治不乘此時定都建康招合義師正國體復故疆而猶遜辭修賀反轡臨安悲哉構也天有亡夷之心帝無自強之志此一君者既不能處敗又不能處勝亮死之明年而構亦內禪矣從來國君無道首金亮下愚首趙構並生一時而同笑千載孰謂中國蠻貊無相匹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四終

定詩賦經義試士法　帝諭廷試勿先進卷　禁內侍預政　從呂頤浩言三省始合爲一　趙鼎疏罷王安石配享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五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建炎紹興諸政 朝臣言事附

高宗建炎二年五月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初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竝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三年夏四月禁內侍干預朝政。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違者處以軍法。　重正三省官名。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復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爲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爲一。　六月以久雨恒陰。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甯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甯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於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

張守請帝親策

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又上比較書二篇

味經邦之大略。二曰味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七月、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爲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八百、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爲桂州節度使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以古尺記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

汪藻請纂述元符庚辰以來國史

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八、祿兵三十萬八、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八、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當世論者皆韙其言

紹興元年九月知潮州汪藻上言、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覩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眞本、朝廷已收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歷、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成之事、乃一代典章、殘闕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淵聖皇帝、緣奸臣誤朝、馴至遐狩、今若無書記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細、羣臣當任其責、此其

常同論朋黨之禍

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之間朝廷之設施豪傑之謀謨政事之興廢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爲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爲邪佞耶不條其宿奸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史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桓則其事略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失守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湮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況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人而著書行事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赤顛倒則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得預聞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考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在顛沛中史官不廢伏望許臣聽政之餘將本州所有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自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採擇帝從之卽以命藻後因綦崇禮言專以其事付史官

三年二月召知柳州常同還同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甯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養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甯復公議之顧臣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

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曰、朋黨之結、盖緣邪正不分、君子小人皆有黨、而所以爲黨則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曰、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則是非定矣、尚猶如此、盖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爲小人所惑。

范沖重修實錄爲神宗考異哲宗辨誣

四年夏四月、以范沖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沖、祖禹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沖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沖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爲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著。既又除常同爲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爲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辨白其事、須重修實錄、具以保立勞効、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錄卷末。

李綱疏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

十一月、以金齊兵退、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

方并上條六事

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肅宗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思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散。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荊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刱營壘。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

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安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彊埸。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眞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所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

器械時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决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况於吾自治自强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方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决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强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首肱股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瑰瑋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為黨與

戒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閒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寤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偷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之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妒指爲姦黨顚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諂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奧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於玆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尙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模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先自退屈而欲責成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

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兢懼修省、所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甯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䖍罄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惓惓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然不能用、

置總制司

五年閏二月、置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爲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三十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甯、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爲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戶部侍郎張致遠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爲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奢侈、自朝廷始、員額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枉費、日積月聚、惟需是應、中興之業可致、帝善其言、

高閌請帝

十四年三月、太學孔子廟成、司業高閌表請臨視、帝從之、遂視太學、止輦於聖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

視太學秦熺執經胡宏移書責之

詔行耤田禮

寬諸郡雜稅

禁百官避輪對

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閌講易泰卦、胡宏移書責閌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大辱爲大恩、師儒之臣、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爲之詞、欺罔孰甚焉、

十六年春正月、帝親饗先農於東郊、行耤田禮、詔曰、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埸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耤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躋於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於史冊、朕心庶幾焉、

十八年秋七月、寬諸郡雜稅、帝曰、人知取之爲取、而不知予之爲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稅歛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十三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二十四年八月、禁百官避輪對、自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虎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二十五年十二月、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

陳邦瞻曰、建炎紹興之間、其時事可謂亟矣、然君臣之所欲有爲者、槩可覩也、李綱曰、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措意、嗚呼、若是而猶欲望其戡大難、成大功、豈不難哉、講和之後、人主耳目壅蔽、雖欲自達無由、試讀其約束輪對戒諭臺諫二詔、亦可悲矣、

張溥曰、高宗構在位三十六年。定試士之法。置力田之科。正官名。作太學。藉田郊廟。蠲租賑饑。太平粉飾。事云粗備。然而衰微益甚者。君心不正。輔相非人也。靖康之禍。讐不共天。一時將相。忠義蔚起。夾輔中興。李綱張浚趙鼎等在內。宗澤韓世忠岳飛等在外。人材之盛。即周召叔虎。莫有加焉。構誠懷國讐。親賢遠奸。還二帝。復兩京。然後制禮作樂。升中告天。可也。失此不圖。而賊臣攬柄。父兄暴尸於五國。子弟玉食於江南。人心已死。甯問國是哉。建炎之初。汪黃爲政。內侍邵成章猶知其誤國。構獨信之。繼以朱勝非呂頤浩。才疏志狹。無能爲也。紹興九年。秦檜再用。迄二十五年而後死。万俟卨沈該湯思退。接跡相位。終構一生。皆小人道長之日也。檜專政久。務崇黼文。上欺人主。瑞雪木文。咸騰奏賀。甚而日食多晝不見。彗星言不足畏。造災祥之說。飾和議之功。大而圜丘。小而鄉飲。禮無不舉。此何心乎。即楊國忠之諱水旱。元載之言因果也。構寡嗜慾。好經史。室名損齋。玩輕珊瑚。史亦稱其恭儉仁恕。庶幾守文。然世有人焉。見父母之讐。不能報。又從而拜之。冀其憐我。而以惜財忍辱爲保家。即犬家其肯食乎。高閎請帝視學。胡宏責其欺訣。夫臨雍講經。帝王令典。而宏獨誚譏者。豈謂

學校可廢哉。惡其舉非時而虧大本也。安國說春秋。專大復讐。眞知當日治道者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五終

元懿太子卒范宗尹婁寅亮請擇建太祖後詔伯琮入宮改名瑗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六

高安陳邦瞻德遴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孝宗之立

高宗紹興二年春正月辛未，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於宮中。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嗣，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甯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嘆。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於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吳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改名瑗。

五年夏四月，封和州防禦使瑗爲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爲資善堂，命建國公聽

岳飛見瑗喜社稷得人

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沖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尋以伯玖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璩、時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飛前此亦疏請建儲云、

陳邦瞻曰、余觀岳少保請高宗建儲事、未嘗不悲其忠、而惜其智也、夫造膝密謀、爲宗社計慮根本、此誠忠臣事。然惟腹心大臣得爲之。非將帥任也、智名勇略蓋一世、挾震主之威、而居不賞之功、斯已危矣、猶欲與人父子間事乎、矧苗劉之變、實立明受、帝庸王也、豈能遽忘諸將、而飛乃觸其深忌、安知讒人不以此爲中傷地也、史稱趙鼎請正建國皇子之號、秦檜曰、鼎欲立太子、是謂陛下終無子也、鼎由此獲罪、然則飛之不免、蓋可見矣、

九年三月、封和州防禦使璩爲崇國公、聽讀于資善堂、

十二年春正月、進封建國公瑗爲普安郡王、崇國公璩爲恩平郡王、

十三年九月、宗室左朝奉大夫子偁卒、詔普安郡王解官持服、

三十年二月甲戌、以普安郡王瑗爲皇子、更名瑋、初帝知瑋之賢、欲立爲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是荊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援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意遂決、制授瑋甯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

汪應辰定太子本生之稱

帝禪位於皇太子

封建王。丙午，加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稱皇侄。

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建王瑋為皇太子。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於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昚。六月庚午，詔集議子偁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謚安僖；母張氏為王夫人。」乙亥，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丙子，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面諭之，太子固辭，即趨側殿門，欲還東宮，帝勉諭再三，乃止。於是百官拜禪詔畢，宰相率百僚固請，太子遂即帝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丁丑，帝朝太上皇帝於德壽宮。戊寅，大赦，其文有曰：「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庚辰，帝五日一朝德壽宮，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

張溥曰英宗爲濮安王第十三子生有赤光黃龍之祥孝宗秀王子生於秀州青杉牐官舍紅光如日正中帝王天命似非人力然建立之際仁高二宗大度遠慮卓乎莫尙也大宗四齡卽育仁宗宮中寶元二年豫王生乃歸淮邸後三皇子皆夭久而儲位乃定高宗太子旉薨從羣臣請選太祖後乃育孝宗夷攷當年定議擇賢仁宗春秋四十有四高宗二十有五耳繼體之事人主諱言齊景公年老多寵諸大夫請立太子公惡之曰爲樂耳國何患乎無君唐裴休請宣宗建儲宣宗曰若建太子則朕爲閒人彼皆令主戀戀目前恡於與子不顧流蟲二宗年未向衰卽樹國本子非己出茂選遴行萬歲千秋公言無忌非大過人者其能之乎宋世宗室踵唐制不出閤靖康之難太宗子孫在京師者畢北遷後盡殺於完顏亮唯太祖子孫以散處得全孝宗裔出秦王天人歸與高宗感昭慈之異夢採舉朝之恪言援立才賢獨斷不惑彼一生行事足告祖宗質天地者止有此耳趙鼎請正儲號賊檜搆成其罪岳飛疏定東宮後不免獄死或疑高宗外博美名內懷忮懻然孝宗於紹興二年養於禁庭三十年立爲皇子久侍宸極慈孝無間建議諸臣如李時雨范宗尹等初未嘗忤意得罪帝卽不肯未忍併此而疑之也南渡推恩江甯江西揚泰高郵泉福等州各置外敦宗院親親有加若使遠法封建近倣藩鎭荊襄川陝淮甸要區分建諸王令自爲守虜縱大入犬牙可制何至州破縣殘孤舟覆趙乎惜炎興朝議見未早及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六終

孝宗手書召浚浚勸以堅意恢復

浚請先城泗州史浩沮之

浚奏請帝幸建康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隆興和議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卽位七月帝手書召張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淸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可復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與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于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多沮之　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爲都元帥紇石烈志寧副之時金主以朝廷欲正敵國禮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孝宗隆興元年春正月庚子以張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爲江淮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以爲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栻

浚入見請幸建康復爲浩沮

李顯忠邵宏淵敗金人於宿州

王十朋論浩八罪予祠

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嘉納之　三月壬辰金帥紇石烈志甯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備之至是志甯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璧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　夏四月戊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意恢復浚乞卽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爲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五月甲辰李顯忠及邵宏淵敗金人於宿州　乙巳史浩罷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乞罷侍御史王十朋論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爲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論之予祠　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

顯忠復靈璧歸附日衆宏淵圍虹久不下

顯忠停復宿州中原震動

顯忠力戰金兵宏淵按兵不動師至符離遂大潰

來拒顯忠力戰敗之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于顯忠　丙午李顯忠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眞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癸丑金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孛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清涼且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鬬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級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掎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

浚大飭兩淮守備

尹穡附湯思退劾浚降秩王十朋疏救之

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甲寅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略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乙卯下詔親征、　癸亥張浚乞致仕、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栻入奏事、栻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必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癸酉下詔罪己、於是尹穡附湯思退劾張浚、遂降授浚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邵宏淵降官階、仍前建康都統制、王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横議蠭起、臣謂今日之師、為祖宗陵寢、為二帝復讐、為二百年境土、為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衂為群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臣豈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為御營使、上默然、改除十朋吏部侍郎、復出知饒州、　己卯貶李顯忠

陳俊卿請用浚帝卽復其都督江淮軍馬

湯思退陳康伯周葵等欲和張闡力陳六害帝不聽思退等私命盧仲賢許金人四郡

官筠州安置　八月丙寅陳俊卿以張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尙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入帝悟卽復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爲淮東招撫使　戊寅金紇石烈志寧復以書貽三省樞密院求海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卽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彊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丙戌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　冬十月戊午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地歲幣可許名分歸正人不可從　十一月乙丑盧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貽三省密院書來上其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　庚子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爲都督府參贊軍事奏言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不若移攻戰之力以自

思退議遣王之望往金陳良翰奏止之浚力言金未可和

思退決議主和浚力爭不得

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今不可許四郡、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爲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帝然之、　癸丑、以胡昉楊由義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力言金未可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併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　詔以和戎遣使大詢於廷、侍從臺諫與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胡銓獨上議曰、京師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　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虞允文胡銓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邊、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

詔浚視事江淮金軍退

二年春正月丙午金帥僕散忠義復以書來議和　二月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張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僕散忠義以書進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卽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指畫　三月丙戌詔張浚師視江淮金軍退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事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是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之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鎭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櫃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　丁亥貶盧仲賢械送郴州編管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郴州　夏四月丁丑罷張浚判福州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

思退命撤兩淮邊備

胡銓言和議成則可弔者十不成則可賀者十

福州、右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秋七月己巳命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自撤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毁折水櫃、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 八月胡銓上疏言、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見於此矣、今日之事若成、則可有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眞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海內虛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陳思遠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墻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

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費私覿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能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兵食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忝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稺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

遣魏杞與金議和

思退諷穡請置獄論禍和議者罪

思退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

魏勝欲禦金兵劉寶戒以議和不可

魏勝戰死楚州遂陷

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壬午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侄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書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如金師持周葵書致於僕散忠義及紇石烈志甯

九月癸卯命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不果行初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爲同都督　冬十月辛巳金兵復渡淮初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始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至是與紇石烈志甯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知楚州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洲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　十一月乙酉金兵軼境魏勝帥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甯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爲陳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滁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　庚寅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

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請斬思退等思退聞之憂悸而死

和議成下詔

魏杞至金正敵國禮而還

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為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辛卯湯思退罷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謂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釣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張栻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戊戌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金兵犯淮、人情驚駭、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故有是命、癸卯遣王之彥勞師江上、丙辰王忭見金二帥、得報書以歸、乙亥王之望罷、先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帝詔督府擇利害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言者論之、遂罷、丙子王忭使金、持陳康伯報書以行、十二月丙申以金人議和、下詔曰比遣王忭遠抵頴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為叔侄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甯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災、丁壯有係累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郡、除逃遁官吏不赦外、餘並放遣、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乾道元年三月、魏杞還自金、初杞至燕山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脇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竦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夏四月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等入見、十一月

詔收兩淮流散忠義人、

三年五月乙亥金遣使來取被俘人詔實俘在民間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與、

六年閏五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初紹興要盟之日金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爲思媚金禮文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常悔恨每欲遣泛使直之陳俊卿既屢諫不聽罷去至是乃令成大使金臨行帝謂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洶洶官屬皆憚行有諸成大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起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爲不還計帝惻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齧雪餐氈或有之成大奏乞國書併載受書札一節弗許遂行辛卯吏部尚書陳良祐論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連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金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常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難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荅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啓釁必須遣使則祈取欽

械請治必勝之形

範成大至金正受書式求陵寢地皆無成

宗梓宮猶爲有辭內事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起居郞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一旦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九月壬辰范成大至自金初成大至金密奏具言受書式幷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既爲叔侄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爲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剋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

張溥曰世疑孝宗任張浚不專去湯思退不力致和議滋而國事敗今以時考之浚於隆興春正月

開府建康。夏有符離之潰。六月而貶。旋以陳俊卿言。八月復都督江淮軍馬。二年夏四月始罷判福州。其任浚未嘗不專也。湯思退以元年秋七月同平章事。二年十一月竄永州。其去思退未嘗不力也。帝任賢既專。去邪既力。功無一成者何。由立志不堅。而廣聽多惑也。帝初立位。手書召浚。屬以大事。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靈璧宿虹。疾驅收復。金國將士。接袵來降。成效見矣。宏淵忌成撓師。大潰。帝若奮英斷。分別賞罰。誅宏淵以勵顯忠。倚浚如故。戰守並設。敵人雖強。猶可挫也。聞潰而懼。下詔罪己。羣小窺間。和議遂興。浚不久留、淮備盡弛、思退之罪、可勝誅乎、秦檜之害岳飛也。乘其勝而殺之。湯思退之害張浚也。因其敗而沮之。乘其勝而殺之非。下流如趙構不爲也。因其敗而沮之。主卽英武。鮮不惑焉。尹穡附奸而劾浚。盧仲賢出使而辱國。知上好公論。則假臺諫爲彈擊。知上厭用兵。則要金人以脅盟。今日割州縣。明日罷城戍。用事止歲餘耳。而兵防墜地。國祉莫續。小人爲虐。豈可一朝立於朝廷哉。隆興二年八月浚薨。未幾思退以罪竄至信州。而憂悸死。一時悲浚之亡者。皆快思退之死。然稍遲日月。禍已不支。皇天之癉惡。王者之除奸。爭在須臾。若是其亟也。李顯忠勇捷無敵。一潰不起。魏勝忠義。蹶生死於楚州。國家虎士。當日盡矣。建炎紹興。有臣無君。隆興乾道有君無臣。魏杞幸成。魏絳之勞。而孝宗終不能展漢武之志。時亦無可如何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七終

朱熹上封事帝召入對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孝宗朝廷議

孝宗隆興元年冬十月辛巳召朱熹入對垂拱殿先是帝即位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熹時監南嶽廟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爲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根本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故不得已而出於此因得以其間從容興補而大爲之備以臣策之則議者所謂根本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爲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中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强自力於進爲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氣爲勢所分志爲氣所奪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爲然則根本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臣願陛下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自今以往閉門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

熹復陳三劄

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讐啓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勵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上異其言至是召熹入對熹復陳三劄一言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覩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今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能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能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入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眞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止次言今之論國計者有三曰戰曰守曰和此三說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於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言先王制馭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

綱、願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庶幾形勢自强、而恢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覿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熹初讀第一劄、上爲動容聽納、至第二劄、論復讐之義、上遂默然、

呂祖謙入對上善其言

淳熙四年三月己酉、呂祖謙入對、上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日有急、誰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且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論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擾攘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事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勵而振起、視前代遠過者、尤當愛護而

帝怒益甚言辭懇婉解乃止

扶持、帝善之、

六年夏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略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二三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懷、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嘆、不樂其生、而貪利無耻、敢於爲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得而恤、財又安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社之讐耻、又何自而雪耶、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者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

熹復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

見矣、帝以爲然、熹任職如故、

八年十一月己亥、朱熹奏事延和殿、熹去國二十年、復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略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甯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歟、業之廣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歟、形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倖免歟、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歟、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汚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而後足以召災而致異、而陛下未悟也、又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庭之論、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聽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墮其計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

下熹社倉法於諸路

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竦聽熹因條陳救荒之策畫爲七事以進上皆納之又下熹社倉法於諸路社倉法者先是乾道中熹里居值饑民艱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官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十一年刪定官陸九淵上殿輪對進五劄其一曰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辨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徵爲尚書右丞或毀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間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勇智隆寬盡下遠追堯舜宜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仇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謂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簿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酬酢而不倦道兩暘時若有詠誦太平之意臣竊

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漸漬之深雖陛下剛健亦不能不銷蝕也鳳凰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以陛下無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碩相與講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治朝而唐太宗誠不足爲陛下道其二曰臣少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嘆曰漢武帝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卓然有志於道眞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鰍較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其三曰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遂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拘囚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棄於人寄食出胯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耕隆中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所見逾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鷄鶩之羣日與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

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其四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者則可以立致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為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智愚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為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眞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遂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可復哉顧當為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復請為陛下誦之其五曰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皋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皋陶周公之旨今陛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皋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往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為蠹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

隔絕而不得遂其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勢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治矣上反覆贊嘆

楊萬里應詔上書

十二年五月庚寅地震尚書左郎官楊萬里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奸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途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僉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謂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宰相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

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惟舟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埸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埸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迺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戕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賑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爲資邪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劵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怨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

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琪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曰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郄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敗蓋玄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蒱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見昭然早寤勿恃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歷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董蜀之心而董荊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脣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唯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可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

熹上言大本急務帝秉燭讀之竟不能用

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爲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留心於所以爲本原者焉

十五年十二月朱熹上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人主之心旣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惟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人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覆盂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

往者淵覩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陛下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令、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矣、至其納財之途、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養軍士、本非得已、而爲將帥者、巧立名色、頭會箕歛、陰奪其糧賜、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爲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及古帝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己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匹夫以一家爲私、諸侯以一國爲私、至於天子、則窮覆極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己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

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隣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交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早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賢人終不得用所用者皆庸謬憸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善政必不得立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疏略之甚也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至於皇孫德性未定又非皇太子之比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稍倣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諮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閒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

辜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任之不得而重而彼之自任亦輕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不能也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未盡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若是而猶曰不得其人豈理也哉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以陛下一念既未能去其私邪之蔽而宮省之間禁密之地凡爲不公不正者得以盤據窟穴於其間至其敗露則又未能深割私愛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容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切究治紀綱既壞於上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務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肯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蓋自朝廷以及閭巷十數年間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間所謂元祐學術者嗚呼此豈盛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

謂今日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死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居無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爲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而發於一朝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士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如唐天寶之亂其將相貴戚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豈至眞爲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此識者所以深恨於或者之言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臣皆已極陳於前矣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皆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竭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愈至於不可爲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疏入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然竟不能用

張溥曰仁宗慶歷二年范仲淹富弼並相帝開天章閣召對磨勘蔭子科舉學校諸法更新不一年

而飛文中傷韋賢盡退孝宗即位詔中外言時政闕失朱熹首陳帝王之學張浚入見任以恢復海內想望中興未幾浚罷熹于隆興淳熙之交亦旋用旋舍不聞建明兩君皆有堯舜之資而業不修三代之年其病有二一曰求治太速一曰任人不專仁宗之世韓琦范仲淹富弼杜衍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呂夷簡罷而不用夏竦拜而復奪內君子外小人天地交泰石介所爲歌聖德也令帝優游觀化使仲淹等各盡其能貞觀開元可軼而上乃責効數月浮言搖聽即仲尼復生豈能旦夕奏辦乎孝宗志存復讐浚等贊之大臣建定國之勞儒者進正心之論七日來復其斯時也浚一不効雄心遂隳熹等小臣空言何益哉仁宗之任韓范諸臣也參之以章得象賈昌朝其後王拱辰一網之謀昌朝陰主之得象無可否焉二人在慶曆朝無不肯名趨操內殊即爲賢厄無怪乎陳執中等紛然而起也孝宗疏浚即用湯思退思退死宰相數易無大變更曾覿張悅王抃甘昇盤互擅政雖召名士求直言詔書屢下天子改顏于治道未有補也隆興不治望之乾道乾道不治望之淳熙張栻呂祖謙卒而正人漸希謝廓然王淮用而道學議起前有陳俊卿後有周必大無能致主郅隆況其在下者乎以易言之慶曆之際泰也仁宗不善持之遂變而爲否隆興之初復也孝宗不善養之遂變而爲剝既否而欲泰雖泰而有物間之既剝而欲復雖復而傷之者至天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八終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九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陳亮恢復之議

孝宗隆興元年十二月婺州人陳亮上中興論時金人約和中外忻然幸得蘇息獨亮以爲不可發解至京師因上言曰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計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職爲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奸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

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違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淸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淸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淸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材以立軍政、軍政明則兵自强、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則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則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慰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鬭、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柰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

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荊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歛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荊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鎮而安隨信陽及光黃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荊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屯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拒各二百里並桐栢山以爲固揚兵籌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師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虜則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由海道以搗其脊彼方支梧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揕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師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

亮詣闕上書帝將擢用曾覿以亮不詣己而沮之

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勢、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荊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無貪功生事之心、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日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迂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就愚慮之略曰中興論、惟陛下裁之、不報、亮退居永康、力學著書、亮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故云、

淳熙五年春正月丁巳、陳亮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力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耻、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海陵之

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如無事時方口議腹誹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霸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未講也金源之植根旣久不可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便也自和好之成蓋已有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球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命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

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
亦不得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城郭宮室政教
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
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
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
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
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
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
李沆所以深不願眞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
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辟安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
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
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日退縮
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
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來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
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鎭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

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早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耻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嘗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奬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卑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

籍天下之兵盡統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强也括郡縣之財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本朝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眞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尙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重輕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强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日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營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此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

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安晏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鎭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皆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襄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逆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相望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

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拓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洩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蹕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甯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士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眞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强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强不知何者謂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勵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

亮又上書帝欲官之不受而歸

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于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帝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爲覿所知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己而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仇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怯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舉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荅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墮不復知仇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

何澹聞亮下獄誣爲不軌帝知而免之亮又下獄王淮辛棄疾羅點援之得不死

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仇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甯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嗾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帝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子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世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

亮上疏勸帝恢復在廷以爲狂怪

十五年夏四月陳亮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知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力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

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居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飮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僅僅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日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兎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之開皇在南方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凡有數耳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并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

高宗皇帝於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女紅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卽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而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

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觜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以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朮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守國不使之乘正氣而有爲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怯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眞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斷弛

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目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遲回莫前而不敢有翻然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諭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而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怒示天下天下惡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

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制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眞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大略欲激帝恢復而是時帝將内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亮爲狂怪

張溥曰賈誼年少秀才建更秦法漢孝文心嚮之欲任以公卿厄於絳灌東陽出傅諸王不得意而哭泣死陳亮上書孝宗天子震動辭官而歸屢罹大獄紹熙對策光宗親擢第一未及用卽死兩生皆命世才風采議論見知人主卒蹈坎壈異代同悲然孝文治家太平衆庶休息誼忽痛哭流涕其辭過激疑爲闊遠宋隆興之際大讐震隣中原久陷枕戈飲血猶恐不及非可飲食燕樂塞耳無聞也斥亮不用何哉或云亮譏當世儒士好言正心誠意意在詆朱熹呂祖謙等熹雅不合亮目爲粗豪今觀熹在孝宗朝其所立論曰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而亮亦痛言通和非策督覲張說

之徒用事內批盛行熹首以正君心爲規而亮亦諫帝喜易制之臣屏度外之士言論同揆未嘗少異烏得云新安專性命龍川專事功乎李綱藥石高宗屢請都建康營荆襄亮見亦然錢塘一隅本非帝都君臣因循不百年而亡亮豈狂者哉何澹憾亮訕議欲中以死罪他日即排擊道學指爲邪迹凡爲小人未有不惡正人惡正人未有不惡才士者何則才與正皆君子所有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九終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道學崇黜

高宗紹興元年秋七月丁亥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略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六年十二月左司諫陳公輔請禁程氏學從之先是崇甯以來禁錮元祐學術帝渡江復遵尙程頤之學至是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者非也誠恐士習從此大壞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一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可布中外使知朕意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七年五月張浚薦胡安國帝召之安國聞陳公輔請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

胡安國疏明程學公輔與周秘石公揆論罷之

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願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安國遂辭召命

謝廓然請抑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

趙彥中請禁洛學

孝宗淳熙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游言浮詞相尙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而別爲洛學飾怪驚愚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從之

王淮諷鄭丙詆道學陳賈遂請禁之

十年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先是朱熹爲浙東提刑行部至台州知州事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劾治之仲友與宰相王淮同里且爲姻家淮由此怨熹欲沮之屬吏部尙書鄭丙上疏言近日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未嘗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

朱熹入奏不肯變正心誠意之學

林栗論熹葉適力救不報

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于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于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所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懷于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眞僞相亂耳

十五年六月除朱熹爲兵部郎官先是熹以周必大薦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以州縣煩卿獎論甚渥遂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人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程頤張載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强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

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又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己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詞無實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綱紀之所在絕欺罔于既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詔熹仍赴江西熹力辭不赴

光宗紹熙元年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係焉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尙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議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卽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

趙汝愚首薦熹於甯宗

韓侂胄恨熹進言閒之

私豈以偏黨爲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往往納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事勢至此循默乃已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息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

甯宗慶元元年六月右正言劉德秀請考核道學眞僞從之先是上在嘉府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爲誰裳以朱熹對直講彭龜年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及上即位宰相趙汝愚首薦熹遂自潭州召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熹在道聞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言幸門一開其弊將不可復塞及至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上心上亦稍稍嘉納焉熹復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時韓侂胄方用事熹意蓋指侂胄也侂胄由此大恨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因乘閒言熹迂濶不可用遂出內批罷熹經筵除宮觀熹去侂胄益無忌憚矣其黨復爲言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曰邪正之辯無過於眞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銳意恢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

何澹請榜僞學之禁于朝廷

葉翥劉德秀奏僞語

汪義端請[illegible]學

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眞僞以辨邪正詔下其章於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司業汪逵入劄子辯之德秀以逵爲狂言亦被斥　秋七月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言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皆有偏同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爲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厲天下使天下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爲是非者從其爲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眞而去其僞則人知勉勵無敢飾詐以求售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上是之詔榜于朝堂既而吏部郎官糜師旦復請考核眞僞遂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何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自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二年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翥與劉德秀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僞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爲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僞言僞行乘間而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書左司郎官　八月申嚴道學之禁時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帝頗知其非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

柴中行不肯書不是僞學

張伯垓姚愈等上疏言自今舊奸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恐誤陛下之用人且俟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後言則徒有噬臍之悔願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奸知朝廷綱紀尙在不敢放肆從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太常少卿胡紘上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屛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遂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任進擬大理司直邵褒然言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僞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原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審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尙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子弟諸生更迭進諫以爲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六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洶洶爭欲以熹爲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士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斗酒山中未爲乏也及是爲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自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爲小官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御史

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御史紘授草使論熹等詔熹落職竄蔡元定王沇乞定僞學籍凡五十九人

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論熹剽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加少正卯之誅、以爲欺君罔世汚行盜名者之戒、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編管別州、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獲免

三年十一月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等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𡌴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范仲壬張致遠等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等八人、共五十九人、

四年五月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徼幸之徒、倡爲道學之名、聾瞽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僞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帝從之、爲下詔戒飭、

張孝伯勸韓侂胄弛僞學黨禁

李道傳請除黨禁因四書併從祀

六年三月朱熹卒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于信上欲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乞下守臣約束從之

嘉泰二年二月弛僞學黨禁時韓侂胄已厭前事張孝伯謂之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侂胄然之故有此令

嘉定四年十二月著作郎李道傳上奏言孔孟既沒正學不明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眞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不能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於本朝河洛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益精語益詳凡學者修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爲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尙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厲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

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務求所以教育天下人才、爲國家用、臣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缺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爲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會西府中有不喜道學者、未及施行、



九年春正月、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魏了翁狀奏、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敦頤、嘗爲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向風、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卽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敦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其歸、辭質者滯於呫嗶訓詁、儁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淸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敦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賾、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

追謚周敦頤程顥程頤

理宗追封朱熹

朱在言人主學問之要

詔出王安石從祀

帝製道統十三贊

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臣愚欲望聖慈先將敦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蓋非小補詔下太常定議

十三年追謚周敦頤曰元程顥曰純程頤曰正從魏了翁任希夷之請也

理宗寶慶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嘆慕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　三月朱熹子工部侍郎朱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

紹定二年九月改封朱熹徽國公用鄒兗例也

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會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旨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奬儒先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

丙午封周敦頤爲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　戊申視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觱講禮記大學篇諸生推恩錫帛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

洞學規賜焉、

按宋世道學之傳、自周敦頤始、敦頤授之程顥及其弟頤、而其學始盛、同時張載邵雍與顥兄弟實相師友、雖立言各成一家、至澤於仁義道德不求同而自不能異、程氏之門人則謝良佐游酢楊時尹焞最著、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受學於侗、熹出而程氏所傳之學始發明無遺、蘊其與熹同時而志同道合者、爲張栻呂祖謙、持論異者爲陸九齡兄弟、今自敦頤而下、略採師友淵源所自、以見一代道脈之大概云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尙友千古、好讀書、雅意林壑、不爲人事窘束、世故拘牽、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嘗著太極圖說、明天理之根原、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程顥程頤受業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極其德美非形容所可及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之六經而後得之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見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其卒也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道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道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

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程頤字正叔自幼非禮不動、其爲學之要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嘗作顏子好學論曰、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其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光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去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

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者也今謂可學而至豈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學異矣頤所著惟易傳爲成書尹焞謂頤踐履皆易作傳只是因而寫成其自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識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游酢楊時從頤學一日頤坐而瞑目久之覺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出門外雪深尺餘其師道尊嚴如此。

張載字子厚鳳翔人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告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雖愛之猶

以爲未足也又訪之釋老之書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熙甯中被召以薄辭歸築室南山下弊衣蔬食專精治學以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自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嘗以定性之學問于程顥顥荅書曰承諭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

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載得之大悅載所著有西銘正蒙而西銘最爲一時儒者所服其言曰乾稱父坤稱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楊時嘗問程頤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頤荅曰西銘推理以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二本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弊兼愛而無義分立則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邵雍字堯夫范陽人少篤學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臥不就枕席者數年嘗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眞故其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通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

也雍自著無名公傳曰無名公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二三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滓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考之于天地天地不對當是時也四方之人遂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初見程顥受學甚篤後又事程頤頤嘗指良佐謂朱公掞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或問良佐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若不用則何止問子莫不用否曰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語被伊川一語壞却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發得太早再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是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語壞却曰當了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語救拔便入禪家

去矣伊川直是善鍛鍊人既說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初以文學知名於時程頤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程顥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酢學識事酢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呂居仁曰定夫後更學禪居仁嘗以書問之荅曰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　尹焞字彥明洛陽人從程頤學頤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焞獨能力行之嘗言伊川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往候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堵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可輕說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初舉進士得官聞二程之學往從之程顥見時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時歸閉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學者稱爲龜山先生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初爲博羅主簿聞楊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從彥嘗與人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徒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

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其議論醇正類此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初受學於羅從彥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荅問不倦嘗云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平先生　朱熹字元晦新安人父松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三人者善松疾革命熹父事此三人且稟學焉子翬嘗告熹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復者吾三字符也既而熹復受學於李侗侗亦父友也熹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者從事釋老之說皆非侗與人書曰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有如此者且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熹生平於書無所不讀於義理無不所究極而其綱領樞要則在中庸未發一語先後與張栻論之最詳其言曰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

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賢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中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門人黃榦狀熹行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昭晰呈露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斃可也　張栻字敬夫廣漢人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敎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從胡宏仁仲問程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以書質之宏宏喜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朱熹每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

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人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汪應辰林之奇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祖謙嘗與朱熹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之原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又與張栻書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欠却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欠却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其自克治如此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少有異稟三四歲時侍父賀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嘗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內事卽己分內事己分內事卽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初九淵之兄九韶嘗有書與朱熹論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爲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熹荅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九韶不以爲然詆濂溪不已九淵乃復與熹書爲申其辨略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名無中也豈宜以無極

字加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熹荅曰大傳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氣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九淵終不以熹言爲是再書辨之詞加憤厲熹荅以爲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反覆精詳務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熹又嘗言子靜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悟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涵泳其義旣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世其論經世書曰元會運世之數大而

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朓朒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歷數名家者惟太初大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六十七歲爲元以八十一爲分大衍之歷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爲元三千四十爲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乎其竄道州也郡縣逮捕甚急元定色不爲動與季子沈徒步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逆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于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

張溥曰程學之禁首發議於陳公輔時紹興之六年也十四年而何若請黜其學阿秦檜意也孝宗

之世。謝廓然趙師中攻洛學。鄭丙陳賈林栗攻朱熹。帝兩左右之。未顯禁絕也。甯宗立。韓侂胄用事。憾熹排己。而劉德秀道學之議興。繼以爲道學不足錮人也。而何澹僞學之議起。於是胡紘姚愈汪義端張伯垓葉翥張釜沈繼祖邵褒然余嚞丁逢王沇施康年等。攘袂求進。肆志排擊。而僞學逆黨。姓名著籍矣。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讐。論劾蔡京王安石。頗號忠鯁。獨不說尹焞楊時。遂痛詆程學。胡安國疏爭。公輔復邀周秘石公揆交章論罷。始發於一念之私。而後遂成不返之勢。卽彼立言時。何嘗逆知流弊竟爲萬世罪人哉。賊檜本從游酢爲程氏學。靖康中虜陷京師。與馬伸請立趙氏後。近聞道者。及柄國姦敗。卽操戈申禁。彼非眞不善程學也。當日士學宗程氏。宗程氏者皆詆和議。檜心懷慙無所發憤。則反噬以圖快意。爾慶元諸奸。逢迎侂胄。甯知論學。但熹爲射的。奇貨可居。或攻其身。或詆其徒。或約束科舉。或榜列姓籍。甚而請劍斬。戒送葬。競鼓異說。冀獲美官。充其諂心。卽程松獻妾。趙師睪犬嗥之術也。且孔孟絕學。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明之。周程張之學。朱熹明之。聖賢相傳。本非有二。而黜道學者。偏分爲兩。曰吾尊孔孟耳。何程朱爲。試問以孔孟何學。程朱何學。彼不解也。彼先非孔孟而後黜程朱。欲黜程朱則不得不陽稱孔孟。要使孔孟復生於當日。羣起而鬨之也。猶程朱爾。蔡元定隱居著書。無關朝列。指爲妖人。竄流道州。元定何讐。欲借以累熹也。學禁稍弛。胡紘丁逢請鑒建中靖國。務絕根株。夫批繩朝士。而累及韋布。內畏報復。而并沮調停。小人之錮道學也。密矣。孰知羣奸易盡。大道長存。非慶元之極貶。無以彰湻祐之大明。彼蠅營者又安在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終

# 宋史紀事本末

[illegible]

太上皇崩孝宗議行三年喪

尤袤議太上廟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等奏折之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兩朝內禪 孝宗光宗甯宗 廟儀陵議附

孝宗淳熙十四年九月癸卯太上皇有疾　冬十月辛未帝罷朝侍疾赦　乙亥太上皇崩於德壽殿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號痛擗踊謂宰臣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議之自我作古何害辛巳詔曰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可令有司討論儀制以聞尤袤典禮定大行皇帝廟號高宗翰林學士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顏師魯等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眞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袤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邱取商高宗實爲有證遂從初議乙酉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不許戊子帝衰絰御素輦還內　十一月己亥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

光宗請太子辭參決

用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享高宗楊萬里請用張浚不聽

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

帝欲終喪詔傳位太子

光宗立李道女爲后

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庚子皇太子三辭參決、不許、辛丑帝詣德壽宮禫祭、百官釋服、甲辰羣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祔廟、

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詣德壽宮几筵行禮、　三月庚子上大行太上皇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宗、用翰林學士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享高宗廟庭、秘書少監楊萬里以張浚有社稷功、請用浚配享、不聽、　丙寅權攢高宗於永思陵　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丙戌祔高宗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十六年春正月丙申、以周必大留正爲左右丞相、帝自高宗崩、卽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祀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以畢高宗三年之制、而進必大爲首相、　乙巳皇太后移御慈福宮、更德壽宮爲重華宮、　二月壬戌下詔傳位於皇太子、太子卽位、帝素服退居於重華宮、辛未尊帝爲壽皇聖帝、皇后爲壽成皇后、皇太后爲聖壽皇太后、大赦、　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

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性悍妬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勅令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爲后　三月己亥子擴進封嘉王李后所生也

帝朝壽皇於重華宮

光宗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帝朝壽皇於重華宮

帝惑李后不朝壽皇

后殺貴妃帝震懼增疾

二年十一月辛未帝有事於太廟后殺貴妃黃氏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李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盒於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至是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壬申冬至郊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値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益深

帝疾稍愈羣臣請朝

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以子擴爲安定郡王帝自有疾重華溫凊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至是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

重華宮不果行

羅點等請朝重華宮不從

龜汝愚屬嗣秀王伯圭通兩宮情

李后謁家廟推恩鄧從訓等

甚衆至有扣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爲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　夏四月戊午帝始朝重華宮　五月帝有疾不視朝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帥百官詣重華宮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秘書郎彭龜年復上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鬭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中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請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懽然宗社有永不亦幸歟龜年又以書詣趙汝愚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更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說　是月皇后歸謁家廟推恩侍臣鄧從訓等一百八十人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　三月辛巳以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爲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諭上意

陳亮對策當帝意擢爲第一

陳傅良不肯草陳源押班中書

倪思講姜氏會齊侯於濼以規李氏

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五月己巳親策禮部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陳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涖政二十有八年之間甯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哉上得之大喜以爲善處人父子之間擢爲第一　秋七月壬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九月庚午重陽節百官上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爲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眞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趨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會上召嘉王倪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后寖與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因奏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帝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上怒

黃裳請誅楊舜卿

壽皇不豫羅點彭龜年等請帝問疾不報

思出知紹興府、冬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奏言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殆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是時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亦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趙彥逾復力請帝朝重華宮、帝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聽、

五年春正月癸酉壽皇不豫、夏四月壽皇疾浸革、羣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宮、皆不報、帝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

龜年嘗奏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

今日事何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不報　五月壽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勑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痛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入對帝令知閤門事韓侂冑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至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冑奏曰昨傳旨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及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曰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　六月戊戌夜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訃於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昃不出大宗正丞李大性上疏言今日之事顚倒舛逆況金使祭奠當引見於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爲制服乃子臯爲之非爲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宰相乃

壽皇崩趙汝愚等請帝詣重華宮行禮不報留正等請以太后暫攝

葉適勸留正請立嘉王

汝愚請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懼而逃

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僚恭詣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痛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稱首即位之初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隙可乘然易表為書正敵國體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寢異於平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為也惜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己巳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丁未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 秋七月辛酉留正因朝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

徐誼請汝愚遣韓侂胄以內禪議奏太后關禮贊成報可嘉王乃即帝位

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遁去 甲子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時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徐誼以書諗汝愚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知閤門事韓侂胄琦五世孫憲聖女弟之子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於太后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太后因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禫祭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

章頴等劾林億年等

詔議毀撤僖宣廟室

詔行孝宗三年喪

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帷、被黃袍、方卻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帷立、內侍扶掖登御座、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命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與、舜卿傳奏皇子卽位、乃得寶出、汝愚卽喪次召還留正尋詔卽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力也、 乙亥侍御史章頴等劾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詔奪舜卿官、億年常州居住、源撫州居住、 冬十月庚寅更號泰安宮爲壽康宮、 閏月庚申詔議祧廟、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皆請併祧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至是趙汝愚雅不以復祀禧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夾孝宗、侍講朱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子孫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爲廟制、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乃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 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三年喪、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時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

孫逢吉等議葬孝宗乞別求吉兆

皇太后崩

光宗崩

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以日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爲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擬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熹言也　乙卯攢孝宗於永阜陵先是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詔集議朱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甯宗慶元六年六月乙酉太上皇后李氏崩諡曰慈懿　八月辛未太上皇帝崩廟號光宗

史臣曰光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卽位之初總權綱屏嬖倖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夫宮闈悍妬閹寺交搆驚憂致疾孝養日怠孝宗之業衰矣

張溥曰光宗惇孝宗第三子也乾道三年莊文太子愭薨七年帝正儲極孝宗以其英武越次立之也宅憂攝政未耄禪位父之愛子自謂堯舜授受蔑過矣未幾過宮禮闕逆布天下帝卽病狂何至兩宮父子誓不相見哉皇后李氏武臣李道中女高宗以皇甫坦一言聘爲帝妃嫉悍多過專命制夫實命不猶帝所悲也宮人斷臂黃妃被殺揆以常情走訴上皇下詔廢貶夫婦正而父子和甯不甚善乃心疾內深不孝外著以無能之人負大逆之名始望其爲人君後竟不能爲人子予竊怪之

唐肅宗靈武即位進復東京迎玄宗居興慶宮起居無間張后與李輔國比迫遷西內驚憂成疾肅宗遂絕朝請玄宗不得其死夫親莫若父尊莫若天子唐之玄宗宋之孝宗父而天子尊親極矣一宮之隔俯仰繇人僕隸婦女閒執其命黃泉大隧莫可如何此亦天地之極變也光宗于李后始而愛旣而畏愛而至于忘親畏而至于失心魯桓晉惠若是班乎后歸謁家廟使臣鄧從訓等推恩者一百八十八而帝有一父獨禁其朝武曌立武氏七廟偏殺唐子孫后即無其才不幸而有其心矣度帝當日疾病昏瞀苟一念至甯不知壽皇當朝悍婦當去然以畏后而成疾以疾深而遠父旣慙孤庭之痛哭又慮衽席之鷹鸇宮車雖駕一身莫由古來逆親之人大都畏內之人王者齊民同一轍爾玄宗內遷顏眞卿帥百僚首上表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舉朝卒無言者紹熙諸臣環官叫呼事成廢立或譏過激豈實應寒蟬反賢于號泣三諫乎人倫所係力爭者即爲臣子坐視者即爲亂賊帝疾或不可起逆名必不可居禪六年而帝始崩帝果病乎又不如肅宗之聞變心悸纔太上而速殞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一終

光宗立韓妃爲后

趙汝愚爲相

復召留正赴都堂治事

侂冑以內批罷留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二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韓侂冑專政

光宗紹熙五年秋七月甲子皇子擴即位、乙丑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冑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爲后　己巳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己亥復召留正赴都堂治事趙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爲武甯軍節度使、辛巳以趙汝愚爲樞密使、壬午以韓侂冑爲汝州防禦使、初侂冑欲推定策功、意望節鉞、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豈可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冑防禦使、侂冑大失望、然以傳達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冑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冑觖望、與知閤劉弼言於汝愚曰、侂冑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八月丙辰內批罷左丞相留正、時韓侂冑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冑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山陵不合、侂冑因間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　以趙汝愚爲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冑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冑慚憤、羅點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冑終不懌、　九月壬申以京鏜僉書樞密

京鏜怨汝愚不與方面侂胄引以自助

黃度將論侂胄內批罷之

內批罷朱熹游仲鴻請還之不報

院事、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鏜時已變素守、攀援附和、視正士如仇讎、衣冠之禍自此始、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時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弼亦以不得與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侍講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貽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因辭奉祠、歸養、未幾、復內批罷侍講朱熹、熹事見道學紀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日講官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盛世事也、崇甯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皆不報、 十一月庚戌、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初詔侂胄可特遷一官、侂胄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

彭龜年論侂胄姦邪帝欲兩罷之不果遂黜龜年而進侂胄

深謝甫劾罷陳傅良侂胄罷陳騤

官爲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上疏條奏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駭曰侂胄朕託以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騤進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旣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舊僚一朝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閒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不遠則復侍左右留者納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年已爲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與鑰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爲過龜年旣已決去侂胄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侂胄愈橫御史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　己巳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陳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閒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以趙彥逾爲四川制置使時彥逾爲工部尚書自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

侂胄從京鏜計使李沐奏罷汝愚幷及徐誼楊簡等

呂祖儉劾侂胄被貶郡驛繳奏不從

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甯宗慶元元年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初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寧安天位杜塞奸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旣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思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頴侍經幄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頴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君喪無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禮貌常典使精忠直節排鬱黯闇何以示後世知臨安府徐誼素爲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預防侂胄之姦侂胄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 夏四月丁巳大府寺丞呂祖儉奏言趙汝愚之忠韓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耶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淸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于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

楊宏中等上書請竄李沐章穎李祥楊簡並斥遠地時號六君子

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耶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近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望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贄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輳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幸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憂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寖寡也疏上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中降旨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從寬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祖儉乃其孫也今投嶺外萬一即死陛下有殺諫臣名臣竊惜之帝問祖儉所言何事人皆知韶州之貶不出上意尋改吉州　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端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為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

胡紘條奏汝愚十不遜遂竄永州

汝愚至衡州爲錢鍪窘辱暴卒

呂祖儉卒於高安

安安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卽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忌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留之不聽是日有旨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左正言知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出驛知泉州時天下號宏中等爲六君子　秋七月癸酉加韓侂胄保甯節度使　十一月丙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初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謫汝愚甯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趙師古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

二年春正月壬午趙汝愚卒於衡州初汝愚之貶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侂胄風旨窘辱備至汝愚暴卒天下聞而冤之訃聞上命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卽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爲罪云　秋七月量徙流人呂祖儉等於內郡祖儉移高安尋卒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許及之諂事侂胄時稱由竇尚書屈膝執政

趙師𢇁媚侂胄愛妾以求遷官

侂胄從京鏜等言使蔡璉誣告汝愚捕鞫龜年等范仲藝止之

四年五月己亥、加韓侂胄少傅、賜玉帶、　八月丙子、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爲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朝臣畢集、及之適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閽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　是月以趙師𢇁爲工部侍郎、師𢇁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𢇁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韓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𢇁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曰、此眞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嘷叢薄、視之乃師𢇁也、侂胄大笑、

五年春正月庚子、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盛、然而至今得罪於淸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爲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已、但莫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侂冑愛陳自強其黨遂薦之秉政

呂祖泰請誅侂冑等用周必大程松陳讜奏行杖配

六年秋七月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自強嘗爲韓侂冑童子師及侂冑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偶居主入出入侂冑家爲入言之一日侂冑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冑設褥於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侂冑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卽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爲秘書郎既入館卽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

九月甲子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侂冑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尙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然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何人也徒以韓侂冑童稚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平江之厮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厮役之周筠者乎侂冑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冑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下三省朝論雜起御史施康年以爲必大實使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淮爲首相必大嘗擠而奪之位倡僞徒植黨與今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閽自薦以覬召用林栗言僞學之成造端自周必大乞加貶削遂貶必大一官爲少保降詔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

韓皇后崩
程松獻妾於侂胄
蘇師旦以筆吏事侂胄
楊后與侂胄有怨
侂胄起用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等
陳自强爲丞相惟侂胄所欲爲

泰狎友悝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爲言遂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　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　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

嘉泰元年八月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巖松皆附韓侂胄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爲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荅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得同知樞密院

二年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初韓侂胄爲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辨慧帝登極竄姓名於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　十二月甲申立貴妃楊氏爲皇后自韓后崩中宮未有所屬后爲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矣　加韓侂胄太師封平原郡王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謬爲辭謝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侂胄欲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亦得預聞國政羣小滿朝勢焰熏灼

三年五月以陳自强爲右丞相時韓侂胄專權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强至印空名敕劄授之

余嘉請加侂胄九錫

惟所欲為、宰執不與知也、言路阨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略無攖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併獻、凡書題無併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王恩父、蘇師旦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兄、侂胄姦宄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為多、

開禧元年秋七月庚申、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時侂胄專政既久、黨與徧內外、天子孤立於上、威行公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為沼、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流涕、顏棫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祓撰荅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睪乞置平原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後伏誅、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張溥曰、韓侂胄奸深不若蔡確、險戾不若章惇、陰賊不若蔡京、悖逆不若秦檜、而玉津園之殛、蒙禍獨烈、其小人之不幸者乎、侂胄忠獻曾孫、附麗后戚、家世貴重、異於羣小、又與趙汝愚定策甯宗、功安社稷、令以道事君、同心輔政、外戚垂名、豈在博陸伏波以下、惜乎器小不任也、天子方立志規節

鉞。汝愚不察其奸。恡而不與。夫內陽外陰爲泰。內陰外陽爲否。君子小人所爭者內外之閒耳。不係乎官名之大小也。竇武陳蕃謀誅黃門常侍。垂成而敗于朱瑀。何進案捕中官。張讓一入直。而禍發殿前。以彼元功國戚。總權中外。而宮禁防閑須臾不密。遂起大變。汝愚熟識古今。甯不知鑒。侂胄凶人。斬其節使。反使居內。得傳導詔旨。親幸竊權。徐誼葉適久知爲患。慶元一網。所必然也。蔡京忠言者議己。丙徽宗御筆手詔。劉弼祖之。而內批始出。秦檜主和。勾龍如淵請擇臺官。擊去異議。京鏜祖之。而邪黨始盛。僞學姓名。卽元祐之黨碑。蔡璉告密。卽同文之故智。小人聚族。不戒而孚。猶之南海北海。聖人出焉。心同理同也。朱熹彭龜年初劾侂胄而去國。吳琚曰。帝無固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罷之易耳。嘉泰二年京鏜死。何澹劉德秀胡紘罷。侂胄遂弛黨禁。夫甯宗本無任侂胄之心。而寵積於人言之不至。侂胄本無殺正人之心。而勢激於羣奸之助成。一陰之積。窮爲五陰。由來漸矣。韓同卿。后父也。善遠權勢。而侂胄反假后爲恣睢。其人蓋工盜術者。始望節鉞而不得。終極公王而無厭。非殺亦曷止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二終

韓侂胄謀立蓋世功名

追封岳飛爲鄂王

華岳諫用兵得罪

金主璟命僕散揆會兵於汴

田俊邁誘蘇貴等爲間命遂罷河南宣撫司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三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北伐更盟

寧宗嘉泰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時金爲北鄙韃靼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庫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椿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旣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亡願屬大臣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會鄧友龍使金還言金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金國困弱王師若來勢如拉朽侂胄聞之用師之意益決矣　五月癸未追封岳飛爲鄂王飛先已賜諡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勵諸將故追封之

開禧元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啓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　五月金主璟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乃命平章僕散揆會兵於汴以備之　六月詔內外諸軍密爲行軍之計　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初僕散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荅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爲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讋不敢去備且兵

金主諭和陳自強戒陳景俊勿言

侂胄使人激怒金使以起釁

削奪秦檜王爵

陳孝慶復泗州諸縣

皆白丁。自裹糧糗。窮蹙饑疾。死者甚衆。撰益弛備。以其言白於金主璟。時金羣臣皆勸先舉。璟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撰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 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乙巳以郭倪爲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九月丁未韓侂胄欲審敵虛實。遣陳景俊使金賀正旦。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侄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含容。恐侄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 以邱宗爲江淮宣撫使。宗辭不拜。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宗。宗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宗宣撫江淮。宗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儆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十二月戊寅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二年夏四月庚午追論秦檜主和誤國之罪。削奪王爵。改謚繆醜。 金聞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復命僕散揆領行省於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 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 五月辛巳陳孝先復虹縣。 丁亥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潁上虹縣。乃命直學士院李壁草詔下伐金

命李壁草詔伐金

李爽皇甫斌等敗績

崈[illegible]棄泗州

侂胄罷鄧友龍貶王大節等斬郭倬

金僕散揆分兵九道南下

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谿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汚、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强者興、侂胄聞而喜之、以爲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壁云、　甲午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蘄、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績於唐州、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六月甲寅鄧友龍罷、以邱崈爲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罷友龍而以崈代之、駐揚州、崈至鎭、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崈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崈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於鎭江、　秋七月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召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微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籍其家、尋除名、韶州安置、　八月丙子金僕散揆分兵爲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兵三萬出渦口、紇石烈胡沙虎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一萬

崈不肯棄淮

何汝勵等潰走江表大震

韓元靚來露講解意崈始與揆通書

出陳倉蒲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兵五千出鹽州完顏𡾊兵五千出來遠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十一月甲申以邱崈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眞州以援之又以崈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崈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崈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完顏綱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招撫使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　金僕散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卽遣奥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爲誠然悉衆屯花靨以備之揆乃遣賽不等潛師渡八疊駐於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穎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眞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江表大震

十二月金紇石烈子仁陷滁州遂入眞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於金　時金僕散揆欲通和罷兵有韓元靚者自謂琦五世孫揆遣之渡淮邱崈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墳墓宗族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崈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崈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元靚旣回崈得金行省文字以聞於朝韓侂冑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崈募入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崈乃遣陳璧充小使持書於揆願講和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崈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爲非朝廷意且言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冑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肯擅專文還

畢再遇屢敗金人

侂冑怒罷邱崈

葉適乞兼節制江左

崈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撥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尙使一統軍守之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幷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三年春正月丁丑邱崈罷命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崈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和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冑爲首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冑大怒罷崈　二月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是月金樸散揆卒於下蔡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於汴至是揆卒　夏四月以方信孺爲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時韓侂冑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荅之侂冑矍然信孺遂持張巖書以行　九月貶方信孺官初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止之於獄露刃環守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

史彌遠請誅侂胄楊后力贊之

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死生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遣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蜀中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於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即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匹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師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虜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柟薦乃命柟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柟王倫之孫也○辛卯以趙淳爲江淮制置使乙未張巖罷韓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濆鎮江淮而罷巖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寸功　十一月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奏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曮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荅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諾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

貶陳自强斬蘇師旦

以侂冑師旦首送金師

忤侂冑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以告李壁壁謂事緩恐泄乃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三百候侂冑入朝至太廟前卽呵止之擁至玉津園側殺之彌遠象祖以聞帝猶未信旣乃知之遂下詔暴揚侂冑罪惡於中外蓋其謀始於彌遠而成於楊后及后兄次山帝初無意也侂冑旣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强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强卽上馬去丁丑貶自强永州居住己卯斬蘇師旦

嘉定元年春正月戊寅右諫議大夫葉時請梟韓侂冑於兩淮不報　三月癸酉復秦檜王爵贈謚己丑王柟自金軍還初柟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爲伯姪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柟言奏於金主璟璟命匡索韓侂冑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冑事柟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柟曰韓侂冑貴顯幾年矣柟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爾匡曰南朝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因遣柟還索侂冑首詔百官集議倪思謂有傷國體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冑及蘇師旦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六月王柟以韓侂冑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幷畫像於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爲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八月置安邊所凡韓侂冑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凡所輸錢租籍以給行人金繒之費迨後與北方絕好軍需邊用每於此

取之、九月辛丑金遣完顏侃喬字來詔以金國和議成諭天下、

張溥曰韓侂胄自慶元用事驕橫數年怨流天下忽開邊釁傳首敵國後世快之顧勢有難易邀功念切其罪未若秦檜之甚也賊檜叛國主和刼制庸主文武忠義一時勦絕侂胄起而反之封岳飛以勵諸將削秦檜以申義討誅其心者曰子蝥之師師原其罪者曰殷浩之北伐苟使成功玉津無殛南山之罪猶可贖也乃賊檜専政二十餘年割地稱臣及頌功德家建一德格心之閣朝賦秦城王氣之詩勢同新莽禮極榮哀傳歷三朝守其說者如湯思退沈該万俟卨史浩之徒力持不變謂和議得相有福無禍也物極而變侂胄乃起輕銳用兵身家破滅遠近訕笑豈眞敵仇可忘中原當棄乎炎興之際戰將如雲偏裨幕府皆號虎臣自檜當國人材遂盡孝宗習射殿庭雄心恢復符離一潰竟棄德順當食拊髀四顧莫應再更光甯狃和墮戰士氣益衰侂胄秉政忠力屛放讒諂側肩蘇師旦筆吏進身程松獻妾求寵咸建牙伐鼓經略四方以非常之功責賈販之賤無不敗也唐順宗時王叔文王伾弄權八關十六子雜沓進用當日建白頗多善政而奔競薰灼神人怨怒不久卽敗侂胄何人敢談恢復乎彼始附戚畹後緣恭淑託根二后震燿宮府楊后旣立內不相容始懼而謀立功國家大事公也圖之尙慮不濟以私求勝其誰聽焉燕然之銘不及竇憲而北景之誅下同梁冀名雖陷于封疆禍實種于內戚彼蓋日與死鄰而不悟也或謂天假佑宋高宗之世不生賊檜而生侂胄佐以諸將和議不成還二聖復兩京猶有望乎而又恐小人道同逢君一術以侂胄處紹

興未必不欣然主和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三終

吳挺卒趙汝愚請別置帥

吳曦賂陳自强韓侂胄得帥蜀

吳曦抽摘程松東西軍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四

高安陳邦瞻德遂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吳曦之叛

光宗紹熙三年夏四月以邱崈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崈往崈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四年五月利州安撫使吳挺卒邱崈使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知樞密院趙汝愚亦言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宜別置帥遂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以挺子曦帶御器械

甯宗嘉泰元年秋七月以吳曦爲興州都統制曦時爲殿前副都指揮使鬱鬱不得志乃以賄賂宰輔規求還蜀陳自强爲言於韓侂胄侂胄許之遂有是命曦至興州因譖副統制王大節罷其官由是兵權悉歸於曦異志遂成矣

開禧二年三月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移司興元東以軍三萬屬之曦進屯河池西以軍六萬屬之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所關預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知大安軍安丙陳十可憂於松既而松開府漢中夜延丙議丙爲松言曦必誤國松亦不省　夏四月丁丑吳曦叛曦

吳曦遣姚淮源獻四州於金求封蜀王

曦受金封王翼楊騤之抗說不聽

既得志與其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光修之董鎮共爲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 十二月吳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度秦隴與金人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聞曦叛求封大喜與曦詔曰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退維谷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朝見忌遂被誅夷之慘可不畏哉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決令大軍臨江若能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我師東下無西顧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犄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略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爲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心喜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於綱及金將蒲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保青野原金人無復顧慮 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吳曦聞金兵至因撤藁關之戍金人由板閘谷遶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置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且索曦告身爲信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璽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 金完顏抄合攻鳳州程松猶未知吳曦之叛遣人求援於曦曦紿言當得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

羅松聞金兵至而遁

曦自稱蜀王召安丙用事楊震仲不屈死

爲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急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匄賜稱曦爲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爲劍亟逃奔使者追予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陝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三年春正月辛卯吳曦自稱蜀王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卽興州爲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衽之令稱臣於金分其所部兵十萬爲統帥遣祿祁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爲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盃爲珓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曦遂召丙用事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吳晛爲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保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楊泰之悉棄官去 二月己未以楊輔爲四川制置使吳曦之初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青城山道人安世通獻書於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卽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夔梓與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尙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

楊巨源李好義謀討曦奉安丙主事

好義巨源李[illegible]

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爲叛也且曦叛雖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士大夫尙以虛文見招亦以公論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汙面戴天同爲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甯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　乙亥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甯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西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鎭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旣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　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戸內曦啓戸欲逸李貴卽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於地好義亟呼王換斧其腰

丙權四川宣撫使

巨源好義取關外四州

好義乘勝徑取秦隴

曦始縱賞賞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位凡四十一日金遣札虎高琪奉册於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似非附逆者或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誅曦布露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玠子孫免連坐初曦未叛時嘗較獵塞上一日夜歸茄鼓競奏鱗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默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由是而決蓋其妄心一萌遂奪其魄舉目形似已兆覆亡之禍矣

三月丁丑斬僞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於利州庚子以楊輔爲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許奕爲宣諭使

壬寅追貶程松澧州安置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西和成階鳳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患丙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於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於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楊輔安丙不許士氣沮孫忠銳因而失守散關丙素惡

楊輔劾丙不許

王喜遣劉昌國毒死好義昌國以見祟死

王喜爲節度使巨源不平丙使樊世顯殺之

楊輔請以劉甲代丙

忠銳覘其還欲襲之先命楊巨源偕朱邦甯以朽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殺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僞表聞於朝　丁卯楊輔還以吳獵爲四川制置使時朝廷察安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李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吳曦故將王喜遣其死黨劉昌國隸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死而昌國遁矣既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寃之號痛如私親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荊鄂都統制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刀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死　六月安丙殺楊巨源初吳曦之誅實楊巨源李好義爲首倡功最大既安丙以討賊事聞於朝詐言以巨源好義爲首實則獨後二人及獎諭詔書至興州巨源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僅與通判心益不平乃爲啓以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節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既又愬功於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王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樞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拔刀取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殪聞忠義之士莫不扼腕流涕劍外士人張伯威爲文以弔其詞尤悲切丙以人情洶洶上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

嘉靖二年八月以安丙爲四川制置大使兼宣撫副

張溥曰蜀漢滅而鄧艾因關中定而王鎮惡誅吳曦平而李好義楊巨源死三者皆不平之大者也

芟死於鍾會。鎭惡死於沈田子。同在軍中。忌功賊殺。旋受誅夷。報施如響。獨安丙殺巨源。富貴考終。沒有美諡。天道竟安在哉。曦懷不軌。丙父知之。韓侂冑開邊。曦以賂還蜀。丙言可憂者十。顧其兇狡跋扈。不能禁也。巨源倜儻不遇。僅典倉官。好義弱冠從軍。位止州將。身無方鎭之寄。君無推轂之命。號咷倡義。直走僞宮。砍頭捽胸。須臾亂定。丙時尙陰陽曦側。囁嚅顧盼。因人成事。獲居首功。有人心者乎。原謝毛遂。淮陰下左車。可耳。奪其功而殺其人。智且出王涯下。則何爲乎。吳氏忠孝承家。三世鎭蜀。曦年四十有六。忽發狂惑。諸母溺罵。族子不平。悖逆寡助。亡可立覩。然程松懼走。金人合盟。宿將挺戈。南北震動。圖之稍緩。卽爲劉豫。丙雖夢符神詠。而持詔乘馬。策非己出。此巨源之死。所以悲歌劍外也。賊曦既誅。四州漸復。徐取秦隴。牽制淮寇。亦百世一時。而丙棄不用。散關之失。斬孫忠銳以自解。忠銳不服也。王喜貪淫很愎。爲曦大將。丙不誅之。縱其毒殺好義。委任如故。好義陰殛劉昌國時。魂魄能不恨丙乎。丙不哀好義。勢必殺巨源。兩賢之死。蓋丙志也。李翰傳張巡。而睢陽節著。李珙傳巨源。而西蜀功顯。國家之賞罰混然。後人之公論明。奈何國史於丙。猶有恕辭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四終

可握溫鐵木兒稱帝于斡難河

衛王允濟請除鐵木



高安陳邦瞻德遊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蒙古侵金

甯宗開禧二年十二月蒙古奇握溫鐵木眞稱帝于斡難河鐵木眞之先有曰孛端叉兒母曰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端叉兒其季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居于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於韃靼至也速該幷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還次于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眞名之也速該死鐵木眞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赤烏部泰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鐵木眞與其母月倫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眞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眞吾主也因悉歸之泰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眞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封鐵木眞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眞以乃蠻部强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眞乃大會屬部于帖麥垓川議伐乃蠻乃蠻太陽罕營于沆海山與蔑里乞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眞與之大戰擒殺太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眞益以盛强明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即位建九斿白旗諸王羣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先是紹興中金人屢擊蒙古不能克遂與之和金主嘗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眞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

眞金主不許
鐵木眞滅乃蠻
夏主安全納女請降于蒙古
金主永濟立蒙古主見詔唾而不拜

之金主不許鐵木眞聞而憾之 鐵木眞旣即位遂發兵復征乃蠻滅之執杯祿可汗以歸

嘉定元年冬蒙古征脫脫及屈出律罕時斡亦剌等部遇蒙古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討蔑里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是年金主璟卒衞王允濟立

二年三月畏吾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即唐之高昌也 五月蒙古兵入靈州夏主安全納女請降於蒙古夏自是益衰

三年十二月蒙古侵金先是金主允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謂金使曰新天子爲誰曰衞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禁百姓傳說邊事

四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掠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濼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之囚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 八月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

蒙古主遣其子復攻金

明安反降于蒙古完顏胡沙等敗走

金主欲奔汴衞卒死戰却蒙古兵乃止

虎等濯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山遂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朮赤察合台窩濶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宏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甯集甯東過平灤南至淸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　閏九月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率重兵爲後繼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獾兒觜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平蒙古兵乘勝薄宣平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兵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衞卒誓死迎戰蒙古兵多所損折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朮虎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胡沙爲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　十一月金徒單鎰初爲上京留守蒙古兵日攻西北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衞金主嘉之徵拜右丞相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韃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鏜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鏜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

紇石烈胡沙虎棄西京金主不問

金主數沙虎十五罪罷之

金主復用胡沙虎

胡沙虎作亂殺徒單

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耻哉　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荊關殺淶水令至中都金皆不問以爲右副元帥胡沙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平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嬀川胡沙虎不悅

五年三月金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韃靼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爲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俱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蒙古主既克宣平遂攻德興府坎墉而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拖雷與赤駒駙馬復攀楯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却蒙古遂盡拔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

六年五月金主允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爲右副元帥　八月金主復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鎰切諫不聽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剌等謀作亂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爲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北關已絕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殺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

薄平等遂弒金主徒單鎰勸立昇王珣鄭夫人以死守璽

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尙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爲逆豎奪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弒金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縉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易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鎰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子守忠爲太子追廢允濟爲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謚曰紹

朮虎高琪敗績還來反殺胡沙虎金主論功行賞

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可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察軍合既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嬀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私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

蒙古主將兵過中都

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爲胡沙虎所殺乃以乣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絓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爲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時蒙古木華黎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旣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爲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十二月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材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韃靼兵爲三道命其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於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漠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過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燬城郭邱墟惟大名眞定靑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七年三月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城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河北河東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旣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丞相高琪言於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

完顏承暉請議和金乃以故主允濟女與蒙古主

金主珣議遷汴

金主至良鄉乣軍作亂

金主命太子守中都既而召還

寅荅虎以北京降蒙古

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之計、金主然之、遣承暉議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其故主允濟之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　夏四月金及蒙古平、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內、　五月金主珣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左丞相徒單鎰諫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遂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抹撚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款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命扈衛乣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乣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素溫而推斫荅比涉兒札剌兒三人爲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荅擊敗之、遣使乞降于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斫荅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爲不可、平章朮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盖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九月蒙古將木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衆二十萬禦於花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習烈高德玉等殺銀青、推寅荅虎爲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寅荅虎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爲遼西重鎭、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黎從之、奏寅荅虎權北京留守、以吾也兒權兵馬帥府事、

李英等敗
中都援絕

承暉死義
抹撚盡忠
南奔蒙古
遂入東都

金主不問
盡忠罪

於是金順城懿通州相繼降于蒙古、

八年二月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礬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眞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孛朮魯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然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於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齎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盡忠至、金主釋不問、仍以爲

平章政事。

張溥曰。蒙古之興。兆奇寡婦。光明炤腹。一乳三子。傳至敖羅孛極烈。立號自王。鐵木眞繼起。破乃蠻。攻西夏。滅國者四十。遂建九斿。稱可汗。彼固道生之子。竟開元氏。朔漠造家。併部十世。事豈偶然。然金源不競。紹宣無能。即史所載紇石烈胡沙虎之弒立。朮虎高琪之擅殺。抹撚盡忠之背叛。兵敗不誅。大逆曲赦。遷汴亡燕。莫非自掇也。金章宗朝。鐵木眞入貢。衛王允濟奇其狀貌。請以事除之。若有先識。及即帝位。橫受唾罵。一矢莫發。齊莊公著聲於叩馬。而隕軀於登臺。爲君蓋其難哉。胡沙虎貪殘跋扈。屢形彈奏。衛王不加竄逐。反任以兵。城棄州陷。旋罷旋用。生其邪心。城北亂作。身遭廢弒。昔章宗無子。猜忌諸王。利彼柔弱。授以神器。方襲尊位。即殺李妃。懦而不仁。其何能國。此徒單鎰所以不爲之死。而勸立昇王也。宣宗既立。胡沙虎益驕。近侍慶山奴等請爲早圖。高琪頗知其謀。喪師被詰。還兵向第。晉陽衷甲。反論功封。夫西京之棄。胡沙虎罪當死。而發憤於共主。懷來之敗。高琪罪當死。而發憤於大臣。途窮倒行。走險一轍。甚至弒君而崇定策之賞。專殺而受討賊之功。上恬下嬉。直以國戲矣。中都圍急。承暉仰藥。大義誠烈。然盡忠無良。兵柄旁落。燕京坐喪。責在平章。彼即期死社稷。視鄭夫人尚有愧焉。鐵木眞綴師燕北。分兵三道。州郡盡下。中都孤立。責金犒師。和成徐還。既知徙汴。即襲虛破燕。凡此皆金愚宋之術。而金復自愚。乞和遷都。召還太子。秦笑六國。竟以身蹈。無汴則宋弱。無燕則金危。書曰。與亂同道。此之謂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五終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金好之絕

甯宗嘉定四年六月遣余嶸賀金主生辰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　冬十月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七年三月金主珣遣使來督歲幣　五月金主珣遷都于汴遣使來告　秋七月起居舍人眞德秀上疏請罷金歲幣其略曰女眞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眞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旣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爲隣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謀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牧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眞尙存則用之女眞蹤敵更生則施之强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不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之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歲幣　八月癸卯金國復來督歲幣

眞德秀請罷金歲幣

德秀請鑒政宣十失并獻五不可

八年十一月復遣使如金賀正旦、刑部侍郎劉鑰等及太學諸生言其不可、不報、眞德秀復上疏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韃靼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遊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眞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卽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監、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眞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刼遷我二聖、荼毒我烝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嘗論政宣致禍之由、其失有十、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蠧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恤、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政宣之失、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洶洶欲動、赤氛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爲嘉祥、變異爲休徵、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也、政宣之際、以言爲諱、張根論征歛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屛出太學、朱夢說以昌言宦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恤人言、其失四也、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爲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奸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

折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離壬入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柄下攸濫厠樞庭其翱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生卽膏粱子弟非奴事閹尹卽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顓爲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眞剋期入寇而大臣諱悔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嘆息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爲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既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材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使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爲驁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眞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強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邦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爲隣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眞絕遼國交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

他志。不幸奸臣庸夫、希功寡謀、惟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與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瑴結余覩爲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失宜、其失十也、今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嘗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獨請爲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眞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以祖述女眞已行之故智。蓋女眞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辭、仗大義以見攻、女眞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覘吾之所啓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偷旦夕之安、及苻堅既滅慕容、旋啓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揚豫羣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茍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

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
也因以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値其方强不
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
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
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
策則王業興隆可冀也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于吾莫大之憂也願朝
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遏杜窺覬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
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壞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
也願陛下勵自强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方今
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縉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是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
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監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
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蓋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
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
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
由分故臣於篇終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不報

高琪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

趙方抗疏主戰扈再興孟宗政擊卻金人

十年二月陳伯儇還自金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爲亂耳宋人何故攻我盜欲以爲用兵之端也　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术虎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榷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鄰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珏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靼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爲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　五月金人犯襄陽棗陽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佯却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右左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胥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於光山隨州金人乃去　六月趙方請以伐金詔天下乃下詔略曰朕厲精更化一意息民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兎失其故穴入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讎耻未復念南卑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若能

宗政等七十餘戰輒敗金人

王逸追斬完顏璸

金呂子羽至淮不納和好遂絕

趙彥呐殲金人

吳政戰死于黃牛堡

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詔諭中原官吏軍民、 十二月金完顏璸以步騎萬人犯四川、破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金人攻白環堡、破之、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

十一年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關、復破皂郊、死者五萬人、 戊辰金人圍隨州棗陽軍、孟宗政權棗陽、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堤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綯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帥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三月利州統制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大散關及皂郊堡、追斬金統軍完顏璸、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 夏四月金兵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頤以昌祖遁、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興化都統吳政拒卻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徇、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十二月金主欲乘勝求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爲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遁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僕散安貞爲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會師南侵、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金復寇西和州、守將趙彥呐設伏待之、殲其衆乃還、 乙未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戰于黃牛堡、死之、 二月癸卯金人乘勝攻武休關、都統李貴遁還、 丁未金人破興元府、權府趙希旨

張威使石宣擊破金人

賈涉使李全等擊破金人

宗政再興擊敗金人

棄城走、　辛亥金人破大安軍連破洋州、　壬子四川制置使董居誼遁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金人於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土魯安金人乃遁去、　金完顏訛可復大舉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趙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知隨州許國及扈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爲後殿、　閏三月癸亥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三州江淮制置使李珏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磧自盱眙犯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眞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賈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處忠義人兵爲金所用乃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紇石烈牙吾答駙馬阿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賈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李全因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請於朝乞如約授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阿海實不死也、　秋七月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時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瀦水以防火募礮手擊之一礮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茆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剏戰棚防城損穿弃才透即施毒煙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

遣再興等三道伐金

宗政復敗金人

夏與金絕好

剗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彊兵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闉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刺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於再興赴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瀼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輜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刱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　冬十月己丑京湖制置使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六萬分三道伐金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扈再興攻鄧州許國攻唐州皆不克而還金人追之遂攻樊城趙方督諸州拒退之孟宗政復敗金人于湖陽　八月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焴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初夏人與金連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為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人不能出兵夏人怨之和好遂絕　九月辛卯夏人遣其樞密使甯子甯帥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王仕信帥師發宕昌是月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統制賈俊李實

黃州守何大節死之

夏人乞會師伐金

時全兵敗金主誅之

綏下城、都統制張威出天水、程信出長道、陳立出大散關、田冒出子午谷、陳昱出上津、庚子晉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於定邊城、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乙巳會夏人于鞏州城下、攻城不克、遂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　冬十月丁巳程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安丙命信斬王仕信于西和、罷張威官、

十四年二月戊辰金人圍光州、己巳金人犯五關、壬申金人圍黃州、又遣將圍漢陽軍、　三月丙戌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　金人圍黃州急、詔馮榯援蘄黃、榯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而虜兵已集、大節竟自沈於江而死、金人復陷蘄州、知州事李誠之自殺、家屬皆赴水死、　癸丑金兵退、扈再興邀擊於天長、敗之、　夏四月戊辰金人渡淮北去、李全遣兵邀擊、又大敗之、　冬十月夏人復乞會師伐金、

十五年夏四月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僉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潁壽進渡淮、敗官軍於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時全之侄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可引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惑之、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値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爲橋渡軍、官軍襲之、金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金主遣使戒南侵

十七年三月，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張溥曰：開禧用兵，金人罪狀韓侂胄。嘉定元年，函首畀之，和議始成。是年金主璟卒，衛王允濟立。亡何，蒙古侵金，搆兵五載。永濟被弑，立昇王珣，徙都汴城，中都遂亡。從後竟絕好，終甯宗之世，與金戰攻未有已也。侂胄恢復之議，雖發於蘇師旦、厲仲方、辛棄疾，實與聞之。仲方之言曰：招納流民。棄疾之言曰：飭兵待變。不數年，金果難作，其言驗矣。使侂胄當日志存復讐，外觀敵釁，稍遲歲月，至嘉定三年而後發，天下必不以爲非，金人亦莫能加也。寡謀輕動，授兵僉壬，行人致辭，身首分裂，乃知開禧之役，天惡侂胄，藉手誅之，此固權臣惡熟之秋，非大宋忘讐之日也。眞德秀慷慨萬言，請罷歲幣，又陳政宣十失，務早鑒戒，絕和修戰，君子同心。所痛嫉者，宰相無人，侂胄以後，又繼一史彌遠耳。金主見逼蒙古，惑於高琪，及圖南侵，羣臣皆言不可，金主弗聽。自嘉定十年入寇，訖十六年而主卒，明年甯宗亦崩。累歲連兵，夷夏交困，顧問其時當國者誰，彌遠也。開禧之戰，陳孝慶復泗州，許進復新息，孫成復褒信，宋常小勝，而後乃大敗。嘉定之戰，孟宗政捷棗陽，王逸捷散關，吳政捷黃牛堡，宋固屢勝，而中亦間敗。但開禧伐金，宋爲兵首，議出侂胄，其敗也，侂胄坐之；嘉定伐金，金爲兵首，議出中朝，其敗也，彌遠不得而坐也。侂胄爲國驕子，忽以用兵而死；彌遠爲國老奸，幷用兵之名而避之。天子又與誰共治亂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六終

金楊安兒大擾山東

金李全兵起

安兒敗死其妹四娘子私嫁李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李全之亂

甯宗嘉定四年十一月金益都楊安兒兵起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金泰和中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爲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金人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爲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雞鳴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刧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七年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兵起全濰州北海農家子銳頭蠭目權譎善下人弓馬矯捷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開禧中戚拱嘗結之以復漣水金主遷汴賦歛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羣聚爲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衲襖以相識時目爲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衆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皆附之

八年二月金僕散安貞敗楊安兒於益都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經歷黃國等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衆安兒乘舟入海走岠嵎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衆尙萬餘掠食至磨旗山李全以其衆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爲夫安貞復遣夾谷石里哥破劉二祖斬之餘黨推霍

全

沈鐸說應純之誘致北人李先爲招山東羣盜置忠義軍

李全率衆來歸

國安用來降

石珪殺沈鐸渡淮大掠

儀爲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十年秋七月、知楚州應純之以山東羣盜來歸、置忠義軍、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鎭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爲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之未敗、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家厮養也、常隨佑部綱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負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爲譏察、諭意羣豪、以鐸爲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兵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勅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漣水、李全等生羨心焉、十一月、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

十一年春正月壬午、李全率衆來歸、詔以全爲京東路總管、五月、金石州賊馮天羽敗死、其黨國安用來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事、

十二年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於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率所部五千併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

命賈涉節制忠義人兵

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

李全襲泗州不克

州南渡門焚燬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時涉知盱眙軍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因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傳翼諭石珪楊德廣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至是分江淮爲三司乃命涉管淮東　是月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爲治中兇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失衆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己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爲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安撫使兼京東總管◎十二月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時大雨雪淮水合請於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冰傅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特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十三年六月壬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季先其下推石珪爲帥以拒涉初李全自化湖陂之捷

涉信李全譖殺李先其部曲裴淵等迎石珪拒命

金嚴實舉魏博等郡來歸

全襲東平大敗而還

時青自金來附

有輕諸將心、以李先威望出己上、陰結賈涉所任吏吳覬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於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爲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耻之、謀分珪軍爲六、請於朝、出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爲漣水忠義軍鈐轄。　八月、金長清縣令嚴實爲主將所疑、挈家壁於清崖崮、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清崖、實因求內附、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擧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綱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汶水而砦。明日、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將幹不荅盛兵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鬬、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擕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慰贍之、尋還楚州。　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冬十月、金以時青爲濟州宣撫使。初、青與叔父全俱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爲濟州義軍萬戶、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山、衆數萬。至是金帥府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有是命。未幾、青復自金來附、以爲京東鈐轄。　十二月、漣水忠義軍統轄石

石珪降蒙古李全遂併漣水之衆

張林懼李福叛降蒙古

种贇討敗張林李全入據青州

史彌遠加全節鉞涉嘆其驕不可

珪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李全復請討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於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於淮安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技窮乃殺裴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於蒙古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却遂以付全

十四年春正月以李全還自山東賜緡錢六萬時青入泗州西城二月金人來救青敗乃還　十一月京都安撫張林叛降於蒙古先是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艨艟舟謀爭舟楫之利膠西當登甯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猶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於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悖恩耶待與都統提軍取若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降於蒙古將木華黎福狼狽走還楚州林猶貽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

十五年二月李全復泗州　夏四月知濟南府种贇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　十二月以李全爲保甯軍節度使京東路鎮撫副使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甯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

十六年六月淮東制置使賈涉以李全驕桀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

賈涉遣卒邱壽邁攝帥事李全倂統其軍

許國代涉爲淮東制置使

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倂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邱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考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己軍盡籍之而倂統其軍壽邁不悟　八月李全攻邳州不克復還青州　十二月以許國爲淮東制置使初國爲淮西都統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奸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盜自彊也遂易國文階爲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閫及聞國用乃註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理宗寶慶元年二月楚州軍作亂初許國至鎭李全妻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參制使必免禮及庭參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勳業一朝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亦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隔幕

李全楊氏憤國倨慢使劉慶福逐殺之

彭義斌討全全求徐晞稷替與

貌諾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集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服此虜矣全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懼其謀己內自爲備後全遣慶福還楚爲亂適漣州潘壬事敗全黨益不安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爲朝士潛約盱眙四將爲應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於國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耶夢玉懼禍及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及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被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人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爲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賊擁通判姚翀入城犒兩軍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玉以報其辱明日國縊於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爲制置使令屈意撫全全自青州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鬨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楊州趙范得制置印於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　五月李全牒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仇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於是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抽山陽忠義以北楊

連和

趙范上書彌遠請討全不聽

義斌圍東平嚴實合孛里海史天澤攻之義斌被擒不屈死

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爲言史彌遠令諭范毋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自一人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莫不知李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臥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爲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鎭守責之范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未之信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晁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閒慢差遣彌遠不聽　六月彭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孛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衆尙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靑崖之家屬不遣　秋七月彭義斌下眞定道西山與孛里海等軍相望義斌分織實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

蒙古圍李全留青州全令福先還楚

晞稷罷以劉琸代

彭㐲激夏全入楚城楊氏行成全反與李福合逐琸

實知勢迫，卽赴孛里海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於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爲他臣屬耶，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爲實有。

二年六月，蒙古圍李全於青州，全北劃山東，南仰錢糧，且挾朝廷以疑蒙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全援糧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勍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九月，徐晞稷罷，以劉琸爲淮東制置使，朝廷聞李全爲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謀易帥，劉琸雅意建閫，使鎭江副都統彭㐲延譽，㐲亦垂涎代琸，從臾尤力，故以琸代晞稷，㐲代琸知盱眙。

十一月，劉琸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鎭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琸素畏其狡，不許，彭㐲自以資望視琸更淺，曰，琸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琸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何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琸駭懼，勢不容已，復就二人謀焉，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琸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兎悲，李氏滅，夏氏甯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外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卽領此，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爲好，反與福謀逐琸，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琸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

夏全爲楊氏所拒猥狽降金

姚翀代瑋屈體楊氏

趙范上書彌遠論屯揚州

半瑋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爲賊有瑋步至揚州借兵自衛夏全既逐瑋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己因大掠趨盱眙欲爲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猥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怒瑋自劾未幾死

三年春正月以姚翀爲淮東制置使朝廷以翀嘗與李全交歡故命之翀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爲朕撫定之翀至楚城東艤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翀入城翀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　三月趙范上書史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失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卑辭厚惠可以弭賊而不知弭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淸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辭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勝悔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遴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虜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强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

李全降蒙古

劉慶福欲圖李福反爲福所殺

李福楊氏逐翀走死楚州不復建閫

張林等歸淮安討斬李福

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軍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禀議復令知池州　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救已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蒙古　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厲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李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日李福僞稱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李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李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翀翀大喜幕客杜來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頭落措大手耶時楚州自夏至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畏衆口數見翀促之翀謝以朝廷撥降未下六月福乘衆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翀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來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鬢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姑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爲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　秋七月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之初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閻通嘆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爲不善

檄彭忳等殺全餘黨忳不敢決張惠等縛之降金

李全自蒙古還南

李全誘殺時青

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間貳，令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為全所辱，且謂我本賈師帳前人，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衆趨楊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妄稱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于楊紹雲。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 八月，檄知盱眙軍彭忳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并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李全餘黨。忳輕儇，不為惠等所服，得檄不敢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於青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己，乃歸盱眙，設宴邀忳，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

李全得時青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山東河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遂與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王義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為全所殺。 十二月，金封李全為淮南王，全不受。時全敗完顏訛可于龜山故也。 李全誘殺時青，并其衆。

紹定三年二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 五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命。初全自還楚，即廣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天長民保聚為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不繼，壯者亦皆就募。射陽湖浮居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難制。其豪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蠭結水寨以觀成敗。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并舟糴之，留其舵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募南

李全據鹽城不受朝廷節鉞

度正獻殲全之策

匠大治艓艤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于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爲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實欲習海道以覘畿甸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貿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縱游說于朝復請建閫山陽又遣使入金且欲銷朝廷兵備乃遣軍士穆春潛入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雖反而不敢遽絕其給乃挾蒙古李宣差宋宣差以恫疑虛喝而蒙古實未嘗貸全兵其李宣差則靑州賣藥人也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糴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彊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廷倉皇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衆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爲罷朝宗命通判趙敬夫攝州事先是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國子監丞度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時不能用至是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爲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冬十月以趙善湘爲江淮制置使時李全造舟益急至發塚取粘板煉鐵錢爲釘熬囚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給趙敬夫以蒙古爲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

鄭清之勸帝討全

李全不受史彌遠書

范葵屢敗全兵

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曾何力殺賊射陽湖人皆怨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橋于喩口以便鹽城往來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爲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内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十二月庚申李全突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敬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即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史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敬夫恐亟迎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葵葵帥雄勝甯淮武定强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至平山堂以俟三城機便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絶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汝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絶汝糧餉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呑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傅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畜爲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絶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擧火爲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

范葵大敗李全全走死新塘

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兵官王青力戰死之、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葵亦力戰敗之、

四年春正月壬寅、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時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耳、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渡浮橋弔橋並出、爲三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爲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攻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常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寨西門、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寨候卒識全、槍垂雙拂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鬭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甯淮二軍蹙之、全趨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

范葵等大破叛衆楊氏絕淮而去

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併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爲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楳、史彌遠婿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功。五月、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王文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絕淮而去、其黨卽遣馮垍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安平。

張溥曰、李全之亂、皆史彌遠爲之也。全起北海農家、私通楊安兒妹、賊徒漸繁、窺金衰微、來歸中國。賈涉隸之忠義、收爲我用、得地歸虜、豈盡無功、但彼劇盜性同犬羊、恩威節制、使奉奔走、紅襖諸賊、皆吾左右手也。寵以上將、生其驕心、官爵有限、血氣無窮、亂乃長矣。涉初任李先、招來全等、分屯寨涅、軍手頗懷遠慮、無如史彌遠鑑禍開禧、志存姑息、涉亦號令漸疏、羣下交搆、李先死而石珪橫、石珪叛而李全大甚、以金牌小捷、遽授節鉞、悍難勦也。賈涉罷任、許國代之、同爲武夫、而一朝屈全勢、必生變、國死于賊、朝廷不問、而遣徐晞稷、晞稷無能、諂事羣盜、而遣劉琸、琸逐于夏全、則遣姚翀、翀逐于李福、則楚州蕩然、不復建閫。二三年間、大帥數易、揭竿屢告、廟堂充耳、寂若不聞。淮東重鎭、輕

等甌脫。孰非彌遠失策哉。彭義斌憤全殺國。誓衆興討。廹于寡助。竟死內黃。趙善湘度正趙范趙葵屢請討賊。却而不納。及全自蒙古還南。叛形顯著。猶事含忍。鄭清之決計興師。范葵一鼓殲滅。淮安始平。益恨向來養癰。彌遠之罪。浮于韓侂胄也。侂胄北伐。傅伯成邱崈皆非之。銳意自用。卒爲國辱。而其名猶託于復讐。李全小盜殺主帥。降蒙古。罪在不赦。彌遠縱之跳梁南北。而其謀僅主于自保。託於復讐者。二聖中原。其耻尚在。且身蒙顯戮。國無憾焉。主于自保者。一身以外非彼計也。無事而馴至有事。小事而馴至大亂。害成禍結。尚曰我無與焉。寵榮一生。而刑罰不及。其意惡其罪深。此誅彌遠者。所以加侂胄一等也。國家變故。奸臣當之。爲彌遠者多。爲侂胄者少。侂胄之開邊。欲師王安石。彌遠之養亂。直法秦檜而已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七終

京鏜等請育宗室子子宮中

太子詢卒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子

史彌遠使余天錫陰擇帝嗣遂得貴誠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史彌遠廢立

甯宗慶元四年八月、京鏜等以帝未有嗣、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太祖後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爲福州觀察使、賜名曮、封衛國公、

開禧元年五月乙亥、詔立衛國公曮爲皇子、進封榮王、

二年五月、詔以宗室子均爲沂靖惠王柄嗣、賜名貴和、柄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孫也、

三年十一月丁亥、詔立榮王曮爲皇太子、更名幬、又更名詢、

嘉定十三年癸亥、皇太子詢卒、謚曰景獻、

十四年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子、更名竑、尋以宗室子貴誠爲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瓐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之山陰、初慶元、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於帝爲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室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爲丞相客、具鷄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

皇子竑不悅楊后彌遠眞德秀累諫不聽

彌遠使鄭清之教貴誠陰定策立

長曰此吾外甥也日者嘗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進封子竑爲濟國公以貴誠爲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瞯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眞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座即君座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見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究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

彌遠聞廢竑寧宗不悟

帝不豫彌遠欲謀廢立楊后不可使楊谷等泣强之遂立理宗夏震捽竑下拜

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眞德秀聞其事力辭宮教去位十七年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荅一語則清之將何以荅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卽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瞑不知爲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卽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前當在宣制後乃卽位竑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卽位矣宣制畢閤門先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爲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爲濟王出居湖州

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蓄養羣奸

指正爲僞、外挑强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九月帝追封所生父希瓐爲榮王、生母仝氏爲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潘壬等舉義約李全兵不至而敗死

理宗寶慶元年春正月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意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進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僞爲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行、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

彌遠使天錫逼殺竑魏了翁洪咨夔眞德秀訟竑冤

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爲巴陵郡公、又降爲縣公、改湖州爲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眞德秀入見、奏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亂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

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論此事處置甚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陛下知有此失益講學進德以贖前愆以收人心

○五月鄧若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甯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死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弒乎非簒乎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綱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青白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汚辱也盍亦求明是心於天下而俾有辭于千古乎爲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淸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强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恃强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爲一體爲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爲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繒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

罷陳德剛洪咨夔

李知孝劾竄胡夢昱

也馮椅其牙爪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爲不除此數兇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爲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于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非特盛也賈涉爲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者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倔强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氣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能必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清君側之惡爲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奏上彌遠以筆橫抹之　秋七月罷工部尙書陳德剛金部員外郎洪咨夔以論濟王之寃忤史彌遠故也　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夢昱上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爲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故竄

二年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爲縣公從李知孝之請也

端平元年詔復故濟王竑官爵太常少卿徐僑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爲尼特賜號慧靜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

張溥曰史彌遠謀誅韓侂胄相甯宗十有七年專擅日久世莫敢議及濟王廢殺始衆訟寃閧然攻

之大勢已成嗟呼晚矣甯宗失寃王擇宗室子而立榮王詢詢薨又立濟王竑竑儲極早定慈孝無瑕彌遠先懷邪心隔其私人陰選宗子復進美人琴習何隙李園獻妹賈后奪宗兩術兼之先帝毫殂新君南面不出之萬歲巷而出之沂王府不可謂非簒也春秋十二公繼正書卽位繼弒君則不書卽位所謂繼正者受之先君也理宗之立受自何人蓋彌遠也楊后曰太子竑先帝所立其誰敢廢彌遠不聽而要其子弟劫之后始許焉而竑乃廢既廢而又脅以死非特簒也直弒而已矣趙盾亡不越境鄭歸生憚勞懼譖楚公子比不能效死陳乞廢長立幼春秋皆書曰弒況彌遠之積謀身行也潘壬憤懣不平圖立濟王李全背約倉皇走死太湖漁人巡尉兵卒烏能成事顧其慕義赴蹈亦漢司空周章類也東漢和帝崩鄧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立殤帝殤帝崩羣臣歸勝太后恐其怨已復立安帝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討事覺自殺王郎非國大臣而匹夫能勉義等三公實慶朝臣見當愧死矣竑性惡彌遠碎奇玩呼新恩疑爲不密迨霅川之變黃袍覆體號泣堅約存心克讓幾類申生奈何賊臣必欲殺之其黨又繼而請貶也眞德秀魏了翁諸賢抗辭疾呼少伸大義連袂竄逐退有餘榮然德秀爲宮教時既知濟王輕脫權臣睥睨不痛陳人主預折奸萌而僅斂身保傳貽患後日方諸魏徵李泌不無慙德云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終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金河北山東之沒

蒙古與金主和議不成

寧宗嘉定八年冬十月蒙古主駐軍魚兒濼遣三哥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冰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舍之撒沒喝恥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議遂不成　十二月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脫忽闌撒里必南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復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掠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州下之木華黎率先鋒蒙古不花權帥吾也兒等軍討之州郡皆降蒙古　是年蒙古攻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金胥鼎遣將拒蒙古

九年夏四月金知平陽府胥鼎聞蒙古兵渡潼關遣必蘭阿魯帶徒單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擣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兵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尚書左丞還平陽

金御史臺議戰守之

冬十月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淆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

渡爲朮虎高琪所阻

木華黎擊殺張致

胥鼎敗蒙古兵

金苗道潤撫定五十餘城

金石海叛武仙討斬之

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朮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吾也兒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城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以兵救之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

金胥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略司相與會師爲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敗去金人復潼關 金以苗道潤爲中都經略使道潤有勇畧敢戰鬭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爲元帥左監軍

十年三月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眞定叛慮爲所梗乃集粘割貞郭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爲犄角之勢圖之武仙遂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金以武仙同知眞定府事 十二月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宏吉剌等十

蒙古主以大行之南委木華黎

金張柔降於蒙古

蒙古陷太原平陽汾州潞州金烏古論德升等死之

高琪請修南京裏城

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於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將屠其城時州人趙瑨從木華黎爲署百戶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木華黎義而許之遂東擊齊定益都臨淄登萊濰密等州而去

十一年五月金將苗道潤爲其副賈瑀所殺張柔檄召道潤部曲共討瑀會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於狼牙嶺柔馬跌爲蒙古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立而不跪左右强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卽死終不偷生爲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蒙古以柔爲河北都元帥　八月蒙古木華黎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嘆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顏訛出虎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剌都守汾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十二年五月金築汴京裏城初朮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於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甓二百萬有奇準格遷賞金主忽聞曰入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易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

金殺朮虎高琪

金主謂高琪象多害天下

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蒙古使張柔率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殺賈瑀進兵次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纔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軍後毀其攻具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兵皆披靡柔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拽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乘勝攻下定州復敗仙葛鐵鎗于新樂遂南掠深澤甯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威名震於河朔 十二月金殺右丞相朮虎高琪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己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己爲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遷置河北於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於賽不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奸遂下高琪於獄殺之初金主將趨汴欲置乣軍於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象多厚撫乣軍而象多輒殺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斫答之難而中都以亡金主嘗嘆曰壞天下者高琪象多二人也

十三年夏四月金封經略使王福等九人爲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初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計徒單鎰等言制兵有三曰戰曰和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惟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一築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於河西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剌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

金完顏伯嘉請置公府

蒙古主不允和議

金武仙降蒙古

金嚴實殺李信降木華黎

道總管能捍州郡卽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萬鍾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鎭何不可金主從之同時九府惟武仙號富强　秋七月金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爲兄蒙古主不允　八月蒙古木華黎至蒲城使蒙古不花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金桓山公武仙遣葛鐵槍戰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抄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爲乎木華黎善之卽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冬十月蒙古主遣塔忽報金謂烏古論仲端曰向令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爲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爲河南王勿復違也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入濟南金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木華黎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謀歸朝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𡶶以魏博等郡歸蒙古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木華黎於濟南木華黎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木華黎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甚衆木華黎遂進陷楚邱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十二月蒙古木華黎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卽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唆魯忽禿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礬山取搶竿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

蒙古唆魯忽禿破東平

木華黎敗合達

胡天作降蒙古

木華黎趨長安

蒙古主見角端耶律楚材勸之班兵

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爲其下所殺、
十四年夏四月、金東莒公燕甯與蒙古兵戰敗死、　五月蒙古兵圍東平日久、餉道復絕、行省蒙古綱監
軍王廷玉不能守、率衆南趨邳州、蒙古唆魯忽禿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於府第、撒兒塔
以木華黎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　冬十月、蒙古木華黎由東勝
州涉河、引兵而西、會西夏兵五萬、復引而東、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木華黎以石天應守葭、自將兵攻綏
德、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攻延安、金元帥合達與納合買住禦之、合達以兵三萬陣於城東、蒙古將蒙古
不花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夜半伏發、木華黎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望見
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乘其後、鼓譟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追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
延安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城堅難猝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侵鄜坊等州、
十五年秋七月、金平陽公胡天作降於蒙古、時木華黎徇青龍堡、天作遂降、　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
河中、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僑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拏先墜崖、已從之、
皆死、木華黎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爲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
晉陽霍邑等寨、以石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等帥、並受節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兀胡乃太不花屯
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　是年蒙古主入西域諸國、進次於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
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

金侯小叔殺蒙古石天應

金阿魯帶棄河中

木華黎卒

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主遂大掠忻都而還。

十六年春正月，蒙古木華黎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以天應子斡可代領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帶守河中，阿魯帶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爲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帶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上謂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鎭，國家基本所在，設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修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三月，蒙古木華黎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　是年，金主珣殂，太子守緒立。

張溥曰：金自宋甯宗嘉定八年亡燕，九年蒙古克潼關，十一年取河東州郡，十二年下河北郡縣，十三年入濟南，陷東平，十五年取河中、同州，十六年主珣卒，固無歲不被兵也。雖其間胥鼎之拒戰，苗道潤之撫定，王庭玉之殺石珪，侯小叔之殺石天應，金或間勝，而敗降踵繼，汴京孤危，築裏城，建公府，未有濟也。爲金策者，嵩汝急則議戰，太原失則議守，時稱老謀，並棄不用，國其殆哉。顧連歲侵宋，則又何也？朮虎高琪曰：宋仇也，兵弱於蒙古，擊之易耳。然棗陽之圍，孟宗政敗之；阜郊之師，吳政敗之；淮西之寇，賈涉敗之；天長之戰，扈再興敗之；李全、張林叛服無恒，嚴實、六哥背亂數告，金不能有

加於宋也。寔與金遡。珣謀伐之。胥鼎諫止。未幾夏請會兵取金會州。金遣使議和。夏復附於蒙古。取葭州綏德。夏國弱小。遵頊奔播。尚能困金。何況大宋。珣但惑奸臣之言。謂取彼可以益此。而不知兵凶戰危。枝左吾右。甚其狠疾也。史臣責宣宗云。輕棄中都。黷武南宋。兵力既分。功不補患。當勾踐滅吳之日。與苻堅伐晉之師。易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其金之興定元光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九終

蒙古滅夏

蒙古主鐵木真殂遺令假道於宋以伐金

金完顏陳和尚大敗蒙古奏功第一

金移剌蒲阿敗蒙古兵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蒙古取汴

理宗寶慶三年五月，蒙古遣使責歲幣於金。六月，金使請和于蒙古。是月，蒙古主滅夏，以夏主晛歸。

十二月，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惟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蒙古主鐵木真殂於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讎，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紹定元年三月，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鶻、乃蠻、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難制，陳和尚馭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一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為重。

二年冬十月，蒙古兵圍金慶陽。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入金大昌原，金將移剌蒲阿敗之，慶陽圍解。八月，蒙古史天澤攻金武仙于潞，先

武仙殺史天倪復歸金

合達蒲阿不進兵蒙古遂取鳳翔

金完顏陳和尙敗速不臺

李昌國說蒙古拖雷出寶鷄以侵漢中

宋張宣殺速不罕

是武仙既降蒙古復殺蒙古將史天倪以叛天倪弟天澤屢擊敗之復眞定仙歸金金復封爲恆山公置府衛州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率衆來援蒙古兵皆北天澤獨以千人遶出仙後仙走屯胡嶺關 冬十月蒙古窩闊台帥衆入陝西初蒙古使斡骨欒至陝西議和金行省移剌蒲阿紇石烈牙吾荅等懼其泄事機留之及蒲阿既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斡骨欒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阿骨欒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即與其弟拖雷率衆入陝西鳳翔京兆同華之間破諸山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合達及移剌蒲阿行省事於閿鄉以備潼關

四年夏四月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合達蒲阿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合達蒲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走少舒鳳翔之急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合達蒲阿遷京兆民於河南使完顏慶山奴戍之 金完顏陳和尙敗蒙古將速不臺於倒回谷 五月金降人李昌國言於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鷄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於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鷄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 秋七月速不罕至泗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棄盟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蒙古拖雷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秦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

蒙古拖雷破地寨百四十

蒙古陷金河中草火訛可死之

金主殺板子訛可

拖雷將趨汴廷議堅守金主不從

拖雷將兵渡漢江張惠等議截江與戰蒲阿不從而敗

圍與元軍接戰敗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河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

九月蒙古主將兵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山奴棄京兆東還僉樞草火訛可元帥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閿鄉初板子訛可在鳳翔爲監戰奉御六兒所制有隙及敗河中總帥同赴召六兒遂譖訛可奉旨防秋畏怯遠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訛可皆內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爲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

十一月蒙古拖雷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

十二月合達蒲阿率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拖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按得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內空虛必爲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自來乎未幾蒙

古兵畢渡、合達蒲阿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於山前、列騎士於山後、蒙古兵覩之、竟不前、陣散如雁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卻、其在西者、望蒲阿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察阿住力戰、始退、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已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而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兵忽至、合達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其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堡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遊騎突至、多被俘獲、

五年春正月、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召羣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麻斤出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衛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巡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惟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拖雷以師來會、夾谷撒合行至封邱而還、蒙古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蒙古主入鄭州、遣速不臺攻汴、金主召羣臣議所守、有言朮虎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

蒙古兵擊敗金軍武仙敗走楊沃衍等戰死

蒙古兵破鈞州殺完顏合達

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併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爲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詞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動洛陽人至於痛哭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完顏合達移剌蒲阿自鄧州率步騎十五萬赴援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急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而前金軍遂進次於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遂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溫不花赤馬溫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合達匿窟室中城破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

陳和尚蒲阿死義

金李平以潼關降於蒙古

蒙古兵追殺徒單合與納合合閏

冀禹錫力守歸德

金白撒起復完顏賽不

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不從、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

二月金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徒單兀典行省閿鄉、以備潼關、徒單百家爲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官馳入陝、榜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陝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兀典援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陝入虢、同華閿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峽石倉粟、會蒙古遊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於蒙古、蒙古兵遂長驅入陝、兀典發閿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遂大潰、兀典合閏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蒙古取金睢州、圍歸德府、金行省石盞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才智、故得不陷、　金復以完顏賽不爲左丞相、賽不先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平章政事白撒以爲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爲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賽不、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　三月蒙古主𢖍攻洛陽、洛陽城中、惟三峰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輦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

強伸堅守洛陽擊退蒙古

和議成速不臺攻城益急受賂乃退

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伸爲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軍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敵礮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輒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剌蒲阿妻子幷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爲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立木柵遣漢俘及婦女老弱負薪草塡壕頃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鬨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旁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塡壕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畧忍待曹王出韃靼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礮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礮則不然破大磑或碌碡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礮有至十三稍者餘礮稱是每城一角置礮百餘枝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折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綱

蒙古兵獨畏震天雷飛火

赤盞合喜欲賀守城功內族思烈趙秉文止之

索旃褥因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礮擊之、隨即延爇、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礮所擊、惟凹而已、蒙古兵塲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濠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墻、委曲陿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𢦤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又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濠徑渡、燒其礮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濠、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礮響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以上、火點着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鎗、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再明惠皇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赤盞合喜以守城爲己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爲恥、況以罷攻爲可賀耶、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耶、乃命趙秉文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飫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爲

金汴京大疫復征園戶等
金申福等殺唐慶等和議遂絕

內族合周等括汴京粟完顏久住尤酷暴

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邱門外采蔬薪　五月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戶僧道醫師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秋七月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金恒山武仙等會兵救汴初三峰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盞合喜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衆亦散走還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　八月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僉民兵爲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顆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爲名珠顆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合周復覬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合周爲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訴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爲養故雜蓬粃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久住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慄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及白合周合周曰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

白華請赴汝州決戰金主不從

金主棄汴京謀往歸德

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士斜卯愛實嘆曰、與其食之、甯如勿奪、爲奉御把奴所告、金主怒、送愛實有司、近侍李大節救免、十二月、金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速不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乃起院判白華爲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旣汝州有速不臺、則鄧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壯三軍之氣、內則可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請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以蒲察官奴爲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內族訛出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衆默然、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奴申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顆外城元帥東面把撒合南面木申咬住西面崔立北面孛木魯賞奴等留汴、乃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鬨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日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爲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

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與進發之數便謂無功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暨呂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爲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爲便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蒙古渡河白撒棄軍東遁

六年春正月金主遣使徵糧於歸德總帥石盞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爲幔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回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慄次于漚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躡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爲民家所殺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堤外遂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朮甲塔失不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見蒲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毫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邱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入

金主入歸德殺白撒蒲察官奴軍號令明肅

始思叛故衛州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于敗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煮充飢貲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習捏阿不不荅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卽諭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爲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爲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爲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至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

王若虛辭作立功德碑文

立括金銀

速不臺殺二王及宗屬送后妃等于和林速不臺入汴京取立家妻妾寶玉

耶律楚材請宥汴人

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學士王若虛爲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

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爲罪不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四月、金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熏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値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荊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輛、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宗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

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張溥曰。金宣宗珣之棄燕。哀宗守緒之棄汴。二君皆善亡者也。蒙古攻金。术虎高琪戰敗。珣以故主永濟之女歸之。然後罷兵乘講和而修兵食固守京師。其誰間焉。忽謀徙汴。太子居守。後復召還。中都遂喪。前車之覆。守緒知之矣。正大年間。金兵數衄。三峰之敗。徙銳俱盡。質子請和。蒙古退軍。救危扶傷。莫若自保。乃外則殺行人。納叛帥。以開敵釁。內則鬻官爵。括民粟。以叢國禍。久而計拙。則曰汴不可守。吾其行矣。曷思王者無家。京師其家。昔者都燕。無故棄之。已墮厥家矣。僅有一汴。又棄而奔將安歸乎。獻帝今日幸北塢。明日幸宏農。則漢危。昭宗今日幸石門鎭。明日幸華州。則唐危。古來人主。未有棄京師而不速亡者也。珣初謀遷都。徒單鎰曰。鑾輿一動。北路不守。珣不從。而蒙古圍燕。霸州師潰。完顏承暉自殺。河北山東。繼燕淪沒。悔無及也。珣殂之日。以守緒託貧明鄭夫人。夫人知寵貴妃陰狡。紿鑰別室。太子位定。將望其嗚劍洛陽。迅掃國恥。而體肥才弱。忍於捐汴。父作子述。隕覆同途。卽彼詔令悲哀。君臣灑泣。亦謂裏城空築。外城難守。完顏陳和尙死。而國無戰士。內族合周用。而民無餘財。倉皇改圖。無辭出走。孰知歸德雖强。不大于京師。國都無主。賊臣卽起而寇竊也。崔立構叛。速不臺進師。其取汴也。直晭亡爾。是故珣之棄燕。平王之東遷也。守緒之棄汴。紀侯之大去也。東遷。猶有周。大去。則無紀國。不可遷。遷不可再。信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終

蒙古議夾攻金，朝議從之，獨趙范不喜。

金蒲察官奴攻殺馬用等，大肆刑戮。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會蒙古兵滅金

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六年三月，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石盞女魯歡懼不能給，白於金主，乞遣出城就糧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于城中。諸軍既出城，金主召官奴謂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奴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己，因謀圖用。時蒙古忒木䚟圍亳州，且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奴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官奴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奴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阿里合反以金主意告官奴，金主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爲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官奴乘隙率衆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于都水毛花輦宅，以兵監之，驅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刀劫直長把奴申於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劍於地，謂實曰：爲我言于元帥，我

孟珙斬金武天錫武仙敗走移剌瓊等皆降

金主與官奴謀斫營大敗蒙古忒木䚟

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乃退官奴因大殺朝臣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奴提兵入見言女魯歡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歡罪而以官奴權參知政事　夏四月金唐鄧行省武仙次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剌瓊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孟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於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移剌瓊孤立而懼遣使謀降珙納之爲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於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五月金蒲察官奴襲敗蒙古軍於亳州初衞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䚟言欲刼金主以降忒木䚟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端午日祭天軍中陰備火鎗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䚟之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鎗突入蒙古軍中忒木䚟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宣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　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䚟勢益暴橫居金主於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益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困耳於是內侍局令宋

强伸獨拒蒙古力盡被執不屈而死

金主如蔡州

琺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飢窘會蔡息陳潁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鎬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於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爲無君諷金主早爲計金主遂與琺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於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先是金主以强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參政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伸建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效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烏陵荅胡土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于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馬射之韓奔還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蒙古以五百騎追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朝士以蒙古兵强多以輕騎擕妻子出奔蔡州於是厲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見蒙古帥語不遜左右持使北面伸扚項南面遂殺之　金主守緒留元帥王璧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屬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兎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

完顏忽斜虎欲奉金主幸秦鞏爲近侍所沮

金烏古論鎬被讒成疾

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等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欷、遂以完顏忽斜虎爲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孛朮魯申婁室僉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才、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山、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爲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曰、此軍得力、方以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無有復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於烏古論鎬、鎬不能繼、日夕交譖于金主、至以沿食闕供爲言、金主遂疏鎬、鎬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武仙所委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

孟珙大敗武仙

史嵩之伐唐州金烏古論黑漢戰死

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帖山沙窩孤立矣琪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磴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遇金人大戰未幾丁順復破默侯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琪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琪料仙勢窮蹙必上帖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八棄鎧甲如山薄暮琪進軍至小木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穉不願北去琪曰進兵不可緩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授方畧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琪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琪還襄陽　八月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使王檝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官軍駐于息州之南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兵爲備金主以參知政事抹然兀典僉樞密院孛朮魯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畏縮命夾谷久住代之塔察兒博爾忽之從孫也　九月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卽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卽付與近淮陰來歸彼以多以金幣爲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

珙與蒙古塔察兒攻蔡州西城

淸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羣臣倍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旣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　冬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斵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循撫其民、且營晝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相犯、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能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稺熬爲油、號人油礮、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

帥孛朮魯中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入荷東臺伏汕其上將燒兩軍寨及敵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濠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縶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門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廄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爲也時金徐州節度使郭野驢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完顏賽不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麻琮遂以州降蒙古

端平元年春正月戊申孟珙同蒙古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飢窘歎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煑且聽以老弱亙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議攻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多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還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守緒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

金主守緒傳位與承麟

珙等破蔡州金主赴火死孛朮魯中婁室等從之承麟亦爲亂兵所殺

卿、平日、趫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己酉承麟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鬨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門守者、棄門走、門洞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于亂軍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孛朮魯中婁室兀荅林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玉山兒紇石烈栢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諡曰哀宗、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將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於亡、 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史嵩之遣郭春按循故壞、詣奉先縣汎掃祖宗諸陵、孟珙還師屯襄陽、江海還師屯信陽、王文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於唐鄧州、 夏四月詔

評遣朱復之詣八陵

天綱不屈

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荊襄以兵五十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主完顏守緒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獻于臨安時相方侈大其事監察御史洪咨夔上言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爲隣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甯乎上雖頷之不悉從也　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金主完顏守緒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眞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張溥曰說者論金亡之跡不殊汴宋蒙古攻金西京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即童貫之自太原逃歸也蒙古分兵侵金河北河東諸郡即金人之分道入寇也速不臺之圍汴京即斡離不之圍京師也移剌蒲阿帥師戰敗而逃即姚平仲之襲金營不克而遁也昔康王爲質於金以請平金曹王爲質於蒙古亦請平昔斡離不引兵北去而赦令速不臺退師河洛而亦赦宰相以紙鳶紙燈退敵即郭京之六甲也申福殺蒙古行人即平州人之殺金使也宋括民田金亦括民粟宋郭藥師以城降金

金武仙亦以城降蒙古徽宗奔亳州而韓離不圍汴金主守緒奔河北而速不臺亦圍汴敗亡何相似也雖然宋之不能守汴也無幽薊爲之蔽耳金源起自海裔萬衆橫行并吞契丹長驅入宋定鼎燕都中原陝右奄而有之夷狄强大莫有盛焉卽使蒙古建旂白登告警五京十九路形勝自在何至二都並棄父子逃虜也宋人棄汴猶有南可渡高宗固不肯屈與金和東盡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爲界籍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閩廣以自存尙不失一小朝廷金人棄汴則金地盡矣宋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守京城而不知守關河之險使虜嘆南朝無人固矣顧政宣禍盈靖康勢極汴京屢圍四面受敵必保死守無敗未敢信也金之宣哀有中都而委之抹撚盡忠有汴而委之崔立和議方成而六宮啓塗質子已行而國君出走戰守和皆不問而惟圖一遷其無策也更甚蓋宋人都汴而逆爭燕雲其亡汴也在於不善守弱金人既捐中都而復棄汴其亡汴也在於不善守强所謂死同而病殊也金之伐遼也始於宋政和之五年一戰而取黃龍府再戰而取東京州縣指鞭直下無假宋助蒙古鐵木眞攻金至六盤山而死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必假道於宋乃可得志後果如其言而金亡霸王開國曷嘗不審地勢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一終

鄭清之力主趙范趙葵收復三京之議

喬行簡疏興師有三憂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二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三京之復

理宗端平元年六月詔出師收復三京時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邱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仍苟且不務任責朝廷有禁苞苴禁貪墨之令而州縣仍黷貨不知盈厭欲加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頹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用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

皆懷利以相淩、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畜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遑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向、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併、飢寒之氓、嘗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嘗欲伺間而竊發、蕭墻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甯不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途、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師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餉、士有飢色、今之餽運、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帛、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棄前功、欲勉強則無多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甯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甯無盜賊邀

李伯淵殺崔立等

全子才兵次汴

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使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是之時、孫吳爲謀主、韓彭爲兵帥、亦恐無以爲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

淮西總領吳潛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金人既滅、與北爲鄰、法當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應、自荊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浸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間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偉、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爲變、卒爲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易、執政不能從、

詔知廬州全子才、命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燒封邱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見立墜馬、謂與入鬬、欲前解之、隨爲軍所殺、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軍民皆慟、或剖其心啖之、以三屍掛闕前槐樹上、

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明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

徐敏子張迪入洛陽
蒙古兵至楊誼軍潰
敏子等班師葵子才皆還
趙范表劾葵等
蒙古來責敗盟

機宜文字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三千繼之各給五日糧　秋七月徐敏子啓行遣和州寗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紅黃凉傘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夜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誼一軍已爲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　八月蒙古兵至洛陽城下徐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京以史嵩之不致饋餉用不繼所復州縣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　九月壬寅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喪敗詔趙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劉子澄趙楷並削秩放罷又言楊誼一軍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於赴援致不能支詔范用吉降武翼郎徐敏子削秩放罷楊誼削秩勒停自効　十二月己卯蒙古遣王檝來責敗盟辛卯遣鄒伸之等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寗日矣

張溥曰徽宗之取燕雲理宗之復三京一失同譏然燕薊景檀涿易等十四州石敬塘失之平營灤三州劉仁恭失之地雖中國非宋壤也河南故都陵寢在焉委於蒙古吾其忍乎童貫伐遼白溝敗

績。再與金約師復失期。克燕五京。宋實無功。事成背約。彼或有辭。蒙古攻金假道乞師。馬磴之戰孟珙先驅入蔡。滅金功首在宋。謂必歛手空城坐而不取。非人情也。且逐爲宋敵。金爲宋仇。敵者可以存可以亡者也。仇者可以亡。必不可以存者也。八陵之辱。二帝之慘。懷而不報者百餘年矣。會有可乘。雖死不顧。必欲鑒宣和之海上。而忘靖康之北狩。凡爲臣子。其離堪之。是故滅金之役。正也。三京之復。亦正也。其復而不果者。病在進之大速。守之不固。非盡始謀者過也。紹定五年。蒙古遣王檝來議攻金。帝命使往報。約功成已後歸河南境地。孟珙與江海塔察兒入蔡州時。卽痛哭與言。完顏氏滅。土地共分。自燕以上歸蒙古。自汴以下歸宋。盟無渝也。蒙古必聽。卽不然。入汴之日。李伯淵等既誅崔立。以降卽走使蒙古。告以罪人授首。盟言可尋。汴京洛陽寢廟是宅。不敢不守。非有他志。蒙古之師。其無出乎。又不然。彼兵直下。我兵堅守。趙葵等悉力捍城。史嵩之轉餉無闕。持之數月。或犬羊坐困。捲甲北還。或行人陳辭。疆場罷鬬。皆足相當。奈何聞風卽逃。不戰而潰也。李全之叛。害由養癰。趙范兄弟。再四請討。鄭淸之力主其說。一舉殄平。遂輕視蒙古。銳進不疑。不知韃靼強大。非全比也。守汴之計未定。而入汴之師先發。取快目前。雖得猶失。闕端分寇。益其咎耳。若謂恢復非計。專責趙鄭。令宋師不出。蒙古日大。旣擁三京。保無南牧乎。殆未可與童貫北伐。張觳開釁。同日而論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二終

# 宋史紀事本末

[illegible]

孟珙屯鎮北軍
蒙古闊端等侵蜀
趙范敗蒙古兵
金汪世顯降闊端
闊端破沔州殺高稼
曹友聞擊却之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蒙古連兵

理宗端平二年春正月丙辰，詔孟珙屯黃州，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遂以為襄陽都統制。六月，蒙古主命子闊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䚟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秋七月，蒙古將口溫不花寇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率兵敗蒙古于上閘而還。冬十月，蒙古闊端入蜀，次鞏昌，金總帥汪世顯降。時金亡，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闊端至，世顯率其衆持牛酒迎謁，闊端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貴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闊端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率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安。十二月，蒙古闊端入沔州，殺知州事高稼。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皆襁負歸之。及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闊端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開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於制置使趙彥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吶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彥吶至蜀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稼

王文等作亂襄陽劫掠一空

帝命吳泳草詔罪己

出戶、祿叱之、不能出、敵圍殺之、彥吶聞祿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乘夜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攻洪山、張順翁成大等以兵捍禦、蒙古將忒木䚟寇江陵、統制李復明奮戰、死之、

三月襄陽北軍主將王旻等作亂、時制置使趙范在襄陽、以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倉庫者、無慮三千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爲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預焉、南軍將李虎乘勝劫掠、城中爲之一空、襄陽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詔以趙范失於撫御、削三官、仍舊職任、○時師屢爲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急、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己、監察御史王萬謂泳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爲條具沿革事宜、泳從其言、草詔進、畧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厲警金之寖滅、而蒙古之與鄰、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滅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鬭、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爲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盈目、如疾病之在身、　是月蒙古陷隨郢州荊門軍、　八月蒙古陷棗陽軍德安府、　九月壬午、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蒙古戰於大安軍陽平

曹友聞暨萬戰死蒙古兵遂入蜀

闊端入文州劉銳趙汝曏死之

隘敗績死之初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諜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吶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爲不可彥吶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潛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達海帥步兵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爲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衂敵突陳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鬭黎明蒙古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州三路俱陷沒西蜀所存惟夔州一路及潼川順慶府而已　冬十月壬寅蒙古兵陷固始縣　丙午蒙古闊端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曏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曏被執臠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十一月蒙古口溫不花入淮西蘄舒光州守臣皆遁口溫不花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遊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韡過和州爲淮西聲援　蒙古忒木䚟攻江陵史

孟珙大破蒙古二十四砦

邱岳擊敗蒙古兵

嵩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救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蒙古將察罕攻壽州知州邱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於肯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却岳曰敵衆十倍於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礮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起礮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

杜杲呂文德力守安豐蒙古引去

嘉熙元年冬十月蒙古口溫不花攻黃州孟珙率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礮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斫牌杈木拔都魯者皆死囚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塡壕爲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肩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

史嵩之主和議李宗勉力言其非

二年春正月己未詔史嵩之趙葵援黃州安豐其立功將士等第亟具名以聞　二月蒙古再遣王檝來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僉書樞密李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徙矣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

蒙古罕察圍廬州杜杲擊敗之

珙擊蒙古三戰皆捷

蒙古塔海入蜀丁黼死之

孟珙兄弟力禦蒙古

三月己丑命將作監周次說爲蒙古通好使　九月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壕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於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焚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礮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而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冬十月以孟珙爲荊湖制置使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搗襄郢召諸將授方略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荊門軍

三年三月孟珙遣兵及蒙古戰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耳襄陽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八月蒙古塔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入詐竪宋將旗黼以爲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而死蒙古遂取漢邛簡眉蓬州遂甯重慶順慶府尋引還黼帥蜀爲政寬大蜀人思之　十二月孟珙諜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達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

珙與溯屯田

珙以李庭芝訓農治兵法下所部

蒙古王檝以和議不決憂死蒙古圍成都陳隆之死之

月里麻思來議和而被囚

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於歸州大埡砦、得捷於巴東、遂復夔州、

四年春正月、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二月癸丑、以孟珙爲四川宣撫使、珙遂與屯田、條具上流事宜、會諜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爲甯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爲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爲條頒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夏四月、蒙古復使王檝來、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遣使歸其柩於蒙古、

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固守彌月、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於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爲蒙古所屠、○十二月、蒙古月里麻思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月里麻思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當誓死毋辱吾君、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爾貸、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孟珙斬梁棟以棄城徇

呂文德敗蒙古兵於五河

二年二月蒙古也可那顏耶律朱哥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嘉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禀命惟謹　冬十月蒙古陷通州屠其民守將杜霆棄城遁　十二月蒙古兵攻敍州都統楊大全戰死

三年春正月蒙古張柔分兵屯田於襄城　秋七月蒙古兵破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安守魚孔隘力戰却之詔以世安就知大安軍

四年五月蒙古兵圍壽春呂文德率諸軍禦之　六月以呂文德爲淮西招撫使未幾文德敗蒙古兵於五河復其城　十二月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有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渠畜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千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五年五月詔沿江湖南江西湖廣兩浙制閫漕司共造輕捷戰船置遊擊軍壯士分備捍禦　七月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六年十一月蒙古兵寇荆湖江淮之境攻掠虎頭關遂至黃州

張溥曰理宗端平嘉熙之際蒙古病宋亟矣侵蜀則有沔州成都之入侵漢則有隨郢荆門棗陽德

安之陷。使江淮則有唐州眞州之寇。王文作亂而襄陽失。陽平敗績而大將亡。虜運方張。所至風靡。幸而擢堅抵險扞圉無患者孟珙諸將力也。珙名將子。破蔡滅金。大功累著。江陵之役。破蒙古二十四砦。京襄鄧夔。次第收復。兼邱岳敗察罕。杜杲敗口温不花。輩帥協力。强敵捲旆。軍既喪而復振。地既沒而復還。雖兵凶戰危。勞不補患。抑丈人師貞。效略見矣。或曰。三京之議。趙葵趙范發之。鄭清之主之。啓邊釁。危宗社。宰相罪也。杜範責之誠當。得一孟珙。其猶可解乎。然外觀疆埸。勝負未分。內觀朝廷。陰陽方半。君子爲宋危。無急於此時者也。史彌遠之死。金源之亡。天將興宋也。此日彌遠死而爲彌遠者復進。金源亡而爲金源者復起。天興宋而亡宋也。亦此日爲理宗者。用賢修政。專圖自强。戰守並設。全而後戰。祈天永命。治曷尚焉。乃眞德秀甫召而卽卒。魏了翁方用而旋罷。崔與之屢命不至。杜範相僅五月。人主既晚於登賢。皇天復靳於遺老。宋之興亡。未可知也。廟堂之上。空其無人。僅以公侯干城寄之一珙。珙亦徘徊身後。莫有繼也。淳祐六年。珙卒而賈似道代之。爲時幾何。將相同盡。而腹背大敵。關弓四起。固知爲元祐者其暫。而爲宣和者其常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三終

趙葵壯余玠

玠治蜀招賢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四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余玠守蜀

理宗淳祐三年二月以余玠爲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玠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嘗作長短句謁淮東制置使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擢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呵之爲麤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三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二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窘至是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副使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謬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玠至築招賢館于府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所在州郡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璡冉璞兄弟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兄弟相率詣謁玠賓禮之館穀加厚居數月無所言玠乃更闢別館以

冉璡冉璞請徙合州城於釣魚山

玠築十餘城因山爲壘

玠率將力卻蒙古兵

處之且常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餘請見玠屏人曰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勝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辭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靑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棊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靑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守內水移利戎于雲頂以備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爲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十年冬十月余玠出師擣興元不克玠慷慨自許有挈故地還天子之語數年之間建城堡築關隘增屯堡邊警稍息于是一意出師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遇蒙古將汪德臣鄭鼎大戰而還

十二年二月蒙古將汪德臣城沔州未幾又城利州自是蒙古且耕且戰蜀土遂不可復　冬十月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余玠率諸將余與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

寶祐元年五月甲午召余玠還　六月庚申以余晦爲四川宣諭使代余玠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初玠帥蜀至嘉定夔率所部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弊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

戎州統制姚世安與謝方叔共言玠之短

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㬢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㬢獨恐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㬢在蜀雖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一日曦爲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㬢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㬢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㬢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下拜㬢至玠斬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將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侄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朝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帝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淸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荅淸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兵召之或不至邪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代之

余玠召卒蜀人思之

秋七月余玠卒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于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于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士情然寄耳目于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

晦奏殺王惟忠並削玠官

召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薛應旂曰、宋之不競、若天有以限之者、纔得一人、讒忌即入、自其盛世、固已有之、熙豐以後類不相容、迄于南渡、日甚一日、迨嘉寶間、殘金雖亡、蒙古方熾、余玠治蜀、措置有方、猶足以爲一木之支、而謝方叔徐清叟之徒、必爲疑間以致之死、嗚呼、玠死之後、不特蜀非宋有、而國祚亦從可知矣、尋又籍玠家財以犒師、若非忠義之士、有不解體者哉、

二年八月、下利州西路安撫王惟忠大理獄、余晦帥蜀、奏惟忠潛通北國、遂下獄、竟斬于市、 九月、追削余玠官秩、奪其子晦告身、先是侍御史吳燧等論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

張溥曰、蜀自吳曦之變、地號多事、安丙卒、崔與之罷、統馭乏人、理宗寶慶三年、蒙古兵入關外諸隘、鄭損棄三關逃歸、馴至端平、洒文成都被陷、高稼曹友聞劉銳等戰死、兩川郡邑兵警狎聞、十六年間宣撫制置數易無當、蜀之不亡者僅爾、余玠用而城守始備、軍民交安、亦西土中興之會也、玠少爲白鹿洞諸生、殺人亡命、寄迹褰淮、後遇趙葵、漸歷峻職、君臣分合、大志獲伸、挈蜀還朝、良非虛語、顧其規摹根本、無過用人而已、冉璡兄弟、奇材僻隱、招來別館、策徙合城、屯聚聯絡、以至張實治軍旅、王惟忠治財賦、朱文炳接賓客、隨材器任、人各盡能、雖出奇善戰、不若吳玠吳璘、而集思廣益、張弛非小、設遣武侯、未始不任以伯約也、王夔殘悍、便宜誅之、玠本大度、何所不容、懷此悁悁、致來讒

口。然權在閫外。罪非專殺。謝方叔等。納姚世安之言。解其兵柄。爲逆夔報怨。失蜀長城。豈得算哉。余晦覆餗。惟忠寃死。五十四州。同聲非笑。而猶誅玠身後。不平甚矣。賈似道鄂州之役。匿敗稱功。務以威籠閫帥。趙葵史巖之等。皆坐罪罷官。遂殺向士璧曹世雄。廢高達。激劉整叛走。而蒙古入宋。視方叔等嫉玠若仇焉。孟珙卒。則宋無京湖。余玠卒。則宋無巴蜀。淸寶之際。亡形已成。何必伯顏入臨安。而後痛哭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四終

眞德秀魏了翁同召

洪咨夔言事剴切

梁成大因萬昕以通史彌遠與莫澤李知孝共爲鷹犬時目三凶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眞魏諸賢用罷

理宗寶慶元年八月罷直學士院眞德秀先是嘉定中德秀爲起居舍人兼東宮講官言事不避權貴知宰相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者遂力請外帝初卽位自知潭州召爲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對勸帝以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頗納之時又召魏了翁爲起居郎了翁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對策諫開邊事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是與德秀同召而洪咨夔亦入爲考功員外郎咨夔言事尤剴切因論臺諫失職有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未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深銜之會上書言濟王事者甚衆彌遠以爲患有梁成大者以知縣秩滿待選諂事彌遠家幹萬昕昕一日言眞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所爲達其語遂擢監察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等論德秀所主濟王贈典非是遂命德秀提舉玉隆宮咨夔亦鐫二秩去成大澤知孝三人共爲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爲三凶又目成大爲成犬　冬十月貶魏了翁官罷眞德秀祠祿初胡夢昱以論濟王事逐了翁出關餞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唱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

朱端嘗劾罷了翁劾德秀

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諫議大夫朱端嘗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言大佞似忠、大辨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名、或飾矯僞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邪、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雜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强辯以爲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說以駭衆聽、或肆詭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枘鑿不侔、矛盾相激矣、魏了翁雖從追竄、人猶以爲罪大罰輕、眞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成大紿書所親曰、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一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蒲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了翁論十弊

紹定六年十一月、召魏了翁爲文華閣待制、了翁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强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新弊、分別利害、粲若白黑、上讀之、爲感動、 戊辰、禮部郎中洪咨夔進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

咨夔請召用崔與之眞德秀魏了翁

陳塤直言王定劾之出外

蔣重珍請召用德秀了翁

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眞德秀魏了翁帝納之命咨夔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陛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主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朝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六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時樞密院編修官陳塤亦上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万俟卨沈該耳韓侂胄死所任不過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庭當嚴宦官之禁外庭當嚴臺諫之選於是宦者陳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塤出知常州塤史彌遠之甥紹定初嘗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妃及彌遠也彌遠謂塤曰吾甥殆好名耶塤曰好名孟子所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遂力辭職直聲動一時

端平元年春正月秘書郎蔣重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眞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此爲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

德秀進大學衍義

了翁入對十餘端

徐僑手疏剴切

子姓名小人情狀矣重珍每草奏必齋心盛服有密啓手書俾藁帝嘉其忠實　冬十月召眞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時江淮帥閫有進取中原之議德秀上封事言移江淮兵甲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進德秀爲戶部尙書入見帝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因言於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欲祈天永命惟存乎敬而已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今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材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次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又言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詳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帝皆嘉納之　時又召徐僑爲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慰諭之顧見僑衣履垢弊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横斂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爲囊橐誕爲二豎以賊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不此之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及之帝爲之感動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警羣臣以朋黨爲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

受、
二年三月、以眞德秀參知政事、以疾辭、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德秀奏言息民講武、上嘉納之、
五月眞德秀卒、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皆頌、都城人時驚傳、項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且慨然以斯文自任、不因學禁之餘而少有疑沮、後學宗之、晩年帝始有意向用、而德秀遽殞、天下以爲恨、　十一月以魏了翁同僉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以魏了翁往江淮京湖督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與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爲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爲參議官、
三年二月、召魏了翁還、時廷臣多忌了翁、故謀假出督以外之、再一旬復以建督爲非、召之還、而帝不悟、于是了翁固辭求去、　夏四月魏了翁罷、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殿中侍御史李韶上疏曰、了翁刻志學問、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鎭、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材、犖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　帝時又召崔與之以爲參知政事、不至、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幕屬甘心焉、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參

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材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愈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則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教將衰則人才先以凋謝如眞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進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于致諫之臣忠于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亟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獨斷其勢必至于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于上而權柄潛移于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獻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于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寮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採

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問出于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能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於十三疏、不許、

三年九月、鄭清之喬行簡罷、召崔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十一月以魏了翁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未幾、了翁卒、

張溥曰。理宗卽位。崇尙道學。眞德秀魏了翁等。首蒙內召。天下拭目望治。不數月。三凶橫議。相繼屏跡。又九年。史彌遠死。二賢並進。亡何卒。君臣之間。相求之急。相遇之疏。古未有也。濟王竑死。神人哀痛。眞魏不言。誰當言者。令君相虛懷。加恩舊邸。上宏止輦之風。下免摘瓜之歎。三綱明而庶事理。國政猶可爲也。惜彌遠陰忮。怙惡醜直。梁成大等。獻諂家奴。躐登臺諫。胡夢昱正言羈管。眞魏勢難獨留。羣小抵巇。嗣其逝矣。所幸帝雅向儒。國無大譴。然君子日遠。而不覺。小人日進。而不知。因循。九年始謀來復。不亦晚乎。小人之去君子。有以術搏擊者。章惇蔡卞也。有以術銷鑠者。史彌遠也。搏擊之術。主於有事。發禍必烈。而彼氣亦傷。銷鑠之術。若行無事。大難不作。而人才漸盡。試觀理宗初政。眞魏方逐。寶慶二年。贈陸九齡沈煥官謚。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三年贈朱熹太師信國公。尊德樂道。觀聽甚美。無如賢人在下何耳。爲二程之學者。朱熹也。韓侂胄當國。不敢斥程學。而偏錮朱熹。爲朱熹之學者。眞魏也。史彌遠當國。旣知尊朱學。而偏錮眞魏。蓋程學明於南渡。欲錮熹而斥程。則恐邪說之不伸。朱學明於理宗。欲錮眞魏而斥熹。則恐人主之不信。是故程學不廢。而朱熹自貶。朱

學加崇。而眞魏自罷。此所謂小人之術。盜亦有道也。彌遠死。兩賢入。朝露忽焉。何天之不憖遺一老乎。顧其時則暮矣。德秀了翁皆於慶元五年登第。抵觸時宰。頻歷外職。理宗嗣服。始處禁庭。卽彌遠初心。亦欲引爲己助。而濟議牴牾。長往不返。兩賢之精華可用。正在於慶元紹定之數年。而彌遠困之。小人之銷鑠君子也。非徒奪其功名。而兼耗其歲月。他日天子追思。歎無及也。見聖賢之書則好之。當聖賢之身則棄之。聖賢既死則慕之。聖賢生前則錮之。古今同弊。於明君尤甚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五終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史嵩之起復

理宗紹定五年春正月以史嵩之爲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

端平元年六月以入蔡功加史嵩之兵部尚書　九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罷

三年二月以史嵩之爲淮西制置使

嘉熙二年二月詔史嵩之以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路江西軍馬置司鄂州

史嵩之相逐杜範等王萬首疏劾之

三年春正月以史嵩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王萬首上疏論嵩之謂其事體迫遽氣象傾搖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賂之迹已形或謂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爲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時嵩之與喬行簡李宗勉並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

徐霖疏嵩之姦狀

淳祐四年六月禮部進士徐霖以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顓國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爲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彰彰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嘗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己則潛棄而擴遠之以風其餘彼柔弱者始雖欲爲君子終以名節之尊不足易富貴之

詔嵩之起復太學生王價伯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寶等三十四人皆上書

顧而義利之辨亦終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此嵩之變化士大夫之術舉朝皆受其聾瞽鮮有不爲其所欺也於凡善則歸己過則歸君入以告於陛下者惟窺測上情承順風旨出以語於人則曰某事吾所調停也某人吾所斡旋也史嵩之要譽於下而陛下叢怨於上也古人所謂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者嵩之曷嘗有哉不報　九月癸卯史嵩之以父病謁告許之甲辰史彌忠卒詔史嵩之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中外莫敢言於是太學生黃伯愷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明闕上書曰臣等竊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夫宰予朞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欲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人而嵩之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化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輕重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鑒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踪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惰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

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禍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之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資緣御筆必得起復之札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鼎鐺尙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爲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爲邪禮子聞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曁奸謀已遂乃始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夫以無父之嵩之而陛下必欲起復之者爲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衞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爲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耳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財源鹽筴爲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算國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必有不

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爲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爲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經喪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作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奸。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牙爪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於三代。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奸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邪。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爲命。宗社賴之以爲安。我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陳王事。所以爲生靈宗社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企其萬一。況可匹休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奸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諜諗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況秋高而馬肥。近冬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劫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擢奸臣以司

喉舌者。又其驗也。竊觀嵩之自謂宰相動欲守法。至於身乃跌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諸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於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趨闕下。爲陛下言者。亦欲揭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邱山。使天下爲人臣爲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化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爲夷矣。惟陛下裁之。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略曰。天下有一日不可廢之人倫。人心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大倫之盡廢。固不足爲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泯。所以爲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亦可奪。正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後至於無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邇。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昔者金人之盛。十倍韃靼。吾國之專政者秦檜爾。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致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嵩之排擯之餘。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侶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蟠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之黨去。趙與懽以才名軋己而嗾逐斥去。李韶以侍從數嵩之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無佞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墮其機穽去。別之

范鍾等逐遊士諸生作捲堂文

傑號爲長厚、必以每事必問本末假託而擠之去、杜範尤爲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諍、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考其時、太學九士叩閽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囊封未徹於宸旒之聽、而親管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惟謹、即令同寮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爲耳目心腹者、皆盡空於嵩之之一網。陛下雖居九重、身處佚愉、傍無可謀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游於史氏之黨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上書、略曰、肅讀麻制、私竊有疑、陛下謂其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三邊、能發蹤百將、又謂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乃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爲陛下之喉舌也。嵩之之不孝、上徹於天、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即欲舍苦塊而坐廟堂、脫衰絰而被公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使陛下重念史氏、則公圭旄節、魚鱗雜襲、陛下之恩亦至矣、而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奸。則社稷幸甚。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切諫、亦不報、諸生乃榜於太學齋廊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諸生夕出、丞相朝入、時范鍾劉伯正暫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懽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芑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鄒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聳爲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甯畏斶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咎歸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

徐元杰論嵩之起復之非

劉漢弼贊帝黜劉晉之王瓚龔基先胡清獻

元杰漢弼請聽嵩之終制

不可、而李斯尙知逐客爲非、彼旣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戹哉吾道、告爾同盟、無見義而不爲、當行已而有恥、苟爲飽煖、忍貪周粟之羞、相與攜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旣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遊士籍。時將作監徐元杰適輪對、言臣前日進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諭、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嘆。且大臣讀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翼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隣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何敢誣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爲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頌、帝亦察其忠亮。 冬十月、以劉漢弼爲左司諫、時史嵩之久檀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之、故漢弼乃有是命、漢弼首贊帝曰、扳去陰邪、庶可轉危爲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十一月、徐元杰復上疏論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脈。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蚤定相位、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爲衆論所

元杰漢弼暴死蔡德潤等訟寃

史璟卿書深嵩之亦罪本

咨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五年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先是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是月朔日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嘗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爲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寃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箸者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困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江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勝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鎭荊湖不此之圖盡捐藩籬深入堂奧坐使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恐江陵之勢既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荊湖之路稍警則江浙諸郡焉得高枕而臥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徼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淸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直几上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安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爲今日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然見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

章炎等論罷嵩之不復用

域矣。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

六年十二月，史嵩之服除，有進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炎、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黃師雍、翰林學士李韶抗疏論之，乃命嵩之致仕，詔不復用。

張溥曰：綱目書起復，始於唐代。若太宗貞觀之于志甯，玄宗開元之張九齡，德宗貞元之張茂宗，憲宗元和之盧從史，穆宗長慶之田布，昭宗天復之韋貽範，五代戊申之史宏肇，皆譏也。惟布得免者，以王庭湊殺田宏正，布不得已承命而討賊也。汴宋南渡，起復屢見，史彌遠、史嵩之、賈似道，接踵無忌。嵩之尤譁士論，上而朝臣，下而諸生，伏闕上書，羣唾其面。理宗感悟，卒令終喪，當世快之。宋史於史氏三相頗乏直筆，即史所稱端平用兵，廬黃解圍，嵩之發策，皆有先見。至薦士三十二人，董槐、吳潛皆出其中，及進玉斧箴，却安南貢，班班記載，頗非僉人。然起復命下，物議鼎沸，若不能一日容者，何也？彌遠相甯宗十有七年，獨相理宗九年，任小人，逐君子，擅權害政，海內積痛。方幸其一朝奄忽，帝擯萬幾、梁成大等，眞、洪咨夔等進，端平、嘉熙，清明可觀，而嵩之復守其家學，謀柄國政，天下弗堪也。彌遠於甯宗嘉定時，拜相封公，奉母憂，治葬，特詔起復，人心怫鬱。嵩之父死未寒，盤桓竊位，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馬光祖未卒哭而總領，許堪未經喪而節制，相臣起復，借爲嚆矢，此何事乎？而用心若此，則非人也。度宗咸淳九年，賈似道母死，葬以鹵簿，卽起復入朝，亡何宋亡，忘親之人，罪必誤國。惜其時無直言如黃愷伯等耳。唐順宗立，王叔文擅作威福，未幾以母喪去位，王伾三疏請起，不

報。其黨貶死。而元和更新。嵩之於父死之明日。即求起復。迫於人言。居間十有三年而死。人心不滅。公論尚存。余獨怪同一人子。願爲王黼。不願爲富弼。則何故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六終

董宋臣招權納賄人目爲閻羅

人目陳大方胡大昌與大全三不吠犬

天錫劾宋臣允升不報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七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董宋臣丁大全之姦

理宗寶祐三年五月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强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也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若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愈也不報　六月以丁大全爲右司諫大全鎭江人面藍色爲戚里婢壻夤緣閻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於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爲三不吠犬　戊子罷監察御史洪天錫時雨土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舉天下愁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謂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修內司止於供膳羞比年動曰御前姦贓之老吏逋逃之巨兇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無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不報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嶓移書責丞相

大全以兵逐董槐陳宜中等攻之編管遠州時號六君子

謝方叔不能救正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劾謝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罷之董宋臣盧允升猶以爲未快厚賂入上書力詆洪天錫謝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無預遂出方叔提舉洞霄宮

四年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爲嘗言於帝有害吏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帥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擅威福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奸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日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寖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言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結私約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己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奸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奸不可與共事陛下奚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紿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囂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

陳宗禮極言時政

丁大全馬天驥同閹妃用事

吳槃言官董宋臣諷臺諫劾罷之

徐宗仁極論宋臣等罪

等號爲六君子左司郎中陳宗禮見大全擅柄以言爲諱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陞對言願爲宗社大計毋但爲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無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不綱　十一月以丁大全僉書樞密院事馬天驥同僉書院事時閻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槃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槃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劾罷之

六年夏四月以丁大全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開慶元年春正月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紀綱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竊爲此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而自出兵越江踰廣以來未聞有死封疆戰陣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乃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閽至有欲借上方劍爲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眞欲愛護此數人而重拂千萬人

大全罷相洪芹朱貔孫等論劾其罪

之心哉今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東南一隅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臥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蘁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念及此乎不報宗仁又極論宋臣盤固日久蒙蔽日深不誅且誤國竟不報　冬十月丁大全罷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至是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奏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很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致仕

景定元年夏四月出內侍董宋臣於安吉州

三年十一月竄丁大全於新州道死

張溥曰丁大全以戚里婢壻結寵至尊由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怨右相董槐方嚴上章劾之檄兵圍第脅出北關遂奪相位程元鳳謹避恐後姦同盧杞而橫愈蔡攸人臣無禮莫有甚焉顧所挾持何術以董宋臣爲之根柢也理宗之季年高怠政閻妃色升近倖用事梅臺蘭亭徘優鼓吹起自宋臣帝尤愛溺夫雕墻峻宇五子興歌白台閻須魯公避席人君有一其國必亡理宗少慕道學尊崇濂閩以義制欲明訓克聞而倦勤志蕩佚豫無節不解之惑反甚於多欲之主此寶祐之佑聖觀所以

迄不及征和之悔輪臺也宋臣居中大全居外表裏作姦忠言擯棄一毫諫驅宰相夫亦何難然大全於寶祐六年春參知政事開慶元年冬即以罪免其爲相僅一年有十月其進速其退亦速聖斷未盡廢也宋臣自寶祐盤固文天祥等累疏請誅帝終不省內庭雖扱視外則有間矣賈似道專國立威取名黜董宋臣盧允升於遠州諷朱貔孫殺丁大全於新州道上外戚子弟禁勒毋動政若有爲而大亂四決董丁雖去其爲董丁者自在也董丁日夜用帝而猶以獨斷之名奉君似道日夜用帝而直以獨斷之名自予小人日盛則天子日微也然理宗寵賈妃則似道進寵閻妃則宋臣進禹訓六戒色荒爲首信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七終

高安陳邦瞻德遹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謝方叔請限田

## 公田之置

理宗淳祐六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强兼併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蹙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併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併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撫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併以塞于以尊朝廷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帝從之。按方叔此疏蓋置公田之漸故載於此

景定四年二月賈似道當國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

劉良貴等獻買公田之策於賈似道

魏克愚言買田之弊帝亦詔停似道憤求去

似道出萬畝爲公田倡

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虙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廪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訔爲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爲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爲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爲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六月庚申詔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鎭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今秋成在邇其荆湖江西諸道仍舊和糴丙寅詔公田竣事進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

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有値千緡者亦就此價償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誥准三千緡將仕郎誥准千緡許赴漕試校尉誥准萬緡承信郎誥准萬五千緡承節郎誥准三萬緡安人誥准四千緡孺人誥准二千緡民失實產而得虛誥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敍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爲功似道又以陳訔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訔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穮劉子庚鎭江則章坰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伸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朝廷惟以買公田爲功詔進良貴官兩轉餘進秩有差

似道遍官督買

五年三月賈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鎭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租稅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督者曰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初買時上下迎合惟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租收有虧則以其額取足於田主遂爲無窮之害

似道立四分司以管公田

秋七月甲戌彗星見詔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多上書以爲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

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

李鏞言推排之利

如國計何卿旣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藉藉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九月賈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民力益困

度宗咸淳三年十二月司農卿李鏞言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害成者又每倡為擾民之說故甯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甯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財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遲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公租額重而納亦重則佃者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執事人皆得為侵漁之計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須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嘗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下有司括買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

其租以助歲幣。後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輸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迄於宋亡。遺患猶不息云。

張溥曰。理宗景定四年春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夏六月。論買公田功。進劉良貴等官。五年春三月。增公田官。於平江諸路。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留之。黥配葉李等於遠州。九月。行經界推排法。作銀關。冬十月。帝崩。聚歛方興。天命遽奪。其可畏哉。宋自南渡以來。六師百萬之命。悉寄東南。水利大興。江東西明越。圩田圍田阪塘堰閘之制畢設。諸籍沒入官者。募人耕。仍私家額課租。官田所由始也。民苦額重。與官吏卒徒侵漁。議者言田在官非便。而有斥賣官田之說。詔斥諸路沒官田佐費。折配抑擢。重估抑勒。衆弊紛作。民旣重困。猶以爲不足。而有買公田之說。田變而官佃。佃不堪命。猶官以田與民也。官田變而公田。官無田。而取諸民。旣取民田。而又賦之也。熙甯之際。天子銳志圖治。創農田水利方田。意在便民。而民患之。訟闕下。訴御史臺者相踵。公田直擾民耳。似道何所託而爲此。曰。倣古限田也。嗚呼。限民名田。漢儒董仲舒嘗言之矣。其說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田。以贍不足。塞兼幷。是時漢去秦不百年也。畫地分田。遺跡巳滅。及平孝哀。師丹孔光等再議舉行。難遽復也。限年均田。北魏間行。而法不通於江南。口分世業。唐初定制。而後不免於檢括。井田旣廢。世無善政。以官平民。不若聽民自爲也。南宋建炎初。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詔見佃者就耕。歲減稅三分。紹興二年。以福建八郡田。聽民請買。歲入七八萬緡助軍

衣民皆稱便浸而開禧安邊所立始憂不支然未有猖狂攘奪如似道者也王莽篡漢擅利自予田曰王田民曰王民天下愁怨身分漸臺似道當理宗末年無天鳳地皇之富强而造官佃莊官之虐政令不三載誅滅尋及賊臣言利甯足福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八終

元太祖鐵木眞卒拖雷與諸王奉窩闊台卽位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九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蒙古諸帝之立 太宗 定宗 憲宗 世宗

理宗寶慶三年十二月蒙古主鐵木眞卒於六盤山在位二十六年廟號太祖凡六子長曰朮赤性卞急而善戰早死二曰察合反三曰窩闊台四曰拖雷至是拖雷監國

紹定二年八月蒙古主窩闊台立窩闊台聞太祖之喪自霍博之地來會耶律楚材以遺詔召諸王畢至請立窩闊台時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於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窩闊台卽位於和林東庫鐵烏阿剌里之地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冊立禮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爲言命禁絕之

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主窩闊台卒廟號太宗闊台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爲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脈絕第六皇后乃馬氏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爲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脈復生至十一月疾愈楚材以六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爲樂出田五日還至鈋鐵鎒胡蘭奥都剌合蠻進酒懽飲極夜乃罷

太宗后馬乃眞氏稱制奥都剌合蠻用事楚材憂卒

忽必烈大愛劉秉忠

翊日卒。闊台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羣。時稱治平。初蒙古主有旨。以孫失烈門爲嗣。失烈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也。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

三年三月。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時蒙古后乃馬眞氏稱制。奥都剌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塡。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奥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爲相。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

朱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絕。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番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時蒙古諸王拖雷第四子忽必烈。思大有爲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嘗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吾家累世衣

定宗貴由立

貴由卒后斡兀立海迷失抱出子失烈門聽政兀良合台等推戴宗蒙哥卽位

蒙古主命忽必烈總治漢南

冠。乃汨沒爲刀筆吏。平丈夫不遇于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卽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爲僧。往來雲中。會忽必烈召他僧。遂邀秉忠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天文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秉忠復薦張文謙。召爲掌書記。

六年秋七月。蒙古主貴由立。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卽位于汪吉宿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八年三月。蒙古主貴由卒於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時國內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于海東取鷹鶻。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抱出子失烈門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

十一年六月。蒙古主蒙哥立。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木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烈門爲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烈門固在。而議欲他屬。將置之何地耶。兀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卽位于闊帖兀阿蘭之地。追尊其考拖雷爲帝。廟號睿宗。失烈門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哥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諸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於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漢南。詔凡軍民在漢南者。聽忽必烈總之。遂開府於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忽必烈遣趙璧召之。樞至。待以賓禮。樞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次及救時之務。爲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

蒙古主徙太后遷諸王殺定宗后及失烈門母

忽必烈盡有關中河南之地

蒙哥卒于合州城下

廉希憲等請世宗忽必烈即位

樞因言于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但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樞又說忽必烈置經畧司于汴。分兵屯田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皆列障守之。

十二年二月蒙古主以諸王嘗欲立失烈門乃徙太宗后於擴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勝並賜死、禁錮失烈門於沒脫赤之地、　六月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忽必烈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忽必烈遂請於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忽必烈與姚樞夜燕、樞因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忽必烈喜曰、吾能爲之、樞賀曰、王能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

開慶元年秋七月蒙古主蒙哥卒于合州城下、蒙哥沈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畋獵、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叩之、殆無虛日、廟號憲宗

景定元年三月辛卯蒙古主忽必烈立、初忽必烈自南伐北還、廉希憲聞阿里不哥命劉太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尚書省事于關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具得實還報、時諸王合册莫哥塔察兒俱會于開平、旭烈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不哥不至、希憲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三讓、諸王大臣固請、遂卽位、詔曰、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

阿里不哥命阿藍荅兒等發兵自卽位于和林

希憲分命劉太平等

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餘年于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卽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爲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己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其遺恨竟勿克終肆予冲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民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爲此懼驛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議以輯良規不意宗盟輔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臣不召而至不謀而同咸謂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王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爲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謀予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於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請於是俯徇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淵水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宏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臻而饑渴所當先務嗚呼歷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勳親斯託敢忘烈祖之規體極建元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否之助誕告多方體予至意　夏四月蒙古阿里不哥聞忽必烈卽位命阿藍荅兒發兵于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靑居乞台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稱帝於和林　五月蒙古劉太平霍魯懷聞廉希憲將至乘傳急入京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藍荅兒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去至

又命汪良臣討殺渾都海阿藍荅兒隴悉平

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渾都海密里霍者乞台不花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爲今日、遂分遣八掩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里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於靑居。又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都海。良臣以未得旨爲辭、希憲卽解所佩虎符銀印以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摘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八春帥之爲良臣聲援。會有赦詔至、希憲命殺太平等于獄、尸于通衢。方出迎詔、渾都海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藍荅兒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亦率騎兵與八春汪良臣合兵分三道以拒之、旣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渾都海阿藍荅兒、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爲帥諸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參知省事、

二年冬十月、蒙古主忽必烈以阿里不哥違命、自將討之、與戰於昔木土之地、諸王合丹等殺其兵三千人、塔察兒分道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里、忽必烈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部將多降、阿里不哥北遁、忽必烈引還、

阿里不哥與諸王自歸上都

五年秋七月、蒙古阿里不哥自昔木土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王龍答失阿速帶昔里給及其謀臣不魯花阿里察脫忽思等自歸于上都、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其謀臣不魯花等伏誅、

張溥曰蒙古一統雖成於世祖忽必烈然開之者太祖鐵木眞也史稱其近取乃蠻遠攻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建號九斿滅國四十洵北狄之天挺者哉繼以太宗窩闊台連宋滅金華夏富庶半馬成羣有天下三分之二善繼善述克光前人定宗貴由短世不造憲宗蒙哥嗣立復振傳至忽必烈遂併宋室尙論其世太祖帝二十二年太宗帝十三年定宗帝三年憲宗帝九年世祖又帝十六年而混一始成蠻夷雖强得天下若斯其不易也女眞阿骨打叛遼稱帝在徽宗政和之五年至宣和五年卽破走遼主延禧未幾身死弟吳乞買襲位不一年而遼亡兄弟將兵止八年爾成功忽焉竟覆大國蒙古伐金易世始克太行南北君臣經營幾三十年遼僅五京而金半中原攻守難易固有殊乎劾里鉢爲遼女眞節度時有子十一人不立而立弟頗剌淑頗剌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而後劾里鉢子烏雅束嗣烏雅束死弟阿骨打吳乞買以次立兄弟相及伯叔無間友于之風著於肅愼蒙古太祖有四子太宗其第三子也六盤山之變第四子拖雷監國踰年而太宗始自霍博至來會喪耶律楚材勸拖雷奉之卽位和林上遵父命下篤天顯永無鬩牆太宗殂第六后馬乃眞氏稱制越四年而始立長子定宗定宗殂后斡兀立海迷失氏復稱制又四年而憲宗立則拖雷之子也憲宗殂弟世祖立自是有天下者皆其苗裔而太宗之傳絕矣憲宗之未立也定后所屬意者太宗之孫失烈門爾憲宗立而定后賜死失烈門遠竄太宗六后及諸王皆徙極邊骨月參夷有忝大位既死合州城下國虛無主世祖北還自立宗王畢會惟阿里不哥自恃介弟居守和

林命出太宗懷貳不服發兵稱帝干戈再動關隴乃平方之女眞世序羣族同心不幾有鄭莊克段秦鍼奔晉之耻哉地大則覬覦漸多傳久則瑕釁間作天子門內之爭嘗不如匹夫同室之救莫非因時激極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九終

鐵木眞始置達魯花赤監治各城

蒙古始定算賦

蒙古太祖用耶律楚材言立十路課稅所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蒙古立國之制

甯宗嘉定十五年五月蒙古主鐵木眞會諸將於可溫寨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猶華言掌印官也

理宗紹定二年十二月蒙古始定算賦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馬牛羊

三年二月蒙古立十路課稅所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弗爲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爲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爲之至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四年八月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楚材奏請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戸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爲令又舉鎭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卜激怒宗室斡眞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于死地鎭海粘合重山等懼讓

蒙古主從楚材議括中原戶口定賦稅

蒙古始給官府符印

楚材曰何爲强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爲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尊眞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爲人所訴蒙古主命楚材鞫治楚材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舊惡眞長者汝輩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卽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端平三年夏四月蒙古初括中原民戶定賦稅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爲戶耶律楚材以爲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卽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忽都虎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爲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爲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爲重矣

嘉熙元年二月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初諸路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

定驛令

楚材請用儒臣

以奧都剌合蠻提領諸路課稅

命劉秉忠許衡定內外官制

王文統行交鈔法

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需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八月蒙古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奐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立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畧備民少蘇息

二年十二月蒙古以奧都剌合蠻提領諸路課稅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茲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奧都剌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覆爭論聲色俱厲蒙古主曰爾欲搏鬭耶楚材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初定官制蒙古自鐵木眞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闍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至是蒙古主忽必烈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使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守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故老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一代之制始備 秋七月蒙古行交鈔法王文統立十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

始建太廟定八室

安童言丞相止須設二人

命八思巴創蒙古新字

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寳交鈔立互市于潁州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嚴私鹽酒有醋麴貨禁

二年夏四月蒙古主命宣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擢用其職官汚濫及民不孝弟者量輕重議罰　秋七月蒙古初立翰林國史院　十二月蒙古初立宮殿府秩正四品專職營繕立尙食局尙藥局

四年三月蒙古始建太廟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湩以巫祝致辭蒙古主初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太廟於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朮赤察合帶睿宗定宗憲宗爲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爲常

度宗咸淳元年春正月蒙古併六部爲四吏禮爲一部兵刑爲一部戸工仍各爲一部

二年春正月蒙古立制國用使

三年三月蒙古安童言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臣等擬議設二丞相蒙古漢人參用從之夏四月蒙古敕上都重建孔子廟

五年二月蒙古行新字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八思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爲宗

命許衡等定朝儀

改國號曰大元

六年春正月蒙古主命許衡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衡與劉秉忠張文謙定官制又詔尚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於今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令掌之

七年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善而制稱爲秦爲漢者但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僅卽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不無少貶我太祖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肆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行于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于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張溥曰史稱蒙古主鐵木眞之興三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善將四傑木華黎博爾朮博兒忽赤老溫善戰復得耶律楚材任之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而國用充禁州郡非璽書不得擅徵發囚大辟必待報乃論而國法立以至設監治置驛令分三科用儒臣符印衡量鈔法均輸次第修舉武功文治煥乎可觀開基廟食爲元太祖蓋非虛哉傳及太宗女禍卽作立儲無統諸王相攻牝鳴狐嘷幾傾帝座乃歎幹難卽位玄冥建斿奇握溫氏猶未敢以天子自命卽征西夏取燕南下山東河北五十餘城滅山西河南六十餘國揮戈無敵崛起富強僅雄沙漠不暇貽謀萬世也世

祖忽必烈據和林。平關隴。知人善任。賢智輻輳。年建中統。易紅羊白馬之紀。國號大元。革蒙古韃靼之稱。燕京建廟。開平修宮。治歷命官。竟成一統。有熊開闢。功業未有。然貶孔子爲中賢。第儒流于娼後。秦皇之賤士也。尊事帝師。君臣受戒。梁武之佞佛也。攻城不降。下令卽屠。項羽之忍也。命揚璉眞珈伐故宋諸陵。曹操之賊也。征日本而齒積東洋。擊交趾而尸高戰骨。隋煬之窮兵也。五奸並用。箕斂煩興。求奇寶于馬八。責金人于安南。漢桓靈之黷貨也。加以宸禁喪倫。繼世莫改。兄收弟妻。子烝父妾。叔死而侄納其婦。君亡而后適其臣。位絕中華。行同冒頓。家法若此。非二祖孰任其咎哉。孔子作春秋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而後元興。元興而後以夷變夏。見微子會潛而知著于蒙古內外之防防乎其早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終

姚樞楊惟中建太極書院請趙復爲師河朔始知道學

姚樞辭官隱蘇門山

忽必烈徵許衡爲京兆提學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一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北方諸儒之學

理宗嘉熙二年冬十月蒙古姚樞建太極書院於燕京初蒙古破許州得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之甚喜特加重焉及濶端南侵俾樞從楊惟中卽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及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復從之樞於是獲覩周程性理之書至是惟中與樞謀建大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淳祐二年夏四月蒙古姚樞辭官隱輝縣之蘇門山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刻小學四書併諸經傳註行于國中

寶祐三年二月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爲京兆提學衡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亂世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亂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書誦身體而力踐之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

竇默與許衡同召

王文統以言利進姚樞竇默許衡力言其非

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我心獨無主乎既而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于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主召竇默許衡至開平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相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二年五月蒙古以姚樞爲太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傅許衡爲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時平章政事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竇默復于蒙古主前力言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疑衡與默爲表裏乃奏授樞等東宮三師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蒙古主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于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默仍侍講學士

許衡受集賢國子祭酒之召

許衡請還懷孟

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度宗咸淳七年元主復召許衡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卽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尙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敎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道

九年秋七月元許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敎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事宜勿聽其去元主復命諸大臣議其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尙蘇郁白棟爲助敎庶幾衡之規矩不至廢墜從之

張溥曰余讀漢史至新莽竊位逢萌哭市周黨杜門公孫述僭號譙玄吞藥費貽漆身鴻飛冥冥不可勝數及觀後世蒙古初興宋祚未絕一時大儒如姚樞竇默許衡者流相率事虜因歎人不如古讀書行道而不知海上之節者又何衆也樞初家柳城後遷洛陽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畧楊惟中與之偕覲元太宗既而世祖辟召相得益深默廣平肥鄉人也元兵伐金被俘脫歸後通經術還鄉敎授世祖在潛邸卽强官之二人託辭固謂中原已喪踐土安歸明君在上干旄浚郊則有執此而往爾然理宗尙儒修明濂洛學士聞風萬里景赴爲樞默者棄鄉里挈妻子歸命中朝綱紀文治何所

不可而棲遲本土俯首北狄無李斯燒書之憤爲齊魯抱器之逃竊不解也衡避難岨崍往來河洛蘇門得友慨然任道中國師表舍我其誰亦羈縻元爵未能裂冠卽爲之解者曰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敎則往召以作歷則往舍是無往焉儲師不尊則辭禮不繼權臣不去則辭問伐宋則不對居於朝未嘗三年淹也然身登師傅道贊興朝以堯舜之言文韃靼之俗中書五事謨謀不違雖晚歲病革慚未辭官遺命戒子墓道書名失身之辱終莫洗矣耶律楚材相二帝闢草昧開基元德功侔周召問其苗裔乃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則金尚書左丞也契丹貴種金源相族國亡臣讐貳心蒙耻勳高輔秦而志愧報韓北方學者節義風微殆由此始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一終

蒙古主三道寇宋

劉整等軍敗紐璘入成都

馬光祖向士璧敗蒙古師于房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蒙古南侵

理宗寶祐四年八月，蒙古諸王亦孫哥、駙馬也速兒等請伐宋，蒙古主命諸王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藍荅兒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忽必烈攻鄂，趨杭州；搭察兒攻荊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李全子璮進攻海州、漣水軍等處。蒙古主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莫哥由洋州趨米倉，萬戶孛里乂由潼關趨沔州。

六年二月，蒙古紐璘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荅胡于成都，蒲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紐璘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紐璘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劍門及靈泉山，自將兵救成都。會阿荅胡死，紐璘率諸將大破大淵等於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擇之軍潰，城中食盡，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　十月，蒙古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梁以濟，進次劍門，至苦竹隘，守將張實死之。　十一月，蒙古進兵圍長甯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攻鵝頂堡，城降，佐死之。由是清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俱降於蒙古。　十二月，蒙古兵渡馬湖入蜀。詔馬光祖移師峽州，向士璧移師紹慶府，以便策應。光祖、士璧以兵迎蒙古師，戰於房州，敗之。蒙古主取隆、雅州，又取閬州，楊仲淵以城降。

呂文德力戰入重慶爲史天澤所敗

蒙古蒙哥攻合州不克死於城下

開慶元年春正月己酉蒙古兵攻忠涪州漸薄夔境詔蒲擇之馬光祖戰守調遣便宜行事丁卯以賈似道爲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軍馬蒙古軍破利州隆慶順慶諸郡蒙古兀良合台率四王兵三千蠻僰萬人破橫山衙內地乘勝破賓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官軍斷其歸路兀良合台潛出官軍後命其子阿朮橫擊于前官軍退走遂壁潭州城下二月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守將王堅殺之蒙古主遂命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守清居山又命紐璘造浮梁于涪州之藺市以杜援兵蒙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六月四川制置副使呂文德帥兵攻涪浮梁力戰得入重慶遂率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澤分軍爲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秋七月蒙古兵圍合州自二月至于是月守將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屢督諸軍攻之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爲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主蒙哥卒于合州城下或傳中飛矢死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繒櫝負之北行合州圍解捷聞加堅甯遠軍節度使八月蒙古忽必烈遣王維中郝經宣撫荊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上經言于忽必烈曰經聞圖天下之事于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于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奮起朔漠滅金源并西夏取荊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蹀諸夷奄征四海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劘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

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强而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宜諭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嘗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荊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以兵六十萬畀翦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所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若直前振迅鋭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入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戍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乃會兵渡淮忽必烈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宋軍皆遁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栰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爲鄉導　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訃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

欲立功遂遣董文炳等渡江圍鄂州

蒙古兵入臨江陳元桂死之

賈似道援鄂州

董宋臣請遷都皇后止之

張勝戰死賈似道銜高達曹世雄向士璧而親呂文德

陽邏堡、其南岸即滸黃州、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櫂疾趨、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趣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遂入端州、知府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冬十月以賈似道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於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民心、帝遂止、甯海節度使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十一月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將在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苫徹拔都兒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苫徹拔都兒、戰敗死、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爲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耶、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二人

移賈似道于黃州

似道密遣宋京詣蒙古議和忽必烈因郝經言而許之

而親文德　時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州、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賈似道于黃州、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類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去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出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十二月己亥、賈似道私與蒙古議和、時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賈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鄂、以蒙古主訃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阿藍荅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經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老師費財三十年矣、今國內空虛、塔察旭烈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入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里察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爲念、與宋議和、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奸謀、氷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轝、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莫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於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眞金鎭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爲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賈似道奏鄂州圍解、詔論功行賞、　蒙古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向士璧帥

潭極力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之遇於南岳市大戰蒙古少却會忽必烈遣邁鐵赤將兵來迎兀良合台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景定元年二月蒙古頭傑閭旺作浮橋于新生磯兀良合台回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進至白鹿磯殺卒百七十人辛酉蒙古遣偏師取道大理由廣南抵衡州向士壁合劉雄飛兵逆戰於道敗之獲還俘民甚衆 三月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詔入朝夏四月進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帝手詔曰賈似道爲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計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及似道至又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古事獎眷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甯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高達在軍中嘗侮己言于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呂文德爲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引薦奔競之士受納賄賂寘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進倡優傀儡奉帝爲游燕羣臣有諫者宣諭使裁去謂之節帖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

張溥曰理宗淳祐元年蒙古太宗窩闊台卒第六后乃馬眞氏稱制六年定宗貴由立八年卒后斡兀立海迷失稱制十一年憲宗蒙哥立遂殺后及失烈門數年之間蒙古凡三易主女主當國者或

四年或二年。宗族爭殘。三宮告變。喪亂多矣。宋不能無所加也。京湖江淮日懼偪爲君子以是知理宗之終不振也。寶祐之際。蒙古主分道入寇。劍門閬州直入無忌。李璮陷漣水。兀良合台圍潭州。史天澤戰嘉陵江。長轂電驅。王師瓦裂。合州之役。王堅力守。蒙哥竟死城下。天其祐宋乎。忽必烈復渡江圍鄂。則何爲也。契丹德光入大梁。滅石晉。建號改元。諸鎮奉表。氣盛益天下。自謂無敵。忽死殺胡林。剖腹實鹽。帝羓遺笑。其後兀欲李胡。治兵攻殺。察割弒君。睡帝代立。國亦少衰。蒙哥躁殞。猶之德光而師徒橫行。反混六合。豈羸糟餘釁。足怖中國哉。君臣同心。兄弟并力。一敵死。一敵復興。勢不下也六后之朝。主器虛位。大臣憂死。國中大旱。河津不流。天怨人怒。時最可乘。宋日蹐蹴。坐失其會。夫夷狄之無君。尚强于中國之有君。況蒙哥忽必烈。儼然南面。爲其國主者乎。元史言憲宗嚴馭羣臣。性喜畋獵。酷信巫覡卜筮。日叩不厭。類非興王大度。乃內則摧刃門庭。而無金亮之禍。外則窮兵南伐而無苻堅之憂。身死國興。天道何居。蓋以夏變夷。神聖常不可得。以夷病夏。即無道者尚優爲之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終

元使郝經來告即位經欲弭兵靖亂

賈似道拘郝經于眞州

經數上書于帝不報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郝經之留

理宗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以郝經爲國信使來告卽位，且徵前日講和之議。蒙古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旣請遣經，復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或謂經曰：文統叵測，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累，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主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險，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秋七月，賈似道拘蒙古使者郝經於眞州。先是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經至宿州，遣其副使何源、劉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經數遣書于三省、樞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庭芝，賈似道恐經至謀泄，拘經于眞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有言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略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啓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凶，弱藩鎭，强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嘗以爲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朝則似乎周，可以爲後三代。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勅控約，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爲，高宗坐弭强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

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爲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爲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籍籍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卽位之初、過意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羃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顚連宛轉、不睹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耶、或者必以爲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有范山語楚子言、以爲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夫以貴朝積累之盛、畜養生聚三百餘年、恢復故疆、固所當爲、然而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鎭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大武飲戍之計、縱使入境、一日抄騎百千爲羣、雖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或者之論、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請以貴朝之事質之、熙豐之間、有意於强國矣、而卒莫能强、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以致變、開禧之間、又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斂師徒、漫不收攝、遂失蜀漢、是皆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橫潰、至於今日、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徇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此經所以昧死强僭、必言之而不靳也、苟惟徇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

見其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如貴朝兵亂巽聞等事一皆不妄豈宜遽以爲玩本朝立國根據綿絡包括海宇未易搖蕩太祖皇帝倡義漠北一舉而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滅西夏遂乃掇拾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自周漢以來未有大且強若是者而其風俗清厚禁網疏闊號令簡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豈得一遭變故便至淪棄者乎且委如所傳非直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宜皇汲汲皇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造兵端耶抑別有所韞畜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夫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日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故凡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戎狄遷豳國岐而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於東南也秦人自汧渭霸關中并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蹙項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祈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沈鷙呂蒙之謀畫出濡須下皖城攻合肥以戰爲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觀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燕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薊晉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甸受命啟土則始于汴

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既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於閩越戶口茲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也是亦自北而南也夫邦交之事非獨貴朝然至貴朝而始盛自國初啓運剗平僭僞有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與契丹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百餘年至于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隳讐崇好遂與金源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百餘年由是觀之以交鄰爲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于貴朝也故曰以和議邦交爲國者貴朝之事也天子之所持守大臣之所輔相百僚之所論議以爲社稷之大經者惟此而已至於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無有成蓋本朝極兵威奄征方國而天未厭亂每爲差池是以陛下之聖意不能達祖宗之成規不能合生民之命莫與救藥太和之氣將遂殄絕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啓此心益其氣數亦當然也主上卽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歷數歲置而不問是殆必有橫議之人將以弊貴朝誤陛下者就令貴朝所舉皆中圖維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剗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掛甲淮壖而遂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旣大矣乎且貴朝光有天下三百有餘年矣畢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爲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樂竊爲陛下不取或稽留使人不爲無故或別有蓋藏之跡亦宜明白指陳不宜擅而弗問陳說不荅表請不報默默而已殆非貴朝之長策也不報驛吏棘垣鑰

李庭芝奏蒙古訪經等爲似道所格

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來使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宜一切輕徇儻以交隣國之道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全義詣淮東制置司訪問經等所在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荊州亦爲似道所格

張溥曰元世祖忽必烈憲宗蒙哥同母弟也長而且賢蒙哥立屬以漠南漢北軍國庶事遂開府金蓮川姚樞進治平八目條時弊三十餘事畢見施行史天澤廉希憲許衡劉秉忠等拔茅在位滅大理王關中屯田河南肅清京兆名雖大弟規模一天子矣蒙哥寇宋自將入蜀身死合州忽必烈時方渡淮國中內虛阿藍荅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郝經勸之北還而賈似道稱臣之使至遂許議和斯時蒙古治亂之秋亦大宋存亡之會也鄂州被圍張勝戰死似道狼狽黃州遣使請命適天殞彼君內亂將起大弟急爲身計輕騎趣歸從此南北通和行人修好卽城下之盟恥或不免而弭兵息民國可緩禍較之晉武向戍會盟宋美惡同焉又幽經以速寇似道有戎心矣理宗紹定時蒙古侵金使速不罕來假道張宣殺之拖雷曰宋自食言曲直有歸後日遂爲兵端繼而王檝道死使臣屢囚蒙哥發憤分道入寇兩國爭鬬憾由一介似道所親見也鋪張鄂功諱言和議拘經眞州蔑顧後患將誰欺乎蒙古諸使往來中國僅能將命鮮知大體獨經儒者博學尚氣志存靖亂不務遊說乃使者實有魯連之心而中朝反厄以蘇武之節遂至金明射雁帛書入燕窮海纍臣問罪爲首伯顏

南下始成禮遣又何及哉秦檜誤國以和韓侂冑誤國以戰賈似道誤國以非和非戰姦臣之術屢變而人主終不察也則亡而已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終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李璮之納

蒙古李璮以京東來歸

理宗景定三年二月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璮以京東來歸璮李全子既降蒙古爲山東行省葺舊海城將窺海道已而陷海州漣水軍拔四城殺官軍幾盡淮揚大震自蒙古主蒙哥卒忽必烈立璮始萌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爲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簡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州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璮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改漣水爲安東州　夏四月李璮引兵還攻益都入之遂入淄州　五月蒙古主命諸王哈必赤總諸道兵擊李璮璮兵勢甚張復命丞相史天澤往仍詔諸將皆受天澤節制天澤至濟南謂哈必赤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宏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己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宏範營城西璮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宏範宏範曰我營險地璮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夜浚濠加深廣璮不知也明日璮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李璮襲張宏範而敗

六月朝廷聞李璮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青陽夢炎

八月蒙古主命史樞阿

受命擾李璮不敢進而退

李璮戰敗史天澤殺之

董文炳止哈必赤好殺

朮各將兵赴濟南、李璮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璮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璮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璮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卽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縋城降、璮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璮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所有、事聞、贈璮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璮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赤配蒙古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於哈必赤曰、彼爲璮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哈必赤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悔、時山東尙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爲經畧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衞、召璮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璮、蒙古主臨軒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璮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民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嚴忠濟子弟皆還私第、

張溥曰、蒙古將李璮于理宗寶祐六年。陷海州漣水軍。賈似道時宣撫兩淮。上書請罪。詔不問。景定三年。璮忽以京東來歸。封齊郡王。璮固全子。元太祖時。全卽叛宋。橫行山東淮南之間。敗死揚州。璮遂襲爲益都行省專制其地。太憲二朝。手握大兵。世祖方立。翻飛內附。意其人亦郭藥師張瑴者流乎。然藥師之以涿易來也。瑴之以平州來也。皆遭遼亡天祚出走。國破無主。窮而歸宋。璮都督江淮

號令惟我元命方隆金符屢賜騂旄白馬夾輔是屬乃不從張柔史天澤等戰鬭立功而卷地還南獨何心哉沈充與王敦搆逆而誅子勁志欲立勳以雪先恥竟死慕容恪之難李懷光屯咸陽不進子璀言其必反後亦自殺父子異行忠孝著烈李璮二親逆命久屬韃靼不傷覆巢而獨懷反正始則蒙古徵兵詭辭不至繼則揚言備宋來獻三城祈贖父愆罔惜後禍此固涼州張軌遜其赤誠而魏博田宏正樂與同歸者也宋史既不登之忠義而元人竟目爲叛臣不大謬乎徽宗信王黼納張瑴金來責盟函瑴首畀之郭藥師懼遂以燕叛道虜入宋理宗于璮既受其地史天澤來圍濟南遣青陽夢炎往救不至而還六越月城陷璮竟死焉劉整叛而南臣起賣國之心李璮死而北人絕歸朝之志景定覆轍視宣和尤甚宋亦烏可爲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終

理宗欲立忠邸吳潛不可似道逆意出策遂得獨相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賈似道要君

度宗咸淳元年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初理宗在位久儲宮尚虛帝時在忠邸欲立爲嗣以問宰相吳潛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理宗怒似道聞之因陳建儲之策意在傾潛潛去而似道獨相帝遂立爲太子既即位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荅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麤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二年春正月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因擧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嘗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三年二月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于

似道日肆淫樂忌宮嬪言襄陽之圍惡之賜死

似道令陳伯大請置士籍以困士

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于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汚安置于建昌軍籍沒其家

六年八月癸巳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鬭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已圍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時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鈁孫者少時戲雕腴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

明堂禮成大雨胡顯祖請帝先還似道遂乞罷政帝罷顯祖出胡貴嬪乃還

似道母死起復還朝

策、以科舉累士人、其悖謬至此、

八年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以賈似道爲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紿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己、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十年春正月賈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喪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似道起復、遂還朝、

張溥曰、德祐元年之春。左丞相章鑑聞元兵日迫。託故徑去。既而臨安戒嚴。曾淵子潘文卿季可。許自王霖龍陳堅何夢桂曾希顏文及翁倪普等數十人。相率逋遁。太皇太后詔榜朝堂。厲詞申責。勢不能禁。及留夢炎降陵都。陳宜中入占城。身爲大臣。行同犬豕。飃蓬翩反亦易法乎。曰。法賈似道也。似道少好游博。西湖燈火。燕飲不絕。既治第葛嶺。聚娼尼鬬蟋蟀。淫樂嬉戲。直狎邪者流。矯情飾容輒請罷政。又易法乎。曰。法王安石也。安石初散青苗。韓琦疏其不便。神宗疑之。即稱疾不出。敦諭再起。持新法益堅。其後人言稍至。即以去刼之。沮格誹謗之法用。而國是大搖。似道年三十餘。理宗即加知樞密。封臨海郡公。臺諫嘗論其二部將。毅然求去。度宗之立。頤贊密謀。山陵甫畢。棄官還越。復

爲下沱僞報要取手詔遂至屢疏乞養中使臥第天子果以爲伊周復生難進易退遇以賓師惟恐不當也鄙夫事君當其疏遠先結左右之心蔡京之媚童貫是也及其貴幸務奪天子之氣似道之制度宗是也蔡京之術自古小人皆先行之似道之術獨於宋且數見蓋當日人主雖昧於知人而嘗厚於待士隆禮貌託心膂敬禮大臣其家法也二三小人御以狙詐代鮮英辟莫破其奸忠厚在上威福在下其流甯有極哉安石竊柄羣邪繼迹南渡以來大奸得君各操術往秦檜之要君曰我所恃者金人也韓侂胄之要君曰我所恃者韓后也史彌遠之要君曰我所恃者殺濟王也賈似道之要君曰我所恃者立忠王也小人既挾所恃以要君人君復徇其所要而不惑浸久成風臣工一態居恒則競效其固位之謀臨變則高語其拂衣之致胡塵四合而廊廟已空悠悠之徒莫非似道而已矣

賈似道治諸將贓罪劉整叛降蒙古

劉整勸蒙古主誘呂文德置榷場於襄陽城外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蒙古陷襄陽

度宗咸淳三年十一月蒙古主徵諸路兵命阿朮經略襄陽先是景定二年蒙古主以朝廷拘囚郝經屢遣使詰問不報乃諭將士舉兵攻宋且下詔曰朕即位之後深以戢兵爲念故前年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爲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遂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並道而進以爲問罪之舉時賈似道方論鄂功專務欺蔽朝廷不以聞似道又忌諸將欲汚蠛置之罪乃行打算法于諸路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爲贓私于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而向士璧曹世雄下獄死劉整時爲潼川安撫使亦以邊費爲蜀帥俞興所持整素與興有隙自遣使訴於朝不得達心益疑懼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於蒙古整驍將也蒙古既得整由是盡知國事虛實南伐之謀益決而似道自若不以爲虞時呂文德守鄂有威名整言于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榷場于襄陽城外以圖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果許之遂開榷場於樊城築土墻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將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

蒙古主從整計命阿朮與之經略取襄陽

勢益熾文德知爲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于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爲强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遽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勿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

劉整阿朮練水軍築白河城

四年九月蒙古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逼襄陽

夏貴與阿朮于新郢敗績

五年三月己卯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　己未詔浙西六郡屯田設官督租有差　辛酉京湖都統張世傑將兵拒蒙古圍樊之軍戰于赤灘圃敗績　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朮于新郢敗績初貴以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果趨新城至虎尾洲爲阿朮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爲阿朮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呂文德卒

十二月癸酉呂文德卒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爲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至是卒

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爲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

范文虎攻阿朮而敗

實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於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欲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晏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無十二月己亥蒙古張宏範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甯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萬山徙宏範軍于鹿門自是襄樊道絕而糧援不繼

七年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于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贍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札剌不花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朮夾江東西爲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錯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八年五月己巳李庭芝將兵救襄陽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守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耳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置蠟書於髻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荊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欲爲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于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偵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于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

李庭芝論張順張貴救襄陽有功皆戰死

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而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栰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泝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於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鰕不能渡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或彼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朮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于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於櫃門關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時朝廷患

[illegible]

[illegible]

朝議使高達援襄陽似道不從

[illegible]爲元用荊湖制置李庭芝之請以整爲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朝廷從之遣永寧僧齎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之書期致之僧既入元事覺元主敕張易姚樞雜問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實不知元主賞整使還誅僧且令整移書來責執政

九年春正月乙丑樊城陷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爲屈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下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脣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郛張宏範爲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援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西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一木江中鎖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以爲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救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於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己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于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嘆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

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似道庇之

陳宜中乞斬范文虎似道不許

矣。文煥以爲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卽謬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里海涯帥總管唆都等移兵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涯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詔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力於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罪。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筦鑰。次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請己爲先鋒。阿朮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降命如詔遷擢。尋聞似道言於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當不至此。文煥兄文福文德。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府。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 三月。詔建機速房于中書。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 夏四月。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鎖漢口岸。曰城荊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置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築城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荊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六月己丑。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溍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兪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

薄罰有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與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爲父行賄且自希進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時國勢危甚陳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裨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謬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既往尙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刻責之辭少謂陛下之哭師之誓師相之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往往代言之知體之士翹嘗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以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卽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快意卽今日叛君賣國之人也爲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慆憂之歎以逢其君誤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聞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厖凉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獘罅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爲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日睫矣惟君相憣然改悟天下事尙可爲也轉敗爲勝在君一念間耳似道大怒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

阿里海涯等勸元主南侵

汪立信移書陳二策似道斥之

度宗咸淳十年春正月元阿里海涯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平阿朮又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家大事可命重臣一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爲之元主曰伯顏可以任吾此事矣阿里海涯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爲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僉軍十萬人　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違約執郝經之罪詔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既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與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秋七月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笑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欲上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之計者其策有二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屯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

呂文煥等分道入寇

張世傑力守郢州

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澄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儲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　是月元伯顏南攻陛辭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嗜殺是吾曹彬也　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整以博羅懽趨淮西伯顏分大軍爲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爲前鋒博羅懽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唆都將一軍由棗陽阿司空山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鴉山徇荊南而自與阿朮帥阿剌罕張宏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丁巳元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耶使一騎前道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新城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礮弩凡要津皆施栰設攻具元兵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朮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爲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

邊居誼守新城拒獲呂文煥力屈自殺

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烟焰張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馘於城下、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荅。明日又至、語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發、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甯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死、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出、嘉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攻復州、居誼、隨人、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至是死節、事聞、立廟死所、十二月元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於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鷂子千餘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于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明日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朮即以昏時率四翼軍泝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露

元伯顏攻陽邏堡夏貴先遁王達劉成戰死

王儀以漢陽叛降元

張晏然程鵬飛以鄂州降元

賈似道開都督府臨安

沙洲、即發舟指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荊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朮遂登沙洲、抵岸步鬭、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阿朮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　己未、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　朱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時鄂州恃漢陽爲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艨艟三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爲京湖宣撫使、撤宋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里海涯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荊湖、而自率大衆與阿朮東下、趨臨安、　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時鄂州既破、朝廷大懼、羣臣上疏、以爲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于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　詔天下勤王、　庚午、元伯顏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

陳奕以黃州降元

呂師夔以江州降元

劉整死於無爲城下

范文虎以安慶降元

蘄州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款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是時李庭芝遣兵入援

帝㬎德祐元年春正月壬午元兵入蘄州 己酉呂師夔以江州降元初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眞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爲都督參贊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眞孫遣人請於蘄州以江州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丙戌元兵徇江州知安東州陳巖夜遁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閶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曾明俱迎降於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伯顏怒曰吾奉天子命興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 初元人南侵呂文煥與劉整爲嚮道尋別命整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恐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特總東兵使無西耳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爲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主帥束我使我失功於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爲城下 知安慶府范文虎以城降於伯顏通判夏琦仰藥死 是月賈似道出師江上夏貴以兵來會初似道欲出師畏劉整不敢行及聞整死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於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爲殿帥總禁兵至安吉州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出遂由新安溎口以進次於蕪湖遣入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

以汪立信爲江淮招討使

似道遣宋京如元軍求和

元兵犯池州趙卯發同妻雍氏死之

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二月以汪立信爲江淮招討使募兵江淮以援江上州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托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賈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吾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成嘆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賈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伯顏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朮謂伯顏曰宋人無信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伯顏乃令囊加歹來荅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荅囊加歹歸報京亦還。庚戌元兵犯池州知州事王起宗遁去通判趙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元遊騎至李陽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憤氣塡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爲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諸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嘆息之命具棺衾合葬于池上祭其墓而去。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

元伯顏進戰孫虎臣夏貴先走似道奔維揚

元陷饒州

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賈嘗失利于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己上、殊無鬭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栰數十、採薪芻置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譁曰、步師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賈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賈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賈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嫚罵之者、江漢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俱相繼降元、　壬戌元兵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死之、郴州守趙崇𣚺寓居城中、亦死之、萬道同以城降、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至是元軍執其弟知南劍州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

江萬里赴止水死子鎬等從之

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

文天祥入衛

李芾勤王

賈似道送郝經歸

汪立信卒于軍

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池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 乙丑賈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詔下公卿雜議、左丞相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己不能與大計乞罷斥、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郢州守將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丙寅以文天祥爲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 戊辰湖南提刑李芾以兵勤王、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居家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時元行人郝經尚留儀眞、元主復使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來問執行人之罪、賈似道震恐、乃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敕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望經流涕、時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

伯顏入建康

令狐槩以廣德降元

曾淵子等皆遁太皇太后詔榜朝堂責之

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按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　元博羅懽軍下邳、取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　三月癸酉、元伯顏入建康、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遁敵、已扼其吭、少爾遲廻、奔播海島、後悔無及、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懽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鎮江統制石祖忠請降、朝廷以元兵漸逼臨安、命浙江提刑劉經戍吳江、兩浙轉運羅林浙西安撫張濡戍獨松關、山陰縣丞徐垓正將郁天興戍西安鎮、起趙淮為寺丞、戍銀樹東壩、　甲戌元兵犯無錫縣、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赴水死、　乙亥元兵入常州、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錢訔以城降、　甲申元兵至西海州、安撫丁順降、　丙戌知廣德軍令狐槩以城降元、張世傑遣其將閭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庚寅元兵既近、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事倪普諷臺諫劾己、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工、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

元遣嚴忠範等至建康爲張濡部曲所殺

阿里海涯入岳州

元兵入廣德孟唐老等死之

朱禩孫高達青陽夢炎等以江陵降元

聖賢書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尙在其在朝文武並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辛卯元主遣禮部尙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爲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壬辰元阿里海涯入岳州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里海涯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於洞庭湖中阿里海涯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涯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　夏四月元兵入廣德縣知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晦率義兵戰孟唐老與其二子皆死汝翼被執至建康死之　丙午元兵破沙市城都統孟紀死之監鎭司馬夢求自經死　戊申京湖宣撫朱禩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江陵降元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詐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元阿里海涯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里海涯入城命禩孫檄所部歸附于是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阿里海涯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涯孤軍守鄂朕嘗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

李成大父子死義

李庭芝固守揚州

阿朮趨揚州姜才力戰而死

劉師勇復常州

張世傑等爲阿朮等所敗

知政事、撰孫至上都死　庚申知金壇縣李成大率義勇兵與元兵戰被執不屈與二子俱死之　時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壬戌阿朮攻眞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帥兵大戰于老鸛觜、敗績、庚午阿朮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爲三疊陣逆之於三里溝、敗之、阿朮佯退、才逐之、阿朮反戰至楊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出戰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宏範以十二騎絶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宏範引却以誘之、才將回回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向宏範、宏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才軍遂潰、阿朮與宏範追之、自相蹂踐、俱陷壕水死者甚衆、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死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五月劉師勇復常州、加和州防禦使、助姚訔守常、以張彥守呂城、兵威稍振、由是浙右諸城降元者、復與張世傑軍合。秋七月辛未張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無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煙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宏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圌山、宏範追之、獲白鷂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眞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是月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里海涯取湖南、萬戶宋都解及呂師夔李

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

伯顏屠常州姚訔等死之

恒等取江西。八月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居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九月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先是臺諫三學生皆上書請誅似道詔謫似道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厠上拉其胸殺之後虎臣爲陳宜中所殺

冬十月壬戌元兵發建康分爲三道阿剌罕奧魯赤將右軍出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范文虎將左軍出江入江陰軍伯顏將中軍入常州。十一月甲申元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劉師勇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礮焚其牌樓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伯顏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攻二日城破訔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盡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潰走平江

文天祥進力戰之議爲陳宜中所阻

邱濬曰、作元史者謂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地耶、元之號令。凡攻城臨敵。但以一矢相加遺者、得即屠之。伯顏前此潛兵渡漢。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不下。招之不從。于是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併人築之。殺人煎膏。取油作礮。及城陷之日。盡屠戮之。一城生聚。何啻千萬。斬艾之餘。止有七人。伏于橋坎獲免。夷性殘忍。一至此哉。彼夷狄如虎狼。殺人固其本性。而中國之人。秉史筆者。乃亦曲爲之諱。至比之曹彬。豈其倫哉。或曰、所謂不殺者、謂入臨之時也、嗚呼伯顏至皐亭、謝太后即遣使奉璽迎降、寂無一人敢出一語者、當是時苟有人心者。皆不殺也。豈但伯顏哉。

己丑元兵破獨松關、馮驥死之、守將張濡遁、獨松既破、隣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尙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爲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命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　是年元軍盡陷江西諸郡縣、都統密祐死之、

張溥曰。劉整自金亂入宋。隷孟珙麾下。以十二人取信陽。有賽李存孝之稱。既知瀘州。扞西邊歷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忽叛附蒙古。爲畫策陷襄陽。淮南臨安。遂俱不守。亡宋賊臣。整罪居首。與郭藥師。有同誅焉。然藥師之叛。童貫招之。劉整之叛。賈似道激之。悍夫逆節。莫非謀國者參成也。理宗開慶時。蒙古忽必烈圍鄂州。似道出援而敗。遣宋京乞和。許成圍解。整獻密計。命夏貴殺其殿卒于新生磯。上表告捷。還朝進官。權傾內外。于是撰福華之編。幽北朝之使。宰相諱和。惟恐人知。整始與謀。

頗心惡之。復會計邊費。汚誣將帥。俞興搆隙。整訴不達。懼而降敵。請賂呂文德開榷場築保壁。而後襄樊乃爲蒙古有也。夫似道乞和。畏死而已。未敢望成和議既成。免罪而已。未敢言功。惟僞捷之計進。而後飾功之念起。飾功之念急。而後忌人之術深。昔所共謀。今所交惡。整既不甘爲曾世雄向士璧。則有決而去耳。且自鄂圍解後。執郝經八年而蒙古始問襄陽。襄陽圍六年。樊城圍四年。而朝廷始詔李庭芝往救。凡南北交鬬之秋。皆太師酣歌之日也。勝廣兵起。而惡聞盜賊。隋師入陳。而羽書壅封。二世後主。亡不旋踵。蒙古用師歲久。而似道諱兵日甚。宮嬪一言。立誣賜死。其意不過欲久竊鄂功。上欺天子。浸假而君非其君。臣非其臣。國非其國矣。范文虎敗逃。呂文煥叛降。襄樊並失。三學上書。師相督師之請。天下固。孤注似道。不知蕪湖江上之潰。似道又孤注宋室也。帝㬎新立。賊整將兵出淮南。銳欲渡江。伯顏不可。聞文煥入鄂。失聲發憤。死於無爲城下。似道視師。畏整未發。旣知其沒。喜得天助。上表輒行。奔北殛死。當日爲國患者。外賊莫若整。內賊莫若似道。俱死於德祐之初載。勢若可回。而禍終不造。宋之亡也。積於理宗之四十年。成於度宗之十年。一孺子王。疾病方發。卽斃二凶。烏能救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終

遣劉岊奉表稱臣於元

陳宜中請太后遷都失期不入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元伯顏入臨安

帝㬎德祐二年春正月遣監察御史劉岊奉表稱臣於元先是元軍既迫朝廷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尙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於無錫泣請曰嗣君幼沖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姦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于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尙何多言岳還陳宜中復奏遣岳及陸秀夫呂師孟等求稱姪納幣不從則請稱姪孫且敕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於平江伯顏不許至是太后命用臣禮復往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岊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約伯顏會長安鎭以輸平　時陳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數以爲請顧欺我耶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閤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奏耳　甲申元伯顏至長安鎭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進次皋亭山阿剌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己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曰宋國主㬎謹百拜奉表言㬎渺然幼沖遭家多難權姦賈似道背盟誤國至

宣中白太后上傳國璽降表于元而遁歸清澳

文天祥使元軍伯顏執之



勤興師問罪、㬎非不能遐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㬎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爲宗社生靈祈哀請死、伏望聖慈垂念、不忍㬎三百餘年宗社、遽至殞絕、令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伯顏受之、遣使詔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歹奉表赴上都、是夜宜中遁歸溫州之清澳　戊子命文天祥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見伯顏于明因寺、天祥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爲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爲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他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萬戶忙古台宣撫唆都羈縻之、且以其降表不稱臣、仍書宋號、遣程鵬飛洪君祥偕來、使賈餘慶復往易之　二月丁酉帝率文武百僚詣祥曦殿、望元闕上表、乞爲藩輔　元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吳堅賈餘慶等檄諭天下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署、鵬飛令縛之、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　元伯顏進屯湖州、復令呂文煥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顏令張惠阿剌罕董文炳張宏範唆都等封府庫、收史館秘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　以賈餘慶劉岊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元伯顏引文天

賈餘慶等並充祈請使如元

元兵屯錢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

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福死之

宮女死者百數

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

祥與堅等同坐、天祥面斥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爲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是日元兵屯錢塘江沙上、臨安人方幸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三日不至、 丁未、元詔諭臨安新附府州司縣官吏軍民曰、間者行中書省右丞相伯顏遣使來奏、宋母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齎璽綬奉表附降、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特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仍命伯顏就遣宋內侍王埜入宮、收宋國袞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 是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時阿朮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兒、俾駐和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毋廢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款納于元、元以貴爲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鎭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突入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福子大源大淵、呼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肯背國、聞者流涕、 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三月丁丑、元伯顏自湖州市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峰、觀臨安形勢、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阿荅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趙帝及太后入覲、太后全氏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

李庭芝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

元主廢帝爲瀛國公

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赴燕

宮太皇太后謝氏以疾留內與昺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厲儀劉褒然三學生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子琦崧一女同赴井死　元伯顏引兵北還以忙兀台鎮浙西唆都鎮浙東董文炳阿剌罕經略閩浙未下州郡　閏月帝及太后隨元兵北行至瓜洲李庭芝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元兵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耶眞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五月丙申元主忽必烈廢帝爲瀛國公初昺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飲食者數日元主高其節欲官之鉉翁義不二君直辭不受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社稷帝遂赴上都見元主于大安殿元主尋命帝爲僧全太后亦爲尼于正智寺時太皇太后謝氏以病獨留臨安後元人忽自宮中舁其床以出侍衛七十餘人同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留燕七年而終福王與昺亦降封爲平原郡公　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曰似道實輕爾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爾言則似道輕爾也固宜　元伯顏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旣至拜爲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爲食邑　秋七月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于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初臨安旣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

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旣已臣元，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荅，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朮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懽又攻扳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陴上。旣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蘗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朮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朮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朮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之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旣行，煥卽以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詔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朮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爲泰州諮議官，泰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詔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未幾，眞州亦陷，苗再成死之。先是元兵自元年十月圍潭州，湖南鎮撫兼知州事李芾拒守，大小戰數十合，至是年正月，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湟水以樹梯衝

城、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若再復言、吾先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兵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佐出、參議楊霆赴園池、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盡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哭、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

張溥曰、度宗在位十年而崩、年已五十三矣。三子皆幼。建國公昰差長當立。賈似道獨主嫡而立嘉國公㬎。志在貪幼少、攘定策也。乃帝四歲即位、而元兵渡江、六歲而身即北遷、瀛國降封、宋祚永覆。何不幸也。似道始立度宗、以周公自詡。繼立帝㬎、威福益專。不意江上師潰、殛死漳州。國窮勢極、雖甚權貴、無逃戮死。惜乎又繼以陳宜中也。宜中在太學時、與黃鏞等上書攻丁大全。拘管他州。士論有六君子之稱。公正發舒。近矯矯者。然大全之逐。似道爲之。宜中因此驟顯。遂黨賈氏。咸淳之際。寒蟬不鳴。且爲劾程元鳳以逢其欲。德祐元年。聞蕪湖喪師。疑似道已死。即疏請正罪。其反覆詭詐。固

小人之靡也。似道死。宜中進。伯顏已入平江。計無所出。先請遷都。後請迎降。議成而遁。若不聞焉。說者曰。元師席捲。臨安以上俱非宋有。崛强一隅。勢不可得。無已而爲秦子嬰晉重貴。非本心也。然當日國勢。淮東未滅。閩廣尚全。奮衆血戰。事猶可爲。即獨松關既破以後。元兵直逼臨安。三宮移海。將士背城。存亡一決。愈于待斃。乃文天祥張世傑兩進策。而宜中兩阻之。僅稱臣奉璽。肉袒求活。則直以國授虜矣。靖康之亂。欽宗亦再如青城。吳革請止。何㮚等不聽。二帝竟北。夫徽欽如金。罪不在金。宋自如也。帝㬎朝元。罪不在元。宋自朝也。金之寇宋。天下有南有北。則立僞帝而去之。元之寇宋。天下皆北無南。即盡取而有。其究吳乞買忽必烈始願。豈遽若是哉。至元年間。郭少師南歸。與謝枋得言。元本無意江南。頓兵待和。行人不至。師漸深入。宋遂挈數百年宗社而降。主降者誰。陳宜中也。似道才短于景延廣。而挑釁則同。宜中行齊于李崧馮玉。而無君尤甚。宋室煨燼。與石晉並譏。尤從來中國所羞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終

以吉王昰判福州信王昺判泉州

文天祥杜滸等亡入眞州苗再成與圖大舉李庭芝惑于訛言使再成殺之天祥等浮海如溫州

#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二王之立

帝㬎德祐二年春正月癸未進封吉王昰爲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爲廣王判泉州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就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爲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鎭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鎭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充容弟如圭提舉二王府事戊子駙馬都尉楊鎭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擇從行以元軍將入臨安故也　二月元伯顏遣范文虎以兵追二王楊鎭得報卽還曰我將就死於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至遂同走溫州　三月文天祥自鎭江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夜亡入眞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鎭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州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李庭芝庭芝遣使四出約結初天祥未至眞時揚有逸卒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爲元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

陳宜中等以二王入閩

益王即位於福州

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劉洙等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不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元兵又出衆走入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以去滸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檐荷天祥至高郵稽家莊稽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泛海如溫州以求二王

閏月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于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淸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于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于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爲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爲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款送聞二王至復閉門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鼇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爲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爲不可豈敢輒棄戍哉元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德慶封州併戍梧州亦爲格所沮五月己未朔益王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爲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尊號冊楊貴妃爲皇太妃同聽政升福州爲福安府以太都督府爲垂拱殿便廳爲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

趙溍等分道興復

黃俊死義

文天祥欲還溫州進取陳宜中沮之命開府南劍

出府中衆皆驚仆進封弟昺爲衛王　以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爲直學士蘇劉義主管殿前司　詔以趙溍爲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爲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爲江西招諭使鄒㵯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傅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　文天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宜中固辭不受乃以爲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滸募兵于溫州　六月丁卯元兵入廣州廣東經畧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阿里海涯假雄飛招討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即位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於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　吳浚聚兵於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遇元兵敗走國秀引還卓兵亦敗詣元兵降　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天祥欲還溫州進取陳宜中以已棄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遂不從天祥請而命開府南劍　八月秀王與擇團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擇乃還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皆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擇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皐之孝宜留府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　以王積翁爲福建招捕使積翁兼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恮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　張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元將李恒戰兵敗浚奔寧都　九月元軍分道寇圍廣阿剌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

熊飛復韶州

劉自立以韶州降元

熊飛赴水死

阿剌罕等入處州秀王與擇等死之

陳宜中張世傑奉帝入海避北兵

蒲壽庚等叛宜中等奉帝趨潮州

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出江西。　東莞民熊飛爲元人守潮惠、聞趙溍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於廣州、雄飛遁去、遂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溍遂入廣州、　時知邕州馬塈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涯取廣西、塈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兵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塈、塈退保靜江、阿里海涯使人招降、塈發弩射之、攻三月、塈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　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趙溍使熊飛及曾逢龍禦元軍于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敗赴水死、　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擇與弟與檍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𤩽察訪使林溫彼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　元兵入建寧府邵武軍、　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昺楊太妃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値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王積翁叛降元、先是積翁棄南劍走行都、遣人納款于元、至是元軍侵福安、積翁爲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　帝至泉州、舟泊於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幷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　十二月蒲壽庚與知泉州田子眞以城降元、　趙

林華曹澄孫降元陳文龍死義其母從之

潛棄廣州遁制置副使方興亦遁元人入福州遂入興化軍陳文龍死之時降將王世强及王剛中導元兵至福復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持書責世强剛中負國遂發民兵固守阿剌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之衆嘆曰有是母宜有是子爲收葬之　元阿里海涯破靜江馬墍死之先是阿里海涯爲書許馬墍爲廣西大都督墍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墍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爲固阿里海涯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扼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墍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墍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獨墍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涯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飢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臠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被甲以待婁乃令所部入擁一火炮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壞皆崩烟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息入視之灰燼無遺矣阿里海涯盡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而死　帝駐於惠州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唆都命其子百家奴偕宙赴燕

帝遣倪宙詣元請降

元兵陷廣東諸郡吳浚降元天祥斬之陳瓚起兵復興化軍張世傑復潮州

天祥遣趙時賞等復吉贛諸縣世傑討蒲壽庚陳弔眼等皆以兵會

端宗景炎二年春正月元兵破汀關文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藻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元　二月元兵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　吳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文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　元兵引還留潛說友爲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時北方有警元主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　三月文天祥復梅州　陳瓚起兵復興化軍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　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　五月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　淮人張德興與淮西野人原某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傅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渡江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於樊口戰敗溺死　六月辛酉文天祥敗元軍于雩都　秋七月文天祥遣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皆起兵應之

乙巳張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賊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義民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　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爲積翁所殺　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文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㵯聚兵數萬於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㵯兵先潰恒追天祥至萬石嶺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皆左

李恒追天祥鞏信力戰死趙時賞以身代之

元主詔塔出等追二王

張德興傅高死義

陳瓚死義

右翁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阬兵潰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恒逼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滸鄒渢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僚屬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爲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於燕二子死於道　九月戊申元將也的迷失陷邵武軍入福州帝舟次廣之淺灣　元主詔塔出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大庾嶺忙兀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　張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畲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于唆都至是唆都來援世傑解圍還淺灣　元遣昂吉兒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黃州復陷殺張德興執其三子以去傅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死之　冬十月以陶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疏畧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　甲辰元唆都至興化陳瓚閉城堅守唆都臨城攻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礮石攻破其城瓚以死自誓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十一月元將塔出初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於廣之富場唆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唆都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塔出遂眞廣州城　元將劉深攻帝于淺

世傑奉帝至井澳宜中遁入占城帝奔謝女峽

唆都破潮州馬發死之

凌震王道夫復廣州曾淵子起兵據雷州端宗崩秀夫請立衛王

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至井澳、陳宜中遁入占城、遂不反、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大作、舟敗幾溺、帝驚悸成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

三年二月帝舟還廣州、元將塔出令唆都還攻潮州、知州馬發城守爲備、唆都塞塹塡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拒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唆都屠其民、三月元倪宙至燕、元主召塔出等北還、議二王事宜、乃留唆都蒲壽庚行省事于福州、鎭撫瀕海諸郡、文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浦、都統凌震及轉運判官王道夫復廣州、帝遷駐碙州、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爲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時淵子起兵據雷州、元兵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至碙州、遂有是命、夏四月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城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黃龍自海中見、既入宮、雲陰不見、上大行皇帝廟號曰端宗、楊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張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怱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五月改是年爲祥興元年、乙酉升碙州爲翔龍縣、遣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與元兵三戰不利、用因降元、六月張應科收兵復與元戰、敗死、張世傑悉衆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爲食、元史格濟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帝遷居新會之

世傑奉帝遷厓山

葬端宗厓山

元軍數路並進

厓山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衍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三十間軍屋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爲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制器仗至十月始罷　庚辰升廣州爲翔龍府　元張宏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宏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宏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宏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塔出留後供軍費　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涯往討獲周隆賀十二斬之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爲元軍所襲皆戰死阿里海涯略地海外甚猛唯瓊州安撫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率兵拒于白沙口相約固守以死自誓日望援兵不至由是瓊南甯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番羅甸諸蠻皆附於元　八月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天祥聞帝卽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沖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厓山陵號永福　冬十月元蒙古漢軍數路並進張宏範以舟師由海道襲漳潮惠三州李恒以步騎由梅嶺襲廣州阿里海涯遣人招安撫使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於瓊州不從率兵禦之　十一月瓊州民作亂執趙與珞等降於元與

吳珞等死義

陳懿以海舟導弘範兵濟潮陽天祥被執鄒㵯劉子俊死之

宏範至厓山

珞冉安國黃之傑皆死之　李恒兵至清遠王道夫迎戰大敗恒遂擊淩震又敗二人棄廣州遁恒入廣州以待宏範　十二月王道夫淩震攻廣州與李恒復戰兵敗震走厓山與翟國秀軍合文天祥屯潮陽鄒㵯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宏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宏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㵯自剄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元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別隊執天祥至相遇于途各爭眞僞得實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宏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宏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因請死宏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還之

帝昺祥興二年春正月元張宏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劉青顧凱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往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宏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宮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爇宏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宏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荅之宏範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書所

世傑兵敗欲負帝遁走秀夫不從遂負帝同溺楊太后亦赴海死

世傑至海陵山風大作遂溺死

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置之宏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宏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卽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宏範合恒守厓山北　二月都統制張達夜襲元軍敗還　癸未元張宏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張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爲且懈不設備宏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謀遁去秀夫恐來舟不得免又慮爲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去餘舟尚八百盡爲宏範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元卒有求物尸間者遇一尸小而衣黃衣負詔書之寶取寶以獻宏範宏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帝崩報年九歲楊太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赴古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議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舵樓露香祝曰我爲

張珏復瀘涪後復戰死

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

史臣曰、宋雖起于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強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馴致棼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所可恨者、嗣主昏庸、奸臣接跡、馴至大命以傾、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區區奉二王為海北之謀、固無救于亡、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初、元兵入蜀、惟重慶久不下、張珏自合州還兵、復瀘涪二州、數與元兵戰、元不花汪良臣等既陷重慶、命李德輝為書與張珏曰、君之為臣、不親于宋之子孫、合州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珏不荅、不花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珏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與也速𣢾兒戰扶桑壩、元兵從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鴆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邀之、被執至安西、解弓絃自經死、

張溥曰。帝㬎入元。而端宗昰立。端宗崩。而帝昺立。流離死喪。雖立猶不立也。然德祐初年。二王未建。文天祥即請以福王判臨安。吉王信王鎮閩廣。宗子維城。勢堪鼎峙。久不見聽。及諸關兵潰。而福泉之命始下。其時晚矣。伯顏軍至皐亭山。文天祥張世傑欲移三宮入海。背城一戰。陳宜中復沮之。遂決策奉璽。子嬰既降。咸陽不守。忠臣義士泣血無途。不得已而痛哭江心。謀立少帝。年雖冲幼。尚稱

帝昺抗一旅之師厲必死之氣崎嶇嶺海猶足自存廾澳颶風車駕奄忽天命已絕復圖立君何能爲乎論者謂崖山不可居而奉帝駐蹕海口宜先據而撤備致寇寡謀敗亡非獨天意然元軍大舉潮陽師濟張宏範等乘潮作樂鼓勇先登黑氣見災檣旗震仆獨以戰勝攻取責一世傑必不得也天祥之如元軍而被執至鎭江而夜亡也走眞州則苗再成不納至溫州則陳宜中不容開府南劍經畧江西汀漳之間躑躅維谷可謂窮矣猶振臂大呼草野響合雩都一捷興復屢告當李陵力竭之秋奮王琳報梁之志此一人者國家之所急世傑之所倚也使在帝左右同心斷金參帷幄令天下庶共有成而請戰外方馳驅靡定至潰于興國執于五坡天祥旣虜而世傑益孤矣陳宜中能逃而不能死陸秀夫能死而不能戰世傑以一身犯難廟堂寡和蒲壽庚至泉州而縱歸使叛張宏範至厓山而結舶不支臨危獨斷不免一失兵敗颶作君臣皆沒計左于咸淳德祐而責效于景炎祥興雖有智者不任咎也陳瓚張烈良等起義匡復方勝卽敗與厓山同悲六合全覆而爭之一隅城守不可而爭之海島臣心自盡國亡無補猶賢於當途典午拱揖竊竊者耳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終

文天祥赴燕不食八日猶生

天祥立言孛羅語塞



高安陳邦瞻德遴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 文謝之死

帝昺祥興二年二月厓山破張宏範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宏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　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孛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于此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泛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辭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孛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孛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

王積翁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後遂被殺

命二王立不以正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孛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授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孛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孛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宏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欲釋勿殺乃囚之

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殺宋丞相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卽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一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官謝昌言等十人請釋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乃不果釋至是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蓑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于上都疑丞相爲天祥乃詔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

張毅甫負天祥骨歸葬吉州

謝枋得力辭程鉅夫留夢炎之薦

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尸。面如生。天祥爲人豐頤。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于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時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爲忠孝所感云。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

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志。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沉家亡族。而不悔。雖人心向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于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耳。宋德祐亡矣。文天祥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祼將膚敏之士。不知爲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爲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二十五年夏四月。徵故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鉅夫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天不愍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枋得自今無意人間事矣。嘗執

魏天祐執枋得至燕不屈死之

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忠於國者、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語曰人豈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識義理者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大學生叩閽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徐直方起復爲尚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黼起復爲執政、三綱四維、一朝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爲肉爲血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枋得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既而留夢炎亦薦之、枋得復遺書夢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爲人如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夷齊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眞之待二帝亦慘矣、王倫一狎邪無賴市井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

二十六年夏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

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䇾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于泰山、有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我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獲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于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嘗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賙以金帛、辭不受、又爲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爲讀其辭見其心、慨慷激烈、眞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張溥曰、文天祥柴市之戮、在至元之十九年、時元世祖混一之第三年也、二十六年、謝枋得至燕、不食死、距天祥之死又七年矣、國亡臣死、兩賢獨後、天下後世必推爲宋末忠義之首者、以其從容赴難、九死靡悔也、咸淳之季、元困襄陽、率先戰死者、有張順張貴、其後范天順牛富死樊城、邊居誼死新鄂、義士接踵、史不勝書、迄厓山海陵而後止、六合板蕩、嘗得一人、即免顛仆、大宋多士、人盡夷齊、不能再造帝京、維持一紀、豈節義之力、獨絀于戰功哉、景定以來、劉整以瀘州叛、呂文煥以襄陽叛、

陳奕以貴州叛呂師夔以江州叛范文虎以安慶叛數人者皆宋大將賈似道所親厚也金城湯池社稷寄之一朝反戈魚羊食人入寇招叛爲虜前驅呂文福昝萬壽等紛起效尤亂莫制矣度宗之世似道以去要君帝命學士草詔堅留天祥當制不肯呈稿宰相卽爲張志立劾罷枋得于理宗朝教授建甯試宣城建康摘似道政事爲問陸景思上其稿舒有開劾寘興國軍二臣身無言責抵觸權貴放廢之餘逃死爲幸勤王詔下奮發獨先甯當日天子意念所及乎唐玄宗過寵安祿山及其反也河北風靡獨平原堅守喜曰朕不識顏眞卿何狀乃能如是負國之臣必尊且戚死國之臣必卑且疏自古然矣似道專政兩朝羣小趨附順則奴婢逆則虎狼始猶發難于武夫繼且浸淫于文士草木臭味下流曷怪文天祥張世傑倡義孤軍李庭芝姜才李芾陳文龍等誓死血戰社屋而復建君亡而再立遂至氣感窮垠勇激斬木德祐之死義旣盛于咸湻祥興之死義尤烈于景炎明知事無可爲而義難更辱時久則守者益堅節著則應者益衆車書一統首陽尙在斯眞足以扶天壤光日月耳留夢炎狀元宰相喪心仕虜天祥留燕王積翁欲請釋爲道士夢炎不可後乃服刑殺天祥者非忽必烈乃夢炎也宋季逆賊前莫惡于劉整後莫醜于夢炎熊飛傅高諸編戸咸聞而羞之然有似道則將相皆降賊有天祥則草莽皆樂死朝廷之賞罰絕而人心之廉耻生此烏可以形格勢禁而得哉